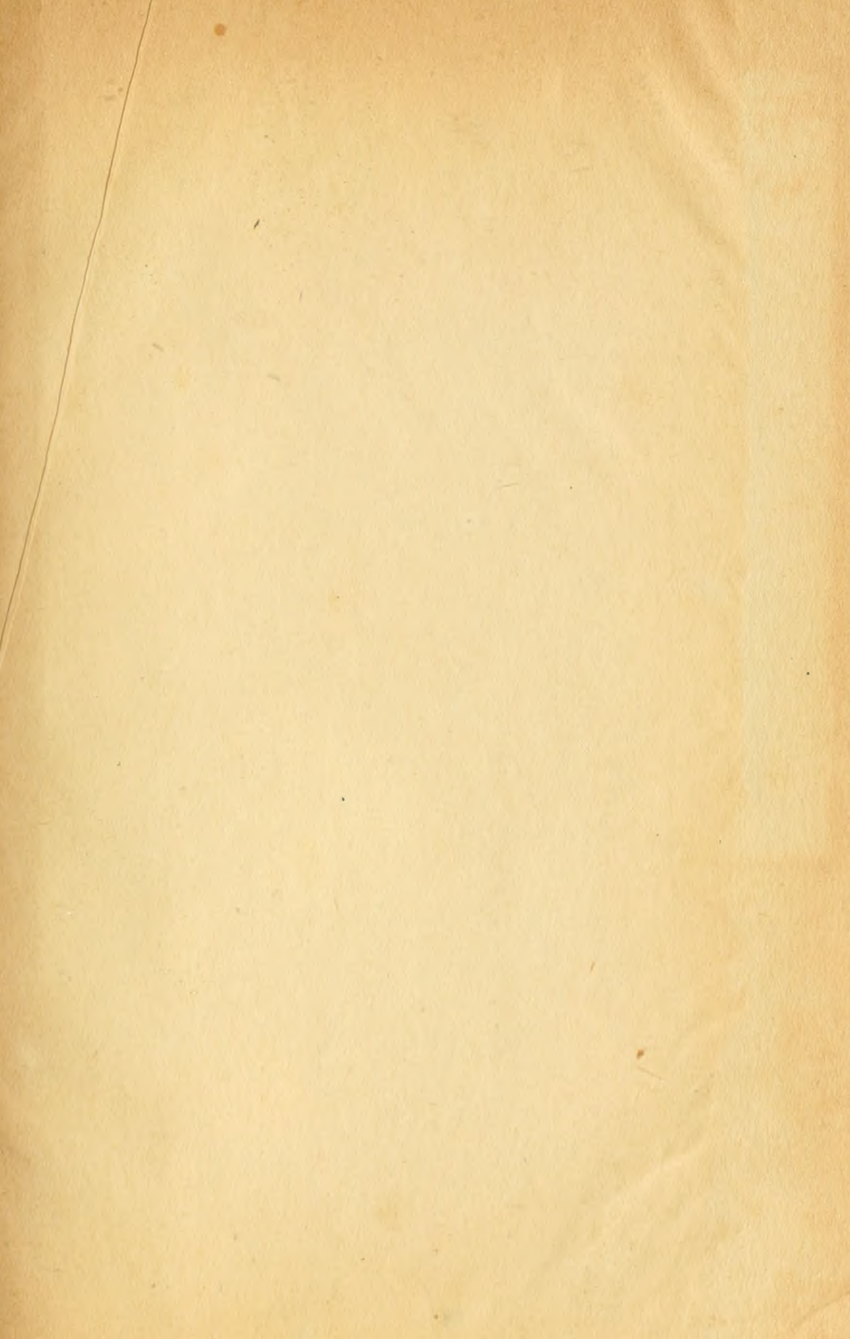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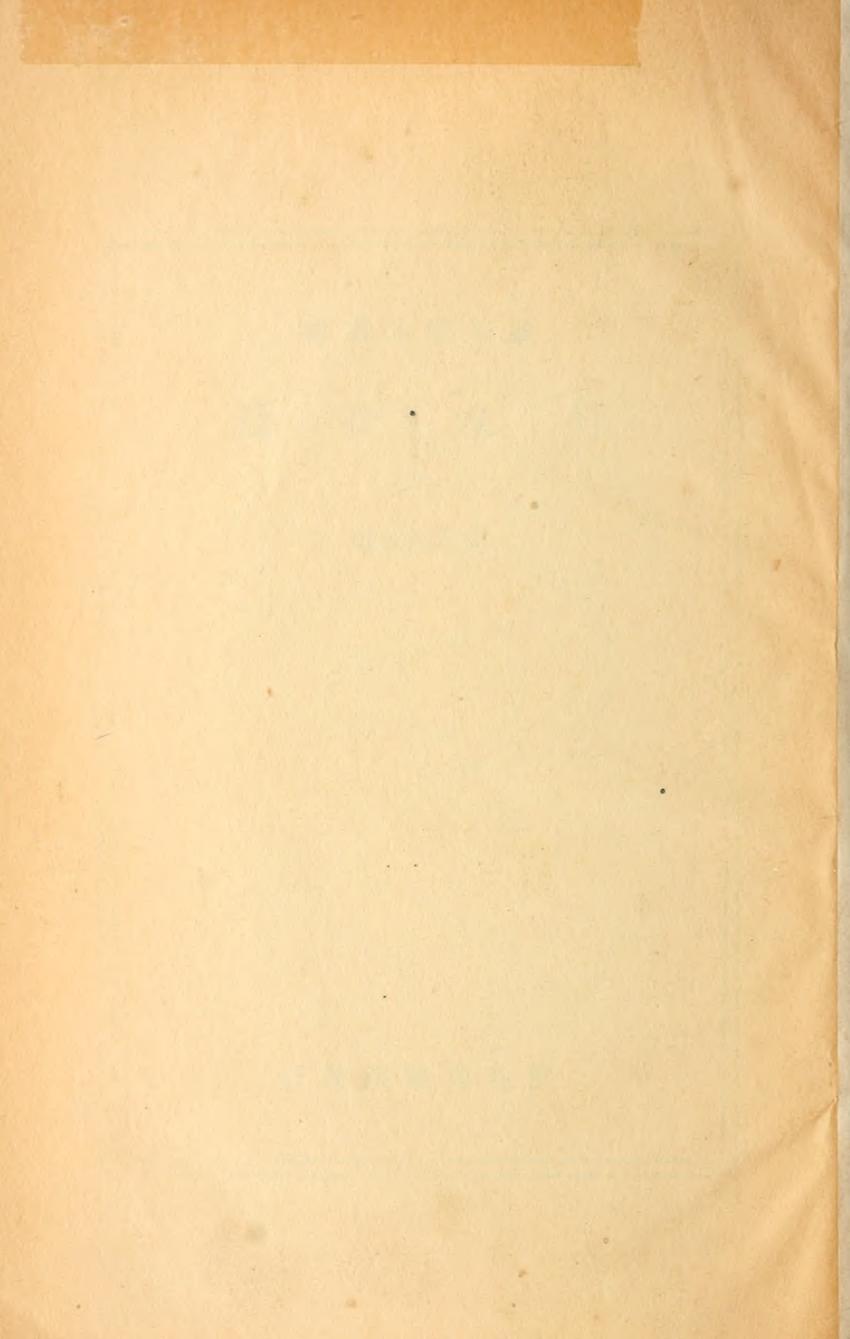


Fu, Tsê-hung
Hsing shui chin chien



國學基本叢書
行水金鑑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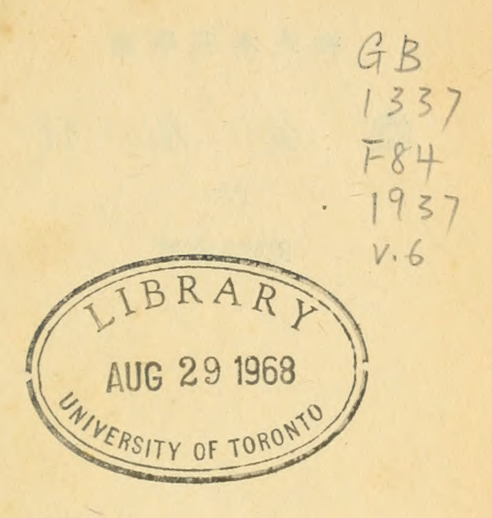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

行水金鑑

(六)

傅澤洪輯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LIBRARY
AUG 29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六

運河水

元至正二十五年十月乙巳．徐達兵趨泰州．浚河通舟師．明太祖實錄．

明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塌場口入於泗．以通運．河防一覽．

時薛祥爲京畿都漕運使．管長淮大河等衞官軍分司．淮安自揚至蔡達濟．壩堰皆沙塞崩塌．疏通修築．晝夜無息．役使均平．衆皆悅從．黃金撰工部尙書薛公傳．祥字彥卿．無爲州人．

明太祖洪武四年二月辛未．上謂中書省臣曰．臨濠爲朕興王之地．今置中都．宜以傍近州縣通水路漕運者隸之．於是省臣議．以壽、邳、徐、宿、潁、息、光、六安、信陽九州．五河、懷遠、定遠、中立、蒙城、霍丘、英山、宿遷、睢寧、碭山、靈璧、潁上、泰和、固始、光山、豐、沛、蕭一十八縣．悉隸中都．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五年二月辛巳．命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移通泰等州批驗所于儀眞縣．仍疏濬運河．以便商旅．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六年．傅友德鎭北平．歲旱．疏陳五事．一永平府民接運軍儲．由雅洪橋至北平．道里頗遠．宜通淸河淶水故道漕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十二月庚申．工部奏河南開封府．自小木至陳州沙河

口十八閘。淤塞六十三處。宜疏濬以通漕運。從之。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致仕兵部尚書單安仁言。由大江入黃泥灘口。過儀眞縣南壩入轉運河。自南壩至朴樹灣約三十里。宜濬以通往來舟楫。其湖廣江西等處運糧船。可由大江黃泥灘口入轉運河。過淮安壩以達鳳陽及迤北郡縣。其兩淮鹽運船。可由揚子橋過縣南灘入黃泥灘出江。以達京師。其浙江等處運糧船。可從下江入深港。過揚子橋至轉運河。過淮安壩以達鳳陽。凡運磚木之船。皆自瓜州過堰。不相混雜。如是則官船無風水之虞。民船無停滯之患。其轉運河及江都縣深港。亦宜考其故道而疏濬之。上曰。所言雖善。然恐此役一興。未免重勞民力。姑緩之。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浚揚州府官河。自揚子橋至黃泥灘。凡九千四百三十六丈。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十二月癸未。浚揚州儀眞湖。九千一百廿丈。置閘壩十三處。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閏十月壬寅。修築江都縣深港壩。浚河道五百六十七丈。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春正月癸酉。命工部主事楊德禮往高郵督有司修築並湖隄岸。因揚州府同知任祥之言隄岸圮壞。故有是命。明太祖實錄。

王晏洪武二十年。歷山東右參政。督開運河。濱岸有梁山泊者。在勝國時。塋垣皆甃以巨石。公悉取造梁莊諸閘。共事者初有難色。公曰。此非名賢。其事不經。無補風教。今先務爲急。吾但知紓民力耳。遑問

其他。其謀事向方。而敢於爲義類此。陳道撰王公傳。晏字士寧。盱眙人。取瑩石作閘。雖紓民力。其如虧損陰德何。澤及枯骨者應不如是。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春正月辛亥。北平布政使司左參議周倬言通州白河北接太山諸河水道。東南至直沽海口。每霖雨時降。水潦泛漲。橋梁頹圮。修築勞民。其通州舊有糧船六十餘艘。能運已久。宜改爲浮梁於白河之上。以便經行。　十一月己未。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枝河通永寧界。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亭。架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者便之。明太祖實錄。

是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縣鄆城兩河口。漫過安山而會通河淤。乃自濟寧以北陸運至德州入河。北河續紀。

按。此河決而未治也。故次年命舳艫侯朱壽率舟師海運。河志。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八月丙戌。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有司開臙脂河。上面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繁浩。一自浙河至丹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疏鑿河流。以通於浙。俾運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蒞事惟勤。役民勿暴。新頓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之。明太祖實錄。

崇山侯李新督有司開臙脂河於溧水。西達大江。東通兩浙。以濟漕運。河成。民甚便之。明史稿。

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二月丙午．常州府武進縣言．本縣犇牛、呂城二壩．河道淺澀．請浚深以便漕運．從之．(明太祖實錄．)

劉辰．金華人．建文中．知鎮江府．瀕江田八十餘頃久淪於水．賦如故．辰請除之．京口閘廢．轉漕者道新河出江．舟數敗．辰修故閘．公私便之．漕河易涸．仰練河益水．三斗門久廢．辰修築之．運舟既通．河下田益稔．(明史稿．)

辰知鎮江府．京口閘廢．東南漕運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爲風濤阻溺．公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去淤塞．甃石作壩．修閘門順水勢之出入．於是公私便之．然漕河源淺易涸．每仰練河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亦廢．公又修築之．三斗門成．漕運之舟既通．湖下之田益稔．時浙湖轉輸之民．道其境上．死者爲收瘞．疾者給米．命以小舟送出境．賴以活者數百人．永樂元年．以預修國史知故實．賜白金文綺襲衣．升江西左參政．(胡儼吏部左侍郎劉公墓志．)

明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壬午．)十一月癸未．(太宗已登極矣．)修常州府武進縣剩銀河閘．(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元年三月戊戌．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太行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抵直沽入海．南距河陸路纔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廒．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曰．此策亦是．命廷臣更詳議．如議可行．亦俟民力少甦行之．四

月戊午。浚松江、華亭、上海運鹽河。金山衞閘港。曹溪分水港等處。　七月丙申。戶部尙書郁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坡。饋運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衞河。轉輸北京。從之。　九月戊子。修兗州府郯城縣沭、沂二河決口。　十月壬戌。以河道淤塞。革濟寧州之耐牢坡。聊城縣之周家店、李海務。臨淸縣之臨淸閘、會通閘五壩官。　甲戌。修山東膠州水決隄岸。　十一月丙子。修山東濰縣白浪等河決岸。　丙申。浚鎭江府丹徒縣甘露港等處河渠。　閏十一月庚午。浚揚州府江都縣瓜洲壩河道。　十二月己卯。修揚州府江都縣永眞沙邊江圩岸。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年正月戊申。揚州府高郵州耆民言。自州北門至張家溝湖岸。兩京之要路。民田之巨防。湖納天長、盱眙諸水。雨潦漲溢。風波衝決隄岸。每歲修築。旋復傾圮。阻絕驛路。傷損民田。乞遣人相度重爲修理。從之。　五月癸丑。修山東鄒平縣小淸河隄岸三百八十四丈。　九月己卯。修順天府固安縣渾河決岸。　十一月癸卯。鎭守淮安都指揮施文言。淮安諸壩。舟航往來。每遇天旱。壩下淤淺。重勞人力。近城舊有淸江浦二閘。比年坍壞。乞命有司修砌。以便往來。從之。　浚儀眞淸江壩下水港。　丙辰。工部侍郞趙毅等奏。鎭江府民言。乞於本處鑿山開河。以便漕運。約用九十八萬人。數月可成。請遣官驗視。上曰。爾任大臣。顧不能料制其事。而必欲遣人驗視耶。數年以來。民困爲甚。非有大不得已之事。豈可輕役。且

役九十八萬人。即復用如許人供給之。騷動數十州縣。爲百姓植禍矣。豈不殆哉。毅等惶恐頓首謝。遂寢不行。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三年三月壬申。修山東歷城縣小清河等處水決堤岸。　五月癸亥。淮安府海州言。臨洪場民。歲於筦瀆場界耕種輸作。陸運艱難。州北舊有河。上通高橋。下接臨洪。近年淤塞。乞疏濬以便舟楫。從之。　七月己亥。浚淮安府山陽縣運鹽河計一十八里。　十一月乙丑。浚淮安府支家河長一萬一千九百七十丈。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四年八月壬辰。工部言呂梁洪霖雨。水決近河路。幷圈溝橋一十九丈六尺。宜發民修理。從之。　九月癸亥。揚州府泰州判官黃通理言。州境舊有運鹽官河。每遇霪雨。輒泛溢傷民田宅。乞於普定秦潼河。及西溪南儀阡三處各開水口。使下流經興化、鹽城界入海。仍各置閘。以時啓閉。永爲民利。從之。　十月己亥。浚蘇州府常熟縣福山塘。計三十六里。　十一月癸亥。戶部言高郵州東河等處。塘岸傾圮。江都縣劉家圩港淤塞。命有司發民修浚。　十二月丁亥。常州府孟瀆河閘官裴讓言。河自蘭陵溝北至閘六千三百三十丈。南至奔牛鎮一千二百二十丈。年久湮塞。艱於漕運。乞發民疏治。命右通政張璉發蘇、松、鎮江、常州民丁十萬浚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五年二月辛亥。修淮安隄。　庚午。東昌府言衛河隄岸。自臨清至渡口驛。潰決凡七處。命工

部遣官修築。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七年六月癸卯。順天府固安縣言。漳河決賀家口。傷禾稼。命工部亟遣官修築。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八年三月己卯。修鎮江府丹陽縣練河塘。　十二月癸卯。蘇州府吳江縣言石塘官路。右臨太湖。左邊松江。南至平望、嘉興。連年土石坍塌。橋梁斷壞。請及時修理。計用三萬七千四百餘人。半月可完。從之。敕通政趙君任督之。務令堅固。毋虛勞民力。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九年正月丙戌。揚州府高郵州言。城北張家溝塘岸三十里。舊用磚石包砌。防遏甓社等九湖及天長諸水。近因夏雨浸淫。各水暴漲。衝決塘岸九百八十丈。又自張家溝北至寶應縣。南至江都縣。東至興化縣界塘岸百餘里。間有坍塌。乞發丁夫如舊修治。皇太子令工部覈實修築。　二月己亥。山東沂州言。沭河口水衝決五百三十餘丈。請發民修築。從之。　庚戌。山東齊東縣知縣張昇言。境內小清河。納湖灘諸山谿澗之水。去歲洪水橫氾。陂堰衝決。淹沒下固隄官臺等處鹽場。及青州郡縣民田。請浚上流。修隄防。使水由故道。皇太子令工部速遣官相度修浚。　己未。開會通河。河自濟寧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沙岸衝決。河道淤塞。故於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餘輛。歲久民困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至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唯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乃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往視。禮等

還。極陳疏浚之便。且言天氣和霽。宜及時用工。於是遣侍郎金純。發山東及直隸徐州民丁。繼發應天、鎮江等府民丁。併力開浚。民丁皆給糧賞。而蠲其他役及今年田租。命尚書宋禮總督之。遣吏部侍郎師逵。以太牢祭山川城隍之神。仍命御史二員監督。　三月壬申。浚揚州府瓜洲壩河道。及修通江、減水二閘。　庚辰。修蘇州至嘉興石土塘橋路七十餘里。泄水洞百三十一處。　六月辛丑。淮安府沭陽縣知縣王泰言。縣南沭河。北連山東。南通淮安。洪武間。常疏浚以便轉運。今壅塞四十餘里。轉輸既艱、水復爲患。乞於農隙浚治。從之。　乙卯。會通河成。河以汶泗爲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出兗州府。至濟寧州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達於淮。而河則其西北流也。由開河過東昌府入臨清縣。計三百八十五里。深一丈三尺。廣三丈二尺。役軍夫三十萬。用工十旬。蠲租稅百一十萬二千五百有奇。自濟寧至臨清。置閘十五。閘置官。立水則。以時啓閉。舟行便之。　八月甲午。浚常州府江陰縣青暘等處河道。　壬寅。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及耆民百三十七人以會通河成。詣闕謝恩。上以開河之議肇自叔正。賜紗衣一襲。鈔一錠。耆民人五錠。　庚戌。工部尚書宋禮等百六人開會通河畢。還京師。命禮部定賞格。禮部言都督周長循私廢公。虐害軍夫。不當給賞。其餘宜分四等。總督官尚書宋禮等三員。人賞鈔二百錠。綵幣二表裏。續差管事興安伯徐亨等三員。人賞鈔百錠。綵幣一表裏。分遣管工戶部郎中賓奇等五十四員。人賞鈔四十錠。工部辦事官藺芳等三十五員。人賞鈔十錠。命如所定給之。　甲寅。巡按北京監察御史朱敏言。大名等府。

漳、衞二水決隄岸．淹田禾．請發民修築．從之． 戊午．工部尚書宋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淺深．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然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澀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堽城閘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路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趁時開浚．況沙河至十路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浚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堰計百八十丈．從之． 十一月丁丑．修浙江仁和、海寧、海鹽三縣土石塘岸萬一千一百八十五丈．閏十二月己卯．革常州府武進縣之剩銀河閘．時河淤塞．已別開孟瀆河．故革之．明太宗實錄．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以國子生爲山西按察司僉事．永樂二年拜工部尚書．七年．丁母憂．詔留視事．九年、命開會通河．會通河者．元至元中以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安民山鑿河．至臨清引汶絕濟．屬之衞河．爲轉漕道．然岸狹水淺．不任重載．故終元世．海運爲多．明初輸餉遼東、北平．專用海道．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絕安山湖．會通遂淤．成祖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輓至衞輝入河．歷八遞運所．民苦其勞．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淤者乃三之一．濬之便．于是命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往治之．至則發山東及徐州、應天、鎭江民三十萬．蠲租一百十萬二千石有奇．二十旬而河成．初禮以會通之源

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堽城及戴村壩。橫亘五里。遏汶流。使無南入洸而北歸海。匯諸泉之水。盡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爲二道。南流接徐沛十之四。北流達臨淸十之六。南旺者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又相地置閘。以時蓄洩。自分水北至臨淸。地降九十尺。置閘十有七。而達於衞。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淮。禮又奏濬沙河入馬常泊。以益於汶。是年。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濬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復舊黃河道。命禮兼董之。明年。命相度衞河水患。奏請自魏家灣開支河二。泄水入土河。復自德州西北開支河一。泄水入舊黃河。使至海豐大沽河入海。帝命俟秋後成之。禮等還京。論漕渠功。禮第一。賜寶鏹文綺。以潘叔正首建河議。賜衣及鈔。旌其功。

金純。字德修。泗州人。國子監生。歷刑部左侍郎。永樂九年。命與宋禮同治會通河。又同徐亨、蔣廷瓚濬魚王口黃河故道。初。太祖用兵梁晉間。使大將軍達。開塌場口通河於泗。又開濟寧西耐牢坡。引曹鄆河水以通中原之運。其後故道寖塞。至是純疏治之。自開封北引水達鄆城。入塌場。出穀亭北十里爲永通、廣運二閘。還。改禮部左侍郎。進禮部尚書。明史稿。

周長。天長人。從靖難。歷官督府。永樂九年。奉命同宋禮治漕。駐濟寧。修浚會通河。卒贈萊陽伯。謚忠毅。

潘叔正。仙居人。永樂九年。由太學生任濟寧州同知。奏請開濟渠。自濟寧抵臨淸。以通東南漕輓。朝廷嘉之。賜寶鏹錦幣。山東全河備考。

是年夏五月甲申。罷築漳河隄防。先因臨漳主簿趙永中言。去年漳河泛溢。決張固村河口。與滏陽河合流。低下田土。悉爲汪浸。今若復修隄防。或終決潰。是虛負民力也。乞令沮洳之民。別於漳河之旁。近擇高阜荒地開種。從之。河南通志。

明太宗永樂十年正月己酉。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許堪言。去秋衞河水溢。河岸低窪之處。四散漫衍。其時雖略修理。今已復有倒塌者。自臨清至直沽。大率皆然。乞勅有司預期修理。上命工部移文尙書宋禮相度措置。　四月庚申。浚北京通流寺四閘河道。共一萬七百三十七丈。　壬戌。尙書宋禮奏。近因御史許堪言衞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臣嘗因衞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竊謂若不究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隄岸。恐水復衝坍。不免連年動勞民力。今欲除患。須定長久之計。臣先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泄於土河。則雖遇水漲。下流衞河。自然無漫衍之患。見已分撥軍夫用工。今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泄水小河一道。蓋自衞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則至海豐縣大沽河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上諭工部臣曰。禮所言誠當。但今農務方興。可令俟秋成後爲之。　十月甲寅。修山東安丘縣紅河等處水決隄岸。　戊午。修揚州府海門縣捍潮隄岸。縣故有隄。東抵海。南並江。延袤百三十餘里。年久決隤。有司奏請修築。上命平江伯陳瑄督丁夫四十萬築之。計萬八千餘丈。　壬申。浚山東平

度州雒縣白浪河。十一月丙戌。修揚州府儀眞縣緣江隄岸及浚夾港等處河道。戊戌。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吳橋、東光、興濟、交河諸縣。及天津等衞屯田。雨水決隄傷稼。切見德州良店驛東南二十五里。有黃河故道。州南有土河與舊河通。若於二處開河置閘。則水勢分。可以便民。時土河已命置閘。上命工部侍郎藺芳往經理之。德州東有古黃河。南有南津枯河。即枯河也。河間府獻縣言夏雨霖淫。西山暴水。衝決眞定之饒陽、武強、恭儉等處隄岸。渰沒田廬。乞集夫修築。從之。丙午。浚鎮江府京口、新港、甘露三港。達於江。十二月甲寅。修靜海縣至青縣河隄。癸亥。保定府安州奏。大雨決直亭等河口八十九處。計用六千三百八人修築。一月可完。上以天氣寒沍。命俟春暖築之。辛未。湖廣華容縣言縣安津等四十六處。水決隄防。傷民禾稼。方今農隙。可以修築。然本縣民少。未易成功。上曰。東作在邇。亟興旁縣民丁併力修之。明太宗實錄。

藺芳。夏縣人。從宋禮治會通河。復爲工部主事。以禮薦。遷右侍郎。亡何。行太僕卿楊砥言吳橋、東光、興濟、交河及天津屯田。雨水決隄傷稼。乞開德州良店東南黃河故道。以分水勢。復命芳往治之。所經郡邑。有不便民者。輒疏以聞。楊砥。禮部左侍郎。坐巡視河渠失職。降工部主事。歷太僕寺卿。吳橋至天津等衞。大水決隄傷稼。砥請開德州東南黃河故道及土河。以殺水勢。帝命工部侍郎藺芳經理之。明史稿。

太祖建都金陵。四方運舟。悉由大江。至洪武十三年。海運遼東以供軍餉。文皇肇建北京。江南糧船。一

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白河運至通州。一由江入淮。歷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通州。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漕舟始達於通州。而永樂十年。宋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撥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由會通河運以補海運一年之數。永樂十三年始罷。皇甫錄明紀略。

明太宗永樂十一年正月丁亥。蘇州府同知柳敬中言崑山之太平河。東通大海。西接福興河。上達楊城湖。為利最博。近年淤塞。旱潦俱不便。今欲疏浚。約用人七萬八千四百。計二十五日可完。上曰。役久則民勞。遲則妨農。其徵旁近民夫十萬亟成之。　庚子。順天府保定縣言。去年秋霪雨。決河岸五十四處。接文安、大成二縣之界。乞以三縣民協力修築。從之。　二月壬戌。修河間府水決隄岸。　三月癸未。應天府言新河口圩岸。為風濤衝齧四十餘丈。皇太子命工部修築。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二年八月甲辰。浚淮安府海州城南官河二百四十里。　丁未。修通州三河等處水決隄岸。　九月丁卯。修山東聊城縣龍灣河。及濮州紅船口、范縣曹村河隄岸。　丙子。順天府武清縣言。河決耍兒渡口六百五十餘丈。命工部遣官修築。　辛巳。修鳳陽府安豐塘水門十六座。及牛角壩至新倉鋪傾塌隄岸萬三千五百餘丈。　十月甲午。常州府江陰縣請浚萬歲河及塘涇等河。從之。　十一月辛亥。

浚蘇州府崑山縣太平河。明太宗實錄。

是年。平江伯陳瑄請鑿徐呂二洪。以通漕運。更於洪口建閘。　按宋元祐四年。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水手牛驢牽戶盤剝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官度地勢穿鑿。今若開修月河石堤。上下置閘。以時啓閉。通放舟船。實爲長利。此卽瑄所鑿之道。而當時開鑿之官。邈不可考。南河全考。

明太宗永樂十三年二月己巳朔。浚揚州府瓜洲壩河道。一至瓜州巡檢司。一至江口。通六百餘丈。　三月辛亥。山西解州言硝池水溢。決豁口等處。流入鹽河。蓋由姚暹渠涑水河幷流。水道淤塞。乞發民修治。從之。　五月乙丑。開清江浦河道。凡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度淮。以達清河口。挽運者不勝勞。平江伯陳瑄時總漕運。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直。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聞。遂發軍民開河。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人甚便之。　十二月乙丑。河南彰德府磁州言。今夏多雨。滏漳二河水溢。漂民廬舍。渰沒田稼。間有高阜。稼亦不實。乞免民間今歲稅糧。從之。明太宗實錄。

是年。建淮安五壩。運船經壩入淮。　仁字壩、義字壩。在新城東門外東北。自城南引湖水抵壩口。外卽淮河。遇清江口淤塞。運船經此入淮。禮字壩、智字壩、信字壩。在新城西門外西北。引湖水抵壩口。外卽

淮河。遇清江口淤塞。則官民商船經此達於淮。南河全考。

明太宗永樂十四年正月庚午。東昌府臨清縣臨清壩成。置壩官一員。　四月壬午。設直隸淮安府山陽縣之清河、福興、清河縣之新莊、邳州之乾溝、徐州之沽頭上、沽頭下、沛縣之金溝、山東濟寧州之谷亭、孟陽泊、魯橋十閘。置閘官各一員。　五月庚子。修揚州府邵伯鎮上下二閘。明太宗實錄。

是年。平江伯陳瑄疏濬故沙河。置閘通舟。　先是漕至淮安。悉從府東北車壩入淮。逆水行六十里。至是。瑄因宋喬維嶽所開沙河舊渠。益加疏治。置閘通舟。踰年而功成。漕人德之。為立祠焉。南河全考。

明太宗永樂十五年五月乙未。遣官巡視北京通州至儀真河道。明太宗實錄。

劉觀。都察院左都御史。永樂十五年。督浚河漕。十九年。巡撫陝西。明史稿。

明太宗永樂十七年秋七月庚申。遣鎮遠侯顧興祖巡視呂梁洪。初上以洪險隘。舟楫邂逅多傾覆。特命忻城伯趙彝鎮徐州。兼理洪道。而彝以貪縱廢事。至是復遣興祖巡視。仍以敕諭彝曰。朕急於利民。念徐州呂梁洪險阨。命爾兼理。爾乃溺於酒色貨賄。坐視民患。恬不究心。得免於罪乎。今姑宥不問。宜改志易行。以蓋前愆。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九年九月丙寅。修直隸高郵州新開湖塘岸。　十月丁酉。修浙江海寧等縣塘岸。明太宗實錄。

趙泰。永樂中為常州府同知。浚孟瀆、得勝二河。作魏村閘。諸所興築。民無言勞者。遷工部郎中。奉命塞

東昌決河．周忱薦爲協同都運．益勤其職．明史稿．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辛卯．仁宗已登極矣． 平江伯陳瑄上言七事．一蘇民力．今天下歲運糧餉．惟湖廣、浙江、江西三布政司及直隸蘇松等府州．去北京甚遠．又河道有洪閘壩及淺澁之阻．往復踰歲．所費數倍正糧．上逋公租．下妨農務．皆由於此．乞令運於近便淮安徐州等處交納．別令官軍接運至北京．如此．則民力可蘇．而農務不妨．上覽奏．以付翰林臣曰．瑄言皆當．令所司速行．明仁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七

運河水

明洪熙元年秋七月戊辰朔。宣宗已登極矣。順天府通州武淸、固安、漷縣各奏。六月二十二日驟雨。河溢衝決河西務、白浮、宋家口隄岸。丙戌。河南臨漳縣奏六月大雨。漳、滏二河皆漲。衝決三家等村隄岸二十四處。上命行在工部郎發所在軍民修築。辛卯。眞定府奏六月以來霖雨。滹沱等河皆漲。衝決隄岸。定、晉、深三州。藁城、無極、饒陽、新樂、寧晉五縣。低田皆沒。上命行在戶部遣人勘視。丙申。北京順天、河間、保定、三府。順義、懷柔、肅寧、任丘、靜海、慶都、淸苑、雄八縣。及永平府灤州各奏。今年夏秋多雨。河水泛溢。渰沒田苗。命戶部遣人勘視。十一月癸亥。濬儀眞瓜州壩河。先是平江伯陳瑄奏儀眞瓜洲壩下河道。年久淤塞。請發附近軍民疏濬。上以東作方興。姑俟農隙。至是命鎭江、揚州、常州三府。儀眞、揚州、鎭江三衞。共以軍民二萬疏濬。仍命瑄董之。癸巳。行在工部奏去年冬平江伯陳瑄總軍夫疏濬儀眞瓜洲壩下河道。至歲終能役。今尙有未疏導者。請仍以舊集軍夫及時用工。從之。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三年六月庚寅。順天府武淸固安二縣言霖雨連旬。洪水衝決河西務及當渠里秦家口堤岸。傷民田禾。上命二縣民及屯軍合力亟修。丁酉。霖雨。通州河溢及城趾。深一丈餘。城壞者一百三十

餘丈。甲辰。巡按北直隸監察御史張瑩奏五月六月。連雨不已。河決隄岸。溺死軍民。壞通州良鄉等處官民屋宇及淹沒宛平、大興、順義、大城、保定、文安、永清、寶坻、香河、霸州、并保定等府新城等縣田苗。上諭尚書夏原吉曰。災不虛至。必有其咎。宜勉思寬恤之道。丁未。命左都御史劉觀巡視河道。敕諭之曰。比年以來。緣河提督官狥私滅公。貪弊百出。侍郎曹本催督秋糧。所至諸閘。作威肆害。唯以所督運者。得度其他處運糧及運民。商賈皆不得行。舟楫積滯。雨水緣發。傷壞者多。今特命卿自北京直抵南京巡視。凡河道淤淺。閘壩損壞。躬自提督修浚。務俾舟楫順利。輸運無阻。公私兩便。卿其夙夜盡心。無怠所事。庶稱委任。十二月庚辰。修盧溝橋淩水所決河口。行在工部言。通州耍兒渡河渡水從東注。而正河淺澀。舟行不便。請急修築。從之。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四年正月戊辰。平江伯陳瑄言。山東濟寧以北舊河。自長溝至棗林閘一百二十里。沙土淤淺。漕舟難行。今凍漸解。饋運將興。約計用十二萬人疏濬。半月可成。命山東起集民兵。與今運木軍士相兼用工。二月戊寅。命隆平侯張信同太監沐敬浚河西務河道及修隄岸。先是河西務耍兒渡等處河岸衝決。命行在工部修築。水急民少。久無成功。至是命信等往督。發在京操備軍士五萬一千人益之。四月丁亥。上語右都御史顧佐等曰。臨清以南諸閘。專爲蓄水以便行舟。比聞閘官軟罷。多爲權勢所脅。不時開放。輕泄水利。強梁者即度。良善者候經旬日。甚至忿鬬溺死者有之。爾即揭榜禁約。惟進薦新物

者舟行不禁。其餘不分公私。必候積水及則。方得開閘。若有公事不可緩者。即於所在官司轉給馬驢以行。有仍前脅制聽從者。皆論罪不貸。　六月己卯。命山東三司遣官專理河道。時總兵官平江伯陳瑄奏。濟寧長溝至棗林閘河道淤淺。漕運不便。初。朝廷專命侍郎藺芳及山東三司遣官督視疏濬。往來無阻。比年不遣大臣。惟都司按察司有官如舊督視。而布政司亦不遣官。乞令遣官如故。仍乞敕三司所遣官專理河道。不與他事。庶幾以便漕運。從之。　十一月壬子。直隸廣平府成安縣奏。本縣今年四月五月苦雨。漳滏二河泛溢。渰沒田苗一百二十八頃有奇。上命行在戶部覆視。免其秋租。　丙辰。總兵官平江伯陳瑄奏。自徐州至濟寧。河水多淺。轉運甚難。今遣官巡視謝溝胡陵城八里灣南陽淺皆當置閘。其徂來諸山泉源所出。舊有湖塘。今多淤塞。乞加修濬。庶有停蓄。得以通利往來。從之。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五年五月癸卯。總兵官平江伯陳瑄言淮安西湖河岸。乃牽輓舟船往來通路。比因風浪衝激。岸多崩塌。椿木下存。淮安府滿浦五壩閘廢已久。其官吏壩夫俱無差役。乞令守視西湖隄岸。遇有損壞。就令修治。從之。　丁卯。命永康侯徐安、行在工部侍郎羅汝敬。自張家灣抵直沽。緣河提督運木。敕令設法。俾軍民商賈舟楫通行。不相妨礙。如河岸衝決。就督軍夫修築。　七月丁巳。行在吏部郎中趙新自江西還。言臨清河道穿狹。往來舟楫阻滯。廣積倉納糧民船。離倉灣泊。負米上倉甚難。乞遣官會平江伯陳瑄於倉東開月河泊船。于河北置壩一所。則車船往來皆便。上諭行在戶部臣曰。開河置閘。令平江伯

計議用人力多少。即及時興工。　九月壬子。直隸鉅鹿縣奏六月苦雨。漳河泛溢。衝決隄堰。瀕河低田皆被災。上命行在戶部臣曰。凡被災傷處。皆覆勘除其租。　十月癸酉。總兵官平江伯陳瑄言臨清至安山河道。春夏水淺舟難行。張秋西南舊有汶河通汴。朝廷嘗遣官修治。遇水小時。于金龍口堰水入河。下注臨清。以便漕運。比年缺官。遂失水利。漕運實難。乞仍其舊。上命行在戶部從其言。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六年二月戊戌。命濬金龍口。引河水達徐州。以便漕運。用御史白琫之言也。　河南布政司言祥符縣舊有新開河。直抵黃陵岡。凡四百五十餘里。中多淤塞。請加疏濬。從之。　庚申。巡撫侍郎趙新言五事。一揚州儀眞設五壩。以通江南舟楫。二壩專過官船及官運竹木諸物。餘三壩專過糧船民船。晝夜往來。亦常阻滯。有旬日不得渡者。又壩下河窄。舟無泊處。乞令有司衞軍再開二壩。以便舟行泊。及增開河一道。上覽之。謂侍臣曰。置壩開河。令六部會議以聞。　五月壬申。順天府奏霸州保定縣地低窪。臨邊渾河。往者河岸缺壞。皆是保定文安大城諸縣民夫同軍衞修築。今河水衝決。岸土漸薄。且有坍塌之處。若水溢決潰。必傷田苗。請如舊集衆預修。庶幾有備無患。從之。　六月丁未。順天府固安縣奏今夏久雨。渾河漲溢。衝決徐家等口。上命工部撥工修築之。　七月壬寅。疏滹沱舊河。時巡按章聰言眞定府滹沱淤塞。比山水泛濫。又衝壞河岸及軍民廬舍。舊有護城河隄。亦被冲決。宜令修築。　八月己未。浚白塔河及儀眞等壩河。先是御史陳祚言白塔河宜開浚置閘。又侍郎趙新言。宜浚白塔河及儀眞舊江口綸

匙河。黃泥灘、清江閘。俱宜浚導。上遣主事潘厚及揚州、淮安府官審視。仍與平江伯陳瑄議可否及所用人力。至是厚還奏開浚實便。白塔河、儀眞壩河。約用四萬五千八百人。計四十日可完。清江閘河用一萬八千人。計十五日可完。上從之。於是工部請發揚州淮安軍夫先開白塔河置閘。工畢。就浚清江閘儀眞鑰匙河。上曰。三處用工。勞人太甚。其儀眞鑰匙河。俟明年農隙修浚。　九月戊子。直隸武進縣民奏。閩浙官民舟船及今漕運。必由本縣孟瀆河出。逆水行三百餘里。始達瓜洲壩。往往爲風浪漂溺。縣舊有新河四十餘里。出江正對揚州府泰興縣新河。入至泰州壩一百二十餘里。至揚子灣出運糧大河。比今白塔河尤爲便利。第歲久泥淤。難通重載。乞加修浚。實爲便利。命平江伯陳瑄、侍郎周忱審計。　十月乙未。濟川衞奏。六月苦雨、河水泛溢。溺死屯軍十七人。淹田稼一十六頃。　甲辰。蘇州府教諭唐敏言。常熟縣舊有耿涇塘。南接梅里塘。通昆明湖。北通揚子大江。旱潦資其灌溉。年深壅塞。洪武中。常發長洲等縣民浚導。民獲其利。今復壅塞。請如舊例發民浚導。從之。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七年正月己丑。重建大興縣平津閘。修通州羊營閘橋。時平橋之水衝閘。隄岸皆圮。羊營者。輓運所經之路。橋壞已久。行在戶部以聞。故有是命。　三月壬戌。水決固安縣馬莊等處隄岸。命順天府發民修築。　行在工部尙書李友直奏。通州至直沽河道紆曲。尤多灘淺。舟行阻滯。永樂中。嘗命侯伯一人總督浚治。乃得通行。請如故事。上命行在戶部侍郎王佐往督之。　七月辛未。順天府霸州、三河、香河、

豐潤、薊、東安、永清六縣．及永平府灤州各奏今夏苦雨．河水漲溢．低田所種黍穀．俱傷無收．　壬申．置呂梁漕渠石閘．初平江伯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陡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于舊洪西岸．鑿渠深二丈．闊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衞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力成之．　十一月辛酉．初．行在戶部右侍郎王佐言通州至河西務．河道淺狹．漕船動以萬計．兼四方商旅．舟楫往來．無港汊可泊．張家灣之西．舊有渾河．若疏濬．近京師一二十里．更加充廣．濬爲巨浸．令可泊船．公私俱便．命都督馮斌、尚書李友直同佐審視．至是斌等以圖進．上覽之．謂其役重大．命姑止之．明宣宗實錄．

宣德七年．平江伯陳瑄．築高郵、寶應、氾光、白馬諸湖長堤．以度牽道．又開揚州白塔河．置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閘．令江南糧船從常州府西北孟瀆河過江．入白塔河至灣頭．達漕河．以省瓜洲盤壩之費．　初．江南舟由瓜洲車壩入漕河．自白塔河開．瓜壩棄不用．近白塔置壩．舟行瓜儀．南河全考．

明宣宗宣德八年九月丙寅．平江伯陳瑄卒．瑄永樂中歲董漕事．時以海運艱險．浚山東舊河通北京．瑄建議造平底淺舟以運．人便之．歲增運至三百萬石．又建議於淮安城北開清江浦．有管家河入鴨陳口以達清河．免過壩及風濤之患．又緣管家河築隄十餘里．以蓄水益河．且便行者．於清江浦江上及徐州、臨清、通州皆置倉受糧．以次轉運．疏儀眞瓜洲壩下渠．鑿呂梁徐州洪傍亂石．於刁陽湖、南旺湖皆築隄．

緣河多置閘。以時閉泄。利舟楫。凡所經營。俱有條理。（明宣宗實錄。）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成祖即位。封平江伯。先是漕舟道海島。島人恐多閉匿。瑄招令互市。平其直。人交便之。海溢隄圮。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命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為捍潮隄萬八千餘丈。瑄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無高山大陵可依。請於青浦築土山。方百丈。高三十餘丈。立堠表識。既成。賜名寶山。帝親為文記之。宋禮既治會通河成。朝廷議罷海運。仍以瑄董漕運。議造淺船二千餘艘。初運百二萬石。寖至五百萬石。國用以饒。時江南漕舟抵淮安。率陸運過壩。踰淮達清河。勞費甚鉅。瑄用故老言。自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二十里。為清江浦。導湖水入淮。築四閘以洩宣之。又緣湖十里築隄引舟。由是漕舟直達於河。省費不訾。其後復濬徐州至濟寧河。又以呂梁洪險惡。於西別鑿一渠。置二閘。蓄水通漕。漕舟便之。又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長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又築高郵湖隄。於隄內鑿渠四十里。避風濤之險。又自淮至臨清相水勢。置閘四十有七。作常盈倉四十區。於淮上及徐州、臨清、通州皆置倉。便轉輸。慮漕舟膠淺。自淮至通。置舍五百六十八。舍置卒導舟避淺。復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行人。凡所規畫精密宏遠。自理漕河者三十年。舉無遺策。終明之世。漕運賴之。卒封平江侯。謚恭襄。（明史稿。）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既通運河。緣隄皆樹楊棗二木。並淮北所宜。且楊枝可薪。棗實可啖。又易長多陰。

悉聽運夫爲利。其後士民并根伐之。其乘近官舍者。並輸入官。運夫既不敢謀而官司亦不復問矣。明良記。

明宣宗宣德九年六月丙辰。行在工部尙書吳中奏北京城東南。有兩水磨及通惠河諸閘。皆爲河水所壞。今南門外舊有減水河。若加疏鑿長二十餘丈、即與郊壇後河通流。可泄水勢。上曰。盛夏炎暑。未宜疲勞民。姑緩之。　庚午。水決北京渾河東岸。自狼窩口至小屯廠。　乙亥。右副總兵都指揮僉事吳亮言。督糧船萬餘艘。已達北河。而河水泛溢難進。且河西務東西上下水決隄防一十五處、奔流迅激。勢益猛悍。重載之舟恐失利。乞早修築。上命行在工部發軍民修築。命豐城侯李賢總督之。明宣宗實錄。

明宣德十年六月甲辰。英宗已即位矣。直隸廣平府永平縣縣丞李祐奏請修閉漳河。以防民患。疏通衛河以濟舟楫。事下行在工部。請從所言。其漳衛二河。宜遣本部官一人。往會所在官司。發軍民從宜濬治。上命河道不必遣官。卽令所在軍衞有司理之。　七月己卯。修桑乾河橋通州直沽耍兒渡口等處隄岸。　九月壬辰。儹運糧儲總兵官及各處巡撫侍郎。與羣臣會議軍民利益。及正統元年合行事宜內。一。淮安清江浦淮河口及濟寧至東昌運河淺滯。宜加疏濬。一。徐州呂梁洪。原引睢水入焉。今睢水過隋隄。會汴入淮。各洪淺狹。宜于鳳池口或歸德新隄處設閘。復引睢水。以濟各洪。一。沙灣張秋運河。舊引黃河支流自金龍口入焉。今年久沙聚。河水壅塞。而運河幾絕。宜加疏鑿。一。彰德河往時東入衞河。至臨清與運河會。

今北流入滹沱。而衛河亦淺。宜障而東之。上以所議皆當。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元年七月乙未。命行在工部左侍郎李庸修狠窩口等處隄。先是大雨浹旬。水溢渾河狠窩口及盧溝橋小屯廠西湖東笆口高梁等閘隄岸皆決。命庸治之。至是庸奏請工匠千五百人役夫二萬人。上從所請。且諭之曰。此皆要害。汝其盡心理之。必完必固。毋徒勞民。　己酉。運河耍兒渡決。行在工部奏請令副總兵都督僉事武興發漕運軍士。及近河軍衛有司發丁夫。併力修築。上以漕卒不可重勞。特敕太監沐敬、安遠侯柳溥、尙書李友直。別爲從宜區處、　九月甲午。直隸河間府獻縣奏。滹沱河溢大郭黿窩口隄。乞命河間府遣官及河間等衛與獻縣協力修築之。　僉運糧儲總兵官及各處巡撫侍郎至京會議軍民利便事宜以聞。一、鎮江府新港壩至常州奔牛壩運河一百五十里。原有水車。車捲江潮灌注河內。通利舟楫。浸漑田禾。年久廢弛。宜命巡撫侍郎提督有司支給官錢置車。給壩官領之。以時灌注。通漕漑田。一、浙江等處軍民運船。俱由常州夏港孟瀆河出。或河道淺澀。爭占攙越。宜專委工部主事一員提督。令軍民糧船務循資次。爭占攙越者罪之。至事閒之時。仍聽巡撫侍郎差遣催糧。一、東南漕運船。俱於瓜洲過壩。原有東西二港。置壩一十五座。永樂中營造立廠貯木。東港淤塞。止存西港七壩。比年大江風浪險惡。糧船無港收泊。多至失所。請以堆貯木植。歸併附近。取回看廠內外官員。革去廠房。仍疏東港。修築舊壩。以通漕運。一、金龍口水接張秋大黃寺。鳳池口水接徐州呂梁二洪。俱是引水通運之處。宜

令工部委官一員巡視提督。遇有淤塞。會同河南三司鳩工疏濬。一、徐呂二洪中溜穿狹。水淺石峻。重船至彼剝空方可往來。洪西原有小河。運木剝淺甚爲便利。宜於農隙之時。量起附近軍夫。命管洪官提督疏濬。合用剝船水車。令江西湖廣浙江衞所給之。仍令淮安船廠改造小船備用。上命俱准行之。明英宗實錄。

愚按第一條車水灌田。甚有益於農民。宜聽民自爲車戽可也。若以之通漕。則甚不可。徒爲擾民之事。究與漕事無濟。後之人不可因其言而誤用之。

明英宗正統二年正月戊午。減省直隸揚州府邵伯鎭閘壩官吏。并江都等縣守塘夫。先是揚州府奏邵伯鎭二閘一壩。各設官吏人夫。以防高郵湖水泛溢。今湖水既平。往來無虞。乞裁其半。又江都儀眞二縣。有雷公上下白城陳公四塘。舊設夫三百三十五人守之。今運河轉輸不絕。塘水宜洩入河。夫可盡罷。事下巡撫侍郎曹弘覆實。至是弘奏塘水無源。若盡洩之則涸矣。仍留二百人時其蓄洩。以濟運河。但舊夫隸鹽運司。今宜改隸揚州府爲便。其邵伯鎭閘壩官吏各一人。夫九十人。俱宜減省。從之。　二月癸酉。以運河要兒渡決。敕五軍各營發軍一萬。工部發畿內夫一萬往築之。　三月丙辰。行在工部奏運河時有淤淺。恐妨糧船往來。乞命官總督。上以河道重事。濟寧以南敕侍郎鄭辰治之。以北、敕副都御史賈諒治之。王瑜、武興亦令更相往來。協心提督。務使河通人便。且須處分得宜。毋重勞擾。　三月庚戌。行在工部奏要兒渡口修隄已完。又新開河、人甚便之。乞令武淸縣復民三十家。常巡視其隄。毋致傾壞。且立神廟以鎭之。上從其請。賜號爲通濟河之神。　九月乙卯。山東寧海州壽張、東阿、汶上、陽穀、鄆城、范等縣各奏。

六月以來。淫雨河漲。衝決隄防。渰漂田廬牲畜等物。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賑恤其民。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三年三月壬子。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袁文爲本司副使。文提督濟寧等處河道。興水利以通輸運。民便之。九載任滿。東昌等府耆民二千餘人奏乞留之。故有是命。　八月己未。築高郵湖隄。隄長四百二十五丈。舊用土築。遇風擣激輒敗。間有木樧葦束蔽護。亦不經久。至是甃以磚石。復以糯米糊和灰以固之。始堅緻可久矣。　九月辛卯。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詔奏。膠州新沽二河。東平州嘉祥等縣。皆因大雨。隄岸衝決。民居渰沒。濟寧州城北門及淸寧衞軍器局。亦被灌塌。上命布政司及管河官俟農隙發民修築。　九月庚戌。增置山東東昌府通判一員。專理河道。以本府通判戴浩言所屬河道八百餘里。堤閘十有一所。督理疏濬。必得專責故也。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四年六月壬午。小屯廠西隄。爲渾河水所決。通州至直沽隄閘三十一處。爲雨潦所決。詔發附近丁夫修築。以工部侍郎李庸董之。　七月庚戌。久雨。滹沱、沁、漳等水決饒陽醜女隄獻縣郭家口隄。衞輝彰德等處隄。有司以聞。詔隨宜修築。　八月丙子朔。久雨。白溝渾河二水溢。決順天府保定縣及保定府安州隄五十餘處。有司乞借附近丁夫協力修理。從之。　壬午。先是雨水決河西務隄岸。發順天府寶坻等縣民夫修築。至是行在大理寺右少卿李畛。奉敕存問被災州縣。具疏請罷修不急隄堰。徵同督工官員。從之。九月壬子。直隸深州滹沱河決。渰民居田稼百餘里。命有司修築之。　甲子。應天府奏所屬

溧水、溧陽、句容、上元、江寧五縣。因天雨山水泛漲。衝淹人口頭畜。倉庫糧鈔。官民房屋田地。已委官賑濟踏勘。謹具以聞。　十月壬午。順天府大興縣請修平津閘。河間府靑縣請築衛河隄岸。俱從之。明英宗實錄。

正統四年。都督武興奏揚州白塔河泄水閉不行。仍從瓜壩過船。惑於浮言故也。南河全考。

明英宗正統五年正月壬子。初。監察御史李匡等言。儀眞、瓜洲二壩下港淺狹。水落則大舟俱艤於江。宜浚其港。邵伯至寶應湖隄或決。輒壞民田。宜令漕舟歸者。載石付所司築隄。事下督漕總兵官都督僉事武興等覆之。至是興奏。壩下港以湖泥淤淺。農暇輒浚以爲常。湖隄壞者。方興役築塞。若欲盡甃以石。又役漕卒。恐勞力費過當也。上從其言。江浙七府漕糧。由瓜入運。江廣及江南等府。由儀入運。若屯艤江外。風浪堪虞。開浚不可緩。湖隄用石。爲能堅久。但不可役及漕卒。上從其言。何其當也。　二月壬午。初。直隸淮安府知府彭遠言。永樂中。平江伯陳瑄總督漕運。於淮安西湖中築隄十餘里爲輓舟路。令淮安滿浦南鎖三壩夫巡視之。又令漕卒順載小木暨土。積之隄上。遇隄壞卽修。今壩夫止役。故隄弗完。請仍行瑄故事。事下巡按御史及總督漕運總兵官覈實。至是御史李彬等奏。宜令淮安府邳州等州縣發丁夫於旁近地採雜木運之河壖。候漕舟還。令載以往。若土則令漕舟及商舟皆載以輸。從之。　三月乙巳。直隸淮安府鹽城縣奏。伍祐、新興二場運河壅塞。阻商旅行舟。乞浚之。事下行在工部覆奏。請下淮安府俟豐年興役。從之。　七月壬寅。山東兗州諸府自六月迨今。淫雨連綿。湖河泛溢。事聞。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視之。　丁卯。修宿遷縣邵店社至黃墩社一帶隄。　九月辛亥。修河西務及直沽等處河隄。　十月丁丑。命修香河縣白河隄。從知縣張嵩言。河水衝決。民田被渰故也。明英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八

運河水

明英宗正統六年二月辛巳．直隸高郵州知州韓簡言．州管河西接新開河．東通興化縣．舊設上下二閘．以時啓閉．舟行甚便．今閘壞．河不通．且子嬰溝塞．溝旁田皆荒蕪．又減水陰洞常閉塞．其岸東田旱潦輒不收．請俱浚治之．事下行在工部．請令揚州府覈實興役．毋輕擾民．從之． 五月癸亥，徙張家灣至河西務沿河民舍三百十三家．以礙運船牽路故也． 六月壬辰．漕運右參將都指揮僉事湯節言．徐州至濟寧諸閘．本積水以便漕舟．今使客怙威．至卽起閘．吏胥莫能禁，臣見徐州呂梁二洪剝淺小船．可令給與各閘傳送使客．庶利於積水．從之． 七月甲寅．漕運右參將都指揮僉事湯節言．閘河水淺．糧艘不能進．緣河南金龍口及山東徂徠金溝等泉．缺官提督疏濬之．故臣請遴選廉幹官分投提督．及移文河南山東各委官及時疏理．上皆從之． 八月癸酉．命修高郵州北門起至張家溝一帶河隄． 十二月丁酉．命廟祀平江恭襄侯陳瑄．初瑄爲總兵官督糧運．疏鑿清江浦等處．增設移風等閘．堅築隄防．以蓄水行舟．立常盈倉．積糧甚多．及沒．民感其惠．於清江浦東立祠堂．塑像崇奉．禱者屢有靈應．至是上聞．命有司春秋致祭．明英宗實錄． 楊士奇作瑄神道碑．言公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河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眞瓜洲二壩．潮港之運．鑿呂梁徐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

濟寧南旺湖長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自淮至臨清。栅牐四十有七。建倉置舍。以便漕舟。緣隄鑿井樹木。以便夏月行者。種種河政。俱堪不朽。宜乎血食千秋也。

明英宗正統七年七月癸亥。久雨水決武清縣匡兒港、灤縣中馬頭小蒙邨、河西務上馬頭隄岸共三十二處、詔修其易爲功者。其功力繁多者。計費以聞。　癸未。修築淮安西湖中路十餘里。以便漕運。明英宗實錄。

正統七年。參將湯節因洪水迅急。數壞舟楫。建議於徐州洪之上流築堰。逼水悉歸月河。於月河南口設閘。以壅積水勢。至景泰間。水漲閘壞。南河全考。

明英宗正統八年三月壬午。濬瓜洲壩東港。洪武間，瓜洲壩有東西二港。永樂間。廢東港壩爲廠。以貯材木。正統初。廷臣議徙木濬港未果。至是。督漕總兵官都督僉事武興言壩廢港塞。非唯舟楫往來遲延。且艤泊大江，有風濤之虞。請俟秋成。於鎮江揚州二府僉夫七千餘人修復。從之。　乙酉。漕運總兵官都督僉事武興、巡撫侍郎周忱等奏。常州府武進縣民言。漕舟出夏港。泝大江。風濤險阻。害不可勝言。常州西城有德勝新河。北入江。江北揚州府泰興縣有北新河。中間有淤淺者。俱宜浚之。以避大江險阻。浙江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蕭華言。永樂宣德間。漕舟自常州府孟瀆河出江。入白塔河。江行不踰半日。今孟瀆河淤淺。請浚之。廣東按察司知事黃武、浙江處州衛指揮使牛通、皆以爲言。事下臣等計議。華等所言皆有據。請先浚孟瀆河。其白塔河有四閘。可於其中大橋閘築壩。候運河水泛。則啓閘行舟。水落則仍閉塞。德勝河亦宜修浚。惟北新河計當役一十五萬五千人。一月方完，比者連年災傷。不可興大役，請俟浚理孟

瀆河、白塔河、德勝河完再議。上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九年正月庚辰。福建按察司謝莊。奏請浚鎮江府丹徒縣甘露壩至常州府城東河道。從之。 閏七月辛巳。工部右侍郎王佑言。臣奉敕與太監阮安往視水決河岸。自蒲溝兒至鄚縣二十餘處。其要兒渡尤甚。乞發丁夫物料修築為便。從之。 庚子。工部言河南山水泛溢。灌衛河。沒衛輝、開封、懷慶、彰德民舍。壞宣武衛懷慶守禦所城。上命所在隨宜修理。民失所者撫恤之。 八月壬子。革臨清壩官。初平江伯陳瑄奏設臨清閘壩。遂廢。至是乃革其官。 八月辛未。直隸固安縣奏請築水屯廠等隄。從之。 十月丙午。修德州耿家灣等處隄。 十二月戊申。疏常州鎮江運河。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十年五月丙子。漕運參將都指揮僉事湯節言滕縣七里河。近者淤塞。水不至運河。致糧船不能進。乞濬自沛縣魏家潭直抵雞鳴臺流出運河。仍置閘。以時開閉。其沙河泥溝泉河濟寧州盧家溝等泉源鄒縣淵源舊泉河口。亦宜疏通。各置小閘蓄水。事下工部。尚書王巹言宜令所司按實起夫疏濬。從之。 九月丙申。河南按察司副使榮華言。運河沽頭上閘至金溝閘幾十里淤淺。糧船停滯。雖減糧挑淺。然終非長久計。宜於淺處置金溝上閘。如遇沽頭上閘糧船膠淺。即啓二閘。兩水交下。積水必深。可無停滯。又呂梁上洪之西。舊有石閘二。因水勢陡險。無船經行。徒為虛設。宜拆之以為金溝上閘。庶不勞他費。事下工部。尚書王巹等。請移文漕運總兵官都督武興勘視宜否。從之。 十二月辛酉。湖廣廣濟縣奏。

本縣及附近黃梅縣．每歲輸運秋糧於望牛墩．常不下三萬餘石．皆雇小車盤運．一車止載四石．而雇直二斗及天陰雨雇直倍之．民實不堪．臣見本縣連城湖港．廖家口舊有溝直抵望牛墩．第沙塞水淺．不能行船．請同黃梅縣各率夫役疏濬．用船載運．實為民便．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十一年三月癸巳．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奏．淮安府滿浦、淮安、南鎖三壩．舊以無閘而設．後立移風等五閘．其三壩皆廢不用．揚州邵伯閘壩．舊以築隄恐泄水利而設．今隄已完．其閘壩亦皆不用．白塔河大橋潘家莊新開江口等閘．舊以地勢斗峻泄水而設．今築塞年久．其所設官吏人夫皆冗濫．乞減省之．事下工部覆奏．滿浦、淮安、南鎖．每壩留官吏各一員．人夫去其半．邵伯閘壩官吏革去．止留夫四十名．隸邵伯驛．大橋潘家莊二閘官吏革去．其夫隸新開江口二閘．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十三年二月乙巳．徐州呂梁二洪．皆分黃河水以通舟楫．其泰皇寺巴河．原係分水之處．年久淤塞．水脈微細．先此都督同知武興奏請疏濬．以冬寒土堅而止．至是復請．上命所司發軍夫濬之．丙寅．湖廣五開衛奏．本衛地臨苗境．山路險側．軍餉難於轉輸．去衛三十餘里．有水下通靖州江．其中亂石沙灘二十餘處．計役五百人．疏濬一月有餘．可以成功．於轉輸甚便．從之．　三月戊子．監察御史林廷舉言．漳河自山西沁州發源．七十餘溝會而為一．至肥鄉縣等處．隄岸逼隘．水勢湍激．以故為民患．元時．分支流入衛河以殺其勢．永樂間漂塞．舊跡尚存．去廣平大留村十八里．宜發丁夫鑿通．仍於漳河置閘

過水轉入之.其肥鄉等處,亦宜疏廣之,如此,非惟漳河水減.可免居民之患.而衛河日增.亦足爲漕舟之便.從之.

是年秋.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曹濮以入運河決張秋地.至兗州府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又經蒙城縣.至懷遠界入於淮海.會通河遂淤.治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隄之首.東南行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名渠曰廣濟.閘曰通源.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由是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淤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凡八.役夫五萬八千有奇.材九萬六千有奇.竹以竿計倍之.鐵十三萬斤有奇.鋌三千.絙百八.釜三千八百有奇.麻百萬.檾倍之.藁秸又倍之.石若土則不可以數計.糧五萬石.續文獻通考.

是年秋七月.河決滎陽.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隄.奪濟汶入海.尋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淮遠界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弗就.尋復以侍郎王永和代璞.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又南經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元會通河遂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會通河.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績成.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塢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爲罷海運.至是又決滎

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隋唐以前。河與淮分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于淮以趨海。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至明則妨漕矣。故視古尤急。紀事本末。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春正月辛卯。修山東金口堰。　三月癸巳。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奏。黑洋山西灣已通。其水由泰黃寺資運河。東昌之水。復置分水閘。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其八柳樹猶未宜用工。沙灣隄。宜常啓分水閘二空。以泄上流之水。則不爲後患。上皆從之，仍戒永和等速修完。以休軍夫。毋久憊人。誤其生業。　四月辛未。修直隸高郵州甎河塘。　九月庚辰。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錢清等言。臨清四閘。爲黃河水決。上下船皆失利。其南舊有擂圈灣河。可濬之。令船自此達衞河爲便。工部請下委官主事黃瓚等議行。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元年四月癸巳。監察御史陳全言。初。黃河水決。山東沙灣隄已修其大半。止留西岸二缺口泄水。近者東阿縣以西。大洪口鯉連河水落。河身漸露。與缺口相去甚近。恐將會通河水落。掣入東去。不便漕運。乞築其二缺口爲便。從之。　五月癸酉。久雨。決通濟河東西岸。命有司修築之。　七月丁巳。直隸江都、儀眞二縣。以水災聞。命所司修其圩壩之被決。恤其人民之被災者。　十二月丁酉。工部奏。通州抵徐州運河一帶。皆淤塞不通。不預疏濬。恐妨漕運。徐州等處。請敕僉都御史王竑。通州等處。宜遣在京大臣一員提督疏濬。詔不必遣大臣。其令都察院擇御史廉能者一人往理之。明英宗實錄。

是年。設淮安漕運都御史。兼理通州至儀眞河道。明會典。

明景帝景泰二年正月甲子。濬直隸鎭江常州運河。　二月壬午。敕山東左參政王聰、按察司僉事王琬督率浚沙灣運河。以河決水淺故也。　丙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全奏。運河沙灣。常以衝決。修置土壩。故今損壞不能蓄水。致妨漕運。請以拆毀舊船。改造板閘二座。從之。　六月戊辰朔。勅巡撫山東河南左副都御史洪英、右副都御史王暹曰。近者黃河衝決。水失故道。自臨清抵徐州以南。漕運艱難。爾等卽各督兩處三司官從長計議。相度地形水勢。晝圖計工。量起軍民夫。河南疏滌故道淤塞。或取捷徑。分引水勢灌注徐州以南。山東因其水勢緩處。修築岸口。使分灌南北。濟寗臨清閘河。應用物料。俱聽爾等從宜措辦。務令水歸漕河。軍民儹運。商旅往來無阻。爾等欽哉。毋負朕命。　七月庚申。初以河決沙灣。水皆東注。徐呂二洪淺澀。敕右副都御史王暹處置。至是。暹上言。黃河自崑崙發源。流入中國。其所經歷之處。自陝州以西。有山峽不能爲害。陝州以東。則地勢平緩。水易泛溢。故爲害甚多。國朝自洪武二十四年河改流從汴梁北。相離四五里許。東南轉至鳳陽入淮者。爲大黃河。其支流分出徐州以南者。爲小黃河。以通漕運。自正統十三年以來。河復故道。從黑洋山復徑趨沙灣入海。止存小黃河從徐州出。岸高水低。隨濬隨塞。故徐州之南不得飽水。臣等遵聖諭。自黑洋山東南直至徐州。督同河南三司疏濬。其臨清以南。可令副都御史洪英。督同山東三司疏浚。從之。　八月壬辰。給事中張文質。劾巡撫都御史王暹、洪英治水

無績。且言濟寧以西耐牢坡閘南。直抵魚臺縣南陽閘。有塌場河可引水濟徐呂二洪。沙灣之決。可於潘家渡以北。濬支流以減水勢。其沙灣浮橋以西。開築河口閘座。引水以灌臨淸。宜別命官以責其成。詔不允。仍令暹、英調度。愼無偏執誤事。　十月己丑。浙江台州衞百戶王武奏。徐州洪。先因巖石嶇嶮。舟船失利。平江伯陳瑄。於洪東設二閘行船。後以閘逼水急。仍於舊洪行船。近者黃河水小。洪閘淺涸。臣見舊閘北有土岸長二百餘步。可鑿成河道。將閘移置此處。則水勢平緩。舟楫可行。事下工部。覆奏令總督漕運右僉都御史王洪相度處置。從之。明英宗實錄。

王暹巡撫河南。奉勅修築沙灣。奏修河用工次第。宜自黑洋山抵蕭縣。每十里置舖。專人提督修治。姚夔撰王公墓表。

明景帝景泰三年正月己卯。監察御史練綱言江南漕船。俱從江陰夏港幷孟瀆河出大江。遡流三百里抵瓜洲。往往風水失利。今江南岸有南新河。在常州府城西。江北岸有北新河。在泰興縣。正相對。江北又有白塔河。在江都縣。與江南孟瀆河參差相對。若由此二處橫渡江面甚近，但北新河白塔河淤塞。俱用疏濬。北新河須二十萬夫。白塔河須七萬夫可就。宣德間。嘗於白塔河置閘。潮漲入閘。則沙土積塞。潮落啓閘。則運河水洩。今可易閘以壩。章下工部。覆奏綱言是。當以蘇、松、常、鎭、揚、淮六府共事。帝以未經按視。令移文尙書石璞措置。　丙辰。山東右參議劉整、僉事王琬。以沙灣河決。率丁壯塞之。日久無功。人多逃

逸。爲右僉都御史王竑所劾。詔宥其罪。俾隨尚書石璞立功自効。　五月丙申。築沙灣隄成。自河決沙灣。水徑趨海。運河膠淺。或言沙灣以南地高。水不得南入運河。或云引耐牢坡水可灌運河。但不免經沙灣。宜別開河以避其衝決之勢。或云引耐牢坡水南去。則自此以北枯澀矣。或言沙灣水勢湍急。石鐵沉下若羽。非人力可爲。宜以戒行僧道。設齋醮符呪。（其說荒唐。可發一笑。）命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石璞往治之。封河神爲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河伯之神。璞至。以決口未易築。濬自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舟。而沙灣之決如故。乃命內官黎賢、阮落、御史彭誼、往協璞等於沙灣築石隄以禦決河、開月河二。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決勢。至是水流漸微細。克築塞之。　六月。大雨浹旬。河復決沙灣北馬頭七十餘丈。掣運河之水以東。旁近田地悉皆淹沒。　七月戊戌。河南按察司僉事劉清奏。沁河至武陟入黃河。正統四年。沁河決馬曲灣入衛河。因此沁河、黃河、衛河三水相通。舟楫往來。將及半年。今決口已塞。衛河膠淺。運船皆由黃河。常遭沈溺。請敕廷臣相沁河原決之處。濬其水以資衛河。使軍民運船或由黃河或衛河。視其遠近之便。而爲轉輸長久之計。事下工部。請移文巡撫右都御史王暹。率三司官議其利否而爲行止。從之。　八月甲子。直隸清河縣儒學訓導唐學成言。臨清河涸。自沙灣決而然。其所以決者。以地下隄薄。黃河徑趨甚急。勢莫能禦。故今年四月修完。而五月卽決也。沙灣決而臨清寧有不涸者乎。臨清至沙灣有閘十二。有水之日。其勢甚陡。請俟今秋漕運畢日。洩乾閘河。於臨清濬月河以通船。不必由閘。其臨清以南。俱從月河

疏濬。不動原閒，直抵沙灣。其隄岸低薄者培厚之。河道狹窄者濬廣之。如此。則水勢自緩。衝決無由。而漕運通矣。章下工部。請令學成往同巡撫山東右都御史洪英及巡河御史有司等官相度宜否。從之。　乙丑，山東兗州府奏雨水泛漲。禾稼渰沒。人民缺食。糧草無徵。御史羅澄亦奏徐州抵濟寧一帶。平地水高一丈。民居盡皆坍塌。老穉妻孥。流離道路。事下戶部。請差官赴山東。會同巡撫官右都御史洪英於各府縣設法賑卹。從之。　浙江參政胡淸言直隸鎭江府有河通常州府。河有新港奔牛等壩。止能容小船往來。而輸運糧草大船。俱涉歷大江。風濤不測。常致損溺。請勅有司開疏其河。革去其壩。惟置石閘以蓄水。則船通而害除矣，事下工部。移文覈實。咸以爲便。從之。　丁丑。先是總兵官都督僉事徐恭奏。沙灣北馬頭復決。乞勅有司修築。詔巡撫山東右都御史洪英。督三司官理之。至是英言水勢洶湧。未易用工。請候冬月水消。量添夫料修築。奏下工部。請如英言。從之。　九月癸卯。山東右參議劉整奏。臣同僉事王琬專理河道。北抵河間之吳橋。南至徐州之沛縣。道路一千餘里。閘壩四十餘座。臣等不能周歷。凡有急務。必移文各州縣官。奈各官不卽躬視修理。止令陰陽醫生等董率夫役。致常逃竄誤事。乞敕吏部於臨河府州縣。各添設官一員。專理河道，仍賜臣等敕提督修理。庶事有統屬。不致乖誤。從之。　戊申。敕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劉整、按察司僉事王琬。修築沙灣隄岸。以已完之隄又復衝決也。　壬子。初。訓導陳冕以治沙灣河陞教授。至是沙灣復決。冕奏欲息斯患。在用臣言。事下工部。惡冕妄詐。請遣人送往山東巡撫都御

等官處責其成功。否則械送京師懲治。詔從之。給事中陳嘉猷言。朝廷嘗降榜求治河之略。然而未有言者也。冕嘗有修治之績矣。今以為言而工部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臣惟河決。莫大之患。若仗一人之力而能成功。則原遣諸臣已成之於曩昔。而無復告患於今日矣。況區區一冕。而使之受制於巡撫等官。望其有効。不亦難哉。且冕所言。皆為朝廷也。若以言而見罪。臣恐聖諭雖切。人皆緘口不言。其河道通行方略。終不得以上聞。而其他利病有甚於此者。孰肯復言哉。一冕不足惜。而所關國體甚重。伏望令冕協同巡撫等官設法築修。為巡撫者。毋賤其卑而自尊。為冕者亦毋是其言而自肆。在和同計議以求成功。果有優績。量加賞擢。若然。臣將見天下之人有長策者。俱為陛下言也。又何憂乎河道之功之不成哉。從之。十二月癸巳。以沙灣河決。久未成功。而運河膠淺。有妨漕運。復敕內官黎賢、武艮、工部左侍郎趙榮往理之。丙辰。遣工部左侍郎趙榮祭河伯之神。以疏濬東昌沙灣故也。明英宗實錄。

是年春二月。河決沙隄灣。命左都御史王文巡視河道。明紀事本末。

趙榮字孟仁。景泰中遷工部侍郎。張秋河決。命榮董治之。卒復故道。天順初。升本部尙書。獻徵錄。

明景帝景泰四年正月壬午。河復決沙灣新塞口之南。二月乙未。以沙灣累修累決。詔加封河神為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大河之神。戊戌。工部左侍郎趙榮言。黃河之趨運河。勢甚峻急。而沙灣抵張秋。舊岸低薄。故此方築完。彼復決溢。不為長計。恐其患終不息也。臣等議請於新決之處。用石置減水壩。以

殺其勢。使東入鹽河。則運河之水可蓄以通運舟矣。然後加高厚其隄岸。塡實其缺口。庶無後患。從之。仍命京廠給鐵牛十八。鐵牌十二與之。　四月戊子朔。復築沙灣決口畢工。監察御史彭誼言。河隄僅完。人力實罷。今民夫雖已疎放寧家。而原設看橋撈淺者猶供役，且貧難無食。乞每人月給糧三斗。從之。　五月癸酉。山東布政司右參議陳雲鵬奏。運河之水。偶爾泛漲。三月四日。敗沙灣減水壩。越七日。又敗南分水墩。自是抵五月。水益浩瀚。墩岸橋梁。皆被衝壞。而北馬頭決五丈有奇。漕舟今雖暫通。臣恐此後水勢益大。一帶隄岸。皆未能必其無虞。宜預積工料爲修築計。竹木之類。已於浙江等處順帶。其石料柴草。動億萬計。雖有山東諸司罪人折納。恐不足用。臣謂在京造作已息。請以山東、河南、南直隸等處。該班石鐵等匠。量發前來。於附近山場採運。准其班次。其河南囚犯。亦如山東之例。運石於沙灣贖罪。事下工部。言河南北直隸旱潦。人民艱食。聽其於山東起。取匠二萬人採運物料。務在修築堅完。漕運不阻。從之。　乙酉。沙灣大雷雨。決北馬頭河岸四十餘丈。運河水掣入鹽河。漕運之舟。悉阻不行。　七月乙丑。命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石璞往治沙灣決河。時有旨命工部司務吳福往治。已就道。給事中國盛等言。沙灣之決。累敕大臣。尚不能爲經久計。吳福庸下。豈能濟事。況決口甚大。費用工料甚繁。亦不宜獨仗山東。其河南幷南北直隸人匠。淮安臨清及龍江瓦屑壩諸抽分木料。亦宜許其取用。詔是之。乃徵福還而以璞往。監察御史練綱言。沙灣之決。昨見敎諭彭塤請立閘以節制水勢。開河以分析上派。其言頗似近理。又往來

舟人淹留日久，必皆愁困躁急，但得設法前進，雖或稍傷其財力，無不樂趨事功者，可因而借用之，詔是其言，令與尙書石璞措置。丁卯，河南右參議豐慶言，江南漕船，阻於張秋之決，計無所出，臣請自淮安清河口入黃河，至開封府滎澤縣河口，轉至衞輝府胙城縣，泊於沙門，陸輓三十里至衞河，船運至京，往時議者以河道初改，恐阻礙不行，今河道已通數年，往來船不絕，豈糧船獨不可行，章上，命總督漕運都督僉事徐恭等覆實回報。壬午，漕運總兵官都督僉事徐恭奏，沙灣河決，水皆東注，以致運河無水，舟不得進者過半，雖設法令漕運軍民挑濬月河，築隄遏水北流，然北高東下，時遇東南風，則水暫北上，舟可通行，設遇西北風，則水仍東注，舟不得動，況秋氣已深，西北之風常多，經旬累日，舟行不過數里，誠恐天寒水凍，不敢必其得達京師，乞早爲定計，事下戶部，議宜敕恭與石璞王竑計補，如舟可前進，則令運赴通州上納，如不得進，則令沙灣以北者於臨淸上納，以南者於東昌及濟寧上納，漕輓軍民，令回本處運次年糧儲，從之。明英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九

運河水

明景帝景泰四年八月辛卯.河南按察司僉事劉清奏.東南漕舟.水淺弗能進.可自淮入黃河.至滎澤轉入沁河.經武陟縣馬曲灣裴載岡頭濬一百十九里.以通衛河.張秋之決.由沁水合黃河.遂成奔急之勢.若引沁水入衛河.則張秋無衝決之患矣.行人王晏亦言.開岡頭置閘.分沁水使南入黃河.北達衛河.水漲即閉閘.如此漕運可永無患.衛輝稅糧十四萬餘.每一石令民出石一尺.可得一萬四千餘尺.糧一石令挑河二尺.可挑一百六十餘里.今所濬地不過百三十里.免衛輝一府糧.可成其事.何恤此小費而棄莫大之利也.章上.詔令總督漕運右僉都御史王竑等覆奏以聞. 丙午.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石璞得請歸省.給事中國盛等.劾奏璞奉命往治沙灣.未有成効.正宜日夜勤勞.求副上意.乃詐以母老.詭辭請去.於三過其門不入者異矣.宜下法司治罪.詔工部移文令璞速赴沙灣.毋致誤事. 九月庚申.常州府江陰縣民言.本處順塘河長十里許.東接永利倉運河.西通夏港及揚子江.可通舟楫.灌溉田畝.近為沙土淤塞.乞敕巡撫侍郎李敏勘實開通.以為民利.從之. 乙丑.沙灣之決.尚書石璞等鑿一河.長三里.以避決口.上下與運河通.其決口亦築攔截.令新河運河俱可行船.至是以畢工聞.工部欲取璞回.帝恐不

能經久。令璞且留處置。　十月乙酉。吏部言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石璞、奏保東昌府推官田皞、魚臺縣典史彭旭俱有才能。乞各陞一級。俾專理修河。緣近河府縣。已增管河官員。難從所保。帝曰。璞督理河道。未見成功。惟務濫保官員。本當究問。但無他故。姑恕之　十月甲午。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徐有貞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治沙灣。明英宗實錄。　石尚書以沙灣之決。鑿新河以通運河。俱可行船矣。乃奏保一推官一典史各陞一級而不可得。本嚴旨責其濫保。可見當時之慎重名器若此。

是年二月。築沙灣決口功成。五月復大決北馬頭河岸四十餘丈。運道絕。復遣石璞往。十月。命都御史徐有貞治之始、塞。乃於開封金龍口筩瓦箱開渠三十里。引黃河水東北入漕河以濟運。北河續記。

是年。塞沙灣決口。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通漕類編。

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凡七年。皆績弗成。乃集廷臣議於文淵閣。舉可治水者。以有貞名上。乃進有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逐踰濟汶至衞沚。循大河。道濮、范。還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理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即平。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于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

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堰。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下流。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上從之。（明紀事本末）

明景帝景泰五年七月癸丑。白溝河漲。決保定杜村口隄。詔有司俟水降修築。　己巳。直隸揚州府奏。六月大風雨。湖水泛溢。決高郵、寶應隄岸。命左副都御史王竑督有司修築之。　八月戊戌。湖南巡按御史張瀾奏。先於原武縣黃河東岸開二河。合黑洋山舊河道。引水濟徐呂二洪。今黃河改決而北。其新開二河淤塞不通。臣恐徐、呂乏水。有妨漕運。請於黑洋山北黃河紆迴之處。自其缺口改挑一河。以接舊道。用灌徐呂。其工可二萬人。其期可一月完。從之。　九月辛亥。先是沁河決武陟馬曲灣堤五百九十餘丈。漫流新鄉、獲嘉入衞河。沒民田廬甚衆。至是詔有司修築之。　庚午。總督漕運都督徐恭、左副都御史王竑言運河膠淺。南北軍民糧船。蟻聚臨淸閘上下者。不下萬數。蓋因黃河上源水塞。亦以沙灣闕口未塞。而修治者之弗克事也。臣唯治理之要。有經有權。經者常行不易之道。權者一時通變之宜。以沙灣闕口不可合。留之以洩大水之勢。經也。姑塞沙灣闕口。引水注運河以通漕舟。權也。苟唯常道是執。臣見糧船淺涑。不唯有誤今歲之糧。來年之計亦必誤矣。請敕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將闕口趁今水小。急督工築塞。庶不敗事。詔是之。勅有貞務博詢衆策。毋僻守己見。有貞言。臨淸河淺。自昔已然。非爲闕口未塞也。亦非臣

僻守己見而固欲不塞也。竑等不察。而以塞闕口爲急。殊不知秋冬雖僅能閉。明年春夏亦必復決。勞費徒施而無用。此臣所以不敢邀近功也。如塞而無患。臣雖至愚。寧不早爲之。詔從有貞言。糧運亦無阻焉。

戊寅。戶科右給事中何陞言。臣往年使河南。見衛輝南沁河有漏港。今年水溢。決已成河。商船皆由之往來。其臨清屯聚膠淺之舟。若令其從漏港出沁河入黃河。順流而下。不二十日可至淮。乞遣官往勘。果如臣言。即令以卸糧空船從漏港試其險易。庶事有變通。船無阻滯。章入。詔不必遣官。其令都御史王竑、徐有貞理之。　十月丁亥。工部奏近聞儀眞瓜洲二壩。每遇冬春潮水退縮之時。往來舟船膠淺難行。宜於二壩下各置閘。於潮水漲時閉閘蓄水。用通舟船。從之。　辛卯。先是行人王晏請疏沁河漕運。詔以其事廉問於有司及鄰河故老。皆言弗利。至是晏復備陳地勢水性之宜。以質廉報之非。帝命工部會文武臣議。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直等。言地形水勢，非可遙度。宜遣官往彼相度利害。詢知衆議。必愜乎公。無患於後。或如晏言。或外有長策。奏報區處。詔是之。命工部右侍郎趙榮同晏往。既而榮亦言弗利。請治晏罪。詔宥之。　十一月辛亥。詔修南京河口隄岸。　丙子。左僉都御史徐有貞言沙灣治河三策。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之堙塞。昔禹鑿龍門。闢伊闕。無非爲疏導計。故漢武之堙瓠子。終弗成功。漢明之疏汴渠。逾年著績。此其明驗也。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獨樂浪王景所述著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坍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爲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

而實其底。令高長水五尺。水小則可拘之以濟運河。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流通之利。無堙塞之患矣。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恆衝決。運河之勢小。故恆乾淺。必分黃河水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其內則有古大金隄可倚以爲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泄。至於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使黃河水大不至泛溢爲害。小亦不致乾淺以阻漕運。一挑浚運河。臣唯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莫能遏。故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弗能。今運河自永樂間。尙書宋禮卽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其水丈餘。但以流沙恆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爲設淺鋪。又督軍丁兼挑。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河沙益淤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鹽河上下固懸絕。上比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衞河接處亦差數尺。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章入。詔工部移文詣有貞。使卽如其言行之。(明英宗實錄。)

治河時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令不爲患。而開之令爲患耶。上遣中使問有貞。貞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水而並瀉之。五竅者先涸。於是使者曉然知疏策之爲良也。歸報命而議決。於是有貞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塘。渠成。賜名廣濟。凡河流之旁有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架濤截流。柵木落竹。以石實之而鍵以鐵。曰合土木

火金。平水性也。又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閘有八。度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上制其原。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平水道。當是時。瀦瀕河民牧馬庸役。以專力河防。役丁夫五萬八千。決口始塞。復於開封金龍口、銅瓦箱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濟運。事不中制。役以有成。南河全考。

景泰五年甲戌。陳泰遷左僉都御史。疏理徐州、呂梁二洪及運河。明史稿。

明景帝景泰六年二月壬午。工部右侍郎趙榮奏。先奉敕會山東、河南三司相度河道。榮發身不由科目。衆或慢之。榮含怒。以山東三司正官不親至。委官後期。辱詈之。又以其委官不即遣人探河水淺深。自攝衣涉水探之。以所過有司供需稍不謹。輒杖之。山東三司都指揮王信、左布政使龔理、按察使劉孜及其委官署都指揮陳忠、參議梅森、僉事胡鼎等。因各上章言榮單馬馳走。軍民驚疑。杖傷縣官。需廩米於民多取直等狀。巡撫尚書薛希璉、巡按御史張琛亦以聞。帝命左僉都御史徐有貞覆之。具得其情。事下法司議。榮辱詈三司。自探河水。雖若失大體。然終為急於國事。需米乃辦事官為之。榮失於鈐束。信等輒敢侮榮如兒戲。誣榮為風顛。搆造危言。抗拒敕旨。宜命錦衣衛執之。明正其罪。希璉及琛符同信等奏。榮亦宜附過奏入。帝曰。此輩以私忿相訐奏。本當究問。但時方用工河道。恐益稽慢。榮置不問。信等令巡按御史責取招狀。俾悉心修理。務期成功。若再誤事不宥。　壬寅。湖廣華容縣醫學訓科王正中言。本縣民歲運京儲。皆經行洞庭湖。春夏水漲。人多被溺。秋冬水涸。舟復不通。往返搬運。勞苦萬狀。臣見附近有河一

道．昔皆仕預所開者．但淤淺少水．乞敕有司於農閒之日．督率工役如舊疏浚．使運船悉由此達大江之京．倉實爲民便．帝命工部移文有司．視其果利無害而後爲之．　三月己巳．先是帝諭工部臣曰．國家重務在漕運．今裏河自沙灣抵臨清．皆淤塞不通．爾工部其集文武議其疏治方略以聞．於是太子少師工部尚書江淵．會同五府六部官議．言運河之阻．在疏浚之而已．但今山東河南人力已罷．且農事伊始．難起夫役．請將在京存操步隊官軍五萬人．敕內臣及文武大臣各一人往同僉都御史徐有貞計度疏浚．期明年二月興工．四月可畢．其器具乞量給銀兩．令自置之．仍先敕河南山東有司．預積物料．蓄軍糧以待．帝遂敕有貞集河南山東般實餘夫民壯各一萬人先治之．有貞言宜以漸疏浚．工力相繼．若官軍一動．糧儲銀兩輒有千萬之費．遇水漲則復坐費無所施智．今泄口已合．決隄已堅．挑河者已如命用工．臣請仍舊例置撈淺夫．唯用沿河州縣之民．免其徭役．牧養之事．使專事於此．付管河官督領．役小則量數起之．役大則舉戶皆行．其非近河之人．皆休放使力農．如此．將遠者得安生業．近者甘事河道．不久利無弊者．吾未之信也．帝以爲然．工部之議遂寢．　五月辛亥．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奏運河疏濬功成．帝謂工部曰．河雖暫通．恐不能久．其移文有貞．尚宜督沿河夫役以時挑浚．勿致阻滯舟船．　七月乙亥．築沙灣決口成．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是會黃河南流入淮．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始克奏功．凡費木鐵竹石等物累數萬計．工五百五十五日．帝以河道雖完．尚恐未堅．命有貞明年春．仍往視之．　丙戌．命修直隸容城縣

白溝河杜村口。及固安縣楊家等口決隄。　八月丁巳。管河主事李蕃奏。初爲徐呂二洪水淺。鑿陽武牌沙岡引黃河之水。然後舟楫流通。近又見起夫浚封丘縣新集等處。分牌沙岡水以濟沙灣。緣牌沙岡水微細。不能兼濟二處。恐沙灣得水而徐呂乾澀。得一失一。非計之善。況新集地高。費用頗多。乞敕左僉都御史徐有貞等量度處置。從之。　九月戊子。右僉都御史陳泰奉敕督浚儀眞、瓜洲、江都、高郵、寶應、及淮安一帶河道。至是以工完上聞。凡浚河一百八十里。築決口九處。壩三座。役人夫六萬餘。　十二月甲寅。復命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巡視沙灣。　戊午。免徵沿河濟寧等十三州縣修河民所負官馬并雜科役。以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奏。力役方勤。不宜并取故也。　丁卯。挑通濟河西岸沙灘及築東岸缺隄。明英宗實錄。

陸瑜爲山東右布政。河決張秋。朝命僉都御史徐有貞塞之。委公督其役。時工匠集者數萬。爲設方略。編荊爲筐。實以土石。沈而築之。水患遂息。尋轉左。何喬新撰刑部尚書康僖陸公神道碑。

明景帝景泰七年九月戊辰朔。以右僉都御史陳泰巡撫南直隸蘇、松等處。時在揚州疏濬河道。巡撫鄒來學卒。戶部以聞。故命泰代之。　辛巳。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奏。京畿及山東自七月大雨至八月。諸河水溢。雖高阜亦有丈餘。隄岸衝決。民田廬淹沒。商船漂溺者無算。幸新造水門一帶隄堰無患。其衝決不甚害者。臣已率有司督工修理。唯感應祠舊隄所決既大。所係尤要。必置禦水埽。如水門埽堰之制。仍於濟寧抵臨清增置減水閘。始可經久。其修築人夫。乞免他徭。仍人給口糧。庶易成績。帝是之。仍敕有貞等督

軍衛有司措置物料。務在堅完。勿遺後患。　十二月癸卯。陞徐有貞爲左副都御史。有貞以修河竣事。回京入見。帝顧問良久。獎勞甚至。因命吏部特陞之。明英宗實錄。

是年。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河功成。先是有貞疏上。既報可。乃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爲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𡼏。由李𡼏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潴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九堰既設。水遂不東衝沙灣。而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鄄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漑者。爲田百數千萬頃。凡堰楗以水門。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栅木絡竹。實之石而楗以鐵。蓋合五行。用平水性。而導汶泗之原出諸山匯瀆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出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三百一十里。復建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勿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因奏蠲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有功。蓋三年而告成。進副都御史。明紀事本末

·宋

徐有貞.字元玉.初名珵.吳人.宣德八年進士.景泰三年遷右諭德.河決沙灣七載.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貞.乃擢左僉都御史治之.至張秋.相度水勢.條上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艘.請急塞決口.帝敕有貞如竑議.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爲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其言.有貞於是大集民夫.躬親督率.閱五百五十日而工成.方工之未成也.帝以轉漕爲急.命廷臣議方略.工部尙書江淵等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期三月畢工.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遇漲則束手坐視.無所施力.今泄口已合.決隄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廷議遂寢.事竣.召還.佐院事.帝厚勞之.復出巡視漕河.濟寧十三州縣河夫多負官馬及他雜辦.所司趣之亟.有貞爲言免之.七年秋.山東大水.河隄多壞.惟有貞所築如故.有貞乃修舊隄決口.自臨清抵濟寧.各置減水閘.水患悉平.還朝.帝召見.奬勞有加.進左副都御史.明史稿.

武功在張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尙書.來尙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爲各支流.去而時或泛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眞水源也.以百計塞之.皆莫效.下以

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道。武功就往謁之問術。僧不肯言。強之。但曰、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柱。洞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時爲人道之。楊循吉蘇談。

明英宗天順元年十二月丁巳。尙寶司少卿凌信奏。江南運糧者。泛大江至瓜洲壩。有風浪之險。宜從鎭江府裏河、而裏河自新港至奔牛一百六十餘里。河道淺狹。又有三壩。大船不利車盤。七里港口又有金山橫阻。江水不得入。以故糧船多冒險損壞。宜通七里港口。引江水灌入。濬新港至奔牛一帶爲便。奏下工部覆奏。宜令管理糧儲河道官僉都御史李秉、及郎中沈彬、提調附近有司通濬。從之。明英宗實錄。是年。令總兵官兼理河道。明會典。

明英宗天順二年三月癸丑。管河主事陳湊奏。濟寧州濟安閘。水勢陡峻。損壞船隻。可移入二十餘步。其舊閘岸改砌月樣。以順水性。令不得擂激。上命所司勘實移之。　十二月己巳。先是直隸大河衞百戶閔恭奏。南京並直隸各衞。歲運薊州等衞倉糧三十萬石。駕船三百五十隻。用旗軍六千三百人。越大海七十餘里。風濤險惡。滯流旬月。及有順風開船。行至中途。忽爾又値風變。人船糧米。多被沈溺。實非漕運之便。臣見新開沽河。北望薊州。正與水套沽河相對。止有四十餘里。河徑水深。堪行舟楫。但其間十里之地阻隔。若挑通之。由此價運。則海濤之患可免。雖勞人力於一時。實千百年之計也。事下工部。請移文鎭守

薊州總兵、巡按直隸御史勘其利否。至是都督僉事宗勝、監察御史李敏、皆報恭言善。其河應挑闊五丈。深一丈五尺。於附近天津、永平、薊州、寶坻等衞府州縣發一萬人夫。委官督領。俟明年春和農暇之日興工。然各處軍民艱辛者多。宜一月人與行糧三斗。仍官給器具。庶無勞損而功易成。從之。明英宗實錄。

崔恭。天順二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與都督徐公浚儀眞漕河。又浚常鎭河避江險。已。大治吳淞江。起崑山夏界口至上海白鶴江。又自白鶴江至嘉定卞家渡迄莊家涇。凡浚萬四千二百餘丈。又浚曹家港蒲匯塘新涇諸水。民賴其利。明史稿。

林鶚。天順初。知鎭江府。漕故經孟瀆險甚。巡撫崔恭。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之。鶚言道里遠。多石。且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浚之。令通舟。春夏啓閘。秋冬度壩。功力省便。恭從其議。遂爲永利。明史稿

明英宗天順三年四月辛巳。工部奏國家大計。莫先於糧運。今聞自通州以南。直抵揚州。河道膠淺。糧運難行。宜馳文於管河道官。令量起附近衞所府州縣軍民。設法疏濬。其水塘泉源。亦宜疏通。以濟運河。從之。明英宗實錄。

天順三年。戶部尙書楊鼎上言。阿羅出住牧河套。數入寇掠。費用浩繁。凡銀兩引鹽收馬徵運之法盡行。尙爲未足。又起預徵之例。民困財竭。所不忍言。惟黃河乃漢唐漕運河。卽今鹽船木筏往來不絕。其

間雖有三門析津之險．而古人倒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徑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遡流僦運．庶幾軍餉可足．民力亦蘇．或摘漕糧數千石赴陝．就令教習山西陝西河南之人．待舟楫通後．乃許迴運．且可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有增矣．詔從之．後阻不行．然倪岳許論嘗欲通舟河漕渭轉漕邊鎮．要皆經史所載．非鑿空之說也．陝西通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

運河水

明英宗天順五年二月丙戌．漕運總兵官右都督徐恭奏．運河諸閘多狹隘．臨清一閘尤甚．而近造糧船高大．閘殆不能容．請敕山東軍衛有司．積工措料．修移舊閘五十丈．濬深三尺六寸．增廣三尺．庶不阻漕運．上曰．臨清南北要衝之地．其閘乃淺狹如此．卽令有司修築之． 乙未．陝西按察司僉事李觀言．涇水出涇陽仲山谷．道高陵．至櫟陽入渭．袤二百里．晉漢穿渠．漑田萬頃．宋元俱設官主之．今雖有瓠口鄭、白二渠．督其事者不職．隄堰摧決．溝洫壅瀦．民弗蒙其利．官稅因之拖欠．乞敕布按二司堂上官督同被利州縣人夫．依時疏鑿．上命有司浚之． 七月乙丑．修河西務耍兒渡口．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六年三月丁巳．命疏浚淮安以南運河．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八年正月己未．命修高郵湖岸三十餘里．以年久風浪撞激．其磚石樁木皆脫落故也．明英宗實錄．

明天順八年七月壬申．時憲宗已登極矣． 都察院都事金景輝言．會通河自安山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僅有汶水．若春月少雨．則水脈漸微．而舟行淺滯．其汴梁城北陳橋．舊有古河一道．北由長垣經曹州至鉅野

縣安興墓巡檢司地界。乃出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清。每秋水溢。有舟往來其間。唯陳橋迤西一舍許。水道淺狹。水小之際。不能流通。請興工開浚。亦可分引沁水、仍置二閘。以司啓閉。則徐州臨清二河。均得利濟。而衛河之水亦皆增長。且長垣曹鄆諸處糧稅。可免飛輓之勞。而江淮民舟。又可由徐之浮橋達於陳橋。至臨清。而無濟寧一路壅塞之苦。其利多矣。事下工部。請按實以聞。　十二月壬午。工部主事郭昇請修臨清新開上閘。從之。　乙未。直隸邳州知州孟琳奏。本州榆行諸社。俱臨沂河。以久雨河岸爲水所崩者二十有八處。諸社卑田。渰沒殆盡。乞量興工役修築。工部覆奏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元年三月戊申朔。浚通濟河耍兒渡口。命工部主事蔣瑄、都督同知陳逵董其役。　五月庚午。總督漕運副都御史陳恭。請修築高郵湖岸。自杭家嘴北起至張家溝鎮南止。凡三十里有奇。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二年四月辛酉。浚薊州等處新開沽河。　十二月甲子。命御史一員。提督通州迤南抵臨清及衛輝一帶河道。先是命巡鹽御史兼巡河道。至是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滕昭言。河道淺澀。非專任不能疏通。工部請如所言。從之。　九月丙子。戶部會官議南京管糧都御史及漕運總兵等官所言事宜。一兗州府城東舊有金口壩蓄水接濟運河。每遇山水泛漲。輒衝決費工修築。宜將濟兗二府原設泉夫。秋冬空閒之時。采石塊包砌前壩。一通州直抵儀眞瓜洲一帶河岸壩堰閘座。近年多有坍塌損壞。蓋沿河

軍衞有司官不遵舊例。以時修築。遂致河道淤淺。阻滯船行。乞各委堂上佐貳官專一修理。以便漕運。議上。俱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三年七月戊辰。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滕昭言。儀眞瓜洲孟瀆諸處河港。乃貢賦必由之道。舊因淺滯。命旁近揚州、鎮江、常州諸府衞興工疏浚。是後著令三年一浚。然所司怠玩。浚不以時。直至窮冬。召衆興役。則手足皸瘃。雖浚無實。徒爲勞耳。請自後每於冬初。卽爲興工。從之。　九月壬申。戶部會六部等衙門官議漕運總兵及各處巡撫等官所言事宜條奏。一徐呂二洪。全藉河南胖沙岡等處水灌注。接濟運船。先年設主事一員。後又添設河南參議一員專理。近乃罷去。兼管於河南布政司分巡官。以致二源淤塞。水利不興。請如舊增置參議爲便。一濟寧州小長溝至開河驛隄。上接汶泗等河。下通黑馬等溝。導引泉水。以濟糧運。元時州之西。蓄孫村、南望二湖之水。設減水閘十餘座。水大、量爲減泄。小、則流入官河甚利。今久失修葺。日就坍塌。且每歲山水先壞隄岸。春時無水接洽。夏則漫流。渰沒田禾。舟楫難行。請如前修築。一儀眞至通州。俱係運道。而淮揚一帶水路。各有專官管理。唯是直河至通州。俱係運道。事多廢墜。請令張家灣收輒主事。督同所在軍衞有司。委官提調各淺夫老。以時採取椿草。每春糧運之時。遇有水淺漫流。如法築置壩堰。逼水歸洪。庶糧運無滯流之患。上皆準議行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四年六月癸卯。工部管洪主事郭昇奏。徐州洪勢最險。自昔兩隄庳隘。稍遇水漲。舟行無路。

往來甚艱．而閘河上口一壩．勢亦如之．雖頻年修築．亦唯取辦一時．殊非經久之策．又如外洪翻船等石．裏洪壩下一灣．尤爲險惡．屢壞行舟．今欲以大石修砌兩隄．其外則錮以鐵錠．其內則塡以雜石．而又甃去外洪翻船惡石．用石鋪平裏洪隄岸．以便來往．須勸率往來中外官員及遠近客商．以給其費．量僉所屬各淺夫及本洪溜夫．以供其役．工部以聞．詔可．明憲宗實錄．洪形象川字．有三道．曰中洪、外洪、裏洪．在徐州．

明憲宗成化五年三月丁未．工部奏自通州抵天津衞河道淤塞．漕運不通．宜加疏浚．其自天津迤南．直抵揚州一帶河道．亦有淤淺．宜敕總督官通行疏通．以便漕運．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六年七月庚子．監察御史康驥奏請疏濬張家灣橫河口小灣套．以泊運船．修墊自京城抵通州往來要路．以便糧運．上命俟年豐爲之．　壬寅．工部奏通州至武淸縣蔡家口河口幷隄岸．被水衝開一十九處．宜起倩兵民幷工修築．以便漕運．上從之．命侍郎李顒董其役．　癸卯．巡按直隸御史張誥．奏請修築靜海以南、臨淸以北一帶河口之被水衝塌者．以便漕運．從之．　九月己丑．鎭守密雲署都指揮僉事王榮奏．山水泛溢．衝塌古北口潮河白河龍王峪沿邊一帶關城墩寨隄壩．及密雲中衞南北城垣．請撥軍修繕．從之．　十月己酉．戶部會官議巡撫漕運等官所陳事宜．一運糧船隻．凡遇淤淺之處．宜行漕運衙門．令各該把總都指揮指揮等官．督各管糧船旗軍及當地淺夫．併力挑撈淤沙．疏通河洪．使前船既過．後船接續而行．違者究問．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七年正月甲申。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處右副都御史陳濂奏。運河一帶。濟寧居中。而南北分流。久不疏浚。蓄水不多。況兩京往來內外官。多不恤國計。不候各閘積水滿板。輒欲開放。以便己私。而南京進貢內臣尤甚。以此走洩水利。阻滯糧運。今欲會同山東巡撫守臣計工挑浚。且請旨禁約。事下工部覆奏。從之。　十月乙亥。改南京刑部左侍郎王恕為刑部左侍郎。奉敕總理河道。陞工部員外郎郭昇為郎中。山東按察司僉事陳善為副使。與工部郎中陸鏞分理之。時太監韋煥等奏運河淤淺。請量增昇等職。專理河道。事下戶部會同吏部尚書姚夔等擬議覆奏。以為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以元人海運非便。命平江伯陳瑄經略糧運河道。是以六七十年間漕運通利。京儲山峙。其良法美意。度越前代。近年以來。河道舊規。日以廢弛。灘沙壅塞。不加挑洗。泉源漫伏。不加撈滌。湖泊占為田園。鋪舍廢為荒落。人夫虛設。樹井皆枯。運船遇淺。動經旬日。轉僱盤剝。財殫力耗。及至通州。雨水淫潦。僦車費多出息稱貸。勞苦萬狀。皆以河道阻礙所致。因循既久。日壞一日。殊非經國利便。煥所言誠為急務。然自通州至儀真瓜洲。二三千里。往來修治。非一二人能辦。況首尾不接。歲月不常。時無統制。功難責成。今宜進昇郎中。專理沛縣至儀真瓜洲一帶。善副使專理山東地方。見管通州河道郎中陸鏞。專理通州至德州一帶。仍簡命風力大臣一員。賜敕總理其事。凡河道事宜。根究本末。以次修復其舊。務為久便。禁侵占阻滯者。仍須審度人情事勢。隨其緩急輕重。以為先後。他有便宜方略可奉行者。聽斟酌之。限以三年。底於成效。不得虛應故

事。致誤國計。上從其議。賜勅曰。朕唯京師糧儲。仰給東南漕運。自平江伯陳瑄經理河道之後。管河者多不得人。舊規日以廢弛。糧船阻淺。轉輸延遲。若非委任責成。豈不有誤國計。今分官管理一帶河道。特命爾總理其事。爾宜往來巡視。嚴督各官并一帶軍衛有司人等。用心整理。閘壩損壞者修之。河道淤塞者浚之。河泊務謹隄防。泉源毋令淺澀。沿河淺鋪樹井及一應河道事宜。但係平江伯舊規者。一一修復。不許諸人侵占阻滯。凡有便宜方略。可舉行者。悉聽爾斟酌施行。一應官員人等敢有違誤者。或量情懲治。或具奏拏問。爾仍須審度人情事勢。隨其緩急輕重以爲後先。毋急以擾人。毋怠以廢事。限以三年。務底成績。如或因循不理。致誤國計。責有攸歸。爾其勉之愼之。　丙戌。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上浚通惠河舊道事宜。先是漕運總兵官都督楊茂奏。每歲漕運。自張家灣舍舟陸運。遇雨泥濘。每車僱銀一兩。僅載八九石。其費皆出於軍。看得通州至京城四十餘里。古有通惠河故道。石閘尚存。永樂間。曾於此河船運大木。以此度之。船亦可行。先年曾奏欲於此河積水般運。又有議欲於三里河從張家灣烟墩橋以西。疏挑二十里。灣泊糧船。以避水患者。二事俱未施行。今此河道通流。其水約深二尺。不勞疏挑。唯用閘蓄水。令運糧衞所。每船二十五隻。造一剝船。自備米袋。挨次剝運。如此則運士得省脚費。而困憊少蘇矣。事下工部。尚書王復同太傅會昌侯孫繼宗、吏部尚書姚夔等官。議得古通惠河道閘座。設若開通修砌。可以泊船。可以運糧。誠有益於國計。但地形水勢高下。并合用軍夫物料。俱難約度。宜請旨簡命戶工

二部堂上官各一員。會漕運參將袁佑。率識達水利官匠前往相度。如果相應。就將該用軍夫物料修理事宜具奏。會議定奪。上以命鼎、毅。遂同參將袁佑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三里河各河道。將行船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幷各閘見樹碑文。所載事迹。稽考回奏。云。閘河原有舊閘二十四座。以通水道。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船得進入城內海子灣泊。今水從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難循故道。行船須用從宜改圖。除元人舊引昌平東南山白浮泉水往西逆流。經過祖宗山陵。恐於地理不宜。及一畝泉水經過白羊口山溝雨水衝截。俱難導引外。及勘得城南三里河至張家灣運河口。袤延六十餘里。舊無河源。正統間。因修城濠。作壩蓄水。兼恐雨多水溢。故於正陽橋東南低窪處。開通濠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自濠口三里至八里。始接渾河舊渠。兩岸多人家廬舍墳墓。流向十里迤南。全接舊河。入張家灣白河。其水深處止有二三尺。淺處一尺餘。闊處僅丈餘。窄處未及一丈。今若用此河行船。凡河身窄狹淤淺處。必用浚深開闊。凡遇人家房垣墳所。必須拆毀挪移。且以今寬處一丈計之。水深二尺。若散於五尺之寬。止深四寸。况春夏天旱。泉脈易乾。流水更少。糧船剝船。俱難行使。兼且沿河隄岸。高者必須剷削。低者缺者。必須增築塡塞。又有走沙急湍處。俱要創閘。派夫修挑。倘水淺少。又須增引別處水來相濟。若引西河之水。則自河口迤西直至西湖隄岸。未免添置閘座。若引草橋之水。必須於大祀壇邊一路創鑿溝渠。亦恐有礙。况其源又止彰義門外玉匠局等處、馬跑等地泉。亦不深遠。大抵此河天旱則淤

壅淺澀。雨潦則散漫衝突。徒勞人力。率難成功。決不可開。況元人開此河曾用金口之水。其勢洶湧。衝沒民舍。船不能行。卒爲廢河。此乃不可行之明驗也。今會勘得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諸水。其源皆出於西北一帶山麓。堪以導引匯於西湖。見今大半流出清河。若從西湖源頭。將分水青龍閘閉住。引至玉泉諸水。從高梁河量其分數。一半仍從皇城金水河流出。其餘從都城外濠流轉。通會流於正陽門東城濠。再將泄入三里河水閘住。併流入大通橋閘河。隨時開閉。天旱水小。則閉閘潴水。短運剝船。雨潦水大。則開閘泄水。放行大舟。況河道閘座見存。不用增造。官吏閘夫見有。不須添設。臣等勘時。曾將慶豐、平津、通流等閘。下板七葉。剝船已驗可行。若板下至官定水。則其大船亦可通行。止是閘座河渠間有決壞淤淺處。要逐加修浚。較之欲創三里河工程甚省。況前元開創此河。漕運七八十年。公私便宜。後來廢弛。今若復興。則舟楫得以環城灣泊。糧儲得以近倉上納。在內食糧官軍得以就近關給。通州該上糧儲。又得運來都城。與夫天下百官之朝覲。四方外夷之貢獻。其行李方物。皆得直抵都城下卸。此事舉行定實。天意暢快。人心歡悅。足以壯觀我聖朝京師。萬萬年太平之氣象也。伏望聖明早賜裁處。乞敕各該衙門會計物料。量撥官匠。幷在營見操官軍人等。自西山玉泉一帶。幷都城周圍濠塹。大通橋直抵通州張家灣。一路河道。分工逐一修浚。如此。則不惟損一時糧運之脚價。實足以垂萬世無窮之利益矣。疏入。命下所司。十一月癸丑。霸州知州蔣愷、固安縣知縣賈貴、各奏霸州城北。古有草橋界河一道。上接渾河。下至

小直沽。順流東注於海。永樂間。渾河改往西南流。道經固安、新城、雄縣、沿至霸州新河一帶。水勢不順。漸已淤塞。累衝決爲居民患。近者衝決孫家口東流入河。又東抵三角淀小直沽入海。乃其故道。請因其自然就下之勢。修築隄岸。使順流注海。免貽後患。上命順天府官勘實。從之。明憲宗實錄。

王恕遷刑部右侍郎。父憂服除。以原官總督河道。浚高郵邵伯諸河。修雷公上下、勾城、陳公四塘水閘。旋改南京戶部左侍郎。明史稿。

明憲宗成化八年正月己未。工部奏漕運總兵官楊茂先。乞敕通州至大通橋舊河石閘。以免官軍車運之費。有旨命戶部尚書楊鼎等勘報。鼎等報云自西山玉泉幷京城壕塹抵張家灣一路河道。俱宜修浚。已准撥官軍九萬餘名修理矣。會有災異。停各項工役。而修河一事宜取旨。上命依原擬量撥官軍四萬。令總兵官趙輔、郭登統領。先浚京城壕塹。仍以太監王順、工部尚書王復兼董其役。其通州一路。俟工完以聞。　二月戊辰朔。鎮守永平山海總兵官東寧伯焦壽言。薊州新開沽河。淤塞一千二百丈。糧運不通。而欲照先年奏准三年一浚事例。於順天、永平二府及東勝等衞、起撥軍民興工。緣今災傷。人民缺食。且農事將興。欲行巡按御史親詣其城勘視。酌量暫濟漕運。候明年三月以後。幷工疏浚。庶於民力少蘇。邊運亦濟。從之。　八月癸巳。修築淮安抵儀眞瓜洲湖河隄岸衝決者一十五處。明憲宗實錄。

是年。河道侍郎王恕請治揚州至淮安湖塘。造閘磋。引塘水。接濟運河。南河全考。

明憲宗成化九年正月辛亥．巡按直隸御史婁謙言．漕河自通州直抵臨清．多淤淺．請於通州一帶．各設管河官一員．及委軍衛官相兼管理疏通．并令捕盜．事下河道侍郎王恕議以爲當．工部遂請移文吏部．於順天、河間、淮、揚四府．各添設管河通判一員．通州等州各設判官一員．各該衛所俱推選廉幹官相兼管理．仍行總理管河等官往來提督、奏上．上曰．河道只仍舊委官管理．不必添設．　己未．總督漕運平江伯陳銳奏．儀眞瓜洲運河．原無水源．全賴揚州雷公、陳公二塘．及高郵、寶應、邵伯等湖積水接濟．清河廼北至徐、呂二洪．則藉河南黃河鳳池口、金龍口、沁河等處諸水．濟寧南北閘河．則賴徂徠、沂、泗、泰山、曲阜等處諸泉源．并昭陽、南旺、孫郗等湖水．近所司視爲泛常．不爲疏浚修築．是致水利不通．糧運有阻．揆厥所由．蓋因通州至儀眞相離二三千里．往來巡視．非一二人力所能辦．宜酌量遠近．自通州至德州．責令郎中陸鏞專理．自德州至濟寧．則責之副使陳善．自沛縣至儀眞．則責之郎中郭昇．仍敕大臣一員總督其事．庶事體歸一而工力可成．工部議以爲宜．從之．　三月丙申．總河侍郎王恕言．淮安南抵儀眞瓜洲湖河隄岸．被水衝決者一十五處．其餘坍塌者二百餘里．及儀眞三壩衝倒．修理物料．俱揚州出辦．今連年災傷．民力不給．欲於池州、安慶二府支取遺甎．并南京龍江瓦屑壩二竹木局所抽分支作椿木．令南京兵部馬快船運送．事下工部．請行南京工部查勘定奪．從之．（明憲宗實錄．）

李恭敏公鐩．湯陰人．成化壬辰進士．爲都水司主事．管河臨清．改作板閘．（郭朴撰工部尚書李公傳．）改刑部郎中．從

侍郎何喬新賑荒山西。開麗澤渠以灌田。進鴻臚少卿。明史稿。

明憲宗成化十年八月辛亥。戶部會官議覆漕運巡撫等官所言事宜。一、睢寧縣所管運河。北自徐州。南至宿遷。二百餘里。水多淺澀。宜添設管理河道官一員。其通州儀眞一帶管河官。止令專理河道。不許別有差委。一、江浦縣地方北城圩。舊有古溝河一道。北通滁河。其浦子口城東。亦有黑水泉古溝一道。南入大江。兩溝之間。中有岡隴截斷。若因其舊蹟。去其岡隴。開成河道。旱則可引江潮以資灌溉。潦則可殺水勢。宜行令巡視屯田御史督同應天府及浦子口橫海等五衞軍民開通。務責成效。疏入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一年八月辛巳。命浚舊通會河。敕平江伯陳銳、右副都御史李裕、戶部左侍郎翁世資、工部左侍郎王詔督漕卒疏浚。先是銳等奏通州至京。舊有運河一道。廢閘尙存。但年久淤塞損壞。欲照尙書楊鼎奏准事理。就借漕卒用工疏浚。閉閘積水。以運糧儲。至是特令銳等會議。提督漕卒自下流爲始。疏浚壅塞。修閘造船。合用糧料匠作。於各司取用。務求成功。仍委附近公差御史。察其不聽約束者以聞。　九月己酉。巡撫山東左僉都御史牟俸奏。山東舊有小淸河。上接濟南趵突等泉。下通樂安沿海高家港等鹽場。大淸河上接東平坎河等泉。下通濱州海豐利津富國等鹽場。後因淤塞衝決。舟楫不通。民苦般剝。兼雨水渰沒。其患尤甚。近勸農參政唐瀘爲之修浚造閘。水利始通。繼今非得人提督。恐久而或廢。乞令瀘兼治水利。後繼任者亦如之。詔可。　十月癸未。增設工部管理河道官一員。漕運總兵官平江伯

陳銳等奏比奉詔疏浚通州至京河道。工將就緒。請設官理之。并提督青龍等橋廣源等閘及西山一帶泉源。時工部郎中陸鏞丁憂服闋。因以命之　十二月辛卯。置儀眞縣河港三閘。先是工部郎中郭昇奏。江南進貢糧運等船。至儀眞壩。雖夏月潮盛。亦須人力絞輓。方能達河。少有錯失。船卽損壞。而裏河壩岸。恐爲潮水衝決。多開缺口以殺其勢。水退復修。爲費甚大。儀眞縣羅泗橋。舊有通江河港。上至裏河幾四里許。潮大之時。內外水勢相等。此港可置三閘。潮來先啓臨江閘。使船隨潮而進。俟潮既平。乃啓中二閘放之。如此。不惟往來舟船利便。而裏河水勢亦卽疏洩。不待決口重費也。詔可之。昇會督漕都御史李裕勘議修完。而儀眞店戶惡其奪己利。賄囑所司假以走洩水利閉之。至是昇復條陳開閘之利。不開之患。工部覆奏。以昇言誠有益經久之策。宜允所請。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二年二月己丑。工部言永平府暨通州等衛各奏原派疏浚通惠河并直沽新開沽人夫。地方多有遠近。欲得彼此相易爲便。會保定等縣。亦言各縣河岸。衝決數多。有妨耕種。乞存留原派協濟通惠河人夫。以便修築。而本部委官徐九思等。亦各言蘆溝橋及直沽天津迤北南營耍兒渡口一帶河道。衝決淤塞。有妨漕運。比之通惠河尤急。宜如所奏。准其存留移易。其直沽蘆溝一帶河岸道路。亦宜酌量緩急。暫撥通惠河人夫用工。唯耍兒等渡。則照原定人夫。不必更動爲便。從之。　五月壬戌。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銳等奏。邇者修造通惠河閘成。欲將山東泉源河道。并通州等處水關閘座。與永通橋閘。俱

量爲疏浚修改。以便漕運。上從其議。下所司知之。　六月丁亥。浚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口六十里。興卒七千人。費城磚二十萬。石灰一百五十萬斤。閘板、樁木四萬餘。檾、鐵、桐油各數萬。計浚泉三。增閘四。凡十月而畢。漕舟稍通。都人聚觀。增平江伯陳銳祿米歲二百石。賞侍郎翁世資王詔綵緞表裏。銳又爲浚河官乞恩。乃命邳州衛指揮僉事單鏞、高郵州判官林烈等十員俱陞署職一級。其餘職役匠卒皆賜綵緞絹布有差。是河之源。在元時引昌平縣之三泉。俱不深廣。今三泉俱有故難引。獨引西湖一泉。又僅分其半。而河制窄狹。漕舟首尾相銜。至者僅數十艘而已。無停泊之處。又沙水易淤。雨則漲淤。旱則淺沍。不踰二載。而淺澀如舊。舟不復通。然銳之所增祿米。猶歲給不絕。識者愧之。　丙申。陞山東兗州府通判陳翼爲順天府通判。專理通州以上河道。并西山一帶泉源。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銳等。言翼長於治水。嘗疏濟寧州永通河。改修耐牢坡等閘。具有成績。故有是命。　七月丙午。總漕李裕等奏新開揚州白塔河。潮水往來。恐久而淤淺。宜下所司與瓜洲儀眞諸河皆三年一浚。又言江南孟瀆河。亦多淤淺。乞下巡撫巡按等官勘驗疏浚。以便漕運。工部覆奏從之。　甲寅。增設直隸江都縣留潮、通江二閘。　九月丙辰。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銳奏。通惠河雖已通行。然其間猶有未畢工者。欲再疏浚。使加深闊。擬摘江北運糧衛所軍約一萬名。委都指揮等官督管。於明年二月興工。乞官給以廩給口糧食鹽。從之。明憲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一

運河水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七月戊子．管理河道工部郎中楊恭奏．六月以來．久雨水溢．運河東西兩岸．衝決甚多．有妨糧運．乞撥京營官軍修築．仍命文武大臣董之．庶克濟事．章下工部．議宜移文都督同知陳逵同楊恭．於通州直隸天津等衞附近處所．量起軍餘三千名．順天府沿河州縣．起民夫一千名．相兼隄淺人夫幷工修築．以便漕運．幷行戶部每名給與行糧．仍令董工官盡心提督．務在堅厚．以圖經久．從之．明憲宗實錄．

李裕．成化中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浚白塔孟瀆二河以便漕．張秋南旺及淮安西湖．舊編木捍衝激．勞費無已．裕與郎中楊恭等謀易以石．遂爲永利．明史稿．

明憲宗成化十四年二月丙午．管河郎中楊恭奏．兗州汶上縣直抵濟寧運河隄岸．衝決一百一十里．今欲葺理．每夫一名．乞月支口糧三斗．從之． 三月辛卯．太監汪直言．高郵、邵伯、寶應、白馬四湖．每遇西北風作．則糧運官民等船．多被隄石椿木衝破漂沒．宜築重隄．於隄之東積水行舟．以避風浪．工部議合行漕運總兵巡撫等官相度增築．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五年九月壬申．詔修南京內外河道．先是南京監察御史何舜賓奏．南京城內外河道淤淺．宜發丁夫疏浚．下南京工部暨守備等官按視．以爲宜如所奏．其工力於京民丁多而家富者量役之．及浙江蘇松等府大戶運糧至京．亦令量助．仍令舜賓等管理．聽其設法以補不給．從之． 十月壬子．陞工部郎中楊恭爲通政司右通政．仍管河道．恭管理北河直抵濟寧一帶河道．六年考滿．漕運總兵等官奏保陞職．仍舊任事．吏部議擬通政司參議．詔曰．恭既管河勤能．准陞右通政．恭在河道承奉太監汪直．故有不次之擢也．明憲宗實錄．恭於二十三年以京察閑住．亦見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六年九月□□．戶部會官議漕運及巡撫等官所柬事宜．一大名府元城縣小灘．官軍兌糧．河道淤淺．宜於元城、館陶二縣增置主簿一員．職專疏濬．

是年甃呂梁洪二石堤．長七十餘丈．築石壩一百六十五丈．復於壩西築隄二十餘丈．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道要害．南河全考．二洪在萬曆二十四年以前最爲險要．自李化龍開泇河．而二洪不爲運路矣．

明憲宗成化十七年五月庚辰．南京工部員外郎吳珵言．近御史何舜賓建議乞疏濬南京河道．以便糧運．今天時亢旱．人心靡寧．乞暫爲停止．以蘇民困．事下工部覆奏．請如珵言．候豐年再陳區處．上曰．河實淤淺．宜在疏濬．惟愼擇官董之．不必止也．明憲宗實錄．

成化十七年．旣塞河南決口．又自揚州鑿河四十里以泄積潦．蠲災賑饑．伐材爲屋．以居流民．比還．民

遮道留之。王鏊撰兵部尚書薛公神道碑。公名遠。以工部侍郎治河。

明憲宗成化十八年二月己未。工部以管河右通政楊恭、巡河監察御史趙英、會勘漕運總兵官陳銳所奏。欲於臨清縣南三里。開通月河。分減水勢。誠爲利便。但言東平州戴村修砌減水石堰。欲行山東科派夫料。而歲荒不能給。宜於銳原借本部修路銀內支用。或人力不足。於附近無災縣分取之。庶事易集而民不勞。從之。　秋八月久雨。衛、漳、滹沱等河漲溢。運河口岸多決。自清平縣至天津衛凡八十六處。大蒙等村屯凡九處。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九年九月丁巳。戶部會官議奏漕運巡撫等官所上事宜。一武陟等縣沁河。其源出太行山。下流接徐州運河。舊各縣無管河官巡視修理。遇夏秋水泛。堤岸多被衝決。請於武陟、新鄉、獲嘉、原武、陽武、封丘、祥符等縣。各增設主簿一員。專巡河道。如議。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二十年十月丁巳。停總理河道通政司右通政楊恭俸三月。以漕河淺澀。運船多過期不至。爲戶部所參奏也。　十二月戊午。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萬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上下供用。多取給江南。然必藉船運而後可達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府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遷、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隄岸。流入黃河。汶、泗、洸諸泉歲久不浚。亦多壅塞。以致河身淺澀。糧運稽遲。及四方進貢方物等船。不便往來。

雖工部亦嘗奏行兩地巡撫巡按管河官員督工修理。但恐仍前泛視。來歲運道。不得水利接濟。所誤非輕。請敕工部重臣一員。選領諳練屬官一員。詣彼會撫、按。督有司。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修築疏浚。上是之。命工部侍郎杜謙、率其屬郎中蕭冕、員外郎李濬、往董其事。因敕謙曰。朕唯國家公私物用。取給江南。而運道水利。關係甚重。近年以來。河水淤淺。加以天旱。沁水決入黃河。汶泗洸諸泉又多壅塞。以致水利不通。有妨漕運。特命爾謙自通州臨清直抵淮揚一帶。會同山東河南巡撫、巡按督責三司府衛官并管河、管泉官員。逐一踏勘。凡係蓄水接濟運河。堤岸何處衝決所當修築。泉源何處壅塞所當疏浚。及會計合用工作木料。預為措辦。待明年凍開。相度事勢緩急。工程小大。起集軍民。趁時修理。務俾水利通行。舟楫無阻。斯為有益。此誠國家大計。凡事有相關及。敕內該載不盡者。聽爾計議便宜而行。文武官敢有怠慢誤事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下。徑自執送問刑衙門問理。四品以上并方面軍職參奏執問。各巡撫巡按有不用心者。亦具實來聞。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庚戌。詔修河夫月給米人三斗。時遣工部左侍郎杜謙。自通州抵淮揚督修。謙以所在民饑。請量給官廩。戶部議如其言。從之。　七月辛未。工部左侍郎杜謙奏。奉敕修浚河南、山東等處運道。沁、衛二水。已經相度緩急修浚。頗有次第。臣今竊究其弊。緣無大臣總理。雖有管河官員。多為親臨上司改委。顧彼失此。不得專於職務。乞如侍郎王恕總理河道事例。增設工部侍郎一員。其沁、衛二

河。河水經涉地遠。遇有旱澇。人夫浚治。無官管攝。乞如山東泉源事例。增設主事一員。及臨清以北至德州。俱無管河官。乞依臨清以南事例。增設管河判官主簿一員。本部議覆。上曰。侍郎不必增設。餘如所議。明憲宗實錄。

杜謙字益之。昌黎人。景泰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卽涖徐呂二洪、洪當運道中。迅流立石。齬如齒列。盤渦盪潏。舟稍失制。則人與貨俱沒。公至。相其地勢。詢其水患。稍加平治。舟賴以濟。歲適歉。山東淮北。流離飢餓之民。叢集兩岸。隨舟上下。號呼乞食。公設法勸率。得米爲淖糜以食之。全活甚衆。後佐工部時。漕河淤塞。糧道不繼。衆議舉公往任修浚之事。公自通州循河流以抵淮揚。相地勢。去淤塞。導源泉。修閘壩。漕河復通。竣事復命。上嘉之。有文綺楮幣之賜。杜公墓志。

成化壬辰。銳鎮淮揚。掛漕運印。己亥。於淮河壩改石閘。修造移風清江福興四閘。包砌塘岸。疏通泉源。辛丑。仍於濟寧分水龍王廟。自南距北可十里。各置一閘。以節蓄水利。總漕事十四年。河道之修築。轉漕之利弊。政事之得失。前後建百有餘章。廿一年乙巳。改管南京中府事。陳平江伯陳銳傳。

明憲宗成化廿三年二月庚辰。工部奏直沽迤東海口新開沽河道。例應三年一浚。宜遣官幷行巡撫都御史李田等。如例起夫六千。給以口糧。幷工疏浚。從之。明憲宗實錄。

明成化間。開濟寧西湖。自耐牢坡至場場口。長九十里。汶水入焉。改耐牢坡閘名永通。北河續記。

成化間．有議疏天津水運至宣大．省兵餉．主事楊讚相度地有游沙．不可濬．水勢相懸有至二百丈．又多天險．人力難施．遂止．朱國楨湧幢小品．

明孝宗弘治元年二月辛亥．修儀眞瓜洲二處壩下河口．及淮安府福興閘．　八月丁巳．南京守備太監蔣琮奏．揚州儀眞地方羅泗橋．舊有通江港．可開閘放船．成化間．巡河工部郎中郭昇奏．濬通河面置二閘．潮滿則開．潮退則閉．船隻經過．無復盤費損傷之患．時有奸豪侵占牽路．於沿河水次．起蓋浮鋪爲買賣者．恐斯閘一開．必致折改．往往以河水易洩爲辭．欲隳其成．昇因力辨浮議．條陳五利．冀以行之久遠．而司漕運者．誤聽奸詞．擅行築塞．致令往來船艘．仍前受害．近壩居民．謂爲得計．就於臨河牽路．起蓋文天祥祠宇．欲使後來不敢輕易改拆．而守備指揮．亦於閘上擅自蓋亭．索取財物．乞依前修濬開放．及將奸豪侵占牽路．所蓋舖屋祠宇．俱爲拆改．則奸弊可革．便利可興．工部覆奏．命巡撫官會同總兵官從公勘議以聞．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二年四月丙午．修滹沱河白馬口及近城隄共三千九百餘丈．明孝宗實錄．

宏治二年．河失故道．泛及汴堤．巡撫大臣具疏奏聞．事下工部集議．舉可以治水者．令刑部左侍郎白公昂居南京．兵部僉以其名對．詔可．乃改公戶部．遣人特敕賜之以行．公受命．乃言河患甚急．非臣一人所能獨治．唯郎中婁性．爲臣屬官．其才可任．詔亦可．於是婁君往．受公謀畫．以河舊自歸德府之飲

馬池東入睢水。經宿州靈璧至宿遷小河口入泗。唯睢淺隘不能受。故其勢瀰漫橫溢。幷及永城、夏邑、蕭縣、碭山、睢寧等處。其治之無緩。婁君以爲然。乃協謀于巡按憲臣。命鳳陽知府章銳相其便宜。以興工役。而推官李渭、宿州知州萬本分行治之。自宿遷而上。至歸德而止。並加疏浚。使淺者以深。隘者以闊。其旁民居田畝。悉築堤以護。其崇一丈。又於符離橋南鑿月河一道。長五百丈。闊十丈。深二丈五尺。沿河置減水閘七。及浚渠一。皆爲防河計也。凡役工夫三萬人。經始於三年之夏五月。至秋八月而畢。宿州志。

吳瑞字德徵。成化乙未進士。宏治己酉。歷工部郎中。治濟寧以南河道。值久旱。舟膠不前。公知之。兼程抵任。相宜從事。鑿新河。浚舊河。增壩閘。時蓄洩。水通而舟前。軍民稱便。高郵甓社湖。風濤覆舟。舟人多溺死。公度傍湖田鑿複河。延袤四十里。遇風。舟由複河。可免覆溺。功成而田賦額存。民患之。同事者議撥荒田補賦。公以爲非便。上疏乞蠲除。下戶部議。卒如公疏。至今利賴。辛亥。以疾乞歸。黃雲撰吳郎中墓志。

明孝宗宏治三年二月辛卯。疏浚直沽迤東海口。幷新開沽一帶河道。　十一月癸未。侍郎白昂奏處置河道事宜。乞令揚州府管河通判常居瓜洲。總管閘壩。不許回府營幹他事。南北直隸山東府州縣管河官。令其沿河居住。管理河道。不許別有差委。其兗州府通判。則令常居南旺。分水地方。專管撈淺。幷提調各閘。若山東布政司勸農參政。則令兼管河道修理疏濬事。下兵部覆奏。從之。明孝宗實錄。

白公昂見高郵之甓社湖。風浪時作。多覆舟。或舟觸岸輒壞。議卽其東開複河。以避其患。河成。舟安行無險。名其河曰康濟。人思公惠。別名白公堤。（吳寬白公傳。）

白公昂視運道。自山東抵揚州。議所以濬治。時監察御史孫君衍。工部郎中吳君瑞董河事。與巡撫右副都御史李公鼎、漕帥署都督僉事都公勝、署都指揮同知郭君鋐合議。高郵州運道。九年里入新開河。湖東直南北爲隄。舟行其下。自國初以來。障以椿木。固以磚石。決而復修者不知其幾。其西北則與七里、張良、甓社、石臼、平阿諸湖通。縈迴數百里。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舟與沿隄故椿石遇輒壞。多沉溺。前此董河事者。嘗議修湖東鑿複河。以避風濤。便往來。不果行。今欲舉運河便利。宜莫先於此者。白公議運。遂相地興工開鑿。起州北三里之杭家嘴。至張家溝而止。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有奇。而兩岸皆甃土爲隄。椿木磚石之固如河岸。首尾有閘與湖通。岸之東又爲閘四。涵洞一。每湖水盛時。使從減殺焉。以三年三月始事。凡四閱月而成。自是舟經高郵者。人獲康濟。白因采衆議聞之上。名曰康濟河。（劉健高郵州新開康濟河記略。）

四年。漕運總兵官都勝。請濬揚州揚子橋灣頭河道。發丁夫萬餘。渠中掘得都巡檢、漢壽亭侯、都統制、觀察使印四顆。（南河全考。）

明孝宗宏治五年六月己未。南京戶科給事中羅鑒等。應詔言五事。一理漕河。金溝淺之阻。宜於大河西

岸開河避之。南旺湖之阻。宜於孫村西岸開河避之。 八月丙寅。惜薪司左司副何鼎奏。通州倉貯糧。一時權宜。初非經久。軍士不便於關支。警急不便於防守。請於都城隙地。增置倉廒。移通州倉糧於其中。且請修濬大通橋以東石閘河道。令漕舟直至橋下。以省轉輓之勞。戶部會議。以爲京倉之建固善。但時詘未可舉贏。河閘之說果便。然後施行。從之。 九月己巳朔。直隸鳳陽府知府章銳。應詔言六事。一謹河防。沛縣迤北、臨清迤南閘座。多被附近無籍小人作弊。有於始建之時。通同匠作。將閘底高起。致水搏激。又有陽雖閉蓄。陰實泄放。乞敕各處管河郎中、御史等官禁治。下所司知之。明孝宗實錄。

李景繁。字邦泰。儀封人。成化五年進士。歷都水郎中。管漕河。時漕塞。自儀眞入淮凡三百里。舟膠不行。有詔令都御史暨郎中治。景繁獨任之。募夫八萬人。初濬邵伯湖、揚子橋、三汊河。廣皆六丈。次濬廣陵驛東。廣倍於三汊。次濬樸樹灣。廣三倍於初。次濬儀眞、瓜洲二壩。廣倍於樸樹者三。深於舊者各五。景繁行瓜洲隄上。見東南多沮洳區。問土人此何所也。曰江潮之匯也。景繁導之自古劉港劉家灣入漕渠。曰。今漕渠非得巨流濟之。舟終不可行。如値江潮時。開壩閘恣江北走。已即塞之。天復大雨。漕事成矣。土人曰。河亢而江下。非壩障之。則河水悉倒流入江。漕渠益淺。都御史而下。咸謂李策非善。景繁曰。江水故平。潮至則悍激耳。潮退。水亦易制也。遂下令有司具土暨石。潮至。大決壩閘。江水奔漕。水聲洶洶如雷。景繁乃塞壩。閱數日會大雨。漕渠水瀰瀰襄岸。舟乃大行。河經徐州、邳州。將嚙居人。震恐。景繁

又作石堤．河不能爲害．宏治六年．遷山西右參議理儲．轉四川右參政．致仕．朱睦㮮山西參政李公傳．

明孝宗宏治六年十月戊辰．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奏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金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及方口堰．許州有棗祗河渠．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陂等堰．其他故渠廢堰．在在有之．濬治之功．灌溉之利．故老相傳．舊志所載．不可誣也．雖行分守等官疏導．然事非專委．難以責成．請敕布政司撫民參政朱瑄專領其事．從之．賜瑄敕曰．邇者官奏河南郡縣．踰時不雨．輒赤地相望．流移載道．水利一事．所當預圖．其河南等府伊洛等渠．歲久湮蕪．多被王府屯營侵塞．及勢要之家占作碾磨．雖已行令分守分巡官提督修舉．然不責攸歸．未免顧此失彼．且更代不一．難以責成．以爾素有才謀．不避艱險．可委專理．爾其親詣前項渠堰．再行酌量時宜．以次興舉．合用木石等料．於各該田多有力之家．從公勸諭．或別爲措置．量起所在附近軍民人夫相兼整理．選委的當官員人等提調．務臻實效．無事虛文．原置閘處仍舊置立．以時啓閉．仍將得利之家．地土頃畝．逐一勘明．籍記在官．遇旱則官爲斟酌．驗畝分水．以杜紛爭．以後壅塞．就令得利軍民併工開濬．有潰決之處．亦就培築隄防．務圖經久．其豪強軍民．敢有仍前截水．安置碾磨．占作稻田者．依律究問．故敕．　甲申．增設工部主事一員．管理沽頭上中下三閘．先是大理寺左少卿屠勳言．沽頭水勢最爲易涸．從來嘗設主事管理．人以爲便．近因革去．往來有勢力者不時啓閉．民船動淹旬月．乞敕工部移文管河郎中常川在彼管理．工部覆奏．以爲管河郎中自

濟寧以至儀眞。所經地方千有餘里。若坐守一方。不免顧此失彼。宜仍設主事一員專理。從之。明孝宗實錄。

宏治癸丑河決張秋。甲寅六月。公奉敕往治之。加太子太保。乙卯。回京。加太保兼太子太傅。陳鎬平江伯陳銳傳。

明孝宗宏治七年三月壬子。工部言頃河決張秋。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今聞河防修築未完。自臨清至沛縣運河俱淤淺。而管河郎中陳綺方在彼督役。恐不能周歷諸地。本部欲遣屬官有幹局者。往會大夏計處。以相其成。遇淤淺之所。則多方疏濬。事畢而還。從之。五月即命內官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來治河。語在河水。七月乙丑。高郵康濟河成。初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奏。凡高郵湖行船。最忌西北風。往來舟楫。多致覆溺。若於磚堤內開復河一道。引水行舟。可免風濤之患。於是巡河監察御史孫衍、管河郎中吳瑞。因共挑濬。并置閘堰。築隄岸以利牽挽。往來稱便焉。康濟河於三年告成。見前劉健記。而實錄紀於七年。蓋至是始得聞於上也。十月戊寅。副使楊茂元奏。山東連年荒旱。今歲積雨爲災。兼修塞張秋決河。供給不貲。差科繁數。請取回鎮守臨清右監丞李全別用。兵部覆奏。謂臨清鎮守官嘗取回別用。一旦復設。中外駭訝。宜從茂元所請。凡在臨清內外供給。亦請悉從節省。上曰。臨清地方。亦須用人鎮守。李全不必取回。餘如議行之。十二月壬申。陞山東布政司左參政張縉爲通政司右通政。提調沙河至德州河道。太監李興等言縉修河有功。今決河已塞。仍須令管理河道。因以命之。明孝宗實錄。

張縉爲山東參政。宏治癸丑。河決張秋。上命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治之。百需悉委調度。甲寅功

成。遂陞其秩爲通政司右通政。屬之行河。時衝決之餘。溝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浚無所遺。又於決口之東。甃石岸數里。以圖勿壞。又新築南旺東堤。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輓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雷禮戸部尚書張縉傳。

明孝宗宏治八年十月丙寅。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奏河防糧運六事。一謂漕河水利。全藉山東諸泉。每年夏秋。瀦蓄南旺等湖。至旱乾時以濟糧舟。近豪強軍民。或決堤泄水以圖栽蒔。或阻遏泉源以資灌溉。乞照先年侍郎白昂奏行事例禁治。一謂南北運河。止是汶水分流接濟。春夏旱乾。水源微細。必藉各閘積水以時啓閉。庶可行船。往往官員隨到隨開。以致糧運阻滯。乞申明列聖詔旨。嚴加榜示。一謂管河官員。責任太輕。事多掣肘。乞敕河南管河副使張鼐、大名府帶管隄防參政李瓚。俱照管河管屯官事例。常川巡視。聽其便宜行事。巡撫等衙門不得有所阻撓。一謂安平鎭黄陵岡荊隆口。及新築于家店以下隄防。俱用人守視。水涸則積土備用。水漲則防護修築。若有重大工程。臨時調附近丁夫協同修理。一謂大名府所築長隄。必須遞年增修。庶保經久。乞行參政李瓚以所屬隄北人戸編定班次。每年農隙之時。調發若干增修。一月疎放。隄北軍屯與寄居人戸。亦一體從輕編定。輪流調發。庶免起夫科擾之弊。一謂濟寧迤北。南旺開河、戴家廟一帶。比之他處最要。而安平鎭地方土脈疎薄。新築決口。尤須提調官員不時檢點。今自濟寧直抵通州。相去一千八百餘里。而天津北上。逆水尤難。若止責與

一人提調。恐致誤事。乞敕該部依臣等前奏。仍分其地爲三。南北各設工部郎中一員。中間增設通政一員提調。下工部覆奏。俱從之。明孝宗實錄。

喬縉字廷儀。洛陽人。成化八年進士。爲都水司主事。督理山東泉源。初漕由魚臺至臨淸。行洸汶沂泗四水。其地復有泉百七十餘道。會於四水。而分流於漕渠。爲閘凡三十有六。設守津吏以時啓閉。爲淺二百二十。各有津老以時疏治。然歲遠法弛。諸泉湮塞。或爲豪宦侵匿。漕運屢屢告艱。縉行郡得堙塞泉四百有奇。侵匿泉二百有奇。合六百餘泉會於四水。漕運大濟。工部以績奏。改兵部職方。歷四川參議。朱睦㮮作喬公傳。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二

運河水

明孝宗宏治九年四月庚子。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鄧璋言高郵湖爲運河喉襟之地。而自杭家閘迄於張家鎭。凡三十餘里。其隄面故甎。爲風濤所嚙。屢修輒壞。勞費無算。宜易以石。庶幾可久。而新修康濟河西岸。亦須預爲甃築。以免衝決之虞。河之北閘。仍宜北遷五里許。庶舟行可以盡避湖面之險。事下工部。請如所擬。以淮、揚、廬、鳳等府贖罪米價、幷兩淮運司餘鹽價銀一萬八千兩爲買石之價。工匠日食。則移文儀眞、淮安批驗鹽引所。幷淮揚鈔關。勸借商船米給之。事畢卽止。上從之。仍諭令甃築。期於堅固經久。不得虛費物力。（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年十月丙戌。總督漕運都御史李蕙。請於瓜洲新壩至倉壩一壩至四壩港口。儀眞鑰匙河及歇馬亭各建一閘。以便糧運。工部覆奏。謂二壩邊臨大江。潮長則壩低水高。固易於車放。潮落則壩高水低。殊不爲便。莫若於江口總港內各建一閘。潮平之時。下板蓄水。令與壩相平爲便。從之。（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二年七月甲子。刑科右給事中周旋言六事。一通運道。南旺湖上游。舊有湖數里。足以蓄水。今其隄岸淤漲。又爲豪右所據。蓄水無地。湖流乾涸。有阻糧運。乞遣官查勘開濬。下所司知之。　九月

戊午．工部覆奏．刑科給事中周旋所言疏濬南旺湖事．謂管河右通政張縉留心水利．亦已得人．若又差官．不免掣肘．宜令縉自行處置修濬為便．從之．　十月壬子．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史戴德奏．修築泰州運河隄岸三千二百一十二丈．請令所司給役夫工僱之直．從之．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三年三月乙丑．四川平茶峒長官司吏目許濟陳四事．一通剝運．以蘇漕卒之罷．都城西山之水．流注通州白河．向年浚之通漕．運糧船至大通橋矣．但以河狹岸峻．沙土易壅．不能久耳．設欲浚堀深廣．恐犯拘忌．今擬止於河身仍舊．惟於舊閘壩上．及張灣河口量增壩堰．略高數尺．引水貯滿．其旁各為減閘．以洩潦漲．每壩之上．置造剝船．如浙江市河船式．每遇糧船到壩．以之遞送．每壩倒換．無間陰晴．民間有能造船裝載者．亦聽其便．仍於大通橋南一帶．創造搨房．暫上堆停．旋令小車驢贏運入各倉收納．甚為利便．竊計車運工價．若遇泥濘時．每遇一石約銀一錢．以剝船運之．每船貯米一百餘石．每石止錢幾文．較之車價奚止倍蓰．乞敕該部講議舟車利便．定為經久之規．以濟民用．下其奏於所司．明孝宗實錄．

宏治庚申．高郵諸湖堤久且壞．總督漕運張公敷華．為深溝數道．以緩湖水．寶應地多平隊．公趣令築隄．隄成而水至．李東陽撰都察院左都御史簡肅張公神道碑．公名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甲申進士．

明孝宗宏治十四年正月辛未．巡撫直隸蘇松等處都察院都御史彭禮等．奏鎮江府所屬運河．南抵奔

牛壩。北至新港壩。先因河道淺狹。運船俱從孟瀆河大江經行。徑抵瓜洲。遞年起夫四千。往瓜洲壩挑淺。近年運河既通。亦用夫疏濬。又往瓜洲挑淺。民實勞於重役。乞令本府人夫。止於本處挑濬。其瓜洲壩一帶運河。令江北揚州府屬幷附近州縣人夫撈淺。庶民無重役之勞。事下工部。請行總督漕運都御史張敷華議處以聞。從之。　二月乙未。停革蘇松常鎮四府導河夫役。初管河工主事姚文灝奏。於四府每歲均徭外。令民納僱役銀。以備治水之用。謂之導河夫。其後官吏因之侵刻。民甚病之。至是巡撫都御史彭禮以爲言。命革之。　三月辛未。修築安平鎮灘河隄岸。從管河通政韓鼎奏也。明孝宗實錄。

高貫字曾唯。江陰人。宏治己未進士。辛酉爲都水主事。分治三沽諸閘。多所興革。其大者釐正蕭碭豐沛歲役夫。修昭陽湖隄。匯泉以濟漕涸。又修沽頭南北堤爲橫流。蔽民田獲利。流移復歸。往來怙勢者。聞風斂戢。隱然爲河渠重者三年。改戶部。邵寶撰按察司副使高君墓志。

明孝宗宏治十六年正月戊寅。工部管理河道郎中商良輔。以直隸河間天津等處堤岸。水衝決者一百四十一處。請量撥人夫。用本府原收折色椿草料銀兩。支買物料。幷工修築。從之。　八月壬戌。修通州至儀眞一帶河道。　十二月辛酉。巡撫山東都御史徐源奏。漕河地勢。濟寧最高。必引受汶泗上源。以爲接濟。然上源要處。莫如洸河。其口在寧陽縣堽城石灘之上。元時於此治閘作堰。遏水入河。我朝因之。至成化間。以土堰歲費椿草丁夫。乃易以石。以爲一勞永逸。殊不知元漕副馬之貞勒言於石。以戒後人切勿

妄興石壩。以遺大患。蓋土堰之利。水小則遏水入洸。水大則嚴閉閘口。以防壅沙。聽水徑自壞堰西流。故雖歲一勞民。而洸河自通。自石堰一成。水遂橫逆。石堰旣壞。民田亦衝。洸河沙塞。雖有閘門。壓不能啓。汶水不復入洸河。之貞之言。至是愈驗。乞簡命大臣一員。經畫拆毀石堰。移於上源。仍作土堰以復舊規。及將洸河壅沙。自洸口至濟寧百三十里。分工挑濬。堽城迤西春城口子。衝決堤岸。倂工修築。事下工部會廷臣議。以爲難行。上令更議。工部言。本部主事張文淵亦言堽城石壩爲漕運之害。欲將壩閘革去。使汶水由分水河口接濟。南旺一帶河道。宜倂行勘處。上曰。運河重事。卽差堂上官一員往巡撫幷管河等官從公勘議。奏聞處置。於是工部右侍郎李鐩奉命以行。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七年二月乙未。工部覆奏禮科右給事中王縝等所言河道事。謂河道艱澁。有妨糧運。不但淸河等處。而自通州至儀眞一帶運河隄岸。亦恐淤決。請令漕運管河等官。各督所屬修濬。從之。　閏四月庚午。工部右侍郎李鐩。會巡撫山東都御史徐源及管理河道等官。勘報源所奏寧陽縣閘壩。謂堽城石壩湫口七處。水小則從各口順流。水大則從壩上漫出。一可以阻塌淤沙。不爲南旺湖之害。一可以減殺水勢。不慮戴村壩之衝。難以拆毀。但今三十餘年。約損三分之一。合趁時修補。其近壩上下積沙。宜令挑撈。舊堽城壩稍東。有元時舊閘一座。比因濟寧迤北不通漕道。故置閘壩。開濬洸河。引水直入濟寧。南流接濟徐呂二處運河。東平州戴村社地方。汶水入海故道。永樂間。始橫築一壩。以遏汶水。盡入南旺

湖龍王廟前分流。南接濟寧。北達臨清。漕河遂通。今據分水龍王廟前起至濟寧天津閘通計九十里。水共高三丈有奇。緣水性就下。若將洸河濬深。則汶水盡出濟寧南流徐呂。恐濟寧迤北直至臨清四百餘里。仍復乾涸。必梗漕運。又洸河上截。自舊堽城壩口起至柳泉共九十餘里。廢棄年久。無益運河。不必挑濬。自柳泉起至濟寧。係汶泗諸水會流之處。內四十餘里淤塞者半。應合疏通。導引二水專接濟寧迤南運河。又春城口子。外障汶水。內防民田。委是低薄。走泄水利。渰沒禾苗。并戴村壩一道。俱係緊關去處。應合修築。乞將堽城、戴村二壩。令管泉主事歐陽瓊、參政冒政。春城口子令參政崔巖。洸河令僉事袁經。分地督理。仍聽徐源親臨閱視。章上。工部覆奏。請令徐源、幷管河通政韓鼎、及管泉主事歐陽瓊、右參政冒政。管理修浚。從之。　十月壬申。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縉奏。揚州、淮安一帶運河。七月以後。雨水不通。至今乾淺。恐深冬無雪。來年運船必至阻礙。乞令所司疏濬。及將清江口築塞。淮安府仁、信等壩修完。以蓄水利。命所司知之。　十一月乙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沂卒。沂字希曾。武進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宏治十四年巡撫眞定等府。時滹沱河水溢壞民田廬。奏請築隄捍之。三疏乞休。不允。卒官。　十二月癸未。工部覆議漕運巡撫等官會議事。一復漕河以通糧運。浙江蘇松等處運糧船隻。俱由夏港口幷孟瀆河出江。二三百餘里。方到瓜洲。其大江中有黃圌等山。風濤險惡。往年糧運。皆由常州府奔牛壩直抵鎭江府京口閘。不過一百五十餘里。經過江面就抵瓜洲。近年以來。此河淤淺。宜下所司。起附近軍民夫。倂力疏濬。

及考究事實．修復練湖．導引水源．以防歲旱．仍三年兩次疏濬．務成永久之計．命河道閘座宜亟修治．不許遲誤．（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八年正月庚戌．管理河道工部郎中張瑋奏．高郵等州縣．原設石閘石橋涵洞．蓋專爲湖河之計．將以時其啓閉而蓄洩水利．比來爲近堤人家．私立洞口掌理．遇水溢則竊自閉塞．水消又竊空堤岸．以致衝決遺患．動費財力．不可勝計．乞將涵洞築塞．每五里改砌減水石閘一座．以絕盜決之弊．工部請如所奏．下巡撫等官勘處以聞．從之．　三月庚子．管理河道工部郎中張瑋奏．徐呂二洪上流消縮．致運河艱阻．乞令河南巡撫、按等官．於歸德州決口等處．議開濬築塞之宜．令工部覆奏．從之．（明孝宗實錄．）

合肥郭鋐總漕運．累進都督同知．嘗浚通州河二十里．置壩．令淺船搬運．歲省白金數萬．當孝宗時．鋐筦漕十三年．（明史稿．）

泰陵復土．戶部郎嚴經督役．轉輸爲艱．經言以舟自潞河達天壽山．甚徑且安．從之．省費萬計．今不知可行否．（湧幢小品．）

明武宗正德元年二月庚申．命工部修築盧溝橋堤岸．以去年六月爲水衝壞六百餘丈故也．　三月丙申．添設汶上縣袁家口寺前鋪二石閘．以其地在南旺之南．開河之北．地勢高下懸絕．至春末水淺．舟膠．漕運阻滯故也．　十月戊申．濬滏陽河．河舊在順德府任縣新店村之東北．源出磁州．經永年、曲周、平鄉

至穆家口．會百泉等河北流．兩岸皆徵糧地．景泰間．漳水併入．漫流衝曲周等縣地方．沿河各築隄．以備泛溢．成化間．舊河淤塞．於村之西南衝決爲新河．合沙、洺等河入穆家口．兩岸亦築堤備之．宏治初．漳水徙入御河．民棄堤不復修理．近年漳水復入新河．西岸地皆渰沒．任縣民高暘等以爲言．下巡撫官勘處．至是具奏言穆家口乃衆河之委．請從此先濬．乃并濬舊河新河．令兩處分流．以殺其勢．堤岸亦漸加修築．庶民患可除．工部覆奏．從之．　十二月己巳．命戶部郎中郝海、工部員外郎畢昭、會同漕運參將梁璽修理會通河．仍戒其毋得怠緩．河起大通橋．迄於張家灣．有閘數座．然地形高下懸絕．蓄水甚難．卒不能通行舟楫．明武宗實錄．

洪鍾字宣之．錢塘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正德初．由巡撫貴州召督漕運．明年就進右都御史．蘇松浙江運舟由下港口及孟瀆河．泝大江以達瓜洲、遠涉之苦．甚不能堪．甚至於漂沒．鍾言孟瀆對江有夾河．可抵白塔河口．舊有四閘．行數十里至宜陵鎮．北抵揚州．甚爲徑捷．急宜開濬爲便．從之．改掌南京都察院．明史稿．

明武宗正德二年三月辛酉．添設清江浦新壩閘二座．議者謂春冬淮水退消．清江浦淤淺．外河與裏河湖水高下懸隔．設壩盤剝．舟行未便．宜將壩改作內外二閘．以時啓閉．節水通舟．事下工部覆議．從之．六月辛未．復開白塔河．及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閘．先是總督漕運都御史洪鍾言．蘇松運舟．由下港口

并孟瀆河．泝大江以達於瓜州者．遠涉二百八十餘里．往往覆於風浪．惟孟瀆河對江有夾河．可抵白塔河口．舊設四閘．經四十里至宜陵鎮．再折而北．即抵揚州運河．於舟行甚便．請開濬如舊．至是成．　九月丙午．戶部郎中郝海、工部員外郎畢昭等奏．修復大通橋至通州河道．及閘十二．壩四十一．凡用銀四萬五百七十兩有奇．議者謂漕粟自張家灣入京．僦車甚費．故欲開河通船．以免陸運之艱．然地形水勢．高下懸絕．河雖開而無所濟也．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四年九月辛亥．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郭鋐卒．鋐字彥和．其先、盧之合肥人．初嗣指揮使．成化丙午．充漕運參將．宏治乙卯．陞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總督漕運．兼鎮守淮安．復進都督同知．奉命濬通州官河廿餘里．置減水壩．令淺船搬運．歲可省數萬緡．但頗不拘小節．傲物自雄．人以是短之．正德丁卯．被召還．理府事．至是卒．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五年五月庚午．工部議覆漕運都御史屈直等奏．揚州、淮安一帶湖河．設有涵洞等溝．減水等閘．以便蓄洩．總爲漕河計也．近管河官多不得人．沿河種藝軍民．雨多則固閉閘洞．不使洩水．天旱則盜水以資灌漑．欲將前項閘洞如法築塞．仍行各管河官．自通州直抵揚州．有仍蹈前弊者．田入官．受財者永戍邊衞．詔准擬．仍命出榜禁約．　六月乙酉．罷濬沽河之役．先是巡撫僉都御史劉聰等建議．令工部委官開濬自沽河抵鵶鴻橋河．以便輸運．至是工部言其非便．罷之．　八月庚戌．命鎮遠侯顧仕隆充

總兵官提督漕運兼鎮守淮安地方。（明武宗實錄・）

榮靖公顧仕隆督漕疏開會通河。司空王公軏申請之。至今稱便。蓋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國初僅有神武中衛小倉耳。因漕運後期。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輸。因循苟且。歲月遷延。權勢家車輛日伺而乘上之急。牙儈趦趄。吏胥破冒。猶其小者。邊關塞堡。間道可通。倘有爲之嚮道者。而輕騎疾馳者卒至。或據倉廒。或肆燒燬。國儲不一空乎。且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流。爲元時轉運通渠也。當都水監郭守敬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畚鍤爲之倡。永樂間。亦循故道抵京。竟爲浮言所沮。正德元年始一行之。奸徒倡議復中止。夫運糧至農務興。秋雨降。泥濘不得前。與人索厚直。費且不貲。節浮費以紓民困。與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計無過於此者。嘉靖庚戌。虜果薄近郊。闕通州廩粟賴此舉也。而同人咸服公之淵迴大略云。（謝廷諒鎮遠侯顧公傳・）

明武宗正德六年五月辛亥。革慶豐通流等閘新設閘夫及剝船。以工部奏河爲沙淤。剝運不便也。十月丙辰。戶部議奏近年運船爲流賊焚劫。以致國賦虧損。貨物踴貴。今日勢未可計日乎。恐饑饉流移之人。又復竊發。宜如前議遣大臣整理河道。凡有補於漕運者。悉聽經畫。因舉捕盜都御史陳天祥、漕運都御史張縉、及蘇松巡撫張鳳可分任。詔東昌以北屬祥。徐州以南屬縉。不妨原職。東昌至沛縣屬鳳。（明武宗實

錄。

葉天球字良器。婺源人。進士。知東昌府。府北有減水閘。蓋洩聊、堂、莘三邑流潦入運河者也。歲久閘圮。淫雨漫漶。廣沒民田。公請以樁草折銀。復建之。害由此息。調簡登州。歷四川參政。呂栴作公墓志。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七月壬辰。大學士梁儲等言。今年四五月以後。各處水患非常。鳳陽、臨淮、天長、五河、盱眙等縣軍民房屋。盡被衝塌。田野禾稼。淹沒無存。老稚男婦。溺死甚衆。淮揚等處爲南北襟喉之地。自儀眞以北至於淸河。遠近一壑。茫無畔岸。房屋坍塌。人畜漂溺。難以數計。淮安新舊城內駕船行走。居民半棲船上。河堤決口。阻壞船隻。後幇糧運。無計前行。京城內外。順天、河間、眞保等府。驟雨連旬。數十年以來所未有者。通州張家灣一帶。彌望皆水。衝壞糧船。漂流皇木。不知其幾。疏入不省。　八月戊寅。巡按直隸御史吳闇言。長蘆濟寧諸處沿河夫役。本以備疏濬修築之用。及至冬月寒凍。不用其力。乃徵樁草銀。其法未爲不善。但因循既久。實去名存。欲乞今後沿河夫役。量留三分聽用。冬月仍徵樁草。餘七分官收其直。管河副使。以時督令所屬收買傭工。公私兩便。又見通州至天津河道淤塞。夫役逃竄。盜賊竊發。奸弊多端。蓋由其地軍民雜處。官無專職所致。乞照成化年例添設順天府通判一員。即河西務爲治所。專治天津一帶河道夫役。兼捕盜理訟。以安畿甸。疏下工部覆議。皆從之。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正月乙巳。命工部管河郎中畢濟時。會山東巡河分守等官。疏濬南旺一帶河道。時

淤墊者八十餘里。運船滯不得通故也。　三月丁未。修浚運河。先是都御史臧鳳奏近年以來。常州一帶河流漸微高郵諸湖水溢堤決徐北兩岸渰沒。南旺上下又復淤淺。漕舟遲阻。職此之由。乞令總理河道并巡撫管河等官及時挑濬修築。工部議覆從之。仍敕都御史龔宏督其事。明武宗實錄。

正德十六年。漕運都御史臧鳳請修復五塘。灌民田資糧運。管河郎中楊最奏寶應湖極險。當准高郵康濟河事例。修築越河。以免沉溺。　按五塘。儀真陳公塘、江都上下雷塘、小新塘、句城塘而寶應越河。則御史王鼎、聞人銓、員外范韶、按察司仲本皆以為言。萬曆十二年始行開挑焉。南河全考。

正德十六年六月丙戌。世宗已登極矣。　工部都水司郎中楊最言。寶應縣范光湖西南高東北下。往來糧運等船。入湖行三十餘里。始出東北堤岸。去湖面僅三尺許。每雨潦風急。輒至衝決。不惟糧運阻礙。兼鹽城、興化、通、泰等州縣良田。悉遭渰沒。請如昔年刑部侍郎白昂修築高郵康濟河例。專敕大臣一員加修內河。仍將舊堤增石積土。以為外堤。一勞永逸。可保百年無患。是為上策。其次。莫如照湖瑜密次樁柵數層。以為備塘砥障風波。而舊堤重加修葺。亦可支持數年。若但如年例修補滲缺。苟冀無事。一遇淫潦驟發。即無所措其手足。策之下也。疏上。用其次策。楊最字殿之。射洪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七月庚申。南京給事中陳江上言三事。一恤民隱。言儀真以北、張家灣以南諸瀕河地方。疲困已極。復被水災。宜加優恤。令民無出今年租稅。下戶部。復言瀕河諸郡。詔書已減半稅。不得悉蠲。致虧國計。上是之。　九月辛亥。工部覆遮洋運糧指揮王瓚奏。

直沽東北．有新河以轉輸．薊州所司玩愒．不及時疏導．河流阻澀．必候潮至．舟乃可行．以致邊關糧餉．往往告匱．請敕管河郎中及天津兵備副使親督所司濬使深廣．以通歲漕．從之．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元年正月壬戌．命主事江珊等督理新河工程．先是海口淤塞．漕舟從天津出海．復折入梁河而達薊州．道遠水湍．舟數爲敗．議者謂直沽東北岸有二道．一曰新開．一曰水套．北接梁河徑四十里．可以疏濬成河．改由北道．無涉海之虞．謂之新河．行之天順間．民大稱便．歲久湮塞．漕臣以爲言．工部覆議．於治河郎中之外．別委清廉主事一員會官督濬．疏珊名以請．從之．　二月己亥．兵部覆管河郎中畢濟時疏．一言臨清以北．沿河所屬．半爲軍屯．今軍屯之地．舖舍盡毀．官柳盡伐．堤岸不修．河洪不濬．軍民船泊．盜刼爲常．皆爲武職廉勤者少．而撫按又委以別差．軍士缺伍者多．而丁壯率編以他役．遂視河道爲泛常耳．今宜依軍政考選例．擇廉勤指揮一員．專理河道．一言南京進貢快船．宜遵明詔裁定數目．申明禁例．不許勒抑夫錢．拒閉閘座．阻撓運道．詔從之．　秋七月乙巳朔．塞東鹿城西滹沱河決口．築護城隄．修晉州紫城口隄成．　九月乙卯、修撰唐臯疏言．比見運河地勢高．其水易涸．丁夫挑淺．沿岸挑泥．是以隨挑隨淤．終歲不休．宜倣嘉、湖取淖壅桑之法．以舟運泥至近岸．別令人轉運．務去河灘遠．則一歲之役．可免數歲勞．又山東泉脈甚衆．頃管河官類多轉委於人．疏導無方．以致泉流散漫．不入於河．乞敕分司主事．親督其役．如法疏濬．庶衆流成川．亦運道之一助也．事下工部議覆．從之．　丙辰．南京貴州道監

察御史譚魯奏言．河南山東修河人夫．每歲以數十萬計．皆近河貧民．奔走窮年．不得休息．請令管河官通行合屬地方．均派上中二則人戶．徵銀僱役．便工部覆議．從之． 十一月丙午．戶部上言河道通塞．關係漕運．請預加經理．爲來年計．仍申明禁約．進鮮等項船隻．及內外官員有倚勢阻撓者．參奏治罪．上然之．命亟如議實行． 十二月乙酉．戶部覆提督漕運總兵官楊洪奏．言今運道淤淺．查得閘河白河一帶．各有額派挑淺夫役．官司因循廢弛．以致漕舟困於起剝．軍吏因而蠹耗．請行總督河道及管理泉閘諸臣．時時臨閱淺處．督工疏濬．仍令所在軍衞有司驗視漕舟．修補破敝．以備後運．從之．明世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三

運河水

明世宗嘉靖二年三月庚戌。御史向信言大通橋至張家灣。舊有廣利等八閘。今宜修復。以紓民陸輓之苦。又濟寧至臨清在在有淺。而長溝靳家口尤甚。宜於兩處建閘。以時蓄洩。工部議行河道侍郎相度以聞。從之。 五月丁亥。總理河道侍郎李瓚以天旱水涸。漕舟不通。自劾乞休。不允。 庚寅。儀眞、江都二縣。有官塘五區。築閘蓄水。以溉民田。後豪民規以爲業。古蹟廢壞。眞、揚之間。運道梗阻。御史秦鉞請浚之。部覆。得旨命總理河道侍郎及管河郎中相視修築。占種盜決者。處以重法。仍追地租入官。 十二月辛丑。裁革湖陵、沽頭、金溝、謝溝、新興、黃家等八閘官吏。量存溜夫。添設長溝淺靳家口閘。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三年春正月戊子。把總運糧指揮使劉翺乞挑濬海口新河。以便漕運。工部覆議從之。 十二月壬寅。總理河道侍郎李瓚言。前年河決安平。故開北河以殺水勢。中間建閘四。淺舖二十。設閘官四員。閘夫二百二十名。淺舖夫二百名。今河歸故漕。前項官夫並宜裁省。工部覆議從之。明世宗實錄。瓚字宗器。濮州人。宏治丙辰進士。歷戶部尚書提督倉場。

明世宗嘉靖五年六月丁卯。工部郎中陳毓賢言。揚州寶應縣范光湖。爲糧運必由之路。湖四面甚廣。水

勢瀰漫．僅以三尺之隄障之．一旦積雨水發．則橫奔衝決．不惟阻糧運．而河隄以東田土．俱成巨浸．此第一患也．臣以爲障水固所當先．洩水亦不可緩．請於河隄以東．修築月河以分水勢．如工費浩繁．財力有限．則請自淮安而下．自寶應至高郵．建平閘數處．以洩其流．亦中策也．得旨令治河都御史章拯、督漕都御史高友璣、會議相度．果開築月河有益．卽定計爲之．毋惜小費．明世宗實錄．

是年．御史戴金請濬隄下久壅河道．　按子嬰溝接潼河．下廣洋湖．長沙溝通官莊．亦入廣洋湖．劉家溝通瓦溝溪．望直溝出官河．三里溝通七里溝．出葛頭溝．寶應縣東門外起至流星溝．君師廟起至章思蕩．葛頭溝起至射陽湖．以便泄水．以通舟楫．南河全考．子嬰溝．在寶應縣南六十里．子嬰舖北．西通運河．北接潼河．潼河在縣東南六十里西南接子嬰溝．東北入廣洋湖．廣洋湖在縣東南五十里．射陽湖在縣東六十里．卽射陂也．自閭晉至喻口白沙入海．湖西至閭晉．屬山陽．東至上射陽．屬寶應．

明世宗嘉靖六年三月庚辰．漕運都御史高友璣疏言．徐邳下至清河．乃運道所經．實北南喉襟要地．頃年以來．黃河泛溢．地方遭患．民不聊生．近日沛縣官河．流沙壅漲．船隻難通．該御史等官戴金等．奏稱黃河入淮之道有三．渦河、白河二道爲上源．年久陻塞．其水併入汴河．是以徐州之南．獨受其患．若小壩至宿遷小河一帶．并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去處．逐一挑浚．則趨進之水不止．而徐州水患可以少殺．

十月戊午．御史吳仲言通州運河．元時郭守敬創建．已有明效．先朝漕運名臣平江伯陳銳等．亦累以爲請．今通流等八閘．遺蹟尚存．原設官夫具在．因而成之．爲力甚易．而權勢罔利之家．從中撓之．或倡風

水之說。或謂絕灣民之利。皆不足信。誠令閘運。歲可省腳價二十餘萬。又漢、唐、宋時。漕皆從汴、渭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今令京軍支糧通州。率稱不便。而密雲諸處。皆有間道可通。設虜因鄉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燒燬倉庾。則國儲一空。京師坐困。此非細故。請以臣言下戶、工二部定議修浚。儻舟夫略運百萬試之。與陸運兼行。俟次第就渠。徑達京倉。此誠無窮之利。而杜不測之虞。於計便。上曰。疏濬閘河。誠轉漕便計。自永樂以來。屢議修復。因大小臣工不肯實心任事。以致因循至今。爲奸人嗜利者所阻。今轉輸日煩。軍民交敝。苟有息肩之策。何憚紛更。戶、工二部。其各委堂上官一員。會通運官及御史吳仲等親行相度地形。計處工力以聞。若大事可成。則勞費不足計。國計有補。則浮言不足恤。如有奸豪阻議之人。聽廠衛緝治如律。因命戶部侍郎王軏、工部侍郎何詔、及御史吳仲等董其事。至是軏等言地形從大通橋至白河。高可六丈。若大興工浚之深至七丈。通引白河。則漕船可直達京城。諸閘可盡罷。此永久之利。然未易議也。爲今之計。惟應修浚河閘。然從通流閘經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皆衢市闤闠中。不便轉般。從溫泥河濱舊小河廢壩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壩。誠修築之。令通普濟閘。則徑易可省四閘兩閘轉般之難。閘壩皆宜添設官吏人夫守視。臣等竊計修閘浚渠築壩之費。當用銀一萬。五閘置船各六十一船。日運糧萬石。造船之費可一萬五百。通漕糧二百三十萬石。歲腳價可十萬三千五百。若糧多船少。聽以車轉。水陸並進。通軍事易竣。亦可早還。宜令戶、工二部各舉屬官一人。兵部推都指揮一人

充參將。專司修理轉運諸務。會同巡倉御史各奉敕行事。募軍餘萬人作之。務在堅久。每閘壩各置公廨。其費取之修倉餘銀。巡倉贓罰及所省脚價。其木石等取之各廠。又言。通州、京輔重地。軍民坌集。亦當積蓄以安人心。不宜過慮。自起驚疑。河源自西山經流大內至大通橋。或旱澇乾溢。啓閉通塞。亦非外人所能與。候上裁擇。時上意已決。命戶、工二部亟如所擬舉行。卽於今冬具備工料。以來春興工。仍敕諸臣協心共事。勿偏執異同。致妨經國大計。　壬寅。總理河道侍郎章拯言。西水支流。原自豐縣漫溢至沛。橫貫運河。衝決隄岸。其勢徑趨昭陽湖。以此運河南流勢緩。停淤沙泥。幾與岸平。今故道疏濬已通。而東岸勢卑。土疏善崩。秋水泛漲。恐復淤決。乞僉復蕭、碭原額淺夫。專令在沛時常防守。仍令徐州管河判官。督同沛縣主簿閘官。往來閱視。隨宜疏築。凡遇秋水時至。徐州管洪主事。量調徐呂二洪夫役協力修濬。其管河等官有能平治得宜。三年無患者。超格賞擢。工部覆奏。從之。　十一月乙亥朔。禮部尚書桂蕚上疏稱修通惠河不便。請改修三里河。上以其疏下大學士楊一清、張璁擬票。一清言。通惠河因舊閘行轉搬之法。可以省運軍之力。宜斷行之。勿爲浮言所阻。璁亦言。通州河道。經元郭守敬修濬。今閘壩俱存。臣聞京城至通州五十里。地形高下纔五十尺。以五十里之遠近。攤五十尺之高下。無所不可。誠濬甃山源以蓄諸山水。引神山泉以合下流之歸。迂回以順其地形。因時以謹其濬治。此一勞永逸計也。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銳建議開修此河。憲宗皇帝命大臣督理。而河道已通。運船已至城外。適有黑眚之異。惑於訛言

遂止．識者恨之．今欲開修此河．因仍舊道．誠易易耳．況一舟之運．約當十車．每年運船已到．則令剝運新糧．未到則令剝運通州積糧．庶京師充實．永無意外之患矣．至桂萼所論開修三里河．則費廣而見効難．非直有地理之忌而已也．上深然璁言．因諭一淸曰．覽卿疏．具見忠愛．朕居深宮．外面事情何由得知．卿輔導元臣．正當直說．庶不失政事．萼所奏．必有惑言．伊輒聽信．不但誤了朝廷之事．亦失了大臣謀國之意．彼疏、朕看數遍．亦知不可．欲直拒之．非待大臣之禮．故諭卿等票來行．意在其中矣．我孝宗伯考時．已命整理開修此河．不意當時黑眚爲異．夫黑眚之起．非爲修河．蓋灣裏住的鄉民．正恐失利．乘此爲言．俗叫爲嘛唬．卒被破事．當時若有一識事剛正之臣．告我伯考曰．黑眚之異．原非修河道所招．奸詐之徒．乘機營利．惑及愚民．不可墮其詐計．伏惟剛斷而行之．如此．伯考豈無聽察哉．前日勘官回奏停當．已有旨待春暖興工．朕亦恐有言者左說破事．而萼卽爲首也．夫萼與璁．替朕有所不逮．功爲等也．若論識時利、達事體．則萼以十．不及璁二三也．朕欲降一密旨與萼云．昨卿奏開河一疏．足見謀國至意．但前已有旨了．況先朝亦有成算．不必改議．恐起營利者擾事．卿疏、朕留覽．未知可否．復與卿計．一淸言．聖裁允當．遂命如前旨傳行．濬天津海口新河．明世宗實錄．

是年．漕運都御史高友璣．於瓜洲西江嘴置瓜口閘．時監工者不愼．致工人受賂．築砌不如法．鎭人復倡爲泄水之說．閘竟不用．南河全考．

濟寧河溢。公總理河道。欲疏支流、殺悍猛。築長隄、防衝潰。然後浚曹沛。自無淤阻。費十萬緡可足。考據精詳。與喜事臣議弗協。天旱。公禱泰山。旣降甘雨。寧陽泉忽湧數尺。南旺膠舟乃行。工部請別遣重臣。特陞公本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於是白河孫家渡工始興。明年夏潦驟發。公以人言乞罷。廷推盛公應期代之。迎合無成。復代潘公希曾。如公議。乃底績。王大用撰工部尚書朴菴章公墓志・章公拯也・

明世宗嘉靖七年正月乙酉。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言。沛縣迤北河道。地形庳下。泥沙易集。以故累濬累塞。今詢之官民。盛稱昭陽河。東自北進汪家口。南出留城口。約長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河。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設蓄水閘。旁設通水門及減水壩。以時節縮。較之挑濬舊河。勞逸遠甚。且可爲永久之利。計用夫六萬五千人。於山東南北直隸相近府分徵調。仍量行僱募。用銀二十萬兩有奇。取之兩淮鹽價。而以山東官帑所貯佐之。期六月而畢。章下。廷臣雜議。皆言應期議是。上乃命應期及春和督官興事。且誠各巡撫等官。同心協力。共成大功。應期請乞管河郎中柯維熊、員外王大化。於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等處。役工挑濬。以殺上流之勢。武城迤西至沛縣迤南修築長堤。以防北潰之虞。俱從之。　四月庚午。吏部等衙門尚書桂萼等。以修省會議條陳十二事。一言近以運河淤塞。邊報嚴急。議遣大臣提督。勞費特甚。宜並取還邊墻諸務。止令守邊官計處。俟年豐舉行。新河夫盡數歸農。而以河南山東京操班軍。暫借一季。免其赴京分遣修築。　六月乙巳。御史吳仲、郎中何棟、尹嗣忠、都指揮陳璠。奉敕閘濬通惠河

成。仲等因疏五事。一、時疏濬以通運道。言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丈有餘。中設慶豐等五閘蓄水。今已通運。然地勢陡峻。土皆流沙。夏秋大雨。河流暴漲。衝決淤塞。所宜預處。請行管閘主事。坐守閘壩往來巡視。一遇衝塞。隨卽挑築。晝夜撥守。毋致盜決。仍將閘運扣省脚價銀內每歲量支千兩。寄通州庫隨便興工。如不足。仍聽奏討。一、專委任以責成效。言大通閘河。止設主事一員。又兼催務。不無妨廢。請令住劄通州專理河道。通州添設管河同知或判官一員。所管起大通橋盡鮮魚閘。合行錢糧。歲支扣省脚價。凡應行事宜及委用官員。悉聽管閘主事處分。仍敕戶部歲三月初旬。遣郎中或員外一員。奉敕住通州會巡倉御史。沿河往來。催儹天津以北糧運。驗算輕賫銀兩。待運完日造册奏繳。一、改閘座以防水患。言夏秋久雨。西山水發。皆由閘河東流。閘門隘小。水泄不及。遂至泛漲。衝決堤壩。此出不測。非人可爲。原議障水石壩今已修成。又通流閘在通州城中。市井環繞。積水丈餘。又西水關久浸水中。俱非長便。舊有慶豐上閘、平津中閘。今已不用。拆運通州西水關外。創造石閘一座。將前石壩。南移二十餘丈。改造石閘一座。平時閉板。水落啓洩。疏入上以運河、先朝屢經勘議。未得成功。仲等僅四閱月而就緒。嘉其勤勞。命科道官査驗行賞。所條事宜。部議亦稱便。上悉從其所言。　壬子。御史吳仲言通惠閘河。成功不易。持久爲難。請留原差工部郎中何棟督理。三歲一更。聽動支餘銀。扣省脚費。僱倩軍民夫役挑濬。上流改造閘座。嚴防山水泛漲。法禁盜決河防。隨船帶石包岸。逐年栽柳護堤。塡墊橋道。補葺廠房。修艌剝

船。及兼理天津一帶河道。又各河道俱設有司水利官。請於近地所屬勤敏者改陞一人。或同知。或判官。塡註通州專管河道。其督運戶部郎中尹嗣忠。請如侍郎王軏疏。仍留坐守催督。終始其事。以後不必專設。率歲二月。請差郎中或員外一人。奉敕前去會同工部郎中巡倉御史督運。完日回京。及將來剝船編入漕司必須設官專管。方爲久計。疏下戶、工二部。覆如其議。上曰。然河工方就。計非親其事者不可責成何棟令住劄通州。往來督理。及天津一帶軍衛有司官。事干河道。俱聽委用。毋得阻撓。歲滿勞著。陞改職銜。照舊行事。吳仲仍提督京通等倉。兼督理通惠河。與何棟、尹嗣忠、陳璠等。協心共濟。尹嗣忠將運糧回部。歲差如議。改軍自運及添設專官。俟漕運會議具奏。　七月庚辰。總理河道都御史盛應期疏濬昭陽湖東一帶新河。工已及半。會旱災修省。言者多謂新河之開非計。詔罷其役。併罷諸治河官。應期請俟秋深。果舊河通流則已。如仍有阻礙。須終新河之功。爲經久利。戶部請從之。且言河道總理官不可罷。得旨。應期回京別用。另選忠誠才望大臣代之。竟罷新河之役。　九月庚午朔。罷總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管河郎中柯維熊俱冠帶閒住。初應期奏開新河。維熊贊之甚力。朝議罷役。應期請緩一月。毋停工。保其終事。維熊復甚言其不便。應期亦上疏自理。部議兩罷之。應期果毅任事。既奏開新河。因謗議紛起。欲急於成功。以杜衆口。遂以嚴急興怨。功未成而罷。然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卒循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不淺也。　己卯。刑部尚書胡世寧疏。言新河之議。首倡自臣。既而盛應期先因僉事江良材具疏偶

與臣合。遂爾奏報。爲國家興莫大之利。第初議限以六月。而應期勇於集事。功僅四月。已十成八九。遂致官吏嚴急。怨讟煩興。朝議以安人心爲重。亟止其事。尋命應期與維熊同罷。彼維熊之反覆變詐。陰陷大臣。私誤國事。其罪當不止此。至於應期平日執性過嚴。所至物情不協。非遇寬大之朝。不止罷黜之罪。今得此非不幸也。但自古國家每債大事。必追責首議之人。應期祇因臣妄言新河之謬。得罪以去。則是不惟誤彼徒費工力。而使後任事之臣。盡以應期爲戒。皆臣一言之所致也。請與應期同罷。或更加重擬。或薄示降調。使天下後世。皆知我皇上馭臣賞罰之公。愚臣死不敢欺之義。上報曰。覽卿所奏。已悉至情。但應期受命治河。委任非人。督責過嚴。以致怨聲載道。不能無罪。業已處分矣。卿宜安心供事。不必引咎自責。明世宗實錄。

是年春正月。鑿新漕不成。先是河決曹、單、城武、陽家口、梁靖口、吳士舉庄。衝雞鳴臺。沛北皆爲巨浸。東溢逾漕入昭陽湖。沙泥聚壅。運道大阻。刑部尙書胡世寧上言。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亳至懷遠入淮。其東道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匯於淮。而今且湮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隘。所以豐、沛、徐州。漫爲巨浸。溢入沛

北之昭陽湖．以致運道壅淤．然壅淤既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隔．其禍小．決而東北．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矣．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陽穀、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滎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源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武城以南廢隄至於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於運道．臣與李承勳同行擬議．莫若於昭陽河左滕、沛、魚臺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諸處．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闊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來．冬氷結船止．更加濬闊以爲運道．此其上策也．至是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上言．宜於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章瑞覆議從之．乃集民夫萬人分標開鑿．已而其地居河上流．土皆沙淤．功弗就．應期日夜止宿水次．益卒數萬治之．百姓滋怨．言者謂糜財用．勞民力．功必不可成．上怒．奪應期官．歸田里．而新渠之議寢焉．以侍郎潘希曾往代．踰年．豐、沛、單三縣隄成．

明紀事本末・世寧請開新河疏・具載山東全河備考者爲詳・爲錄之・疏曰・臣聞河流遷徙不常・歷周至今・未有久治而不決之衛・國家救災恤民・亦未有聽其決而不治之理・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治河次之・夫自古言河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逆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自汴城西滎澤縣・經中牟陳潁等處至壽州入淮・一自汴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處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至魚臺塌場口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今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此正所謂河流合則勢大者・而河身又狹・則又所謂狹則勢急者・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於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爲巨

浸。近又溢入沛縣之北。浸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流緩沙壅。漸至淤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隔。其禍猶小。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以竭。前宋澶州之決。灌數十州縣。禍不可言。故言治河。當因故道而分疏之。故道雖六。其前出陽穀魚臺二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其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殺上流之勢。勿使壅也。其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三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便開濬一道。以分疏其下流。或恐曹沛漫流。久而北徙。宜修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曹單等縣。黃德賀固楊明等集地方。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一道。以塞新決河口。並防其北徙。此治河急務也。若開運道。尤在所急。然今止塞沛縣以北三十里。而不能遂開者。以方秋水溢。塞處半為流沙所壅。撈沙水中。沙隨水勢。旋挑隨壅。甚難成功。或謂乘今冬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時。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並土排築。旬月可開。或謂此暫挑沙開築。終不可永杜來歲之再淹。則宜趁冬水涸。水凍船阻。照南旺開湖式。於昭陽湖中間開河一帶。南岸築堤以通運道。比之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而來歲通漕。可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能衝沙壤塞。卽今昭陽南口金溝舊開處所漸淤可驗。臣等再三計議。莫若於湖東岸。滕沛魚鄒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另開新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尋近道。工力猶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闊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就取其土。厚築西岸。為河東堤。且防河之漫。山水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為河流漫散之區。是則所謂不與水爭地者。來冬冰結船停。更加濬闊。仍于彼立一夫廠。量撥山東人夫接遞。暫寬豐沛之民。以稍息咽喉之氣。此上策也。

應期吳江人。以薦起為都御史。總理河道。工部郎中柯維熊與之偕。時趙皮寨為上流。其地視河高數尺。而其土又皆沙也。隨疏隨淤。久之功弗成。坐論免歸。河南通志。

盛都御史新河之役。不可全謂其無功也。顧其喜功無漸。程役太嚴。又忤安仁。故爾中止。今猶可復也。或於汴西濬孫家渡一道。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正東出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擇濬一道以少殺其勢。少分其流可也。或修武城以南廢堤。以防豐沛漫流。或修築沛北廟道口堤。以防新決河口可也。王曉吾學編餘。

應期役丁夫九萬八千開渠自南陽經三河口過夏村抵留城百四十里已閱四月怨讟上聞褫職停工自是四十年無敢言改河者乃終嘉靖之世河之入漕爲梗者六其決口歷歷在穀亭、孟陽、湖陵、廟道口間而其害惟庚寅北徙爲大漕之寄於河而受梗者屢見莫大於辛亥房村之決大決亦大費小決亦小費爲漕故無所惜特患工之不能久耳中丞劉天和濬漕河上流使漫流就下以濟二洪爲利垂十年辛亥、壬子間復專治徐淮下流爲漕利亦垂十餘年而上流積漸受淤迫而縱橫衝射如乙丑之全河逆行爲從來河患所未有事窮則變於是有思成公新河之績者矣（金河備考）

何棟字伯直巢縣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七年上命修通惠河棟升工部郎中疏鑿故道蓄瀦上流建閘築堤務圖久遠甫五月告成自是糧運直抵大通橋歲省輸費十二萬緡上心嘉悅升俸一級賜白金綵幣升右通政仍督河務（王用賓撰都察院右都御史何公墓志）

嘉靖七年漕運都御史唐龍奏乞於三汶河口儀眞上游之地置閘以盡漕利（南河全考）

明世宗嘉靖九年正月甲辰敕通政司右通政何棟專理通惠河道棟先任都水司郎中修濬通惠河閘工成陞通政工部言棟治河有成績宜專任之以究其用故有是命（明世宗實錄）

是年秋境山河忽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河湍射下數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遠近駭懼舟戒弗行公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逼之東兩涯下埽以漸相屬及兩埽逼河流激

灄．乃決入故河．奔放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是役也．有風公絡新河之緒者．有謂當絛新河之害以聞者．公一弗從．蓋公之功成．上乃詔加公尙書俸級．仍總理之．十年改兵部右侍郎．潘公希曾傳．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四

運河水

明世宗嘉靖十年八月壬辰。滄州南花園漕河淤阻。戶科都給事中蔡經等。劾奏都御史李綝。身任治河之責。既不知先事預防。及當此潰決之時。復不即躬臨督理。以致事功難成。阻滯糧運。乞敕諭切責。令其速詣決所。督率有司與各總運官軍修治。事竣。仍令據實回奏。并查參各管河官員以聞。第今阻淺糧船甚多。若至灣之日猶拘泥故事。京、通四六撥派。則恐空船回遲。來歲漕運復誤矣。更乞下戶部酌議。暫於今歲多派通倉就近便輸。其空船令速駕回。輕齎銀扣貯太倉。或因剝淺費多者。聽巡倉御史勘覈補給。後不為例。事下戶部覆如經言。上從之。命奪綝并管河郎中等官俸有差。　九月己未。滄州築月河工成。

辛未。巡按直隸御史詹寬言。河堤率以草束土累築而成。故堤善崩。宜及時加土。以障其河洪。仍與復絕堤與濟二閘。以石甃之。時其蓄洩。以殺水勢。又德州當衛、漳、滹沱下流。稍近高津。宜便置閘。以為減水之區。東兗諸郡所積河道銀。足以當石閘之費。事下工部。請令總理河道等官計處。從之。　壬申。工科都給事中趙漢條陳河道便宜六事。一、濟寧上下河道。皆仰徂徠山等處諸泉及諸溝澮。皆漕河之委。宜以時巡視疏築。至汶、泗諸河。尤當經理。一、淮揚之間故堰。高郵諸湖為堤。以便舟楫。頃漸多頹壞。而清江浦

爲入淮要路。數有淤遏之虞。宜便議經久之策。工部覆議。從之。十二月辛卯。戶部員外郎范韶、御史聞人銓。各言寶應縣范光湖。爲歲漕必由之道。而湖闊水洶。患常不測。請開築越河一道。使舟行河中。以免傾覆之患。若河堤不堅。決之甚易。宜建減水閘五座。濬赴海渠五條。築堤節流。以防衝決之虞。工部言韶生長湖濱。銓昔宰茲縣。見聞必審。其說當從。上是之。令總督漕運都御史等官會同勘視。計處至當以聞。明世宗實錄。 范光湖一名氾光湖。在寶應縣西南十五里。東西長三十里。南北闊十里。東北連清水湖。南會津湖。西通瀰火湖。瀰火湖在縣西南四十里。西通衡陽湖。南接安宜溪。東北入氾光湖。津湖在縣南六十里。東通運河。西北會氾光湖。南接高郵界。清水湖在縣南。西南連氾光湖。東會運河。西通閶丘溪。

明世宗嘉靖十一年二月丙申。刑科給事中徐俊民疏言。南北咽喉。莫急運道。茲惟鉅任。貴在得人。竊見河道都御史李緋。漕政不修。一籌莫展。乞更置。得旨。緋曠職。令閒住。緋字廷章。固始人。宏治乙丑進士。二月庚子。詔以通惠河脚價銀五千兩。修築天津迤北一帶耍兒渡、黑龍口、桃花口等處決口。五月辛亥。工部覆中軍都督府經歷司經歷趙善鳴奏。請濬大通橋至通州運河。增添閘座。多修漕艎。運通州糧入京城。以實根本。修自都城至儀眞運河淺澀。自良鄉及涿州達保定、河間、眞定迤南一帶陸路低窪。以保轉輸。報可。庚午。太僕寺卿何棟言。奉旨相勘河患。大端有二。一曰滹沱河。發源山西渾源州。會諸山之水。東趨眞定。由晉州紫城口南入寧晉泊。會衛河入海。此故道也。但晉地形。西高南下。因衝決紫城口東溢而東鹿、深州諸處。奔爲巨浸。茲欲築此決口。須起藁城縣張村至晉州固堤築堤一十八里。高三丈。闊三十丈。多用樁

木。密栽榆樹。務求堅厚。足禦奔湍。然後挑濬河身。三十餘里。障水南行。使歸故道。一曰鴨河。沙河、磁河。俱發源山西五臺山。會諸支河之水。至唐河藺家圈。合流入河間府東南任丘霸州天津入海。此故道也。但河間府地形。東南高。東北下。因衝決藺家口。東北溢而肅寧、新安諸邑。罹其墊溺。茲欲築此決口。計六十餘丈。浚河故道。自劉家口至陵城淀。計三百餘里。通計二役。工力浩大。遺民方救死不給。官帑又散賑已竭。且大水將至。興役爲難。二麥被野。蹂躪可惜。大工未可遽議。宜先令府州縣官隨地修浚。以免暫時水患。俟酌處財力有餘。然後舉前二役。又看得涿州有胡良河。自拒馬河分流至涿州。東入渾河。良鄉有琉璃河。發源磁家務。潛入地中。至良鄉東入渾河。皆其故道。近以渾河沙壅。阻塞二河下流。遂致平地湮沒。瀰漫至數千餘頃。勘得下流壅塞之沙僅四五里。用力頗易。計費不多。所當亟爲疏浚。臣請以胡良河委涿州知州張經綸。琉璃河委與州中屯衞指揮李思恭。各給夫一千名。責之月終報竣。以二臣才力。必能集事。工部覆奏。得旨允行。　七月己巳。戶部郎中徐元祉疏言。元祉受命賑濟保、河二府。以地方災害。由水患未消。遂言順天、眞定、保定、河間四府河患。謂以大分言。順天利害相半。眞定利多害少。保定利少害多。河間卽全受其害。蓋水之害有二。一曰河。二曰淀。河本以洩水。今下壅而不宣。淀本以瀦水。今上溢而不受。洚洞無涯。民瘼特甚。宏治、正德間。蓋嘗築建長堤。排塞決口。水悍土鹵。隨即潰敗。爲今之計。惟有疏濬而已。臣周相原隰。備訪僉議。敷陳疏浚六事。一、濬本河以開其源。蓋今所稱九河。悉自西山而來。南與

滹沱合．則侵眞定諸郡．北與白溝合．則侵保定諸郡．所謂本河也．濬之使河身寬邃．足納衆流．乃今日治水之第一義也．一、濬支河以分其勢．蓋九河由紫城口入大淸河．湼槃口入文都村．藺家口入白洋淀．楊村河入章哥窪．所謂支河也．濬之使河身直遂．以納細流．則水勢分矣．一、濬決河以防其漸．蓋九河當其安流．自成一道．本支二河．受之有餘．陡遇急雨連澍．岸口四衝．所謂決河也．宜視水勢所便．每衝量留一口．深濬順導數處．共成一渠．以殺湍急．且杜淫溢之漸．一、濬淀河以統其宗．蓋九河溢於旣滿．停於不洩．壞田疇爲淵藪．所謂淀河也．濬之使淀淀相通．達於本支等河．庶下有所洩．不至氾濫．一、濬淤河以順其性．蓋九河東逝．原有故道．或爲泥潭之凝結．或爲豪強之曲防．所謂淤河也．宜依故道疏之．使高者下．下者通．占阻作梗者．抵罪勿貸．一、濬下河以接其流．蓋九河一自靑縣出．一自丁字沽出．其於二流相匯者．如苑家口尤甚．皆所謂下河也．濬之使本支等河．兩涯不滯．直達於海．則治水之功成矣．以上數事．不過闢阻水之高岡．覓受水之故道．分其來勢．通其去脈．此其大略也．若夫施工之序．則自苑家口始．於此首事．必專其責任．然後一行眞定府．先濬滹沱河．以保障城池．培植要路．次晉州、束鹿、武強等縣．於紫城湼槃等口．聯絡河間府獻河等縣．於賓村單橋淮鎭．遡流窮源．俾水循滹沱一派以出靑縣．一行保定府．先濬楊村河藺家口白洋淀．次安州、新雄、任丘等縣．於呂公、月樣等橋．聯絡順天府文、大等縣．於龍灣、張靑、苑家口．俾水引沙窪一派出丁字沽．斯可以抑九河之患．而民害可息矣．下二部議覆．四府河患．先該太

僕寺卿何棟勘奏．障濬工程浩大．民困未紓．須料才力有餘．乃可興工．已奉命旨．今元祉所奏．又極詳明．夫水害不除．則民災終不可免．恐不可以財力之詘．坐視斯民之溺．乞降專敕二道．令順天巡撫王大用、保定巡撫許宗魯．督同各該兵備有司官．照依所奏事理．履行勘視．凡故河淤塞所在．遡流窮源．通加開濬．其一切橫流散漫之水．亦須究其弊原．順流下導．務使趨河就海．不可顧此棄彼．以鄰境爲壑．其諸官豪阻截水利者．卽行改正．若更抗拒．從重參治．體勘明白．卽畫域鳩夫．及時戒事．一面具實奏聞．詔悉從之．　癸酉．陝西巡撫都御史王堯封奏．陝西各邊．歲仰食縣官者．不可勝數．考之黃河運道．自汴城入洛河．至孫家灣下載陸轉可數百里而達陝州．復由黃河經潼關通渭南不四十里．抵陝城．而陝之金州等處．徑湖廣襄陽漢江．皆有水可漕．誠循此道改立漕卒．增置牛車．先轉河南、湖廣原派臨德二倉米十萬石於金州．續改附近陝州等處折糧二十萬石．各舟浮車轉而達於陝．則可以不煩內帑而用饒足矣．戶部覆言．漢唐盛時．歲漕關中粟數十萬石耳．然漢番係議作渠田．不欲漕．張湯議通褒斜．不能漕．唐褚朗鑿三門山爲梁．而功不成．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舟．而輓卒多墜死．李齊物鑿砥柱以通舟．而不能入．至候水漲乃上．蓋皆更砥柱之險．敗亡過半．故至呼河中山爲米山．謂僱門匠爲無墓．而我朝成化間．亦嘗轉漕二十萬石至陝．有斗錢易斗米之費．竟不能達．今徒愛獲穀之利．而不知利之不償其害．是揚雄所謂耗十而愛一之說也．宜下廷臣會議可否以聞．既而廷臣皆以爲不便．罷不行．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十二年八月壬申．順天府香河縣郭家莊．自開新河一道．長一百七十丈．闊五十一丈有奇．路較舊河近十餘里．有司以聞．詔管河諸臣亟爲善治．幷祭告河神．明世宗實錄．

總河朱裳保運道疏略云．宏治以前．河分四支．若孫家渡、渦河口、趙皮寨、梁靖口．近年俱以堙塞．而以全河東奔．自曹、單、城武等處徑趨沛縣．又自沛北徙．横流金鄉、魚臺、穀亭口．事誠可虞．况今漕渠窄隘．洪閘東捍．以全河入之．自不能容．惟當分濬以殺其勢．今梁靖、趙皮．幸已疏通．孫家渡亦行挑濬．惟渦河一支．因趙皮寨下流．睢州野雞岡正河五十餘里．漫於平地．注入渦河．宜挑濬深廣．導引漫水．使歸入正河．而入睢州．張建口起築長隄．至歸德州郭村．計凡一百餘里．以防泛溢．仍特疏梁靖口下流．且挑儀封於莊村月河入之．遠於小浮橋．則北崖水勢殺矣．其北崖自河南原武縣至山東曹州．原有長堤．以防東北入海．但日久坍塌者多．不任衝齧．所宜急爲修築．兼添築月河以禦奔衝．及查河道．魚臺其流益北．將有越濟寧、趨安平、東入海之漸．議者欲塞岔河口以安運道．然以臣計之．其可虞者有三．水勢洶湧．遽難堵塞．一也．縱令塞之．勢益流激．夏秋水漲．兼恐横崖決北．二也．決口既塞．徐州上至魯橋．沉沙滯積．山東諸泉水微．運道必淤．三也．今宜將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相其要害．固之以石．泄之以壩．自城武至濟寧州．創築縷水大堤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魚臺縣至穀亭鎭開通淤河．引水入漕．以紓其患．卽所謂順水之性．不與水爭道者也．山東全河備考．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庚寅．總督河道都御史劉天和言．黃河自魚、沛入漕河．運舟通利者數十年．而淤塞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爲害亦大．邇來黃河改衝．一支從虞城、蕭、碭等縣．下出小浮橋口．而於楡林集、侯家林二河．分流入運者．俱淤塞斷流．不入．利去而害獨存．明春糧運已迫．今宜浚自魯橋至徐州二百二十里之淤塞．修師家莊至黃家閘之閘座．及行管河郎中主事疏浚諸泉源．與運河接濟．又請徵調山東、河南、兩直隸四省夫役．及議處工價糧食．限各郡縣朝覲官速回任．以充委用．申明運軍不許多帶貨物．以致淺阻．復疏請設沽頭閘主事．幷各閘官吏夫役．工部議覆．上從之．詔以疏通運河．係國家急務．天和前後兩疏．具見盡忠．仍賜敕命作急督理．一應司府軍衛俱聽節制．務刻期完工．以圖永久．（明世宗實錄．）

公總督漕運至淮．會漕塞．議者紛紛謂復海運．開濟、汶．卿謂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乃疏黃河故道．固堤岸．毋令走洩．未幾、漕利．（朱睦㮮撰右副都御史馬公傳．公名卿．字敬臣．林慮人．宏治乙丑進士．嘉靖十一年任總漕．）

明世宗嘉靖十四年七月癸未．御史曾翀奏．漕河自臨清而下．汶水與衛水、漳水、淇水合流．北至靑縣．復合磁、滹諸水．經流千里．始達直沽．每遇大雨時行．百川灌河．其勢衝決．散漫蕩析田廬．漂沒糧運．請於瀛渤之上流．如滄州之絕堤．興濟之小埽灣．德州之四女樹．景州之泊頭鎭．各修復減水廢閘．股引諸水．以入於海．則大勢分而不爲害．乞敕河臣程督之．報可．　九月庚申．初建西海神祠．先是上召禮部尙書夏

言於無逸殿諭之曰、西海子歲以午日奉兩宮游宴。止行望祀。宜特建祠宇。言退乃上疏曰。禁內西海子者。即古燕京積水潭也。源出西山神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瓮山後。匯為七里濼。東入都城。瀦為積水潭。南出玉河。入於大通河。轉漕亦賴其利。比之五祀。其功較大。宜特祀。請於北閘口湧玉亭後隙地建祠。以答神貺。詔可。

十二月辛亥。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治河事宜。其一泗州祖陵。其一壽春王墳。（不錄）其一近年黃河入運。僅利濟、魚臺南至徐、沛二百里爾。自魚臺北至濟寧及臨清五百里間。俱賴汶水諸泉之利。宜大加疏濬。務俾勺水悉入漕河。其一南旺周漕湖堤已築成一百餘里。堪以積水。其舊設減水閘壩。俱宜查復。其一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舊議砌石以禦橫流。今黃河既已南徙。閘河汶泉水微。培堤亦已高厚。毋容更議。其一淮安清河口板閘迤南淤淺河道。併工疏浚。築為堤岸。其一新莊、清江等閘。如濟寧閘例。以時啓閉。工部以其議為當。上從之。（明世宗實錄。）

古者河北流。伊、洛、汴、汜不入河。雖沁、衛、淇、漳之水。過大伾而北始入焉。故河之勢猶減。今則伊洛沁汴汜諸水舉入之矣。中州安得無河患邪。將導沁入衛歟。衛輝宗藩已因水患奏塞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頻年已苦衝決。不可復益以水。惟汶泉之水。遇旱則微。匯水諸湖。以淤而狹。（安山、南旺、蒲灣、泊、昭陽諸湖。大半淤塡平滿。積水甚少。）運舟恆苦淺澀。若於武陟境內沁河。橫建滾水石壩。於東岸開三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北界大堤之外。（勿俾與黃河相近。以大堤及諸堤為隔限。）經延津縣南。循大堤而東至長垣界。入黃河舊衝張秋故道。（自武陟至

此三百餘里・須創開・皆大堤之北・又東至曹州境舊分水處。黃河舊於此分流・一大支・徑衝張秋・一小支・下濟寧永通閘月河・北向張秋之道。則設一閘。張秋以下・水涸方開・南向濟寧之道。則大加疏濬。俾出永通閘入運河。自長垣境故道・至此亦三百餘里・旱則沁水盡東。全濟運河。涝則半由滾水壩仍歸黃河。是運河復增一汶。為永遠無窮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況沁則易於節制。不亦大愈於引黃河邪。但大勞未艾。民力方屈。運道方幸通。曷敢以輕議也。國朝治河司運。惟宋司空禮、陳平江瑄。經理之功為大。然惟導汶濬淤。建閘通運。不復引河。雖景泰、宏治間。黃河自至。徐武功有貞、白康敏昂、劉忠宣大夏、亦皆強排力塞之而後已。不復資以濟運。蓋其至則衝決。去則淤塡。修治之工。無時可已。而運舟運卒之衝溺。為害尤大。且遷徙不常。害多利少。華公誠有見於此矣。嘉靖甲午冬十月。黃河從趙皮寨南徙。運道淤阻。時議者有引黃河。謂黃河水盛・舟行閘面之利・濬閘河。二說莫能決。余甚憂之。迺相度二河道里遠近。工役巨細。權利害輕重而折衷之。引黃河濬淤幾四百里。既深且廣。其遠其費倍於浚閘河。計非數月可完。誤營運諸料物。誤糧運京師。公私仰給之絕。兼之故道難復。縱復將即淤。濬河修閘之費。卒不可免。是以其勞貽後人也。況所濟魯橋下至黃家閘百七十里爾。自魯橋北至臨清五百里間。則猶資汶水諸泉。初無預於黃河也。迺始決策濬河修閘。惟將來天旱泉微。余甲午夏承乏治水・魯橋以下・黃河盛流・閘面行舟・濟寧一帶・幾至絕流・隨禱於南旺諸祠及泰山・幸應禱而大雨・河始通・運舟不免淺閣。歐陽修有言。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為之。猶愈於害多而利少。余取法焉。然則欲為運道建

萬世之利者。亦惟引沁爲愈爾。以上古今治河同異・摘錄二條・通州上達都城、近已修閘轉般漕運。脚費大省。蓋元郭守敬雖嘗行之。卒於中止。惟我聖明決策修復。爲萬世利。無容議矣。若白河經密雲諸山。且全受渾、楡諸河之水。夏秋暴漲。堤防不能禦。源遠流迅。水勢漫散。河皆淤沙。深淺通塞不常。運行甚艱。殊無策以治之。惟用兜杓數千具。治河官夫遇淺卽濬。此外運舟各攜四五具。二三百舟。卽可得千餘具。合力以濬。頃刻而通。盤剝大省矣。惟運卒利於盤剝。方可開支脚價少資用焉。而終歲勞苦。固可憫也。如卽以盤剝之費。償運卒濬淺之勞。則運卒受實惠。不愈利歸剝船邪。兼官置剝船千艘。糧運不滯矣。近有議於白河建閘者。河廣水盛。瀑必他決。底皆淤沙。閘必易損。且河徙無定。乙未王家渡河一歲徙十五里。閘難改移。蓋未達水土之宜也。　運河數千里。惟白河堤防大壞。歷觀河底。兩岸率皆淤沙。以故易於衝決。遷改與中州黃河略同。治堤宜遠宜堅、宜植六柳。諸法亦略同。更有異焉。每見村莊週遭。積沙成巨堤。上復多柳。云以禦水。詢之。乃先於平地植低柳成行。以俟風沙搏聚。旋自成堤。柳愈繁則沙愈聚。根株盤結。水至無害也。治河者如之。不亦大省民力邪。然惟瀰望平沙。無可取土者。方用此法。若堅實河岸。仍須土堤。低下衝決之口。仍須堅土。倍築高厚。更植深柳。爲完美爾。以上白河凡二條・衞合淇、漳之水。故其流盛。臨淸而下。去海猶遠。而岸亦高。衝決猶少。德州而下。河身既狹。去海漸近。兩岸復卑。滄州以下尤卑。易盈易決矣。近恩縣東光、滄州、興濟連建四閘。誠足以洩漲溢之水。但入海之道。須修濬深廣。無隳成功也。　滄、德、

天津之間。河決無歲無之。亦有水不甚盛。河不甚盈而決者。非盡由隄岸卑薄也。一則鹽徒盜決以圖行舟私販。一則鹻薄地土。盜決以圖淤肥。一則對河軍民盜決。以免衝決彼岸。斯二者汶河同之。巡守當豫而防察當預也。　臨清板閘運河入衛處也。衛河水漲。即壅入閘。或漫閘面以入。故閘上下常淤。運舟每爲停阻。宜增培閘面。旱澇舉須下板啓閉。舊以衛河水盛多不用板。蓋啓則閘下之淤。每日衝洗可盡。閉則衛水不入閘河之水積盈。及啓則二河水勢相當。淤亦不入矣。司閘者所宜審也。以上衛河凡三條。　元人遏汶分流。北出陽穀以通衛。南出濟寧以通泗。名會通河。然分水之處。地勢猶高。僅勝小舟。永樂九年。宋司空禮、築戴村壩以遏汶。導之西南流。四十里出鵞河口南旺湖中。地勢下矣。然後分流南北。方可勝巨載。漕運永利焉。夫人知宋導汶濬河之功。而不考其故。爲著於此。　汶水出泰、萊諸山。伏秋流亦混濁。率皆虛浮淤沙。故老相傳。成化間。戴村壩以下河道。猶未淤滿。意者開導未久耳。近則沙淤直至南旺河。皆平滿矣。故水易漲溢。即北下東平故道鹽河入海。運河不得其用矣。頻年挑濬。沙積兩岸。或平鋪地上。風起飛揚。仍歸河內。運河命脈。全賴茲流。雖勺水當惜。衆議兩岸築堤以約攔之。猶慮水漲堤壞。迺議開減水閘、滾水壩各四。東西兩岸各二。以洩暴水。嘉靖十三年秋。築東堤。主事段承恩所築。尚須培補高厚。十四年秋。築西堤。主事顧翀所築。去河遠。遠則足以容水。而高厚閘壩。亦計料修建。嗣而治之。運道其永賴矣。汶水自泰萊至南旺幾三百里遠近。咸謂汶泉水微而不考其故。蓋盈河淤沙深廣。春夏久旱亢暘。沙極乾燥。汶泉經之。多滲入河底。所經既遠。

安得不微邪。嘗測其上源下流。各深廣尺寸。蓋所耗十之三四。然數百里之淤沙不可盡濬。且將復淤。所濬兩岸之沙。終歸河內。勞費無已而卒莫能效。眞無以爲處。有獻議者云。汶水自春城口以下。河流迂遠。宜於春城口置石壩一道。中爲數碒洞。創開小河八里餘。取徑入魯姑、龍鬬二泉渠。量加濬廣。凡六十三里餘而至黑馬溝。伏秋水盛流濁。則開碒洞。俾由故道。春夏之間及天旱水微流清。則過水由碒洞下出黑馬溝口。即可避汶河百數十里之沙滲。余大奇之。隨因中道有五泉。隔絕不能入。遂止。如將五泉者橫汶開溝以入焉。亦無不可。治水者尙其審諸。汶河淤田盜決、對岸盜決之弊。與衞河同。以上言汶河・自徐州北至臨清七百里間。爲閘四十有三。自元建者二十餘。聖朝永樂至今。先後增建者二十有餘。減水月河通湖諸閘不與焉・故閘面閘底。高下不一。如下閘過低。積水盈板。即須啓。則上閘之水。必迅急而舟難入。必易涸而舟難行矣。余問水歷觀而竊疑之。然未敢以爲必然。至冬。黃河南徙。諸閘有僅露閘面者。有沒入泥底者。而閘口之泥。深淺不一。乃一以閘面平石至泥水平面測之。時惟棗林閘露閘面三尺餘。各有差。師家莊魯橋二閘面・各露一尺五寸・穀亭湖陵城二閘面・各露一寸・孟陽泊閘面露一尺八寸餘・至底悉泥淤・深至一丈八九尺者・惟棗林閘下之南陽閘。已沒入泥底。閘面泥淤仍四尺六寸。八里灣閘面泥淤仍五尺。始知舊傳棗林閘之過高。而不知其下南陽閘之過低也。迺一以棗林閘爲準。餘悉培而平之。由是啓閉。水不復洩。仍各測其深淺。其閘底過深者。則量留底板。均止以十二板啓閉。師家莊閘深一丈三尺二寸・留底板二・魯橋閘深一丈六尺五寸・留底板六・棗林閘深一丈六尺二寸・留底板三・南陽閘深一丈八尺三寸・留底板四・穀亭閘深一

[丈五尺七寸。留底板二。八里灣閘深一丈六尺三寸。留底板三。孟陽泊閘深一丈五尺一寸。留底板一。胡陵城閘深一丈七尺四寸。留底板二。沽頭以下六閘則閘淺。惟上沽頭閘留板一。餘無留。]則閘上之水益深。苟非久旱水微。固可直達上閘。[舊運舟過閘卽淺閣。直待積水盈板。方抵上閘。]舟行其永利矣。南旺迤北諸閘。亦可行之。而大勞甫息未遑也。閘河自魯橋以下爲黃河衝洗。以漸而廣。乙未濬河。止以底廣五丈爲準。蓋南旺上源也。分水處河底僅四丈。下流愈廣則愈淺矣。閘河僅取通舟。非務爲觀美。元人有因水散至以板爲岸。逼水行舟可驗矣。治水者愼無病其狹而圖爲廣大也。惟河廣淤深。間復下墮河底不及五丈者。方以時濬之而已。余濬河至三柳樹灣。迺八里灣、孟陽泊二閘之間。役夫云下皆生土。河底舊止此矣。余猶病其淺。一老叟進云。聞之先輩。兩閘之間須留稍淺一處。余恍然而悟。蓋中道皆深。下閘一開。上閘之水盡洩。閘近者積水猶易盈。閘遠者倍費時日矣。故中道留淺。[亦不過十餘丈或數丈。]船行至此。雖少待。然積水不必盈閘。卽可越之而直達。上閘舟行顧速矣。益知前人用心之勤。爲慮之遠若此。爲之歎慕自愧不能已。後之人愼毋忽也。凡閘鴈翅石及砌岸用石者。須內外兩面各用完整石塊砌高。而中塡以碎石。灌以泥灰。卽永遠無坍損矣。[以上言閘河。問水集。]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五

運河水

二洪、古稱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舊各有閘。徐州洪一。呂梁洪二。近方革其一。而莫知建置之由。志稱正統間。參將湯節因洪水淺急。數壞舟。建議於洪上流築堰。逼水盡歸月河。徐州洪則於南口。呂梁洪則於上下二口。各建閘積水以行舟。蓋正統戊辰。黃河從河南滎澤孫家渡南徙。二洪僅受閘河之水。迺從河南懷慶之武陟導沁水下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以濟二洪。水猶淺澀。故節議建閘爾。志不悉言其故。迄今天旱水澀。即築攔河壩。逼水入內洪。猶建閘遺法也。今梁靖之流已甚微。冬則斷流。春夏雖仍通流。然深不過數尺。河底高於南河丈有五尺。夏口近衝之溜。水勢甚盛。而蕭縣城南之口亦阻山甚狹。通塞靡常。甲午春。二洪幾不通舟。然則建閘之法。不可不預講也。如月河各以石砌堅。而修閘以俟冬春水澀。即築壩從閘。永久之利也。但二洪役夫。藉險以爲利。非果斷以必行之。不可得也。有云二洪之後。皆可開月河以建閘者。蓋上下口及中連建三四閘。節水啓閉。水盛則由洪。水澀則由閘。二洪之險失矣。但山脈皆堅石。所費良不貲爾。然二洪之役夫歲餘二萬緡。如出數歲之費以鑿之。萬世之利也。以上言徐呂二洪。淮自荊山而下。即受黃河從渦河一支之水。至清河則全受河水矣。議者云黃河泛濫中土。蓋海口近年漲沙下壅上溢致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甚奇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

淮陰之地甚卑。而徐呂之洪甚高。信然。則淮陰當陸沉。而徐、呂爲安流矣。審察之。乃河、淮入海之處。北口實有漲沙。而南口更衝廣爾。（言淮海。）淮淸江浦。頻年外河黃水漫入輒淤。濬治無已。運舟每爲阻滯。詢之父老。有云自板閘而下。相度地形。中道別開一支河。河口亦建閘。各高其隄。防淤則濬其一。而開其一以行舟。可免停泊矣。淮揚諸湖。每遇暴漲。風浪觸隄則隄壞。舟行遇之則損溺。近范光湖議於隄外開支河行舟。以避前患。用心仁矣。議者謂不獨范光。凡諸湖之廣而水勢盛者。皆可爲支河。蓋堤外之地本下。取土爲堤。不數尺卽可通舟。費亦無多。治水者歲歲圖之。久則效矣。余深有望焉。但支河至湖塘岸須多留隙地。密栽深柳。每濬河淤泥。卽以培之。塘岸永固矣。諸湖更多開滾水石壩。壩底平鋪巨石。而酌其淺深。俾湖水淺不致阻。漲不致衝岸。壩下則開深渠。以通瀕海魚鹽之利。民田亦免漫沒之害矣。儀眞河口舊無閘。近方建閘。謂俟潮入則閉閘以積水。俾舟可達壩下。似矣。然五壩之舟。舉由一閘以入。已多擠塞。每江上風起。運舟一時不能猝入閘內。衝擂飄損。其害甚大。權其輕重。閘固可廢也。（言淮揚諸湖。）南旺湖、志稱縈迴百五十里。漕渠貫其中。則東西兩岸之湖。皆爲南旺甚明。蓋宋司空導汶水自東北流至湖中。而後分流南北。則湖析而爲三矣。近年惟以西岸爲南旺湖。而東岸界分之二湖悉泯其名迹。居民指其北爲馬踏坡湖。南爲蜀山坡湖。率皆侵占耕稼其上。余疑而歷詢之。久乃得弘治中韓通政鼎所鐫南旺圖說碑。（在今安平鎭靈惠廟中。）明甚。蓋西岸爲南旺西湖。東岸二湖爲南旺東湖。二湖之下。

方爲馬踏、蜀山坡湖。而馬踏之下爲伍莊坡湖。蜀山之下爲馬場坡湖也。但諸湖通連。中無限隔爾。審其形勢。凡與西湖盞處相對者。卽爲東湖。其下方爲別湖也。韓碑宜移置南旺分司。以免殘燬。南旺西湖減水閘十有八。舊稱汶水伏秋盛漲。則開閘引水以入湖。冬春則閉閘蓄水以防旱。謂之水櫃。余甲午夏承乏治水。時久旱。河皆淺涸。及詢南旺。則西岸環湖三面之堤盡圮矣。水不能瀦。迺委屬役夫修治之。週凡五十一里餘。復諸減水閘之淤廢者。及秋雖旱。水亦頗積。但湖中地形窪下。止可從舊忙生閘下出廣運閘口。濟魚臺以下運河爾。無仍濟南旺運河之理。蓋水旣從此以入湖。又安能從此以出邪。議者不察。謂運河淤高。故湖水不能出。殆未審地形高下之宜也。今南旺二閘如故。濬河與閘底平止矣。安有淤高邪。惟南旺分水湖口。地勢猶高。如仍倣宋司空引河就下之遺意。導汶直至今南旺西湖中之最窪下處。南則從忙生閘舊河出廣運閘口。或出永通閘口。北則從舊河直出安山閘口。以避此南旺二百餘里之淺澀。固運道無疆之利也。且皆舊河。先年凡水漲。卽從此行舟。故道近。雖淤廢。不過修治及移南旺數閘而已。如以改創爲難。姑修復以爲南旺一月河。未爲不可也。西河堤修復外。仍有見存堤一十餘里。臨河堤六十里。四面共百二十餘里。若迸二東湖。則百五十里矣。汶水大發。閘河不能容。北則注於南旺東湖及馬踏坡、伍莊坡三湖。南亦注於南旺東湖及蜀山坡、馬場坡三湖。而伍莊坡、馬場坡二湖爲尤深廣。水勢就下故爾。今若以南旺東湖、蜀山坡之下。各地形稍高。水勢稍淺之處。橫築高厚土堤。中留滾水石壩。俾各蓄水。各開減水

小閘．以通運河．旱則出之以濟．力省而利大矣．蓋東岸諸湖．地形本高．水可以出．非若南旺西湖也．若馬踏坡．上下水勢通連．未可概議耳．安山湖．昔稱縈迴百餘里．而不詳其界至．弘治十三年．韓通政鼎始踏四界．東至馬家湖．西至舊東湖．南至安山．北至運河．其十里鋪在湖中．界自鋪至安山湖廣十五里．四圍東自馬家口．西至戴家廟．長二十二里六分．自戴家廟．北至壽張集．長二十四里三分．自壽張集東至趙家莊．長二十四里七分．自趙家莊南至馬家口．長八里八分．週圍共八十里四分．置立界牌．栽植柳株．用心勤矣．但積水、通湖二閘底高．河水非甚漲不能入．四圍多侵占．而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間．治水者不考其故．止於湖中新築堤．週迴僅十餘里．號爲水櫃．湖之廣益狹矣．以漸復之可也．馬場坡湖與運河相通．舊有堤．湖水風浪衝壞． 運河水稍盈．即洩入湖．而湖廣幾二十里．運河安得免淺涸邪．十四年冬．委屬役夫爲築堤六十里．內外各植柳以護之．湖甚廣．風浪甚巨．近堤則多植蒲葦．堤根堤頂．內外各遍植柳可也．楊水部旦．郤水部元吉．協力成功． 更置減水五閘．運河之水易盈．湖之水蓄洩有備矣．昭陽湖舊甚廣．南口建二閘．啓閉出金溝口以濟沽頭諸閘．嘉靖七年．黃河衝決東堤．入昭陽湖．淤漫漸高．二閘已沒入泥底不復見．湖亦狹．而金溝口之流亦微．濬河則淤深費廣．惟湖上流北口通雞鳴臺小河．如下口因黃河已淤高仰之地．更築橫堤以益之．遏湖水由雞鳴臺入運．則自此以至沽頭七十里皆可濟矣．蓋因其勢而利導之爾．十四年夏秋．已濬雞鳴臺口．出水入運．但下口堤猶未修築．高厚當培益之．更將湖東新河隔絕之

泉口口築壩。悉引以入湖。則水積而利益大矣。(以上言閘河諸湖。)運道以徐、兗閘河爲喉襟。閘河以諸泉爲本源。泉源修廢。運道之通塞繫焉。可不重邪。泉志紀載詳矣。惜未能紀泉所出及測其穴數大小形狀。以故官夫疏濬。率多虛文。未可考矣。至有堙沒莫知所在者。且泉源四時微盛各殊。(大率冬春微。夏秋盛。旱微澇盛。)渠流深廣亦不一。必四時遍測而後可驗。迺各紀其方向、(在州縣東南西北或四隅。)遠近、(去州縣治若干里。)保社、(某里分。)村莊、(某村某莊東西南北若干步。)所出、(或山谷、或平地、或津泉。)穴數、(若干穴眼。)大小形狀。(如盤、如盞、如酒鍾、如雞子、如棗栗、如錢之類。)備測泉口成渠之深廣尺寸。(自泉流若干步。成渠深廣若干。)入汶運之里至遠近。(流幾里、合某泉。或入汶、或入運。)沿途之渠道堤防。罔不詳備。(有無衝決坍塌淤塞盜引。)司泉者若有所稽。有未盡復者。嗣而求之。備載於志。可免堙沒矣。近傳黃河入運。山東諸泉悉皆堙廢。蓋遠地未始經歷之訛傳也。閘河自徐達衞七百里。黃河正德已巳方決沛縣飛雲橋。所濟自沛至徐百餘里爾。嘉靖九年十年間。漸北出孟陽泊泥河口。出穀亭口。所濟自魚臺至徐二百餘里爾。餘猶全賴汶泉也。如盡堙。漕運不遂廢邪。泥於近小而忘其遠且大者可乎。惟魚臺、滕縣而下。泉源渠道。爲黃水淤漫、近雖疏治。而或猶未盡其利爾。嗣而濬之。復其舊矣。齊魯之地多泉。近於東平州詢訪。卽得新泉五。第民間病於開渠占地之勞費。匿不肯言爾。凡久旱地潤之處。其下必泉。司泉者能懸以厚賞而遍求之。雖尺寸之水。有益運道矣。漢李尋解光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歷試之信然。(以上言諸泉。問水集。)

明世宗嘉靖十五年五月己未。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李如圭條治河五事。一、任才能以舉泉政。漕河全賴泉水。頃年泉源淤塞。以致泉流微細。宜專設兗州府同知一員管理。一、置閘座以均水利。漕河一帶閘座。隨時增改者多。此盈彼涸。往往稱淺。宜仍舊便。此後必相度得宜。乃聽改作。一、砌閘壩以垂永久。漕河閘壩。類皆土築善崩。宜採石修砌。一、治湖陂以裨運道。山東漕河。固資泉流。而昭陽、南旺、蜀山、馬場、五丈、安山等湖陂。俱受水所。可爲運河之濟。但年久不治。委之無用。甚至湮沒爲害。或被人侵占。宜責令退出。官爲修治。一、嚴稽考以革奸弊。河道銀兩。先年散貯各衙門。遂致挪借侵欺。無從查考。宜令所司專聽河道支用。從之。　六月丙午。致仕右都御史盛應期卒。應期。吳江縣人。宏治癸丑進士。授主事。歷今官。致仕卒。應期有膽智。遇事敢爲。所至有績效。而殊不理於口。留城新河之濬。實漕道永利。應期創議而撓於浮言。功無成而敗。蓋首事之難如此。　九月壬午。戶部等衙門會議漕運事宜。一、議將管理通州郎中。移劄楊村等處地方。每年當仲春秋杪之際。嚴督各該夫老人等。遇有淤淺。即酌量工力疏濬。候運船到灣。仍詣通惠河提調。其臨清迤南自東昌以至南旺等閘。應添設主事。專管開河等閘。督令各該官夫如法啓閉。詔如議行。　閏十二月壬子朔。總督漕運周金言。淮安清河口抵瓜、儀四百餘里。乃運道咽喉。其閘座止藉白馬、范光、高郵、邵伯諸湖瀦派。皆無源之水。往黃河北徙。或由沛縣飛雲橋。或由穀亭鎭流入漕渠。是以沽頭諸閘。頗得其濟。自嘉靖六年後。河流益南。一支入渦河。直下長淮。一支仍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

橋。一支由趙皮寨出宿遷小河口。各入清河口。匯由新莊閘入裏河。水退沙存。日就淤塞。訪諸故老。皆言河自汴來本渾。而過淮泗清新莊閘正當二水之口。河淮既合。昔之爲沛縣害者。今移淮安矣。興工挑濬。公私勞費。動以萬計。臣甚慮之。竊計新莊口南諸閘。一遇水發。必須築壩。及貢使與勢官經過。旋復掘放。恐非長計。請於新莊閘更置一渠。約長五丈。立閘三層。重加防護。水發卽三板齊下。貼席封固。雖有滲漏。勢亦微細。而挑浚不難。仍戒管河屬官毋得營求別差。擅離職業。下工部議可。從之。(明世宗實錄。)

戴鰲字時化。鄞縣人。嘉靖乙未進士。丁酉授工部主事。治徐州洪。洪故有二道。外洪大石獸踞。小者戟列。時時破舟殺人。而內洪則紆迴滯澀。沙石壅閼。不可以舟。又堤岸善崩。齧而窪者大半。公至則殫力經畫。琢其巉巖。碎其礨磧。直其掩曲。抉其壅塞。以堤以路。延袤二里許。舳艫上下。如履平地。而數十年之害。一旦夷之。督漕大司農約菴周公稱之。(張時徹撰公墓志。)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二月乙卯。山東巡撫胡瓚宗奏。青、登、萊三府。舊有元時新河一道。南北距海三百餘里。原設閘座。故跡猶存。惟馬家橋中多頑石。乃元人疏鑿未竟者。今已募夫鑿通。尙有停口窩淺隘淤塞。乞動支官帑開浚。永爲民利。從之。　丁卯。覆巡撫順天都御史黨以平奏。薊州運河。自殷留莊大口至舊倉店。淤淺一百十六里。請發椿草銀六百四十兩。糧米五萬石。及時疏濬。詔可。　七月丙子。修濬地丘店丁家道口河工完。賞總理河道都御史于湛、巡撫河南都御史易瓚、巡按御史王鎬各銀幣有差。按察司

副使張綸等各陞俸一級。明世宗實錄。

嘉靖十七年。漕運都御史周金奏修寶應一帶堤岸。時工部郎中涂棣、畢鸞、揚州知府朱懷幹、通判涂相、淮安府同知陳昉、協贊成工。南河全考。懷幹字守正。號雲峯。歸安人。嘉靖壬辰進士。歷知思南府。有能聲。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九月壬寅。運糧千戶李顯疏築運河三事。其一謂揚州南自儀眞。北抵淮安。俱藉寶應范光湖諸水接濟。乃湖南北相去三百里。廣百二十餘里。卒有暴風。漂蕩不測。議於范光湖堤迤東開築月河。以免水患。其一謂北自淮安。南至瓜、儀。水勢上下。相去丈許。惟賴瓜儀二壩閘防。先年壩決水衝。河道淤淺。宜令瓜洲陳家灣、儀眞新城地方。幷揚子橋及揚州東關。各增一閘。若瓜洲壩衝決。則下陳家灣閘。儀眞壩衝決。則下新城閘。如二閘閉水不及。則下揚子橋閘。再不及則下東水關閘。以留水利。其一謂儀眞下接揚子橋大江。商船輻輳。河道壅塞。糧運阻悞。成化年間。嘗令將新城通江舊河疏浚寬廣。亦置一壩。河道疏通。官民稱便。後廢不修。今宜仍前修浚。以裨漕政。上命工部議行。明世宗實錄。

萬表字民望。定遠人。襲世職。歷漕運參將。至南京中軍都督僉書。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漫漫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涸易盈。沿河設淺舖。每年轉運無滯

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淸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衞河。一路堤防。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衞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淸。計三百八十里。尙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衞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以衞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衞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衞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僱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羨。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朘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志中。且極陳本末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韙之。焦太史澹園集。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四月甲戌。總督漕運左都御史周金奏。黃河支流淤塞。徐呂二洪水淺。并鎮江等處河道阻滯。請及時挑浚。以濟糧運。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郭持平、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魏有本各奏。黃河遷徙。大勢自睢州野雞岡至亳州入淮。其由孫繼口并考城縣至丁家道口虞城入徐呂二洪者。十分之二。此運道所關。非特河南一省之責。卽今沙淤四十餘里。疏濬之費。動計鉅萬。乞發山東南北直隸椿草夫役銀兩數萬於睢州貯庫協濟。工部議覆從之。已而戶科給事中劉繪奏。黃河大勢南徙。其支派細微。以致徐呂二洪涸淺。有妨運道。乞嚴責河道官疏浚丁家道口等處。及汶濟諸泉。工科左給事中沈良才奏。山東泰安州等處。計一百七十六泉。舊設管泉主事并同知等官。邇者視爲泛常。以致泉源微細。乞行撫按及管泉主事。督率人役。極力浚導。兵科給事中張翼翔奏。黃河南入渦河。經亳州逼近陵寢。乞浚孫繼口等處以濟漕河。並築隄防以止黃河南下。工部覆議。上曰。徐呂二洪阻淺。非尋常挑浚所能通濟。卽行漕運河道都御史及撫按督率各官盡心議處以聞。　五月丁亥。工科都給事中韓威等。劾奏總理河道都御史郭持平等。修河半載。尚未成功。給事中林庭學復奏。持平已報睢州野雞岡孫繼口。挑濬新河工完。徐呂二洪糧運無阻。而漕運都御史周金等。又稱桃源宿遷等處淺澀。徐呂水不盈尺。歲運艱難。各相背戾。上乃降持平等俸。因命兵部右侍郎王以旂往督理。以旂遂條陳河道事宜。疏下工部覆議。一、管河官止令專理河道。不得別遣。効勞著績者不問崇卑。一體旌擢。一、河道貯庫及椿草銀兩。并本部事

例。戶部無礙官銀。俱聽隨宜支用。一、各項船隻。停泊已久。一遇河通。勢必競先。宜申明條約。先儘運船及進鮮黃船發行。餘皆不許攙越。把總等官。無得遲延帶貨。一、國初漕河。惟導徂徠諸泉及汶泗諸水。至景泰弘治年間。黃河始自至。于時督理大臣。如徐有貞、白昂、劉大夏。猶極力排塞。不資以濟運也。以其勢猛水濁。來則衝決。去則淤塞。且遷徙不常。害多利少耳。今幸黃河南徙。諸閘復舊。其野雞岡新開河道宜浚。山東諸泉入之。以濟徐呂二洪。沛縣南仍築長堤。聚水如閘河制。務在有司利漕運而已。又今之議者。有謂引沁水自武陟而東。至曹州向濟寧。出永通閘入運河者。有謂引漕舟由江淮入黃河。達於陽武。陸運百里。入衛河直達天津通州者。又謂海運固難。中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嘗有治閘。直達安東北。悉由內洋而行。路捷且無險者。此皆今日所當多方講求。擇便而從事者也。上曰。海運迂遠難行。不必妄議生擾。決浚山東諸泉。乃今日要務。其如議行。　湖廣布政司右參議方遠宜。請開海運。上曰。運河一時淺阻。已命官往治。海運有旨勿得妄議。方遠宜多言亂謀。姑勿究。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二月辛酉。總督漕運都御史王杲、總理河道都御史郭持平奏。睢州野雞岡。原有支河通徐呂二洪。以資運道。近因黃河衝野雞岡。流渦河。經亳、泗。大勢南徙。於是孫繼口遂淤。徐呂二洪水微。而泗州祖陵、鳳陽、白塔、壽春等王墳。水遂歸焉。乞築野雞岡口。挑濬孫繼口、扈運口、李景高口三河。使水勢東行。由蕭、碭自徐州入運河。以濟二洪。庶運道有利。陵寢無虞。又邳州桃源河廣流遠。多淺塞處。

乞循依古法。築壩撈沙。水流中漕。可無壅滯。疏下工部。覆如其言。詔差工部郎中郭應奎及欽天監官會同撫按官查議勘報。　九月庚午。督理河道都御史王以旂疏陳四事。一、漕河仰給山東諸泉。貴以時疏浚。近已會同各官清查舊泉一百七十八處。復開新泉三十一處。俱入河濟運。但恐一失疏濬。尋即湮塞。主事一員。勢難遍歷。乞分隸各地方守巡兵備等官兼理其事。一、徐呂二洪。爲運道咽喉。山石險峻。非水深數尺。莫能行舟。聞舊曾置閘束水。乞於境山鎮二洪下各建石閘。旁留月河以洩暴水。沙坊等淺。由河廣漫流。更宜築四木壩。武家溝、小河口、石城、匙頭灣諸淺。預置方船以備撈淺。一、漕河兩岸。原有南旺、安山、馬場、昭陽四湖。名爲水櫃。所以匯諸泉濟漕河也。被豪強占種。蓄水不多。而昭陽一湖。淤成高地。大非國初設湖初意。乞委官清查。添置閘壩斗門。培築堤岸。多開溝渠。浚深河底。以復四櫃。一、黃河南徙。舊口俱塞。惟孫繼口獨存。導河出徐州小浮橋下徐呂二洪。此濟運道之大者。近已俱工挑浚。但黃河變遷無常。難保不復淤塞。乞於本口多開一溝。及時疏濬。庶上流有所受。下流有所洩。而二洪常得接濟矣。疏入。工部覆議當從。但以管泉責之有司。事體不一。仍令各部官司之。惟於總督河道官加工部侍郎銜。以便督責。上依擬。仍詔管河官委任。嚴切遵行。永久不許始勤終怠。以隳前功。癸酉。督理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以旂。奉命回京。辭免兼官。許之。明世宗實錄。

王以旂以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竭。漕舟滯不行。淮安、濟寧兩院以聞。

臺諫諸臣合詞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一員督治。於是公受命兼右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脈。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置閘若干座。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座。河流時匯。漕舸皆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勢豪侵沒。多獻德邸。藉其牽制。放水灌田成沃壤。官因循而不問。民隱忍而諱言。爲弊頗久。乃公廉實。謂四水櫃復。庶蓄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澀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至今賴焉。事竣。上嘉悅之。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以

、謝少南撰宮保兵部尚書襄敏王公行狀。

掌南院。旂字士招。江寧人。正德辛未進士。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六

運河水

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十月辛卯.工部管河郎中歐陽烈奏本欒店河口及各堤岸衝決.乞加補塞衛河.自臨清抵直沽止.有三減水閘.乞於德州以北.增修減水石壩一座.仍於沿河築攔水月堤.以護河岸.幷將天津等衞軍補淺夫.審編正副.逐堤編巡.修補.工部議覆從之.明世宗實錄.

都御史丁湛題名記略云.或謂海運由浙西.不旬日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邱文莊衍義補.言之詳矣.近年言者.亦多厭河運之勞.而欲舉文莊之策.子顧極言河運之利.而欲侈諸臣之功.示諸久遠何也.曰.海運之法.作俑於秦.效尤於元.祖宗已棄之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勝國之所忍於民人也.奈何今日亦忍於民人哉.河運之費.費於人所謂人亡人得.損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爲家.又奚惜哉.河防榷薈蕞云.公治河.山東全河備考云.嘉靖十六年任.二十四年復任.則是兩任總河矣.題名記不知作於何年.其意念仁矣.潘公摘其語以示後人見海運之害.若必思有以佐河運之窮.莫若萬表言.自淮入渦河至祥符銅瓦廂.以達陽武.去衞河六七十里.鑿而通之.直至白河.

則會通河可罷．此策勝於海運多矣．萬表說在前卷．

于湛字瑩中．金壇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右都御史巡撫陝西．會黃河徙．運道艱阻．遷總督河道．鑿野雞河九十餘里．以達運河．乞終養．服除．起戶部右侍郎．撫治鄖陽．卒．賜祭葬．祀鄉賢．江南通志．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七月辛未．戶兵二部議覆巡倉御史阮鶚．疏陳漕運事宜．一天津以北河道．宜令管河郎中．每年三月．親詣淺所疏濬．一天津一帶河道．宜分屬巡倉御史管理．一河西務起至石士二壩．宜刻立水則淺深．其起剝多寡．可坐而定．議入．從之．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己未．工科右給事中李用敬．奏開膠萊新河．其略謂邇者河道湮塞．深妨國計．聞之膠萊之間．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島嶼之險而未成者．先是山東巡海副使王獻憫．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嘗按元遺跡．鑿馬壕石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閘八座．以蓄洩水患．導張魯白現諸湖．以濟水道．見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底麻灣．即新河之南口也．由海倉直底天津．即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以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餘里．各有潮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諸流可引．其淤塞未通．宜量加浚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浚者三十餘里．元人用工以開其二．今之用工．當任其一．此皆彰明可見者．乞選才望官一二員．會同撫按官亟為修舉．疏入．工部覆行所在撫按詳議．具奏報可．明世宗實錄．

是年大水。衞河決。工部員外郎周思兼督衆築塞之。北河續記。

連鑛字伯金。永年人。嘉靖丙戌進士。辛亥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總理河道。是歲澍雨。運堤衝潰。阻後幫四千七百餘艘。公自濟趨邳。極力疏通。至十一月而悉就下流矣。上疏曰。北河張秋濟寧地高而水易涸。患在春月。故啓泉門以濟之。南河自徐州小浮橋引黃河以濟運。而清淮一帶。橫流浩蕩。犯之尤難。必春夏未盛之前可循也。運早過淮。則南河免泛濫之憂。北河當順利之勢。識者皆以爲確論。因請造運船補軍夫。先時徵兌。早督過淮。挑浚新莊等閘。以爲來春運地。壬子上命以原職總督漕運。兼撫治鳳陽等處。是歲五月。運即過淮矣。六月雨決新安房村。復阻後幫二千餘艘。公往來二地之間。至十月而運事亦竣。因請疏治房村淤塞。及浚黃河下流。使循故道。公始至淮。實漲水殘傷之後。蕭徐邳宿。匯爲巨川。百姓轉死刧掠者不可勝數。公奏蠲夏稅秋糧。發粟振饑。使民應募河工。水落田出。則示有司給牛種。勸樹畜、而淮徐之間稍休息矣。去之日。疾作於途。卒於家。郭鎜作連公神道碑。

陳茂禮字履卿。慈谿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壬子河決。徐邳漕運阻塞。言官議開膠萊新河。通南北海道。天子下其議。時當道方憂徐邳。幸海運或可必行。大司空請以茂禮往視可否。茂禮歷膠萊。觀南北所謂海道者。上議曰。石礦既難開鑿。而絶無他泉可引。通舟必須穿引海水。非掘地十餘丈不可。且航海必須更造海船。而海寇方出沒。諸利害、有難逆覩。至於工鉅之難成。又其小者。於是議寢。省

大司農金錢以億萬計。兩浙名賢錄。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二月甲戌。南京兵科給事中賀涇條陳治河事宜。一酌挑濬之法。以濟新運。謂徐州以上。河道淤塞。宜借撥驛遞夫役。及山東河南淮揚羨餘銀兩。以助河工。一開新河之利。以備非常。謂自膠州由新河以達滄州。僅百七十里。中間不通者。惟分水嶺十五里耳。宜疏鑿新河。以省漕運之費。工部請下所司勘處。報可。　十二月辛丑。漕河工完。詔陞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曾鈞為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視職如故。仍令禮部祭告河神。明世宗實錄。

是年七月。河趨東北段家口。則分六股。為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皆由運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為龍溝、毋河、梁樓溝、胡店溝。亦從小浮橋入洪。續文獻通考。

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丁巳。議開膠萊新河。遣雲南道監察御史何廷鈺齎敕視之。　五月戊午。巡按山西御史宋儀望請疏桑乾河通宣大糧餉。言桑乾河發源於金龍池下甕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入盧溝橋一千餘里。在大同則卜村稍有亂石。在宣府則黑龍灣有石崖頗險。其險與亂石不越四五十里。水淺處亦深二三尺。誠疏鑿之。為力甚易。當時撫臣侯鉞嘗駕小舟至懷來。過卜村。踰黑龍灣。坦行無虞。又自懷來載米三十石。逆水而上。竟達古定橋。則河足便漕有明徵矣。時朝廷新行空運之法。山谷崎嶇。

率三十石而致一石。部臣謀所以易之。未得其便。及儀望疏下兵部。任其可行。且稱都御史趙錦嘗使人從桑乾河水行千里。直抵大同城下。若稍加疏鑿。不惟通漕。且因可以捍虜。詔會工部計之。工部謂遠河重役。請俟詳勘舉行。遂報罷。　六月壬申。詔復設管河郎中一員於江南。既而罷之。初漕運侍郎鄭曉奏。糧船過淮愆期。皆坐鎮江以南內河淤阻之故。乞特遣一部臣。督帥有司疏通河道。章下工部。議以為便。從之。吏部因言江南舊有水利郎中一員。兼管鎮江運道。後因權輕。不便鈐轄。乃以其事專責之巡撫。今復設部官。他日又將以為不便矣。上曰。管河郎中既有前旨裁革。罷勿遣。其經理河道事宜。仍責成巡撫如故。　七月丙午。以久雨通惠河水溢。命有司修築閘壩堤岸。明世宗實錄。宋儀望請開桑乾。時司馬聶豹言河成便漕。兼制敵騎。司空歐陽必進言。道遠役重。遂報罷。兩人意見之不同如此。

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二月癸酉朔。罷開膠萊河議。先是御史何廷鈺。請疏濬新河。詔遣廷鈺。往會山東撫按官勘報。至是言膠萊新河一帶。係元人已開故道。特因馬家壕南北長四里內有石岡。難鑿而止。前海道副使王獻督鳩工聚財。焚以烈火。鑿通此濠。隨於分水嶺南北河道併力挑濬。設立閘座八處。工已十之三四。尋以本官遷去。工竟未就。即今此濠舊迹猶存。特兩岸沙土日久頹下。遂致淤塞。挑濬亦不甚難。至於分水嶺。地本高阜。故白河之水至此分流。然度其地勢。終不甚峻。今在南者為積沙所淤。水惟北流。若加開濬深廣。中間雖有礀砌灘諸石。亦是人力可施。司道諸臣稱舊估二百七十餘萬。恐必有增減。

其委官通判羅士賢等。所估亦稱一百六十萬兩。臣雖心計不足。竊欲估如士賢所擬數三分之。歲給一分。年終總挈工費幾何。而次歲固可定矣。其通海一節。則中間地勢既高。若必使兩潮兩接。須濬深及八九丈。恐海濱之地。鑿下數尺。水泉溢出。人無所置足。勢必難成。而所費眞不下數百萬矣。計惟一意引河添設上下閘座。疏理各處泉源。隨宜因勢而爲之。雖未免重費。而視鑿通兩河猶爲稍省。第現河之流。不雨卽涸。而白河其流亦微。遇夏秋水泛。則二河自合。而沙恆多。其膠河無沙。視現白河源亦稍盛。顧又在分嶺以北。不達於南。張魯河雖無源。而中有泉。亦必從東都泊之地引之。計二十餘里。然後可通。沽河水勢大。而沙尤多。若於吳家口閘之下。因小派而引之。可以濟南行之水。但恐沙隨水走。河益深淤。蓋新河原係人力所開。南北俱潮水所入之地。惟其勢不甚峻。故水泛不甚衝決。而水因潮逆。則沙雖隨水泛而流。亦因水緩而停。必須歲歲挑浚而後可。此司道諸臣所慮泉源不足者。臣意於疏理之時。廣加尋引。而於王副使所設八閘。如陳村楊圈已損壞者。與而葺之。其餘完存者。添而修之。及膠河等處之口亦添設小閘。大約共計大小十三四座。所增既密。啓閉以時。自足濟用。若猶慮水微閘小。不足恃。則如委官築壩之說。亦可潴蓄不洩。諸臣乃復慮山水驟發衝激之虞。及出入河海船隻搬剝。慮患計費。至此可謂纖悉無遺矣。至於南北兩海。臣備查博訪。知之頗悉。在北者無風可以篙行。南自淮安海口。由雲梯關至馬家濠。風便不過三四日之程。中有鶯遊山可以灣避。又沿海崖一路。係行鹽地方。少加疏達。而行尤爲穩便。

且新河南北迂迴。計二百四十餘里。俱挑深廣。爲力固難。然不計工費而爲之。則亦無不可成者。其所難者。如諸臣之慮。所引泉源。恐或未足。歲加挑濬。其費不窮。兼之此時南北兵革未寧。而近日災傷尤異常時。工役今且暫停。此役一興。雖假以三年之從容。亦須每歲給以銀兩五十餘萬。當此財力絀乏之時。何從出辦。又況開河建閘。所費已百萬以上之財。而三四次轉剝。必須多造船隻。費益無所出。東土窮荒。公私俱竭。此河若開。又必循會通河設官編夫體例。方可永久通行。不無愈增虧損。此則又當相時審力而處之者也。乞下工部酌其行止焉。得旨報罷。　丙子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都御史楊博疏請開密雲白河以濟糧運。於楊莊地方築塞新口。使白河之故道疏通。與海潮之水合而爲一。仍於密雲城西。修築泊岸。以防城墉崩塌之患。從之。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淤新集趨段家口。析爲六支。入運河。又由碭山趨郭貫樓。析爲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洪。明會典。

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乙丑。先是巡撫遼東都御史侯汝諒。以遼東大饑。議開山東之登萊。北直隸之天津二海道。轉粟入遼陽。部臣以海道迂險。行令覆勘。既而汝諒勘上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發舟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可達遼陽中間。若曹泊店、月沱、桑陀、美女墳、桃花島。咸可灣泊。各相去不過四五十里。可免風波盜賊之虞。請動支該鎮賑濟銀五千兩。造船二百艘。約每舟可容粟一百五十石。委

官督發至天津通河等處。招商販運。仍令彼此覺察。不許夾帶私貨。下戶部議覆。據勘天津海道。路近而事便。當如議行。第造船止須一百艘。令與彼中島船。相兼載運。其登萊海道。姑勿輕議。以啓後患。從之。明世宗實錄。

嘉靖中。河道都御史王廷奏。略曰。宋禮陳瑄。經營漕河。既已成績。乃建議請設水櫃。以濟漕渠。在汶上曰南旺河。在東平曰安山湖。在濟寧曰馬場湖。在沛縣曰昭陽湖。名爲四水櫃。水櫃即湖也。非湖之外別有水櫃也。漕河水漲。則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各建閘壩。以時啓閉。故問刑條例一款。凡故決盜決山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蜀山湖、安山積水湖各隄岸爲首之人。發附近衛所係軍。調發邊衛各充軍。此見在條例可考。仰測累朝嚴禁之意。豈不知各湖可蠲以與民。以取征賦之入哉。蓋以利有大於此。慮有遠於此者。不可以小害大。以近妨遠也。昔人云。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者。正今日湖地之謂耳。臣近巡歷泰安寧陽等處。竊見漕河所資。止泰山諸泉。自新泰萊蕪等縣經流汶上。故曰汶河。雖以河名。而實諸泉之委匯也。然諸泉之水。濬則流。不濬則伏。雨則盛。不雨則微。故汶河至南旺分流南北。則水勢益小。非有閘座。以時蓄洩。則其涸可立而待也。每年春夏之交。天旱水涸。而阿城七級之間。如置水堂坳之上。舟膠而不可行。非借安山等湖之水。以濟緯挽。即進鮮船隻。亦不能依限入京矣。故宋禮諸臣。議設水櫃者。誠有見於此耳。計今一百六七十年。爲國家久長之利。豈其微哉。今四湖

俱在。而昭陽湖因先年黃河水淤。平漫如掌、已議召佃。而安山南旺二湖。不知何時被人盜決盜種。認納籽粒以致河乾水少。民又於安山湖內。復置小水櫃以免淹漫。遂致運道枯澀。漕輓不通。嘉靖十二三等年。加以黃河南徙。兩洪水澀。其時在朝諸臣。講海運則迷失其故道。修膠萊河又徒費而不成。上廑皇上宵旰之憂。敕遣兵部侍郎王以旂往視漕河。幷爲經理。以旂至此。訪究弊源。建議修復官河築堤岸。建水門閘座。以圖永久。素嘗盜種盜決之民。盡行問遣驅逐。不許佃種。以啓弊端。題奏欽依施行。迄今漕河無阻。然自官湖議復後。而東平汶上之民。垂涎湖地。何嘗一日忘情哉。今據各官開報之數。湖中水落。露出高阜地土。止四百四十三頃。非不可以召人佃種。但成事不可破。巨方不可開。且小民奸頑日甚。惟欲利己。罔知國法。頃者議復官湖已嘗懲創。恬不知畏。若再奉例召令佃種。辦籽粒。則將一家開報數名。占種不計頃畝。遇水發入湖。恐傷禾稼。必盡決堤防以滿其望。是所名水櫃者。將來爲一望禾黍之場耳。而漕河何所賴哉。今山東地方。鄒滕沂費泰安等州縣。即東平汶上之間。抛荒地土。不知幾千百萬頃。卽安山湖外荒地。亦不知幾千百頃。而東平汶上之民。必欲舍彼而就此者。以民田納糧養馬當差。寧抛荒而不顧。湖地止認納籽粒。更無別差。期必種而後已。況未必皆貧困之民也。昔東平民曾以安山湖地。投獻德府。隱占地畝。莫能誰何。後被查出。方歸於湖。且安山湖舊稱延袤百里。今止量七十三里。以此推之。寧望其辦納籽粒。保全河堤耶。今據郎中汪泓。主事陳南金。（嘉靖三十六年任。並見山東）

全河備考。

召納過人數計算。每畝照今例五分。止得銀六百兩有奇。若盡湖中高阜地。止得二千二百兩有奇。亦非有大利也。今每年河漕轉輸四百萬石之外。輸將於京師者。又不知幾千百萬焉。則其利孰多孰寡。而京儲與邊餉。孰重孰輕。此不較而知也。萬一河水告竭。漕河失利。臣恐所得不償所失。而其為費又不知其幾。往年山東議開膠州河。布政司卽議費銀六十萬兩。又未必其能成也。今之欲種河地者。乃倡為水入而不能出之說。臣近親歷各湖。湖高於河。殆六七尺。春夏水涸。每借各河之水。以濟河漕。況各湖原設水車。各三百五十輛。若遇盛旱。亦令車水以濟。奚謂入而不出乎。臣又覽觀地勢。詢訪民謠。湖櫃之設。不但漕河有利。而庶民亦有賴焉。蓋泰山以西。地漸窪下。夏秋水發。俱奔注此中。宋末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遂成巨浸。是以有梁山水泊之亂。今東平去梁山不遠。而水既入湖。湖外皆納糧民田也。若堤防稍廢。則水將漫衍淹沒。而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又成巨浸矣。是所利者。止數百家。而所害者。將幾千百萬家及數州縣也。事有召釁。法有啓奸。不尤可慮乎。此就其害於下者言之耳。若湖廢河乾。漕運不通。其所關係尤重且大。又不可不深慮也。北河續記。

山東水櫃。原以蓄洩濟運。遇有淤淺。卽當開浚深通。復其舊界。無如濱水之民。貪利占佃。庸吏概令陞科。水櫃盡變民田。以致潦則水無所歸。汎濫為災。旱則水無所積。運河龜拆。大為公私之害。不獨山東為然。如淮北之射陽湖。江南之開家湖。皆水櫃也。今盡行陞科。蓄洩無繇。官民交困。為水官者。有能知

其所以然之故乎。或曰。然則陞科不可行歟。曰。陞科原爲朝廷增賦。才吏之所爲也。而於濟運之處獨不可。明成化中。杜謙以工部侍郞行河。自通州抵淮揚。相地勢。去淤塞。復水櫃。導泉源。修閘壩。河乃復舊。此十五字。誠爲治河司運者之要訣矣。匪但水櫃卽黃河。淤灘亦不可陞科。昔高御史明曰。河徙無常。稅糧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額。民何以堪。旨哉言乎。或曰。然則將聽其棄爲汙萊歟。曰此又不可。不若仍爲官地。責令汛官廣植楡柳蘆葦之類。歲收其材。以爲河工之料。不亦利乎。夫陞科之法。斷不可行於兩河之間。其爲利甚小。而其爲害甚大也。鄭元慶今水學。

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壬辰。大同巡撫李文進奏。大同邊儲缺乏。米價翔貴。乞開桑乾河。以通運道。自大同縣古定橋。至盧溝橋務里村。水運五節。計程七百二十七里。陸運二節。計程八十八里。總該造船二百六十隻。置贏三百五十頭。夫役一千三百四十餘人。官十九員。春秋二運。可得米二萬五千餘石。日久大通。貿易寖廣。公私俱利。又盧溝迤南達天津。另造淺船。運米百石者。改小灘兌運。由天津逕達盧溝橋務里村交兌。尤爲省便。仍乞倣通惠事例。於務里村、青白口等八處。建公廨倉廒、以備撥運堆積。工部議覆。本河不係長河。泛溢則迅激難制。乾涸則一葦不通。又多山石阻礙。每議輒止。今撫臣旣有成畫。當令如議舉行。如有窒礙。亦當從實奏罷。上從部議。明世宗實錄。

徐九思。貴溪人。歷工部郞中。治張秋河道。漕河與鹽河。近而不相接。漕水溢。則泛濫爲田患。九思議築

減水橋於沙灣。俾二水相通。漕河溢。則有所洩以入海。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於涸。工成遂爲永利。遷高州知府。明史稿。

嘉靖四十三年。高郵河堤。議用石。河道都御史陳堯謂石取道遠。而河勢薄。不至嚙。多樹木。隔以板茭。土實之。費率省半。及萬曆中。卒易以石。費不貲。於隄不足有無。大半實用事者槖。余親見之。如椿木估用杉。則以堤楊代之。採石不及十一。而賦民輸辦。凡中戶以下階砌及市廛石塊。無得免者。零星湊成。不久即潰。湧幢小品。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七

運河水

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郭貫樓淤。遂決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北泛湖、陵城孟陽泊。至穀亭南溢於徐。命官往治。乃接六年所鑿故跡。役夫浚之。爲南陽新河。又疏舊河自留城至境山。又堤馬家橋。遏河流之出飛雲橋者。使盡歸秦溝。魚沛橫流始絕。唯茶城時有淺阻。明會典。

是年秋七月。河盡北徙。決沛之飛雲橋。橫截逆流。東行踰漕。入昭陽湖。泛濫而東。平地水丈餘。散漫徐邳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初漕渠左視昭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十里。識者危之。嘉靖初。盛應期督漕。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朝廷從之。鳩工未半。爲異議所阻。至是漕湮。以吏部侍郎朱衡出督濬鑿。衡與僉都御史潘季馴。尋應期所開故道。以爲運道之利。無逾於此。疏請鑿之。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百四十一里。濬舊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役丁夫九萬餘。八月而成。而水始南趨秦溝。明紀事本末。

是年總河朱衡奏略。臣初至沛縣。乘舟徧歷黃水。無處不漫。獨南陽河口。直抵留城一帶。黃水少浸。先年曾挑閘類河形。臣於彼時。竊已在念。猶冀水消工畢。再行詳勘處理。詎意運河漫水未消。黃河又難

分導。則於此地。應亟勘理。臣卽與河道都御史孫愼、漕運都御史馬森、山東巡撫戶部左侍郎霍冀、河南巡撫戶部右侍郎遲鳳翔。又委郎中程道東、主事李汝、吳善言、王纘宗、副使梁夢龍、徐節、張任、胡湧、參政熊桴、僉事劉贄等。前往南陽留城一帶相勘。隨據道東等呈稱。遵依踏勘南陽閘起。至留城一帶新河。計一百四十一里八十八步。先年曾挑。間類河形。須加創挑。方可成河。隨委鄒縣知縣章時鸞、濟寧衞指揮李肇芳等。卽日帶領吏書。及慣熟知地人等。勘得上自南陽閘起。至新莊橋六十里。下自滿家橋起。至留城四十里。中段新莊橋至滿家橋四十里。尙未成河。合用人工挑挖。方可通水。又勘得三河口沙河一道。每年山水大發。應築壩堵塞。爲防水患。東有薛河。中有趕牛溝。上自山東滕縣關橋諸泉發源。水向西行。出金溝。今議於兩岸築壩二道。引水入河接濟。共算挑土三十四萬九百一十方。該用夫六十八萬一千八百二十工。又勘得地形。北高南下。水易傾洩。合於沙河兩崖等處。建閘六座。修築兩崖堤岸。及打壩補塞缺口。爲照國家重務。莫切於漕運。妨運莫重於黃水。黃水之性。湍激浩蕩。難以禦治。卽或治之。而工費不貲。況其變遷無常。屢爲運害。如嘉靖六年決於沛縣。十三年決於魚臺縣。皆旋挑旋淤。迄無成績。今歲黃水復決徐沛。汎溢運河。淤連百里。至今水尙未消。工難措手。驚惕於中。莫知爲計。蒙委偏歷踏勘。看得此地兩岸形高。土俱堅實。三十餘年。黃水不侵。雖今歲水勢瀰漫。亦未侵及。況河路徑直。挽輸更便。成功以後。可保無虞。實天留此以貽國家億萬年通漕之利者也。臣看得

黃河上源。既難分導。水勢散漫。不能施工。雖河坡之水暫藉行舟。然乾涸無常。終不可恃。來歲糧運實切隱憂。反覆思維。計無所出。所據勘議。開通新河。以便轉漕。委宜亟處。臣卽與河道都御史等前往南陽、留城一帶。看得此處地遠。黃水可免侵淤。人力堪施。開挑成河。不惟近可以濟來歲之運。而又遠可以垂無疆之休。此實我皇上至德潛孚。精誠昭格。天啓其機。地顯其靈。載觀人情。僉謀允協。臣願督率羣工。於此効力。務期一勞永逸。少申微臣體國之念。以仰答皇上知遇之恩。北河續記。

舊河自南越沛縣上中下沽頭等閘處。今淤平。是年黃河水異常。郭貫樓淤平。全河逆行汎濫。自沙河至徐州。全河俱入北股。至曹縣棠林集以下。向北分二股。南一股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一股遶豐縣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流。汪洋入運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達徐。南河全考。

黃河泛徐州。將溜溝以上運河淤。凡一百六十餘丈。以下淤七十餘丈。又自境山至茶城五里許。小閘至沛金溝口。一十三里許。俱淤。其沛縣黃河赤徑衝魯村淺西岸。循謝家莊。至上閘上淺。仍東北衝。由三教灣一帶一十五里。盡淤。乃以朱衡爲工部尚書往治河。衡議開南陽口至留城一帶新河。以備運道。又開留城口至白洋淺一帶舊河。以接新河。費銀四萬有奇。粟三萬有奇。功猶未就。言官劾奏衡等。乃濬自南陽口至仲家口。俱底績。可行舟。但三河口至夏村口二十餘里。微淺澀。是年六月。黃河水發。

遂決長堤二百餘丈．其所挑舊河與沽頭閘數里復淤．百中橋至留城一帶新河堤．又決百十餘丈．及留城至白洋淺運河仍淤．言官復劾奏．通漕類編．

章時鸞．號孟泉．靑陽人．嘉靖甲午．舉於鄉．知鄒縣時．河淤漕阻．天子遣尙書朱公衡經理其事．令沿河官集議．公首創開南陽新河．用其策底績．論功升兗州同知．仍管河務．隆慶六年九月．用給事中維遴薦．陞河南按察司副使．督築黃河南堤．往來相視．不避風雨．舟居經年．遂中濕．以病乞歸．陳頤正撰章公墓志．

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二月辛巳．遣工科右給事中何起鳴．往勘河工．時尙書朱衡．定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堤於呂孟等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獨以爲新河土淺泉湧．勞費不貲．不如濬留城故道．由是與衡有隙．衡持前疏益堅．身自督工吏卒．不用命者．用重法繩之．時浮議籍籍．有謂衡違衆自用．故興難成之役．以要功者．有謂衡擅用腰斬截髮之刑．致死萬餘人者．給事中鄭欽信之．上疏言狀．工部覆．非常之功．怨謗易起．請遣官勘視．問新河與舊河孰便．然後議衡功罪．報可． 三月己未．詔開新河工科右給事中何起鳴．奉詔至沛縣勘河工還．上言舊河之難復有五．黃河全徙．必殺上流．如新集龐家屯趙家圈等處．然以不貲之財．而投之於河流．已棄之故道．勢必不能．一也．自留城至沛．莽爲巨浸．無所施工．二也．橫亘數十餘里．褰裳無路．十萬之衆．何所棲身．三也．挑濬則淖陷．築岸則無土．且南塞則北奔．四也．夏秋潰潦大降．濬後難保不淤．五也．新河內多舊堤高埠．黃水難侵．開鑿之費．視舊河爲省．且可遠將來

潰決之患。故尙書朱衡。任其必可開。開成運道必利。而議者見謂難成。亦有三焉。一以夏村迤北十六七里。地高恐難接水。然地勢北高南低。大約止深二丈。一照水平加深。夫何患水淺。一以三河口積沙深厚。水勢湍急。不無滯阻。然旣建壩攔截。或用石包砌。每歲挑淺如例。夫何患沙壅。一以馬家橋兩岸。築堤五里。徵山取土不便。又水口投埽。勢必不堅。恐難經久。然此亦在委任得人。培築高厚。無必不可措力之理。臣又覩居民之情。在新河者。則稱新河可開。在舊河者。則執舊河可復。皆爲市廛之私。非爲國家運道計也。夫天下之事。勢窮則變。變則通。沛縣河患至此極矣。往時舊河淤塞未深。都御史盛應期開新河垂成而廢。至今惜之。今黃水異常。伏漕無日。尙可溺於人情安土。而不爲通變之謀哉。故臣斷以爲開新河便。宜如衡言。開新河而不全棄舊河。宜如季馴言。疏入。下工部會廷臣議。俱合上意。乃決詔勒限開新河。仍不得藉口速成。苟且完事。　七月戊午。始通天津海運。轉漕永平。諸軍永平。自庚戌邊患後。燕河石門二路。所增主客兵餉。歲計三十萬石有餘。而該郡土墝。歲收不給。稍稍水旱。水陸絕無商販。全恃穵運。前巡撫都御史溫景葵。遂倡通漕之議。會以疾去。詔繼任都御史耿隨朝勘奏。及是勘上。該郡有青灤二河。青河爲工鉅不可開。灤河自永平西門外經流一百五十四里。至紀各莊入海。自紀各莊至天津衞四百二十六里。悉並岸行舟。中間開洋。僅一百二十里。沿途有建河糧河。小沽大沽。河流遇風。可以引避。宜於紀各莊修建倉廒。自天津漕粟。於此卸囤。轉載小舟。由灤河達之永平永豐倉。力半功倍。可爲左輔永利。部

覆。報可。自是每歲通漕省國帑十二。灤東諸邑。漸稱饒阜云。　九月庚戌。新河工成。工科都給事中王元春。以新河未通。劾奏總理河道工部尚書朱衡倖功欲速。無爲國計長久。意宜罷黜。因請訪求元人海運故道。初衡議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凡一百九十四里有奇。八月間。工垂成矣。祇餘十餘里未通。值黃河暴漲。堤岸有潰決者。於是朝議紛紛。謂新河必不可成。元春及給事中何起鳴。御史黃襄等咸請亟罷衡。起鳴初主新河之議者。至是亦自變其說。疏俱下部覆。而衡與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新河工告成。言大幫運。由境山進河過薛河。至南陽出口。隨處河水通滿。堤岸坦平。並無閡阻。於是羣囂寂然。吏工二部乃覆諸臣疏。謂河工既有成績。衡宜留用。令會同季馴悉心料理。以圖永久。從之。　十月己未。詔濬豐潤縣環香河。轉運太平等寨軍餉。從順天巡按御史鮑承蔭奏也。河濬自成化間。設豐盈倉於該縣。舟運粟十萬餘石。貯之以便東路官軍支給。倉廒及所設官攢具存。乃河道堙廢。舟楫不通久矣。近歲薊鎮。警報日棘。其太平寨一路。主客兵餉。俱赴薊州關領。如喜峯三屯等處。遠者至四五百里。公私俱稱不便。承蔭乃查復舊河運道。仍於北徐莊、張官屯、鴉鴻橋。設三閘以瀦水云。明世宗實錄。

公念新渠在昭陽湖之東。河即橫決。得湖而止。勢必不來。規以爲渠。宜無河患。乃決策奏請。有詔從尚書畫。公廬於河旁。晝夜調度。目不交睫。手不停書。六月正午。去蓋立堤上。汗流被面。或深夜風雨。單車小舸。出入波濤。衣帷濕裂。又其時役夫多疾。公親行其中。問疾施藥。與同甘苦。吏人戴其恩義。有流涕

者。聚衆十餘萬竟無他虞。其明年丙寅。功且就緒。諸故河堤。市人以渠他徙。貿販不通。流言新渠不便。
上命都諫何公起鳴往視。還奏故渠難復者五。詔如初議。明年渠成。萬艘流通。頌聲大著。上嘉其功。賦詩四章。志喜以示在直諸臣。方議爵公而龍馭上升矣。穆廟登極。晉太子少保。加一品秩。留經理漕河事宜。又閱歲。河渠大備。屬大司空缺。召還掌部事。于愼行撰鎭山朱公行狀。衡字士平。萬安人。嘉靖壬辰進士。
明穆宗隆慶元年。正月辛未。吏科給事中何起鳴。言按會典沿河閘壩。毎三處設御史一員主儹運。今宜復國初之舊。於南直隸浙江杭嘉湖。添差御史一員。給之敕書。令其專理漕運。其濟寧以南河道。舊屬兩淮巡鹽御史帶管者。幷以委之。鹽免時。則巡歷淮安以南。水盛時。則巡歷徐州以北。此河道漕運可兼攝而並舉者也。戶部覆奏。從之。　四月丁未。工部覆御史李惟觀奏。言城河閘壩工程。宜定爲規制。三歲一舉。用省積久浩大之費。廣源靑龍二閘。相去密邇。宜令閘官兼攝。幷太原派閘夫之一。從之。　五月己未。河工成。先是黃河決新集龎家屯等處。汎濫徐沛間。故道沮洳。不可復浚。尙書朱衡議從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及東南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鑿河形在焉。又其地高阜。黃河卽至昭陽湖。不能復東。乃鑿舊渠。因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壩三河口。疏舊河。築馬家橋堤。遏河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潭。又五十三里。凡爲閘八。減水閘二十。爲壩十有二。爲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奇。石堤三十里。已而鑿黃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導沙河入獨山湖。凡爲支河

八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由是運道遂通 癸亥總河尚書朱衡言河工告成宜分官督理黃河上自曹縣直抵豐縣堤界新河自南陽起至宋家口可屬之山東驛傳道自宋家口而南及黃河自豐縣堤界而南可屬之徐州兵備道其預防黃河繕理新河事宜皆聽計畫合用夫力黃河得調閘溜淺夫新河得調曹單等縣堤夫互相協助其扣貯山東漕河徭夫工食及河道銀兩有事許呈請支費諸管河官員悉聽二道委用又請於曹縣上下築縷水壩修埽臺以防秋水衝決之患其工費於兩淮工本銀及山東河南料價支給上皆從之 詔運船過臨清免其帶磚以漕軍重困也 甲子總理河道尚書朱衡條議新河應舉事宜一改移官夫議以舊河謝溝等八閘官夫改撥新河留城、馬家橋、滿家橋、夏村、宋家口、楊莊、西柳莊、西馬家口八閘應役其沛縣宋家口北入山東界中宜割屬濟寧主事滕縣西柳莊南入直隸界中宜割屬沽頭主事各提調兌管以便約束一建設堤夫議以新河南自留城至佃戶屯北自南陽至新莊橋新築堤岸及三河口壩堰俱建舖設夫防護修理即以舊河堤夫充役一查復淺夫議以三河口及留城以南至梁山皆有沙淺其淺夫除防守堤壩外俱應留用仍如南旺事例三年兩挑與南河徭夫并力開濬一改移驛遞議移沛縣泗亭驛遞運所於三河口山東河橋驛谷亭遞運所於南陽沛縣夫廠於河口令豐蕭等縣協濟如故一分定職掌議自宋家口以南至白洋淺屬南河郎中督理自宋家口以北屬北河郎中督理各州縣掌印管河等官悉聽察舉其沽頭分司移建夏村徐州沛縣魚臺管河

官。移駐潁河。以便巡視。一申明漕規。議令徐淮臨德管倉主事。嚴限催督運船。查革私載遷延。希圖寄囤等弊。一蠲免稅糧。議新河獨山等處。水占地土。免其租稅。及南陽一帶積水之地。立法瀦水。以濟運道。上皆從之。 癸未。修理普濟閘。以河水衝溢也。 六月乙酉。新河鮎魚口等處。山水暴決。漂沒運船數百隻。人民溺死無算。 乙未。修理河西務馬營道口等處堤岸。以水災衝決也。 丙申。敍治河功。加工部尚書朱衡太子少保。仍陞俸一級。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季馴爲右副都御史。禮科都給事中何起鳴候四品京堂缺推用。先後經理河道漕運。都御史馬森、霍冀、遲鳳翔、張瀚、孫愼、冀練、洪朝選、孟養性、先後巡按御史尚德恆、蘇朝宗、韓君恩、孫丕揚、孫以仁、李文續、管河郎中程道東、員外郎游季勳、主事陳楠、李承緒、吳善言、副使徐節、原任參政熊桴、副使梁夢龍、胡湧、郎中李汶等。主事唐練等。各賚銀幣有差。 丙午。御史劉翾奏。北直隸武清縣等處。山東汶上縣等處。水災異常。壞漕河堤岸橋閘。及民間廬舍田禾甚衆。請下撫按官查勘蠲賑。章下所司。 八月癸未朔。工科左給事中吳時來。言臣屬者。從漕河來。略記治河之事。弊在議論繁而要實未審也。其甚者。惟新河三難之說。臣請得而解之。夫黃河運河。故道難復。無論已。乃今新河以三難稱者。豈不以馬家橋易淺。沙河易淤。薛河易衝爲患哉。臣以爲此患在委耳。源之不通。委將安屬。故治源者急也。夫新河與靑原山至近也。而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注焉。以一堤而捍羣流。又當大山瀉下之勢。與素號瀦水之區。能保其不潰乎。故疏濬分殺之謀宜豫也。夏村迤邐數十里。地勢

居高．必導水於薛河．非開支河引薛河上流．以分其派．及三河口鮎魚泉諸地．鑿口築堤．益以啓閉之閘．能免衝決淤塞之虞乎．故蓄洩之計宜慎也．願自今以河渠事命憲臣一人與藩臬之佐一人專之．罷濟沽南旺．部臣之分理者．上然其言．命尚書朱衡計處以聞． 甲申．南京工科給事中張應治等言近日三河口之決．以新渠地高不能受汶泗滕薛諸水．故一遇霖雨．至於潰溢．而工部尚書朱衡．故多大言．功不補患．昔既棄彼三河．而爲大河波及之區．今又穴此一溝．而萃全兗合流之水．咎有所歸．宜加罰治．得旨降衡俸一級．仍令悉心經理．以圖後效． 十月．總河尚書朱衡．請於東邵開支河三道．以洩河流．又於東邵之上．別開支河．歷東倉橋以達百中橋．鑿豸裏浦諸處爲渠．使水入赤山湖．繇之以歸呂孟湖．下景山而去．至沙河水．築壩於支河之下．令水繇此以出鮎魚泉．而於泉之對河．開塘築堤．以納其流．而殺其勢．因言楊莊、南陽、佃戶屯、留城諸閘．或宜改建．或宜修理．俱必不可已之工．而有司多不得人．如徐州守鄒臣．督建爲馬家橋閘．旋就傾圮．宜重懲之．上從其言．下撫臣巡按御史按問．且誡治河官以實心幹理．毋蹈前轍． 己丑．工科都給事中馬成能言．臣從新河所來．相度南北地勢．可慮者有三．一新河自南陽而下．至鮎魚口．與三河口地形俱高．水以平流積滯之故．漫溢四野．致奪樹藝之地．又諸閘半就淹沒．而長堤崩潰未已．此上流之患可慮者也．一三河匯萬流以西注．既湍悍難制．而其下達新河．猶高屋建瓴．衝齧彌甚．故泥沙填壅之區．澇則懼衝．旱則懼淺．此中流之患可慮者也．一夏村以南諸閘．水勢高下．相懸

幾及一丈。啓閉之節。蓄洩爲難。此下流之患可慮者也。以上三患。皆繇三河上下。地既居高。水復平衍。雖目前告成。宜逆爲未然之備。上以其疏示尚書朱衡。令熟計以聞。明穆宗實錄。

按三河口在滕縣西南五十里。以上源薛河、沙河、趕牛溝三處之水。俱由此會。故謂之三河口。本年三河口復淤。乃於薛河則築王家口壩。豸裏溝等壩。開支河引水。由呂孟湖。出地浜溝於沙河則築皇甫等壩。開支河引水。會趙溝等泉。出滿家湖坡。入南陽湖。建閘九座。一名利建。屬北河。其珠梅以南八閘。屬夏鎮壩十三處。又薛河口石壩一座。南陽湖石堤三十餘里。減水閘一十四座。南河全考。

明穆宗隆慶二年十月庚辰。總河尚書朱衡奏言。黃甫、東邵、宋家口、王家口至豸裏溝。續挑支河四處。皆係納糧民地。乞行履畝除豁。或將昭陽湖官地。及淤平舊渠。償之人夫。量免雜差一年。又近河州縣勞役三載。如山東之濟寧、滕、嶧、魚臺、滋陽、鄒、平陰、鉅野。宜分派靜德等州。閤布東平等州存留米一二年。而南直隸之徐邳沛三州縣。亦宜寬恤。部覆從之。　癸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蒙詔。條議四事。一河工既成。請悉按民田受患者。獨山以南。自湖陵城至回回墓。薛河新改支河。自王家口至呂孟湖。宜設法開導。使水有所歸。不重爲民害。其三河壩堰。功緒初成。當倍加葺濬。預爲久遠之謀。一寶應湖。風濤叵測。往往有沈覆之虞。宜如高郵康濟河故事。別鑿一河。以近隄民田爲之。使之計畝受値。免其征稅。一高郵康濟河故有水匣涵洞。相旱澇爲啓閉之節。今歲久浸廢。加之節年大水。衝齧內外堤。僅如一線。宜及其未敗。以次

經理。一徐呂二洪。相距二舍。事務可以兼攝。宜罷徐州部使。令呂梁分司總之。且汰各閘官夫之虛設者。工部覆奏。詔如議行。已而工科都給事中孫枝言。比來江淮諸郡蕭然。煩費不任興作。卽欲如詔議開寶應越河以避險阻。亦當俟國用少裕。徐爲之圖。上是之。明穆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八

運河水

明穆宗隆慶三年三月戊辰。裁革山東利建魯橋、棗林新閘、師家莊各閘官一員。及各處閘夫、溜夫、泉壩夫、淺鋪夫、停役夫共六千餘名。時新渠既成。都御史翁大立乃建議請裁冗費以便民。而尚書朱衡上其奏曰。今運河自魚沛一帶。乃元人故道。而我成祖命先臣宋禮濬治之。於時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視徐州境山山頂相準。北高南下。懸至三十丈。故魯橋閘以南。稍啓立涸。自徐州至濟寧。往往待水。須半月始達。雖屢議增閘添夫。猶不免膠淺之患。蓋東兗之民。苦於力作者百六十年於茲矣。屬者改鑿新渠。舍卑就高。因之遠避黃流。而地形平衍。泉源密邇。異時舊河之陡駛。今皆無之。是以自楊莊閘迄新店閘。俱不事啓閉。舟楫日行。可百餘里。即徐州至濟寧。度不過三四日止耳。而濟寧以北。舊渠之水。亦遂停蓄不竭。故閘官與各夫徒株守河濱。漫無事事。請如大立言罷各官之虛設者。以所汰夫役僦直。悉改編銀差徵解。東省用儲河渠之費。報可。　四月丁丑。總河翁大立言。新河之成。勝於舊河者。其利有五。地形稍仰黃水南衝。一也。津泉安流。無事隄防。二也。舊河陡峻。今皆無之。三也。泉地既虛。黍稷可藝。四也。舟楫利涉。不煩牽挽。五也。顧道路之言。或稱未便者。以魚臺滕沛。沮洳成湖。谷亭沽頭。市廛失利。乃倡浮言。以搖國是

耳。臣請以一得之慮。熟陳於前。夫漕河故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下。非有湖爲之積瀦則涸。故漕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湖爲之宣洩則潰。故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之紓畫。蓋殫悉獨到者。今新河寔師其意。遇黃流逆奔。則以昭陽湖爲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爲蓄瀦之地。慮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堤始無虞。宜大興人卒。繇回回墓一帶開通。以達於鴻溝。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湖。又引昭陽湖水。沿鴻溝以出留城。其湖地退灘者。盡上腴之田。按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便於此者。上從之。　閏六月丁卯。總河翁大立言。薛河之水。夙稱湍悍。今盡注於郗山湖。入微山湖。以達於呂孟湖。此尚書朱衡經理之績也。惟呂孟湖之南。爲邵家嶺。黃流塡閼。地形高仰。以故秋水時至。翕納者小。而反浸淫平野。奪民田之利。又微山之西。爲馬家橋。屬者草創一堤。以開運道。土未及堅。而時爲積水所撼。以尋丈之址。二流夾攻。慮有傾圮。宜鑿邵家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以入漕河。則湖地可耕。河堤不隤。而更於馬家橋建減水閘。相旱澇以爲啓閉之節。斯通漕之長策也。上採納之。

九月癸酉。總河翁大立言。臣按行徐州。循子房山過梁山至於境山。入地浜溝。直趨馬家橋。上下八十里。間可別開一河以漕。其利有十。自秦溝濁河至徐州洪。諸狂瀾激湍。遠不相涉。一也。依山爲堤。雖有洪濤。必不泛濫。二也。漕舟循堤而上。牽挽不難。三也。無茶城淤淺之患。省盤剝之費。四也。由馬家橋至境山四十里。由境山至徐州洪四十五里。視舊河爲近。驛遞夫價。並可減省。五也。驛路改從新堤。往來徑捷。六也。

徐州募夫可併。呂梁二洪徭夫可遂裁革。七也。計沛縣六舖。至境山築堤百里。當用銀十三萬有奇。今開新河。則長堤可緩。費益大省。八也。糴穀貯食。假工役以濟饑民。兼節財賑荒弭盜之術。九也。棄舊河以爲水壑。卽河決谷亭沛縣。從鴻溝以泄。徑從小浮橋下徐洪。運道無梗。十也。顧其難亦有三。地浜溝當築大壩。接黑龍潭堤。至楊山壩西。當別開一道。至舊河繞出茶城。及開渠建閘。費皆不貲。此其難在工費。歲屬大饑。而徭夫工食。往往不繼。待哺之民。怨讟易生。此其難在工食。役夫二萬。仍聽番休。而錢糧不益。淹以歲月。必招謗議。此其難在工程。犯此三難。以興十利。臣固未易辦也。惟上速集廷臣議之。章下。工部以大立議爲便。請行。撫按及巡鹽官相度地形。幷議錢糧夫役。以請從之。　丙子。山東莒州沂州郯城等處水溢。從直河出邳州。人民溺死無算。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以聞。都給事中嚴用和言。淮安徐邳。皆輸糧咽喉。壅淤潰決。運道爲梗。關國計不細。疏濬修築之務。不可不亟。宜令趙孔昭及翁大立。協心共濟。不得廢事失時。工部覆。如用和議。且言淮安湖陂。故有大堤。往時商人決以逃稅。故多水患。宜及今修築。今河決草灣。北合鹽河。至海州入海。亦可疏濬以殺水勢。幷行二臣會勘興工。從之。　十二月丙辰。時淮河自板閘至西湖嘴。開濬垂成。而裏口等處復塞。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以工費不給。請議處錢糧。因言淸江一帶黃河五十里。宜築堰以防河溢。淮河高家澗一帶七十餘里。宜築堰以防淮漲。工部覆請。以錢糧事下孔昭。及河道都御史翁大立。通融借助。其裏口等處。亟行開濬。以築堰事宜及海口築塞寶應越河二事。均

酌議舉行。從之。乙丑。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言。治河之役。宜以調撥夫役。收發椿草。屬部臣。計處錢糧。追徵工食。屬兵備。令畫地責成。則河工可計日而就。於是工部覆議。以儀眞至揚州淤淺。高郵一帶湖堤剝蝕。屬淮揚兵備。會同南河郎中。儀眞主事經理。以通濟閘內外。淸江浦上下淤淺。屬淮揚徐州二兵備。會同南河郎中。淸江廠主事經理。以廬鳳二府。協濟椿草錢糧役夫工食。及寶應湖堤泗洲等處堤岸。屬潁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經理。以大淮兩岸沙嘴。淸河縣東西河堤。魚溝河以下。屬徐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經理。以邳州沂武二河。與乾河口淤塞。房村及境山黑龍潭堤。屬徐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管洪主事經理。以沛縣三鋪四鋪大堤。豐縣縷水堤。接華山寨、飛雲橋故道。及薛河下流。屬徐州兵備。會同夏鎭主事經理。以臨淸萊市口、尖塚集、白廟兒等處堤岸。屬臨淸兵備。會同北河郎中。甎廠員外郎經理。以內黃南樂二縣。正河淤塞。及小灘上下膠淺。黃盧河乙家河。屬大名兵備。會同北河郎中經理。以吳橋縣衝決朱官屯。交河縣衝決徐家馬頭等處。靑縣衝決盤古口等處。與滄景二州。南皮靜海二縣。及天津衛堤。屬天津兵備。會同北河郎中經理。以蒙村、蔡村、耍兒渡等處堤岸。河西務上下淤淺。屬霸州兵備。會同通州郎中經理。上皆從之。明穆宗實錄。

劉應節。字子和。濰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隆慶初。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建議永平西門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里。可通漕。請募民習海道者。赴天津領運。同運官出海達永平。部議以漕卒冒險不便。發

山東河南粟十萬石。儲天津永平。官民自運焉。四年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旋進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又建議通漕密雲上疏曰。密雲環控潮白二水。天設之以便漕者也。向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合。通州運艘至牛欄山以上。陸運至龍慶倉。輸輓甚苦。今白水徙流城西。去潮水不二百武。近且疏渠植壩。合爲一流。水深漕便。報可。（明史稿）

明穆宗隆慶四年二月癸亥。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言。挑濬運河。請發運司餘鹽銀二萬兩濟工。部覆。餘鹽銀係供邊之需。宜量發五千兩。不足。於淮安揚州二府商稅。及河夫椿草存留贓罰內動支。詔可。三月壬申。工部覆御史楊家相所陳。一開河道以利漕輓。謂朝陽門外故有河渠。雖歲久漸湮。尚可復之。以便東倉之運。與夫寶應湖之議開康濟河。鎮江一帶之議濬淺阻。塡卑窪者。皆通漕孔道。所宜亟舉。一建閘座以省耗費。謂瓜州土壩。剝運甚艱。莫如建閘之便。又境山諸閘。日就頹毀。宜及時修理。上命如議行。　四月甲子。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高郵等處。湖堤剝蝕。請將徐州倉現貯截留漕糧二萬六千餘石。移置淮南。召集饑民修築。從之。　五月乙酉。工部覆總河翁大立條陳議處河工錢糧三事。一寶應河濱碧霞元君祠香錢。宜擇府佐之治河者。綜其出入。一開新莊閘。以通商船。量船廣狹徵稅。徑一丈六尺以上者銀五兩。一丈四尺以上者三兩。一丈以上者銀一兩。由儀眞閘者。以遞減之。一濟汶以北。各湖地昔膏沃之土壤。宜募民田作。每畝徵銀四分。輸之工所。從之。　八月庚戌。詔建河神祠於夏鎮梁山各

一。賜名曰洪濟昭靈。命夏鎮閘、徐州洪主事。以春秋致祭。先是河道都御史翁大立欲濬治梁山河。禱於神。忽水落成渠。可以通舟。大立以爲此神助。非人力也。請建立祠宇。領於有司。以答靈貺。故有是命。　十月己酉。以運河淤阻。漕舟不至。詔奪提督漕運總兵官鎮遠侯顧寰。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總理河道侍郎翁大立、各祿俸半年。降管河郎中張純、徐州兵備副使劉經緯、參將顧承勳各一級。俱戴罪管事。尋以工部言純初自北河徙官而南。尚未視事。復宥之。明穆宗實錄。

是年七月。河決睢寧縣曲頭等集數口。兩分閃運道。百里淤。重儲船九百餘。潘季馴築塞決河。水歸正道。儲船盡出。南河全考。

是年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坡反爲河。時河水橫流。漕舟飄損八百餘艘。溺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餘萬石。御史萬恭疏言。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於淸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潮既盛。河水復湧。河不得入海。乃流入淮。淮不能容。則必衝決。今惟疏其下流。捍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科臣李貴和言。河決不能轉餉。請開膠萊新河。以濟運。其策又在萬恭下矣。

按萬恭之策。深得河性。古有分上流之說。萬恭專主浚下流之議。簡便可行。然未有幾於海運之議。蓋萬恭與貴和論。皆未行也。河志。

馮敏功。字元卿。平湖人。嘉靖乙卯。舉於鄉。隆慶四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飭徐州兵備。兼治漕河。甫至。

而河決睢寧縣白浪淺．而入靑陽．決者六．皆亘．新安左右決者七．差小．其水不制睢寧之陸．匯爲湖．曹口而上．故河百餘里以南盡爲陸．淤泥半之．漕艘之阻者數千計．漂廬舍人畜無算．公甫至．受計大吏．調士民．晝夜併作．與其下分功任難．無何決塞水就緒．漕舟漸通．而大風雨彌旬．水暴漲．諸塞盡潰．湖與河一來攻邳．公時按部邳下．令士其門．水勢重不能禦．公卽解衣裙囊沙而塞之．諸從官吏卒市人爭效．公闉沙皆滿．水遂巡解．公乃行視諸決口．皆就塞．僅月餘而水復漲．敗閻家口以西半戈山左右堤百餘丈．公又築之．自是堤土漸堅實．不受侵矣．會徐州靈璧諸邑舊堤潰．公又受計大吏．所獨治者．南自曲頭抵靑田八十里．北自陸灣至呂梁四十里．所與監司曹郎合治者．直河以下．南岸幾千丈．又自茶城踰華成山．曹築單堤一百六十里．以遙衞漕河之閘者．諸經畫版築楗木薪土之費與護視斥堠約束．唯公行之最精．監司曹郎．咸取則焉．王世貞馮公傳．敏功事再見三見於萬曆二年十年．

明穆宗隆慶五年．二月癸卯．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劾奏總理河道侍郎翁大立．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前以治河無策．遲誤漕糧．方議薄罰．不宜遽使離任．俾脫後責．宜罷斥以儆任事．諸臣又請飭都御史潘季馴、陳炌．協心共濟．如運到而河尚未通．則罪河道．河通而運不過淮．則罪漕運．戶工二部覆請．上是其言．令大立孔昭．戴罪回籍．俟河通運完之日奏處． 三月丁卯．初嘉靖間．山東按察司副使王獻建議．請循元人海運遺蹟．於膠萊間開河渠一道．舟繇淮安淸江浦．歷新壩口、馬家壕、蔴灣口、海倉口．以達天津．

道里甚徑。度不過千六百里。又可避海洋之險。業已從其議。開鑿將畢。會獻去官。遂罷役。至是戶科給事中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海運以濟餉道。上以事體重大。遣工科給事中胡檟往視之。　五月壬申。工科給事中張博。請改瓜洲土壩爲閘。以便漕舟。工部覆言。玆議行勘已久。而所司莫爲奏報。此必狥私牟利之徒。倡言阻撓。而當事者憚於改作。故議久不決。宜督河道漕運諸臣。刻期會勘以聞。有旨從之。　庚辰。戶科都給事中宋良佐。以漕舟尙未抵洪入閘。請嚴敕河道漕運二臣。悉心經畫。得旨。潘季馴、陳炌。各務盡心幹理。俾河道疏通。糧運早至。不得推諉誤事。　辛丑。巡倉御史唐鍊。條奏漕運事。一白河沙谷等淺。僅五里淺。而以轉般厚費。運軍不勝其苦。宜令所司。及時疏濬。戶工二部覆議。詔允行。　六月庚申。工科左給事中胡檟。勘視膠萊諸河。及山東撫按。議皆以爲不便疏治。乃奏言。今爲新河之議者。徒指元人故渠。及副使王獻臆說。非能涉歷三百餘里間。親覩其利害也。臣嘗濬分水嶺。驗問獻所鑿渠。皆流沙善崩。雖有白河一道。徒涓涓細流。不足灌注。至如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稍有潢汙。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然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且陳村閘以下。夏秋雨集。衝流積沙。爲河大害。縱謂諸水可引。亦安能以數寸之流。濟全河之用。則諸水之不足恃明矣。或謂新河頗多積水。可引用爲渠。不知潢潦所聚。皆以下流壅滯之故。設皆濬深。水必盡洩。則蓄水之不足恃明矣。或欲引濰河之水。不知濰河在高密西。去新河百二十餘里。中間高嶺甚多。雖竭財力。終不可濟。則濰河之不可引

明矣。分水嶺以南。至陳家閘以北。至周家莊。雖云邊海通潮。又皆岡石麋沙。終難鑿治。則海水之不可達明矣。大抵上源則水泉涸枯。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易潰。不能持久。二者皆治河之大患也。故元史食貨志以爲勞費而無成。國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自獻以後。屢勘而不行。良由於此。苟率意輕動。捐內帑百萬之費。以起三百里無用之渠。如誤國病民何。臣請亟罷其事。幷令所司明示新河必不可成之端。勿使今人既誤。而復誤後人也。上乃罷之。令自今不必更議。以滋紛擾。　八月丙午。總督漕運都御史陳炌上疏。報邳州河決。漕船淹阻狀。戶部覆。今歲漕船過淮獨早。而入閘者十不及二三。雖河流爲梗。然諸臣怠誤之罪。亦不容辭。乞遣風力憲臣。督視以重國計。會給事中宋良佐、御史唐鍊、亦以爲言。得旨。炌與總兵陳王謨、參將顧承勳。俱停俸。戴罪管事。命雲南道御史張憲翔。沿河督趣之。　九月辛酉。總督倉場侍郎陳紹儒。條上漕政五事。一時疏濬。言京口小灘等處。原設淺溜人夫。宜令有司從宜督治。　丙寅。戶科都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糧運。率因元故道。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而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淮大諸衛。桑梓之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者矣。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乘此遺跡未泯之時。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仍稍稍推拓。如該總隸北諸衛兌北糧者。令由天津入洋。抵薊州。額南諸衛兌南糧者。令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障聯屯。彼此相望。卽河渠少梗。而此塞彼通。亦思患預防之術也。戶部覆言。遮洋一

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請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上事宜。下漕司詳議以聞。報可。　戊寅。戶部覆漕運都御史陳炌等會議漕政事宜一疏。濬常鎮寧國及浙江海寧崇德等處河道。仍開復練湖。以濟運河之用。報可。　乙酉。山東巡撫都御史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販往來。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臣等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麥一千五百石。各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況舟皆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渡。風波難測。比之元人般明略故道。實為安便。大略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之時。出並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萬櫓。保無他患。可以接濟京儲。羽翼漕河。省牽挽之力。免守幫之苦。而防海衞所。犬牙錯落。又可以嚴海禁。壯神都。甚便。事下戶部。覆云。海運法廢已久。非常之事。難以盡復。乞敕漕司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工部即發與節省銀五千兩。為僱募海舟之資。淮揚商稅。亦許暫支萬五千兩。充傭召水手之費。從之。明穆宗實錄。

翁大立。字孺參。餘姚人。嘉靖十七年進士。隆慶二年。命督河道。朱衡既開新河。漕渠便利。大立因頌新河之利有五。而請濬回回墓。以達鴻溝。引昭陽之水。沿鴻溝出留城。以灌湖下。腴田千頃。未幾。又請鑿

邵家嵩。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入漕河。帝皆從之。三年七月。河大決。沛縣漕艘阻不進。帝從大立請。大行賑貸。大立又請漕艘後至者。貯粟徐州倉。平價出糶。詔許以三萬石賚民。大立以下民昏墊。閭閻愁困狀。帝莫能周知。乃繪圖十二以獻。且言時事可憂。更不止此。東南財賦區。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京儲可慮。一也。邊關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傾頹。何恃以守。賊騎可慮。二也。畿輔山東河南。霪雨既久。城郭不完。猝有寇盜。何以備之。內地可慮。三也。江海之間。颶風鼓浪。舟艦戰卒。悉入波流。海防可慮。四也。淮浙鹽場。鹹泥盡沒。竈戶流移。商賈不至。國課可慮、五也。望陛下以五患十二圖。付公卿博議。速求拯濟之策。帝留圖備覽。下其奏於所司。當是時。黃河既決。淮水復漲。自清河縣至通濟閘。抵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山東沂莒郯城。水溢從沂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奔走經營。至四年六月。鴻溝境山諸工。及淮流疏濬。次第告成。帝嘉錫賚有差。時大立已陞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爲左。會代者陳大賓未至。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漲。決仲家淺諸處。黃河又暴至。茶城復淤。已而淮白泰山廟至七里溝。亦淤十餘里。其明年。遂爲給事中宋良佐劾罷。明史傳。

明穆宗隆慶六年正月丁卯。禮科左給事中雒遵條治運河五事。一自茶城至清河。五百五十里。爲運道咽喉。宜修築長堤。增卑倍薄。三里置鋪。鋪置十夫。十五鋪設一官。畫地而守。以防潰決。一自淮抵揚州。一路堤岸衝決。閘座廢壞者。宜令補築。自大江以南抵浙江。水有淺澀者。宜令疏濬。一濟寧南旺閘河。全藉

洸汶二水．宜疏通泉源．而臨清河西務等處．修濬之工．亦不可緩．工部覆奏．上皆允行．　二月丁酉．山東撫按等官．梁夢龍等．言邇因河患異常．廟堂畫策．傍海通運．誠千萬年．經久之圖．顧今經理之急．其要有四．沿海城池．廢墜不修．不可言備．如大嵩靈山等數衞．宜及時修葺．以壯門戶．杜窺伺．一也．海運既開．奸人或乘便通番．宜嚴諭商民．不得輒私下海．卽下海者．第行島嶼間．不得遠泛大洋．違者許官兵擒住．二也．自海禁久弛．私販極多．欲驟革之．則海道藉其指引．卽縱緩之．則接引之奸．不可勝詰．今宜明諭商民入海者．責令往回給引查銷．則巡察者．既有所驗．而私販者．難容其奸．三也．海運既行．如利津等縣．三巡檢司．各有沿海信地．運船往來．有護送警備之嚴．宜復巡檢司及弓兵原額．四也．戶工二部覆議．如夢龍等言．從之．　閏二月戊辰．巡按山東御史吳從憲言．淮安而上．清河而下．正淮泗河海衝流之會．河潦內出．海潮逆流．停蓄移時．沙泥旋聚．以故日就壅塞．宜以春夏時濬治．則下流疏暢．泛濫自平．工部議行尙書朱衡．河道漕運各都御史．及時勘議．從之．　壬申．禮科左給事中雒遵．會勘泇口河．議以爲不便．乃言泇口河．從馬家橋東．過微山赤山呂孟等湖．踰葛墟嶺而南．經侯家灣良城．至泇口鎭．又涉蛤鰻周柳諸湖．乃達邳州直河口．以入黃河．凡二百六十里．取道雖捷．施工實難．葛墟嶺高出河底六丈餘．開鑿僅至二丈．硼石水泉湧出．侯家灣良城．雖有河形．水中多伏石．不可施鑿．縱鑿之．湍石不可以通漕．且蛤鰻周柳諸湖．築堤水中．功費無算．微山赤山呂孟等湖．雖可築堤．然可鑿葛墟嶺以洩正派．開地浜溝以散餘

波。要其施工。又自有序。夫與其煩勞厚費。以開泇口之河。孰若時加修防。如期儹運。保百數十餘年之故道。疏上。詔尙書朱衡會同總理河道都御史萬恭覆勘以聞。

三月辛卯。工部尙書朱衡。條陳經理北河八事。一復舊革山東徭夫七十餘名。接與河工。一復夏津魚臺二縣管河主簿。隨時看守修葺。一淸查馬場湖、南旺湖、南陽湖蓄水。以濟運河之涸。南旺西湖、安山湖洩水。以宣運河之溢。毋使居民侵占。一呂孟、微山、張莊諸湖。爲山東滕嶧山水之會。宣洩無路。衝溢稅地。損傷堤岸。乞建二閘。以洩積水。一築馬家橋東岸石堤。一河南艕子船納稅於呂梁洪。殊爲不便。乞改納於徐州洪。一管河官不許差委。以妨河務。一修河築隄。椿草錢糧。積年逋負。乞嚴有司之罰。每於年終。聽河道官開數具奏。詔如所擬。

丙午。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沐言。國計之有漕。猶人身之血脈。血脈通。則人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我朝運河。幾百六十年。法度修明。疏通無滯。邇來事多滋弊。兼以黃河泛溢。數患漂流。故科臣復議海運。而縉紳之慮。猥云風波。夫風波在海三天童子知之。然其利害有辨。古語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衆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及。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又其地高而多石。行舟至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於此者。然此猶舉時宜而言耳。若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唐人都秦。右據

岷涼．而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宋人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此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門之險．天下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爲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輸輓所必由故也．若夫都燕．則而受河與海矣．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於海者．彼終歲用兵．無暇於事河也．彼又以爲河運入閘．則兩舟難並．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揹數十舟同時俱靡．不可避也．一夫大呼．則萬櫓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邱濬所憂．不可散也．若我朝太平熙洽．主於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脇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衡也．我朝宏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其首猶北向．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閻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璧．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雄才．倘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爲患．詎直今日然哉．且去年之漂流．諸臣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既失利於河．又不能通變於海．則計將安出．故富人造室．必啓傍門．防中堂閉．則可自防入也．此所謂目前急勢也．風波係天數．臣豈能逆覩其必無．然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惟聖明采擇．因條上海運七事．一定運米．言海

運既行。宜定撥額糧。以便徵兌。除隆慶六年。已有缺船。糧米足備。支用以後。請將淮安揚州二府。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盡派海運。行令各州縣於附近水次。取便交兌。遇有災傷改折。則更撥鳳陽糧米足之。一議船料。言漕運二十餘萬。通計用船四百三十六艘。淮上木貴。不能猝辦。宜酌派湖廣儀眞各廠置造。其合用料價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兩有奇。卽將淸江浙江下江三廠河船料價。幷浙江湖廣本年折糧減存。及湖南班匠等銀。解用不足。以撫按及巡鹽衙門罰贖銀兩抵補。一議官軍。言起運糧船。宜分派淮大台溫等一十四衞。責令撥軍領駕。每艘照遮洋舊例。用軍十二人。以九人赴運。其三人扣解糧銀。添僱水手。設海運把總一員統之。其領幫官員。於沿海衞所選補。所須什物。卽將河船免運。軍丁糧銀扣解置辦。一議防範。言糧船出入海口。宜責令巡海司道等官。定派士島小船。置備兵仗。以防盜賊。一議起剝。言糧船至天津海口。水淺舟膠。須用剝船。轉運至壩。每百石給水脚銀二兩九錢。其輕齎銀兩先期委官由陸路起解。聽各督糧官。收候應用。一議回貨。言海運冒險。比之河運不同。旗軍完糧回南。每船許私貨八十擔。給票免稅。以示優恤。一崇祀典。言山川河瀆。祀典具載。今海運所畏者。蛟與風耳。宜舉廟祀。以妥神明。疏下。部覆如宗沐言。詔允行之。　四月戊辰。巡按直隸御史張憲翔疏劾管理河道主事詹世用。失時不修閘壩。及招集客舟。壅塞河口。以致漕艘漂損諸罪狀。得旨。世用降三級。調外任。　己卯。吏科都給事中雒遵言。南陽魚沛之間。開濬閘河。淹沒民田者數千畝。往者雖有蠲賦之令。而有司旋復徵稅。

又督責徐邳諸郡逋負甚亟．民何以堪．請賜民數年租稅．及緩征逋賦．以廣軫恤之惠．戶部覆用其言．五月丙戌．工部尚書朱衡及河道漕運諸臣會議瓜州建閘事宜有五便．詔從之．　戊申．工部尚書朱衡等．奏言防河如防虜．守堤如守邊．河南累被水患．大爲堤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者．以防守嚴．而備禦素也．徐邳爲糧運正道．既多方以築之．則宜多方以守之．因上議夫役、議鋪舍、議定期三事．自徐州至小河口新築堤三百七十里．設防守夫三千七百名．三里建一鋪．計屋三楹．四鋪設一老人．統率晝夜．巡視其期．以伏秋水發時．五月十五上堤．九月十五日下堤．願攜妻子居住者聽．疏上．得旨允行．明穆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十九

運河水

朱衡字士平．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四十四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湖．運道淤塞百餘里．改衡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理河漕．衡馳至決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故址尚在．乃定議開之．築堤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爲濬舊渠便．議與衡不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馬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劾罷漕濮副使柴淶．重繩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明年給事中鄭欽．劾衡虐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及秋河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主衡議．亦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黃襄交章請罷衡．會新河已成．乃止．河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陽．未幾季馴以憂去．詔衡兼理其事．隆慶元年．加太子少保．山水驟溢．決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明年秋．召還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禮．濬治舊渠．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與徐州境山巔相準．北高南下．懸流三十丈．故魯橋閘以南．稍啓立涸．舟行半月始達．東兗之民．增閘挑淺若力役者．百六十年．勞者

改鑿新渠。遠避黃流。舍卑就高。地形平衍。諸閘不煩啓閉。舟行日可百餘里。夫役漫無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請裁革。宜可聽。於是汰閘官五。夫役六千餘。以其餼直爲修渠費。四年秋。河決睢寧。起季馴總理。明年冬。閱視河道給事中雒遵劾罷季馴。言廷臣可使。無出衡右者。六年正月。詔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道。穆宗崩。大學士高拱以山陵工。請召衡。會邳州工亦竣。衡遂還朝。（明史稿。）

六年侍郎萬恭。更請建瓜洲閘。自時家洲以達於花園港。開渠長六里有奇。其年冬閘成。一名廣惠。一名通惠。於是五總船始下壩。（南河全考。）

隆慶六年六月己巳。（神宗已登極矣。）督理河道工部都水司使、署郎中事主事陳應薦奏。挑挖海口。新河工竣。河長十里有奇。闊五丈五尺。深一丈七尺。凡用夫六千四百八十九名。支米九百六十七石八升。　己卯。工部尚書朱衡。疏報徐邳等處河堤工完。并請寢泇河之議。言泇口河開鑿之難有三。一則葛墟嶺開深之難。一則良城侯家村鑿石之難。一則呂孟等湖築堤之難。先是漕河淤塞。損船傷米。臣思前河臣翁大立請開泇河。以救燃眉之患。今漕河通利。徐邳之間。堤高水深。使歲加修葺之工。自可無患。固不煩別爲建置。況公帑空虛。支費不給。瀕河生靈。從事徐邳之役。勞者未息。呻吟猶聞。揆之時勢。誠所弗宜。　庚辰。定漕運程限。每歲十月開倉。十一月兌完。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入閘。四月到灣。永爲定例。從尚書朱衡議也。　壬午。派魚沛南陽留城等處。堤木河木。於各州縣。仍給前築堤沿關河所占民田價值。

又以獨山、微山、呂孟等水櫃。有傷民地。蠲其湖米。　七月丁亥。初通漕運於密雲。尋復密雲漕糧五萬石。先是總督侍郎劉應節等言。塞備以儲餉爲急。軍需以漕輓爲便。密雲一城。環控白潮二水。若天開以便漕者。向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合。故剝船自通州而上者。亦至牛欄山止。若至龍慶倉。從陸輸輓。軍民艱苦之狀。水次露積之虞。難以悉狀。今白水徙流西城下。去潮水不二百武。前於城東北業築三合土堤。障水防城。近有疏渠於上。塡壩於下。邀潮入白。合爲一派。水漕深便。剝船可達密雲無礙。漕渠既通。漕額宜復。　八月戊寅。工部言南旺三河等處。三年兩挑。正月興工。二月告完。既據河臣萬恭等議。糧運既早。則明春大挑之日。正來年運行之時。擬改九月中興工。十月依限告完。挑浚之時。惟進水鮮船隻。設法前進。其餘俱暫停止。且言大挑莫便於秋冬。莫不便於春間。新運踵至。停積河流。既慮風濤。又稽程限。不便一。均役更換。夫役未集。追呼號召。每至愆期。不便二。春事方殷。民無暇力。迫之工作。田野不安。不便三。青黃未接。室如懸磬。頭會箕斂。工食艱窘。不便四。堅氷初解。時尙嚴寒。驅之泥淖之中。責以疏鑿之力。不便五。如今改擬。則回空已盡。築壩流絕。疏浚一完。藉氷封閉。春融凍解。溯流無礙。則新運便。舊夫未更。按册可籍。正役者不勞再籍。僱役者無事更張。則徵夫便。秋事完成。農多暇日。既無私慮。自急公家。則民力便。今秋豐稔。民多蓋藏。閭閻利以供輸。夫役易於徵斂。則工食便。天霽秋淸。氣候涼爽。河鮮沮洳。钁鍤易施。則用工便。上是之。　十月己未。先是南京戶科給事中張煥疏論總督漕運王宗沐六月內。飛報海運米十

二萬石。於某日由淮安次天津抵灣。粒米無失。比聞人言嘖嘖。咸謂海運八舟。米三千二百石。忽遭風漂沒。渺無影響。宗沐蓋預計有此。令人齎銀三萬兩糴補。臣思宗沐。受國家財賦之託。銳意此事。意非不良。糧船有失。據實陳乞。未為不可。何至粉飾觀聽。大臣實心任事之體。當不若是。米可補、人命亦可補耶。當今之行海運。譬北方之種稻。始必樹藝少許。以試地利何如。而漸次為之可也。若不論南北之高下寒燠。菽粟與稻並樹。則雖三尺之童。亦知稻之所獲。不如菽粟之嘗多矣。河運之與海運。其經取久暫之宜。殆亦類此。來年倍加米數一節。乞敕該部。從長計畫。疏下。戶部覆言。先該科道。請敍海運之功。臣等謂萬世之利在河。一時之急用海。繼因漕臣議增海運二十四萬。臣等謂海道風波難定。但當習熟此路。以供緩急。不必加增。今煥意略與臣等議同。至言漂沒糧石。發銀買補。臣等不意宗沐之明達。弄巧成拙至此。但事出風聞。難以深求。而首事勇敢之臣。可以情恕。以觀後效。萬曆元年為始。海運止以十二萬為則。候數年之外。另行裁酌。宗沐亦疏辨。臣固知駭見之難諧俗。成事非易可居。然不意乃懸空妄傳若此。使臣有一毫不誠。但為身計。則按守舊規。可以畢事。何必更端革故。力舉海運。自添一事。以致彈射也。況海運人船。募數省之人。發行經數月之久。按歷涉三省之途。其同事而不可欺者。各省撫按十數人。沿海守令、及護行守備等官百餘人。官軍水手三千餘人。使有沉溺。豈待言官。今日始言三萬出之淮庫。自有卷籍。人船出於僱募。各有貫址。乞敕戶部。會同法司。行巡按御史查核。疏亦下部。　十一月丙申。河道侍郎萬恭

奏議河夫工食．言二洪閘溜淺夫．山東東兗二府．額一萬二千七百餘名．每名工食．一十二兩．歲該銀一十五萬三千餘兩．江北淮揚徐三府州額五千三百餘名．工食八兩二錢．歲該銀六萬四千餘兩．各椿草銀不與焉．在銀兩視舊額．俱已增加．在戶夫視今編．悉已安便．然漕糧朝廷之命脈．漕河朝廷之咽喉．當以朝廷之力治漕．不當以瀕河之民力治漕．今運道工役．十倍於前．民力凋敝．十倍于舊．竭疲民以事弊河．亟宜改轍．查舊議單有兌運所折耗銀．有剝運所省腳價．近新建瓜閘．又有所省過壩米三項．歲不下十餘萬兩．若悉給發以治河道．可減派各疲弊．府州之半．工部言耗米銀．後改徵本色．給軍腳價．除扣修通惠河餘解太倉濟邊．惟有過壩餘米．可歲給河道．少助夫役工食．報可．　甲辰．漕運總督王宗沐．奏辦海運漂沒事．乞回籍聽勘．戶部以漕運在邇．請敕宗沐矢心任事．仍照原議．習熟海道．備一時權宜之計．從之．　庚戌．河道侍郎萬恭．條奏河漕事宜四款．一嚴遲速之令．黃河伏秋水高．運船所避．宜令江南糧儲道各督尾幫．遵限過徐州洪．勿至與怒河鬭．三月過洪者．以上勞敍薦．四月過者次之．延至五月後者議罰．因而遇水漂沒者．從重擬議．一別遠近之宜．南北河道迴殊．到灣之期．非可概定．宜令各省運船．不過閘者．限二月到灣．過閘限三月．過閘又過黃者．限四月．過閘過黃．又過江者．限五月．巡漕御史按限期行殿最焉．一專兌運之權．今議早運．徵發期會．急如星火．監兌部臣．無殿最之權．有司慢而軍衞易．又轉求督糧煩難．兌運必致愆期．宜照浙江例．各省俱以御史帶理兌運．則官與軍民俱便．一順官民之情．江

南山谷州縣。仲冬水涸。不可以舟。迨水發時。兌運已緩。宜從其便齎銀。至會城市米候兌。但責早兌。不必問所從來。農末相資。官民相利。兌運自早過江過淮。入閘抵灣。自然如期。疏下戶部議覆。惟監兌部臣照舊。恭又言春間大挑。待本年之運者。累朝之舊法。秋中大挑。待來年之運者。皇上之新規。今南旺一帶。及三河口諸處河道。九月興工。十月竣事。但臣所治者河耳。使運船不速至。將焉用河。明歲全運四百萬石。計船一萬艘。須以正二三四月。盡數過洪。遠避黃水計。每月當過洪入閘者二千五百艘。每日當八十餘艘。乞敕各糧儲道如期督至。庶河有實用。疏下工部。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元年。正月乙巳。河道侍郎萬恭奏創建瓜洲二閘工完。免挑盤僱剝之苦。因敘郎中吳自新。及道府諸臣勞績。恭先又檄浚蘇松常鎮一帶河道。建三汊河東水吊橋。自是吳浙之運。可與江西湖廣徵發相同。因言瓜閘既成。商舶由壩者。可去險就安。應比照儀眞事例。一體抽分。疏下工部。俱覆行之。

三月壬寅。河道侍郎萬恭。奏江南糧運開幫期。於歲十二月。在江楚長江大河則可。至若湖浙之舟阻於京口閘。必待季春開閘。方可開幫。今年早運者。實由臣挑浚京口所致。顧事必專官而後善。計必遠慮而後成。江南河道水利。原設有都水司郎中一員。後革郎中。令兵備道帶管。權阻於遙制。力分於他務。三江運道。遂至湮滯。今宜比照惠通北河南河事例。復設郎中。駐劄鎮江。以其餘力兼治三吳水利。工部言三吳水利。積弊已極。非工部郎中所能任。已責成應天巡按督理。其京口閘挑浚事務。仍舊分責各道。而亦

統領於督臣便。上從部議行之。 戊申。令昌平兵備僉事張廷弼疏濬鞏華城外舊河。廷弼原勘。河道可省陸運費歲八千金。及運船至。而淤塞不前。空運司官楊可大以為言。戶部奏行廷弼速濬之。 四月辛未。河道侍郎萬恭奏。事莫善於法祖。法莫病於因循。今年之運。既得以善其終。明年之運。不可不慮其始。祖宗以四百萬之糧。兌近萬之淺船。豈不知滿載省舟之為便。而為是經年造船紛紛者。以閘河故。蓋南旺運河之脊。又得全汶之利。故每船可運四百石。然夏旱則汶流微。又不敢過四百石。特為淺船之制。底平倉淺。底平則入水不深。倉淺則負載不滿。又為限淺船用水。不得過六挐。今各省不務遵原運。而務搭原僱船有三害。搭運有五害。皆足以病河道。今年賴皇上主持。諸臣竭力。上水諸淺深。皆四尺至七尺。旱枯之時。幸不敗事。然終非全算。乞敕該部。勿以目前幸濟。而忽遠圖。勿循今日弊端。而廢祖制。務足近萬之額船。載四百萬之額糧。盡復入水不過六挐之舊制。令船力勝米力。水力勝船力。其僱船搭運坐困之弊。一切痛革。部覆。從之。 乙亥。工部請建復淮南平水閘。與淺船淺夫。及建天妃廟口石閘。修復境山閘。從之。儀真建平水閘二座。江都一座。高郵十座。寶應八座。山陽二座。凡二十三座。座三百金。自儀真至山陽。有五十一淺。淺設撈淺二小船。船七金。淺夫十名。天妃口大閘一門。除堪改廢閘石料。仍用二千五百金。境山舊閘。五百二十金。凡費工料一萬餘金。悉聽河道便宜酌處。不煩請發。閘多則水易落而堤。陸浚勤。則河愈深而堤厚。建天妃閘。則時閉時啓。而省挑浚。修境山閘。則有留有接。而省盡剝。既裨運道。且省

民生。議發於恭。而衛覆行之。誠萬世之利云。　五月乙未。開通廣西府江水陸諸路。　己亥。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奏請申飭運務二事。一濬河渠。以利邊運。言王家淺銀魚廠一帶。河道淺澀難前。宜令挑濬深廣。堤岸卑薄者。修築高厚。一造官船。以便民運。言白糧民船。大小參差。橫塞河道。宜依漕船式樣。打造官船。下戶部。　六月辛酉。戶科都給事中賈三近奏。往因運渠梗咽。當事者議復海運。悉心講畫。法非不周。然風濤險阻。終屬可虞。所以歲運祇限十二萬石。意正為此。今聞海運至山東即墨縣福島等處。忽遭異常風雨。衝壞糧船七隻。哨船三隻。漂消正耗糧米幾五千石。淹死隨軍水手十五名。臣因此反覆其事。海道之勢。與河道異。河道之可恃者常。海道之可恃者暫。特數百艘。行數千里巨浸。僥倖於暫可恃。未有無虞者也。海運畏途。當時建議者。計出於不得已。始既以不得已議行。則今當因可已以議罷。近漕渠一帶。諸臣綜理振飭。大異昔時。據今年江南諸艘。入閘最早。即更加十餘萬何有焉。世有夷途。安取九折坂。人有參苓薑桂。可以攝生。何試命烏附以苟萬一。乞敕詳勘。將海運姑暫停止。仍以額糧十二萬。盡入河運。時巡倉御史鮑希顏、山東撫按傅希摯、俞一貫。疏俱如三近指。疏下戶部。議停之。　甲戌。兵科給事中趙思誠。奏請撫馭山東島人。教習海運船卒。以避風險。旨下該部。　七月丁酉。山東按察使兼右參政潘允端。條陳軍民二運事宜。一議建轄以速糧運。凡沿河管河官員。乞聽臣兼攝。庶便督責。修濬及時。運船不至淺閣。部覆如議行。　戊戌。工部覆御史田樂疏言。四府所屬州縣。頻年水災。昏墊已極。蓋滹沱黑洋白溝

諸水會合經行之地。下流壅塞。輸洩無路。一遇暴漲。則卑窪漫溢。方數千里。田產被其覆沒。臣等請勅責成二處按臣。蓋水之豬處。多在順河二府。水之出口。多在眞定所屬。利不必出其土。害不可委於隣。令踏勘被災地方。下流阻滯。作何疏通。上源泛濫。作何約束。應挑浚者浚之。應堤壩者築之。故道可復則復。橋梁可建則建。苟有利於生靈。宜無分於彼此。合用夫役錢糧。及淤出地土錢糧。應否加派。渰占田產賦稅。應否蠲豁。嚴限具奏。請自上裁。報可。　八月丁未。工部奏今歲河道通利。糧餉早達。乃聞茶城於八月內淤淺。致回空糧船。阻滯不得南還者數千隻。回空之船既遲。則新運之期必悞。今須晝夜疏利。方保不誤兌事。且茶城之淤。歲甚一歲。宜照舊說於境山上下。高建一閘。沙灌則閉而避。水積則放而衝。至於徐邳一帶堤岸。逼近河身。土疎浪高。今秋房村之役。方合迅決。可爲明鑑。宜照原議。再築遙堤。凡一應河防事宜。務兼聽集思。紓謀遠慮。求建長治之策。勿苟目前之安。報曰運船淤淺至數千隻。明年糧運。必致有誤。便行與萬恭上緊設法提浚。毋慕虛聲。務收實效。　工科署都給事中朱南雍。參河道侍郎萬恭言防河甚於防邊。爲河臣者。事必預報。廟堂方可據以處分。功必實圖。國計方可藉以利濟。臣備詢河務。咸謂茶城淤塞二十餘里。萬恭起夫數萬。挑浚罔效。回空糧船數千。阻泊於上河者。不下五十餘里。幸黃水旁衝小溝。恭督軍民拖拽空船。從小溝出。日不能七八隻。正河仍未開通。今據恭奏。河通於九月十二日。距恭具疏。纔五日耳。縱神運鬼輸。安能於五日間盡回數十里糧船。始之失事。既屬隱蔽。今之奏詞。又屬朦朧。

彌縫一時之失職。僥倖後日之成功。且不圖目前之難。而談古法之沿革。不虞上流之塞。而計下流之淺深。恭蓋曰。河道通塞。自古已然。下流俱深。一淺何害。又何莫非掩過倖功之心。夫今歲南回之空船。卽明年北上之重船。使茶城一日不開。則空船卽一日不下。明年之運。將有欲早而不可得者。乞敕令萬恭戴罪管事。悉心河務。以贖前愆。工部覆。亦罪恭。下嚴旨切責之。　甲寅。江西道御史盧明章。奏開濬河道事宜。一曰詳踏勘。一曰專修理。言順保河眞。巡按岐而爲二。兵備分而爲四。勢既不相統屬。議自不能通融。其兵備及州縣正官。方在開濬。忽令遷轉。不惟本處工程不完。卽上承下接。均有不便。功何由成。宜差司官一員。駐劄通中地方。同各州縣正官。細加踏看。預定河身。凡干係開河兵備、州縣正官。及承委官員。俟工有次第。方得循資遷轉。工部以司官權輕。仍守前議。而請停遷各官。以便責成。上是之。　辛酉。工部奏明年春。照例挑浚天津衛海口新河。恐礙運艘也。　九月庚寅。戶部覆漕運都御史王宗沐。議覆遮洋總言。國初海運。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海。後會通河成。海運遂廢。然尚留遮洋一總。原有深意。至嘉靖末。給事中胡應嘉。建議裁革。幷入山東江北諸總。前制盡罷。應嘉以鄉土之故。忍變成法。有識者未嘗不扼腕而歎。近因河道淤阻。當事諸臣。復起新議。勞費更多。海運二年。道路稍諳。今雖議罷。宜查復遮洋一總。卽改海運把總。爲遮洋把總。領兌河運北糧。仍知會兵部。海汛有警。暫調海口爲狠山聲援。從之。　十一月壬午。河道侍郎萬恭奏。江南運道。延袤八百餘里。每歲夏初開壩。河水充溢。運道無虞。今改於年前十二

月開壩。正屬各河淺滯、諸壩斷流、京口封閉之候。挑浚工費。動以數萬計。仰給於導河銀。是以杯水救車火。且病農。派夫於丁田。則病民。借辦於鋪行。則病商。取給於協濟。則病隣。俱屬偏枯。非久計也。查江南漕運。幾二百萬石。每石舊帶徵僱船脚米七升。近瓜洲建閘。運船徑抵水次交兌。此米遂蠲。宜仍每石徵一升。歲折銀一萬兩。查各府河務。輕重分發收貯。名曰運河銀。凡運漕渠挑淺。築堤建閘。修壩僱募夫役。買辦什物。一應工費。悉於此項動支。應用分毫。再不干擾農商。貽累隣境。以瓜閘所省江南之費。爲江南運道通融之用。似爲長便。下工部覆行之。明神宗實錄。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山東左布政使。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請開膠萊河。宗沐以其功難成。不足濟運。遺書中朝止之。拜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極陳運軍之苦。請旨優恤。又以河決無常。運道終梗。欲復海運。上疏曰。自會通河開濬以來。海運不講已久。臣近官山東。嘗條斯議。巡撫都御史梁夢龍。毅然試之。底績無虞。而慮者輒苦風波。夫東南之海。天下衆水之委也。茫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是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之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阻運河之窮。計無善於此者。因條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敍

功與夢龍俱進秩．賜金幣．而南京給事中張煥言．比聞人舟漂沒．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糴補．夫米可補．人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宗沐疏辯求勘．詔行前議．習海道以備緩急．未幾海運至卽墨．颶風大起．覆七舟．都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顏及山東巡撫傅希摯．俱言不便．遂寢．時萬曆元年也．明史稿．

運河一帶平江伯陳瑄．用力於南．工部尙書宋禮．宣勞於北．禮用臨淸知州潘叔正之言．其言本之老人白英．言築壩戴村．亘五里．遏汶水至南旺．分析兩河．以其七北注臨淸．度地降九十尺．閘十七．三南注曹沛．度地降百十六尺．閘二十一．禮沒後．至萬曆元年．總河萬恭追頌其功．立祠．贈禮太子太保．一孫入監．曰英．先以平頂巾執工簿立於傍．亦賜冠帶．坐世令一人充冠帶老人．管河夫坎河之灘．湧幢小品．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二年六月丁未。調河南左參政馮敏功於山東。　七月癸巳。吏部候選歲貢生員許汝愚上言。東南運道。水勢之澀。莫甚於丹陽。地勢之高。莫甚於夾港。國初於此置爲閘者四。曰京口。曰丹徒。二閘居上。以防三江之易涸。曰呂城。曰奔牛。二閘居下。以防五湖之易洩。自丹陽起至鎮江。蓄爲湖者三。曰練湖。曰焦干。曰杜墅。以濟漕河之用。遂免海運之艱。以故四月交兌。五月過淮。維時雨澤大降。江潮盛行。不假湖水。亦足以濟。歲久延襲。居民侵爲田畝。焦杜二湖。俱爲平陸。僅存練湖。猶有侵者。而四閘俱空設矣。今改爲十月臨倉。雨澤既少。江水枯落。不免剝淺。纔數十里之區。有閱三四月。而不得盡達於江者。雖添設僱運。枉費推挽。而開河之議起矣。夫夾港兩岸高者數十丈。而河僅闊數丈許。下之開鑿愈深。則上之坍塌愈速。頻冬役民以浚之。春來淤塞如故。年年興此大役。民何以堪。爲今之計。莫若修三湖之故址。繞四閘之完基。蓄洩以時。下修呂城奔牛一閘。以時糧運之入。上修京口丹徒。以時糧運之出。況乎上流既溢。則奔牛而下。又何不通之患哉。破此說者。必以淹沒民田爲辭。不知前此占湖爲田。今仍舊修葺。非廣田以爲湖也。即欲補此數頃之田。則沿江一帶。新漲常稔。洲田無慮千頃。民方爭佃。搆訟不息。其皆隸於

丹徙。以此相易。不亦可乎。年年官司欲與水利。輒爲豪富破壞。遂以湖淺河長爲解。試併修三湖。而於丹陽水閘下板。則河如此其長。湖亦如此其闊。寧有不足之理。此皆上下習見。而緘口不言。則利害之心惕之也。工部覆行彼處撫按踏勘具奏。從之。　九月丙子。工部覆工科給事中吳文佳言茶城、黃淮交會。數千糧艘。皆由此一線之路。如數十里之茶城一淤。卽有計疏通。無救旦夕。查得先年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建議欲從子房山、梁山。至馬家橋上下。約八十餘里。另開新河。置舊河於堤外。凡黃河出口之地。並不相及。而波濤可避。良爲得策。但稱由梁山之下。張孤山之東南。花山之西。新衝河形。南出戚家港。會於黃河。亦可通舟。因勢利導。就下爲川。頗與原議稍異。宜令總理河道等官。親詣茶城踏勘。從之。　閏十二月乙未。議查濟寧汶上二湖舊界。總理河道傅希摯勘請湖地高者。准令佃種。分等徵租。低者照舊蓄水濟漕。嚴禁佃戶。不許曲爲堤防。侵那疆界。工部覆言。委於國計民生有裨。但照先原任尚書朱衡稱。支河新河之身。堤基皆係民間田地。合將昭陽湖官地。及淤平舊河。准令對畝給業。免其納稅。以河之棄土。補河之占地。亦可舒濱河失業之困。應行併議。從之。明神宗實錄。

漢唐以前。至春秋戰國。大江由六合迴邗溝。取道於高郵寶應諸湖之西北。達長淮。江南之漕。俱由邗溝而苦淺阻。陳平江乃堤揚州以及於淮西。遏諸湖之水。遂匯爲一湖港。相通三百七十里。達於黃河。餉道大通。邗溝遂絕。今不必泥古妄圖恢復。惟濬之洩淮則可。　高郵諸湖。西受七十二河之水。歲苦

溢。乃於東堤建減水閘數十。洩水東注。閘下爲支河。總會於射陽湖。鹽城入海。歲久悉湮。宏治中。乃開儀眞閘。苦不得洩。治水者歲高長堤。而湖水歲溢。隆慶初。水高於高寶城中者數尺。每決堤節高寶與化。悉成廣淵。隆慶六年。萬曆元年。建平水閘二十一於長堤。又加建瓜洲閘。倂儀眞閘爲二十三。湖水太平。淮漲不能過寶應。又復淺船淺夫。但許深湖。不許高堤。舊制初建瓜洲花園港。通惠閘。得故金焚韓世忠船板。改廣惠閘。又得故閘。基椿石椿。大四圍。基因之。則花園港故閘道也。而或恐二十三閘洩高寶八百里七十二河之水。欲閉瓜儀。蓄諸湖。利餉道。誤哉。　各湖水南注者。儀河窄而淺。瓜湖廣而深。余懼瓜之奪儀也。乃於三汊河建揚子橋。橋口如閘。制以節東之。儀湖不病淺矣。而瓜閘江潮。近六十里。則早至而遲落。更便於儀閘。鎭江截流。官舫徑趨江都眞州。省續食征夫之役。又利儀閘云。　高郵湖。宏治三年。白公以七十餘萬金。成康濟河。商誠便也。第不當東繞圍民田一萬八千畝。康濟與湖通。水如城。田若盂。不得已於月河之底沉三涵洞。穿月河而東洩。船行洞之上方。末七十年。松板洞窒。不復能穿。月河水匯田中。是老堤之東。又益一萬八千畝之田湖也。左哉左哉。老隄如線。浸萬頃中。八面受敵。而大堤壞。中堤故卑薄。大湖擁田。湖濤擊之。而中堤壞。二堤俱壞。則康濟東堤直弱緒當萬石之弩耳。豈不危哉。今議固老堤。塞金門。決康濟。涸湖田。乃循老堤之東去十丈。爲之東堤。一護老堤。一成月河。歲加修築。則運與民與商舶。萬世之利也。　寶應湖堤。袤三十里。軍民舶由湖中。西風大作。歲

瀦湖中．以數千人運之險道也．今爲東護堤。如議高郵新月河之制．東堤成．則月河成．一舉兩得之計．了此不過十萬金耳．省中堤故也．視白公縮費六十萬金．歲加修築．可保數百年無事．謀國者各有見乎．　天妃口．自陳平江開淸江浦六十里．由此入黃河．官民便之．嘉靖中．黃水泛入．淸江淤．河臣費十萬．開新河以北接於淮．其說以爲接淸流．勿接濁流．可不淤．不知黃河非安流之水也。伏秋水盛．則西擁淮流．幷灌新開河．夫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若淮黃會於新開口．是一淤也．乃歲役千夫濬淮．甚交會之淺．而患愈博矣．余於天妃口建石閘．直出黃河．黃水盛．則閉閘謝絕黃水以杜淤．黃水落．又啓閘以利官民．新開口勿濬可也．新河焉用哉．　夏秋高寶諸湖水溢．瓜儀二閘．宜洞開之．　高寶諸湖．今建平水閘．俱引支流．入射陽湖．注於海．正道也．而鹽城范公堤．有入海五道．今湮其四．下流不疏．此高寶興鹽之多水患乎．　夏鎭新河馬家橋之左呂孟微山諸湖．夏水泛漲．外傷漕堤．內淹民田者．徐州七分．滕縣二分．嶧縣一分．公私未便也．余自北堤漸家壩至鐵河止．開水口．建石閘．宣洩湖水．以左出民田．右濟漕河．而夫役以履畝出之．二年乃成．　泇口河從馬家橋入微山諸湖．穿梁城侯家灣．取道於利國監．經蟃蛤柳諸湖．出邳州直河．入黃河．有六難焉．微山諸湖。水中不可堤．一也．梁城侯家灣葛墟嶺．皆數十里頑石．不可鑿．二也．碙石水中．隨撤隨合．金火不可施．三也．嶺南去徐呂二洪一舍耳．二洪高下相等．避徐呂二洪險．葛墟洪險復生．四也．假令治泇河．卽不治徐邳河尤可．萬一泇河成．歲治

之。而徐邳河非無事之水也。而又治。是兩役也。勞不已甚乎。五也。計鑿梁城侯家灣。非五百萬不可。視今治徐邳河五百年之費也。況未必成。六也。治泇河策。宜永罷之。　糧運盛行。運舟過盡。次則貢舟。官舟次之。民舟又次之。閘乃肅。　汶水微而南旺析七分北濟張秋東昌臨淸。三分南注濟寧南陽夏鎭。是北濟者道近分數多。南濟者。道遠分數少。則恃呂孟昭陽等湖也。故運盛行。則濟寧而上。發蜀山湖。南陽而下。左發呂孟諸湖。右發昭陽湖。以濟黃家閘。勢不得不汲汲矣。　夏鎭新河。萬世之計也。往閘由南陽穀亭沽頭沛縣出留城。地勢太卑。視南陽以上。高下相懸。各閘水峻。故多淺。又昭陽湖在其東。黃水每踰漕趨昭陽。故閘河多淤。隆慶初。朱少保開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里。地故聳。與南陽等。置新閘焉。舊閘多沉水中。漕水大平。不患諸淺。第三湖口受沙薛二河之水。夏秋水發。流沙入漕爲梗。乃於二河上源。爲皇甫東邵諸壩。遏二河入微山諸湖。卽沙入湖中。若石投水。新河無沙患矣。石堤纍纍如墉。柳陰依依若茨。樓船月夜。簫鼓中流。百里湖光。萬頃金碧。蓋不讓西湖蘇堤焉。　南旺分水河。每年汶水大發。則流沙及新河、三河口、沙、薛二河水發。則流沙。舊制三年二挑。俱正月興工。三月竣事。是治本年之河。爲本年之運者也。倉卒周張。今運期早。蓋二月有過南旺者矣。則挑期亦宜早。故隆慶六年。改期大挑。是治頭年九月之河。爲次年二月之運者也。餉道遂大利焉。故糧務舊以冬兌而夏開幫。兩年事也。今則冬兌而冬開幫。合之而爲一。河務舊以春挑而夏行舟。一年事也。今則秋挑而春行舟。分

之而為二。或合或分。百世不能易矣。　兩河大挑。有五不便。有五便。舊以正月興工。二月竣事。則新運踵至。停積河流。既慮風濤。復稽程限。一不便。夫役年終。徭役更換。舊役已滿。新役未來。二不便。春事方興。民無暇力。迫之工作。田野不安。三不便。未接青黃。室如懸罄。頭會箕斂。工食艱窘。四不便。堅冰初解。時尚嚴凝。驅之泥淖之中。責以疏鑿之力。五不便。若改期九月興工。十月竣事。則回空已盡。築壩絕流。疏濬甫完。藉冰封閉。春融凍解。河即有待。是新運之便也。舊夫未更。按冊可籍。正役者不勞於再籍。僱役者無事於更張。是徵夫之便也。秋事告成。農多暇日。既無私慮。自急公家。是民力之便也。新秋豐稔。民多蓋藏。閭閻利以供輸。夫役易於徵斂。是工食之便也。天霽秋高。氣候清爽。河鮮沮洳。钁鍤易施。是用工之便也。略見實錄。　天津逆入白河。至張家灣。源出密雲山後諸流。五六月水漲則流沙。三四月行舟輒膠。非無水也。蓋頭年漲漫。沙平河闊則淺耳。余復夫老。如大挑故事。歲濬之。以待次年春夏之運。運畢。水溢流沙復平。九月復濬以待。蓋歲工也。　創瓜洲上下二閘。及開花園港六里。買石僱夫。費河道銀萬金有奇。亦萬世之利也。焉論費。　瓜洲上曰通惠閘。下曰廣惠閘。青石市諸蘇州。麻石市諸上元閘。匠取諸夏鎮。丁夫募之江北。經三月而後成。排萬口而始定。議百年而方興。難矣哉。　南旺大挑舊制。壩南北而絕之流。舟楫弗通。余先為之南壩。逼汶盡北流而挑其南。北舟悉艤南旺而待南挑畢。余又為之北壩。偪汶盡南流而挑其北。乃決南壩。舟順流而趨於黃河。此濬淺行舟兩利之策也。　植柳

固堤。六柳之法盡之矣。然必立春前所植。交春後則生氣動。多蟲嚙之患。舊制不活者罰銀錢。余念貧夫安所得銀錢。第一株罰栽五株耳。而柳益衆。自張家灣以及於瓜儀。循河二千餘里。萬曆初植至七十餘萬株。後來者踵行之。則柳巷二千里。捲埽者有餘材。輓運者有餘蔭矣。黃河堤同。 山東濱東海。水盡東注海者勢也。逆水而西。以濟會通河。始於元。然其時主海運。海運爲寇所扼。則治賈魯河。而元因以亡。是元人不得會通河之利也。宋少保禮。於永樂九年因元舊始開會通河五百里。然非述者。蓋作者也。夫元人因山東之泉。悉入汶河。又以汶河雜洸。洸併泗不能勝。東注則爲堽城壩。截汶會洸泗西南流。以會於濟寧州之天井閘。而分水焉。蓋以濟寧以南。截諸淮安入海。濟寧以北。截諸天津入海云耳。不知陽穀壽張之交。地勢聳於濟寧數丈。而可倒使北注。如尉遲敬德武德七年之訛事乎。夫敬德爲盧龍節度使。一鎮之餉耳。嘗試爲之也。而元以全運餉上都。而又可襲訛嘗試乎。宋康惠弗之是也。乃壩戴村。遏汶西南流。入於南旺。據陽穀之脊。而分水得之矣。然併諸泉而歸諸汶是也。汶水盛發勢不能攻戴村壩。則從戴村之東。龍山之西攻開。名曰坎河口。注鹽河以復歸於青州故道。而山東水復東傾。蓋九分東注。特一分析入南之安東。北之天津。餉道頻年幸河不乏絕。隆慶六年。余以主事董克文言。循南旺百里。而上歷戴村壩。壩故堅。汶不可破也。又東數里爲坎河口。東北注者甚。余顧張奉都曰。何縱汶曰壞堤坎河口。歲敗亡益也。余顧東龍山彼有亂石。盡取石。灘坎河之口里許。若天成平水焉。

汶溢則縱之。令還東注。而曰。汶平則留之。令全汶西南注。以其七北灌入天津之海。又以其三。南灌入淮安之海。是因勢而鼎足分之者。以坎河灘故也。遂灘坎河口。萬曆元年。漕大利。嗟後之人。使會通河可廢。則坎河口請勿灘。如不可廢。治水者。尙愼旃哉。尙愼旃哉。　宋少保禮。河南永寧人。永樂初。治會通河。先是國朝都金陵。餉道悉仰給於南。江右、湖廣之粟。江而至。兩浙吳會之粟。浙河而至。鳳泗之粟。淮而至。河南山東之粟。黃河而至。而金陵據舟楫之會。而灌輸焉。置餉道弗講。永樂中治北京。上供百官六軍。悉待哺於江南之稻粱。永樂多治海運。運艘兩浙自浙入於海。吳會自三江入於海。湖廣江西。自揚子江入於海。淮北河南。自河淮入於海。山東各以濱海州縣入於海。皆會直沽。達於天津。而懷慶衛輝。以其舟順衛河入天津來會。俱遡白河。逆於張家灣。輸上都。而舟溺亡算。計臣曰。海道險不可運。乃令江南之運。皆入高寶諸湖。渡淮達黃河。陸運百七十里。入衛河。指天津輸上都。而車費亡算。計臣曰陸道費不可運。少保乃請治會通故道。顧元末鼎沸。不暇治餉事。故道廢自汶上。至臨淸五百里。悉爲平沙。公乃究尉遲公之舊跡。及元人之遺。則自汶之上流。唐元爲堽城壩。遏汶入洸河。會泗水東南注濟寧。濟寧今天井閘。尉遲建也。以天井之南注淮安。以天井之北注天津。而南旺地特聳。濟寧水上行。終元之世。第舟載上供數十石耳。海運若故。少保公患之。適有戴村老人白英者。獻策曰。南旺地聳。盍分水焉。第勿令汶南注洸河。北傾坎河。導使趨南旺。南九十里。流於天井。北百八十里。流於張秋樓

船可濟也。少保乃造梁。窒汶之入洸者。大壩戴村。遏汶之入坎河者。開新渠百十有餘里。抵南旺而分注之。九年。道大通。淺船約萬艘。載約四百石。糧約四百萬石。浮閘從徐州至臨淸。幾九百里。直涉虛然。爲罷海運。河成。會北京建宮殿五。敕公採大木六十四。卒於蜀。乃以餉道統屬平江公。平江居河上三十年。功多在淮南。而會通河則仍少保之舊。平江以帝姻且久河工昭景鑠。而少保自蜀葬於永寧。曾學士棨表墓。又不著河工。子孫皆微爲庶人。又不克揚先人之烈。弘治中。僅僅廟食公南旺足矣。白英尤泯不聞。悲夫。隆慶末。余治水。歷戴村。遂灘坎河口。披楚茨。涉流沙。謁白老人之廟。則棟撓像頹。冠平定巾。老人已爾。返謁宋公祠。則淒涼古舍中。工部尙書已爾。亡有贈諡蔭敍。余以聞廟堂悲之。乃贈公太子少保。諡康惠。蔭一孫入監讀書。而英亦給冠服。英之後世。冠帶老人。而國家所以報開河元勳者備矣。無已則必如平江例。乃同勳同賞乎。而況少保有明堂之功。亡獻舟之過也。　閘之啓閉。宜以水爲則。不宜以日爲則。水盈板而不啓則溢。不及板而啓之則洩。視水而疏數焉可也。　兗州府有泗水穿城而過之。西注於報功祠。自濟寧左而會汶水。由長溝東注於報功祠。自濟寧右而會。則任城固一都會也。故建國最久。泗水故道多堙。水溢則經兗府。東潰金口堰。而南出稌橋。豈徒少濟六十里之運。且導洩兗城之氣。而絕任城之青龍水。又不利於商舶之泛兗府者。萬曆春。余築金口。導泗流。一貫城。一遶城北濠。而皆會於天井焉。　閘有三。叢石爲之。有龍門。有鴈翅。有龍骨。有燕尾。曰石閘。漕長恐水

之洩也。則木板為之。視漕之廣狹而多寡焉。中留龍門。十有八尺。遇淺則施。深則否。可導而上下者也。曰活閘。閘水出口。與河上下相懸。為之壩以留水。與河接也。龍門如制。曰土閘。皆濟石閘之不及也。閘漕與河接。若河下而易傾。則萃漕船。塞閘河之口數重。閘水為船所扼。不得急奔。則停迴。即深留一口。牽而上。遞相為塞障而壅水也。命曰船堤。是以船治船者也。　閘漕下流通河者。必留一淺。長數丈。戒勿濬以蓄上流。以一淺省多淺。若棄之與啓閘等。而上流諸淺見矣。此以淺治淺也。　閘漕一里。藉令舟滿漕可容九十艘。舊制魚貫三十艘而過之。余令之九十艘盈漕焉。漕盈則水溢。且上閘之水。不得直遂也。而善停蓄水。可逆灌上閘矣。此以漕治漕者也。　白河天津至通州。凡五十九淺。有淺夫以濬淺。有堤夫以築堤。百八十年。堤夫猶故也。而以淺夫為引舟夫者誤。余為之復舊制云。　河道夫役。以類從焉、一曰堤夫。若高寶邳徐閘崖。從事笆钁修築者是也。二曰淺夫。若高寶湖之用船篦。閘漕之用五齒爬杏葉杓。水刮板者是也。三曰閘夫。若諸閘之啓閉。支篙執篺打火者是也。四曰溜夫。若河洪之拽溜牽洪。諸閘之絞關執纜者是也。五曰壩夫。若奔牛之勒舟。淮安之絞壩者是也。而今白河以淺夫改為引夫。高寶以淺夫併為堤夫。失制久矣。今悉改正之。　淮南建閘。舊取石江南。綱運殊為勞費不貲。萬曆元年。高寶諸閘。余令石工鑿徐州山。第給匠氏之饘耳。而令回空糧船順載之。每歲約回空八千餘艘。每艘載石者三。則每歲當得石二萬四千。可建二十閘矣。勿勞舟費。勿擾商艄。便計也。而何

苦江南之官民。爲國家造黃册之法。若奇零不可窮詰。且滋弊藪也。爲之法曰。逢三丟。逢七收。蓋如以分計者。如遇三釐。則損之爲一分。如遇七釐。則益之亦爲一分。善數也。今乃推之。以至於不可盡之數。吏緣爲奸。余令估河工堤。如百丈者止於尺。千丈者止於丈。萬丈者止於十丈。銀如百兩者止於錢。千兩者止於兩。萬兩者止於十兩。糧如百石者。止於斗。千石者止於石。萬石者止於十石。灰如百斤者止於兩。千斤者止於斤。萬斤者止於十斤。假令不盡奇零。則三丟而七收之。分數明。吏弊絕。（黃運兩河估計皆同。）瓜儀天妃各閘。啓閉不定期限。以江河消長爲候。如江河消。則啓板以通舟。悉令由閘。使商者省盤剝之艱。如江河長。則閉板以障流。悉令由壩。使居者得挑盤之利。若水長閘閉。願候水落由閘者不強之使由壩。水消閘啓。自願過壩者。亦不強之使由閘。則閘壩俱安。商民兼利。　閘河水櫃凡八。一曰馬場湖。隸濟寧。周四十里有奇。俱水占。可櫃不可田。二曰南旺湖。隸汶上。周七十九里有奇。可田者三百七十四頃六十畝。可櫃者一千六百七頃八十畝。三曰蜀山湖。隸汶上。周長五十九里有奇。可田者一百七十二頃。可櫃者一千五百三十九頃五十畝。四曰馬踏湖。隸汶上。隆慶元年。均地踏丈。陞科者爲官占。不經陞科者爲民占。可櫃者無幾。方稽核而未報也。五曰大昭陽湖。隸沛縣。原額五百頃。可田者三百九十七頃。可櫃者一百三頃。六曰小昭陽湖。隸沛縣。原額二百一十八頃有奇。可田者一百八頃。可櫃者一百一十頃。七曰安山湖。不可櫃。八曰沙灣湖。可櫃。夫可櫃者。湖高於河。不可櫃者。河高於湖故

也。然而昭陽可櫃。不能大濟。蓋洪溝之出涓涓耳。無足恃也。若獨山、赤山、微山呂孟。原非櫃也。新河障田成湖。而馬家橋諸口決之。大濟運無櫃之名。有櫃之實。盡捐田稅。毋病民。而櫃焉以益運乎。余蓋嘗請之。不報。　運河之存也以堤。堤之固也以民。自張家灣南迄瓜儀。延袤二千四百餘里。河臣鄙懼民居之毀堤也而逐之。余大召民之居堤者。與約法三章耳。商賈輻輳者爲上堤。歲輸地租如例。民集而商賈不停者爲中堤。三載量征之。若野曠民稀者爲下堤。直令世業也。永勿征。蓋半稔而來者三千廬焉。循是行之。則二千四百里間。童叟往來。木樹掩映。舟行兩堤之中。亦天下之至安至適也已。是全堤也。焉用逐。　通州至天津。爲淺鋪者。九十五鋪。設淺夫十名。小甲老人一名。每歲水溢沙平。則濬之。是歲工也。百七十年。河臣以淺夫爲引夫。有司革淺役爲民役。白河之不治也久矣。萬曆元年復之。治水筌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運河水

儀眞至淮安河。止務高堤不務深河。勢擁諸湖。安所紀極。萬歷元年治之。乃測江都縣三汊河起至楊子橋止。計半里。舊水深四尺。測寶應縣大潭起至三官殿嘴止。河心舊水深四尺五寸。測白馬湖口起至錢家直止。河心舊水深四尺二寸。測山陽縣化骨亭起至趙家莊止。一里。舊水深四尺二寸。是三百七十里。運道中淺者止此。總之不踰五里。餘皆五尺至一丈。極深有至一丈八尺而止。淺夫淺船治之。月計之工也。凡四尺者可濬至七尺而止。則以運舟用水三尺乘之。高寶諸湖。從平水二十餘閘中。尙可洩去四尺。夫水落四尺。則河岸視舊可高四尺。一以固堤。一以利田。此祖宗但令深河。不令高堤之微意也。余故痛復之。百餘年來。乃不爲濬淺之易。而爲高堤之難。未之思也夫。　治閘漕之淤有二法。遇淤泥之淺。利用爬杓。不利於刮板。遇沙淤之淺。利用刮板。不利於爬杓。　瓜儀濱江閘外春運江潮未盛。潮至則通。潮落則滯。司河者爲濬渠焉。愈深愈滯。蓋潮帶漕水同落故也。余止濬渠。獨令閘外與江相接之所。置壩焉。以留舊潮而接新潮。且令渠之不直洩也。而又免濬渠之勞費。漕舟乃利。　境山閘者。閘漕之外戶也。年遠變遷。棄焉不治。上下多淺。萬曆初乃更爲之。而黃家閘始有重關矣。外阻黃。

閘東漕。兩利之策也。　坎河口者。其運漕之橐籥乎。旱則止汶以濟漕。澇則洩汶以全漕。石灘天壤俱弊可也。後來者。時爲橐。時爲籥。有權存焉。酌而用之存乎人。　閘河水平。率數十里置一閘。水峻則一里或數里一閘焉。舊制漕淺卽濬。夫數十里濬深一尺。勞費則何益一板焉。則數十里水深尺半餉耳。故救急莫如加板。　理閘如理財。惜水如惜金。糧艘入水。深不踰三尺五寸。濬至四尺。則水從下過。廣不踰一丈五尺。濬至四丈。則水從旁過。皆非惜水之道也。故法曰。凡濬法。深不得過四尺。博不得過四丈。務令舟底僅餘浮舟之水。船旁絕無閑曠之渠。所謂以少淺治多淺。以下水束上水。　啓閉諸閘法。若潮信焉。如啓上閘。卽閉下閘。啓下閘。卽閉上閘。節縮之道也。不然將恐竭。又啓板時。上下水舟俱泊五十步之外。每啓一板。輒停半餉。命曰晾板。則水勢殺。舟乃不敗。若通閘、若頂閘。是竭河毀舟之道也。漕大忌之。　沂泗之水。經兗府自北而南。由金口壩南出魯橋。其流頗順。故古建金口壩。以遏南奔。特分一派。由黑風口西流。穿兗城出天井閘。其流頗細。余濬黑風由兗城至濟寧。深廣可舟。而閉金口西趨者盛。則南奔者微。多濟運道。商船直達兗府。兩崖膏腴無淹沒之患。一舉三利之也。　山東水惟汶最大。伏秋暴漲。出南旺。南奔濟寧者勢盛。則衝遏沂泗之水。天井閘咽不得下。而濟寧東偏數萬頃膏腴。悉爲廣川。溢南陽則斷諸堤。且左偪獨山諸湖。不得疏洩。右奔入昭陽二湖。魚沛滕成淵。東南射茶城。則黃河得汶十之一。助爲虐也。萬歷元年。謹備南旺。七月淫雨連旬。汶暴發丈餘。余亟閉柳林寺前

二閘．斷南流．而令全汶上源多北歸鹽河．入青州之海．下悉北歸張秋．入天津之海．其流於濟寧南陽出茶城者．特沂泗二水耳．流細而力薄．通天井閘咽之褡如也．東全膏腴數萬頃．南陽諸堤．其若常山之蛇焉．獨山諸湖．徐徐入新河．而新河特涓涓者入昭陽魚滕沛．疇昔之爲湖者．今皆成膏腴．秋大稔矣．而射茶城入黃河者．一衣帶之多．黃河亦少失所助乎．其樞在南旺．其機在柳林寺前二閘．蓋南旺地聳．制之．因形便勢利也．汶平則柳林寺前復開．汶發復閉．不言所利大矣哉．　南陽新河堤．三空減水閘．湖水盛．則從空中衝對岸之堤．堤多毀．河水盛．則從空中奔沿堤之湖．運舟吸入空中多敗．余益之．小閘十數口．僅僅六尺許．夫閘多．則水勢大殺．口狹則水力大弱．亡吸舟決堤之患矣．　閘河八百里．大湖之中．多產蘆葦．長堤之間．多長草蒿．棄於地也．余令九月刈之．蘆葦可以代柳稍．蒿草可以代谷葉．捲埽之資．誠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矣．省令夫之徵本色者改折色．貯庫．以備不虞．不亦公私兩利乎．　閘河無源．非眞無源也．蓋合徂徠諸山二百八十泉者．尺疏而丈導之．合則流．散則否．有似於無源耳．故閘河之水以深三尺爲制．　祖宗法運舟載不過四百石．入水深不得過六挐．挐字借用．蓋用人之大指與食指直之．謂之一挐．一挐者五寸也．六挐則三尺矣．　六挐者三尺也．故船力勝米力．水力勝船力．若不務足船．而徒搭運以省船．河力安能運船．而漕大困矣．歸罪無源之河何益哉．　制閘三法．一曰塡漕．凡閘閘糧船預滿閘漕以免水勢從旁奔洩．如甘蔗置酒杯中．半杯可成滿杯．下漕水可使逆流入上漕．二曰乘水打閘時．船皆

衖尾。其間不能以尺。如前船拽過上閘口七分。即付運軍爲牽之。溜夫急回拽後船。循前船水漕而上。使後船毋與水頭鬭。閘夫省路一半。過船快利一倍。三曰齊淺。凡下活閘蓄水。如係上水淺。則於船頭將臨淺處安閘。如係下水淺。則於淺尾下流水深處安閘。故活閘必從深淺相交之界。則淺者自深。若騎淺安之。則一半淺者深。一半淺者愈淺矣。　南旺脊水也。閉諸北閘則南流。閉諸南閘則北流。水如人意者莫如汶。故命之左則左灌濟寧。命之右則右灌臨清。萬歷元年。臨清稍滯運。余以尾幫入南旺。閉之南閘。令全汶趨臨清。一日而出板閘者七百。十日而出運艘六千有奇。此所謂役水者也。　諸閘漕以汶爲主。而以諸湖輔之。若蜀山、馬踏、南旺、安山、沙灣諸湖。皆輔汶北流者也。獨山、微山、昭陽、呂孟諸湖。皆輔汶南流者也。顧汶水微于春夏之交。而灌輸方盛。湖水溢于夏秋之交。而運事以竣。要在節宣諸湖。秋終則悉閉之以待運。春終則漸發之以濟運。則得之矣。　閘河身博不踰六丈。故水束而深。唯自留城以下。往年爲黃水所盪。漕博至有數十丈者。夫以半汶南流而鋪數十丈。淺固宜然。今立小河之法。於秋盡水落之候。因勢捌築縷水小堤。以小漕身。如平淺則兩旁夾縷之。如偏淺則於一旁淺處偏縷之。延袤以淺爲度。大都漕博止六丈。堤高止五尺。根四尺。頂二尺。欄以小樁草。夏秋水漲則任其敗。水落復修。每千夫日可小二三里。漕立小。則水立深。浮舟俄頃耳。此歲工也。　江南運道。自萬歷元年始屬總理。自杭州以達於鎮江。凡八百餘里。迴杭及常之七墅堰。大勢地卑。且多湖蕩。即崇德、吳

江、長洲之間。淺不甚也。唯自常之白家橋以至鎮之京口。地勢漸聳。河止一經。更無支流可引。每旱乾秋冬水涸。輒淺滯不可舟。而揚子江復下丈許。此京口所以冬築春開。今建瓜洲二閘。大挑常鎮諸湖。遂使臘月初旬。京口可開千艘並入。誠二百年僅見。江南百世之利也。顧自白家橋抵京口僅三百里。濬之以漸。而下引七墅堰以南之水。注之北流。如南旺北河故事。則京口永無患矣。常州以北三十里爲犇牛閘。又二十里爲呂城閘。官夫故在。唯作新而用之。此事半功倍者也。每歲犇牛築壩。兩浙同空。皆由江陰下江口。歷青陽。出無錫之高橋。抵蘇杭。此其捷徑也。但青陽一帶河身狹淺阻塞。商賈不通。今濬之不惟江陰運舟徑可抵城。而每京口大挑。此其間道也。經略江南三策。一曰處工費以備修濬。江南河道。宜兩年大挑。如北河故事。爲費甚鉅。取之屬邑。是以杯水救車火也。則病官。取之丁田。是以公家累私室也。則病民。取之以河銀。是漕渠廢水利也。則病農。取之商賈。是以水累陸也。則病商。取之協濟。是欲舍己田耘人田也。則病鄰。今查蘇、松、常、鎮、杭、嘉、湖漕糧二百萬石。每石僱船抵瓜壩。脚米七升。瓜洲閘成。淺船悉抵江南。水次交兌。而悉蠲僱船米。余請於七升之內。免去六升。以利民。量徵一升以利河。名曰運河銀。分貯各府。鎮江河工獨多。貯亦以多。常次之。蘇次之。嘉又次之。杭又次之。大挑僱役辦料諸費。悉資於此。一切亡累也。夫民免六升。省二百年額內之舊派。修河一升。亡八百里額外之僱累。以瓜閘所省江南之費。爲江南運道通融之用。便計也。二曰設江渚。以避風濤。七郡運五千餘艘。

俱出京口。渡江以入瓜洲閘河。風濤不利。則艤於大江之濱。後舟鱗集。欲進不得。欲退不能。至危事也。則於京閘之外藏風處。濬而深之。可容五六百艘。周椿築堤若湖蕩焉。而以一口通出入。南北渡江者乃即安矣。三曰改閘座以免阻塞。犇牛呂城二閘。底石頗高。而運河深七尺。以平江水。則閘底限之。故深河宜深閘底。乃利涉爾。　夏春運盛之時。正汶水微弱之候。南北分流之則不足。併流之則有餘。特爲啓閉之法。如運艘淺於濟寧之間。則閉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灌茶城。逆舟屯於汶之上源。以待北決。如運艘淺于東昌之間。則閉南旺南閘。令汶盡北流。灌臨清。此役汶全力者也。萬歷元年始用此法。漕大利。（治水筌蹄。）

馮敏功遷河南左參政時。少年喜事者。欲從泇口穿葛墟諸山。抵南北大湖。中界兩長堤爲運道以示奇。柄相以敏功熟於河。徵敏功與議。且將屬之。敏功念諸山道。約二百餘里。多盤石硜砂不可鑿。大湖相連十四不易堤。民力之幾何。而虐用之。持不可。乃寢。而喜事者又欲別繇海通膠河。其視漕稍徑而中皆高嶺巨石。東土瘠。人疲不勝役。甫舉事而驚潰者再矣。乃移敏功山東。敏功議以膠工不易興。且不易竟。即竟亦終塞。縣官故不乏金錢。奈何悉捐以塡無用。而窮此數十萬人力也。撫臣採敏功議上聞。失柄相意。遂舍敏功而他屬。卒如敏功言。費至十三萬金而無尺寸利。柄相稍恧沮。始用廷議罷之。丁艱去。（兩浙名賢錄。敏功服除。起佐漕運。見十年。）

是年漕撫都御史王宗沐、淮安知府陳文燭加修淮安長堤。幫築西義橋椿岸。又修鹽城石䃮海口。以疏下流入海之路。南河全考。宗沐、文燭俱在萬曆二年去任。全考錯入在四年。故移置於此。淮安長堤在郡西。自清江浦築至王廟起。東歷大花巷。由西橋相家灣直抵新城。過金神廟至柳浦灣。六十里而近。詳見淮河王公二堤記。石䃮口在鹽城縣東門外里許。諸海口可開。而石䃮口獨不可開。明胡希舜嘗有記矣。略云。萬曆丙子。鹽城令杜君善教。以興化鉅公主議浚河建閘。河通潮大。至壞閘水。澎湃震蕩。大沒民田。一時居民溺死者無算。於是鹽人鼓喙而爭言塞石䃮口矣。庚辰歲。揚令瑞雲言之巡鹽御史姜公璧。是年題請塞石䃮口。修宋丞相范文正捍海故堤。而命楊令董其役。自是海潮不得奪隄而上。鹽人永永無海患矣。諸海口可開。石䃮口則不可開。何者。石䃮口薄城。故憂不獨在田也。

明神宗萬曆三年正月丙午。巡撫順天都御史王一鶚條上弭盜六策。一議定守備汛地。漕河一帶。南起丁字沽。北至王家擺渡。崔黃口與霸州二守備。分河東西岸而守之。兩岸兩屬。彼此互諉。不若盡屬之崔黃口。而霸州則專以近京要路責之。一議增巡河哨船。宜置八槳船六隻。每船用兵十名。分布巡哨。一遇有賊。併力齊棹與岸上巡緝互為聲援。一議明管河職掌。謂管河舊設一把總。一主簿。皆高坐河西膏地。職守湮廢。宜於夾河武清營州二衛。選驍勇有才官一員。充為總領。責以護糧。把總、主簿責令沿河修濬巡緝。如有失事。通與守備及巡簡官一體查究。疏下兵部覆核無異。詔如議行。併令撫按官申飭所屬。有隱匿盜情規避罪責者。事發一體治罪。　二月庚午。先是聽選歲貢生員許汝愚奏稱。鎮江府練湖、焦子、杜墅三湖修之。堪以濟運。京口、丹徒、呂城、犇牛四閘。因而可廢。事下地方踏勘。至總理河道傅希摯言。練湖先已疏築。無容別議。焦子、杜墅二湖。地窪源少。無益運道。四閘若廢。有妨蓄洩。其事遂寢。　戊戌總理

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傅希摯上言。治河當視其大勢。慮患務求其永圖。頃見徐邳一帶。河身墊淤。壅決變徙之患。不在今秋。則在來歲。幸而決於徐呂之下。猶可言也。若決於蕭碭之上。則閘河中斷。兩洪俱涸矣。幸而決於南岸。猶可爲也。若決於北岸。則不走張秋。必射豐沛矣。臣日夜憂懼。悉心講求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耳。今以資河爲漕。故強水之性以從吾。雖神禹亦難底績。惟開創泇河。置黃河於度外。庶爲永圖耳。泇河之議。嘗建而中止。謂有三難。而臣遣錐手、步弓、水平、畫匠人等。於三難去處逐一勘踏。起自上泉河口。開向東南、則起處低窪。下流趨高之難可避也。南經性義村東。則葛墟嶺高堅之難可避也。從堤溝河經郭家西之平坦。則梁城侯家灣之伏石可避也。至於泇口上下。則河渠深淺不一。湖塘之聯絡相因。間有砂礓。無礙挑挖。大較上泉河口。水所從入也。下至大河口。水所從出也。自西北而東南。計長五百餘里。北之黃河。近八十里。河渠湖塘十居八九。源頭活水。脈絡貫通。此天之所以資漕也。昔尚書朱衡之開新河。都御史潘季馴之開邳河。權救一時。其情事忙促。工費浩大。難盡名言。今雖尚幸無梗。然想時度勢。要之不免。卒有不虞。而後竭天下之財力以通咽喉。何啻如新河邳河之情事洶洶而已哉。若拚十年治河之費。以成泇河。泇河既成。黃河無慮壅決矣。茶城無慮塡淤矣。二洪無慮艱險矣。運艘無慮漂損矣、洋山之支河可無開。境山之閘座可無建。徐口之洪夫可盡省。馬家橋之隄工可中輟。今日不貲之費。他日所有省尚有餘抵也。故臣以爲開泇河便。因列爲議工費、酌工程、擬督工、請監工四款上之。章下戶工

二部看議。三月丁巳。泇河之議。工科都給事中侯于趙疏言事體重大。宜集廷臣會議。或行地方覆勘。又灝河一帶。水災頻仍。大役驟興。地方隱憂。不可不慮。戶科都給事中湯聘尹言曩者新河之役。議用費七萬。及其成功。殆十倍焉。今日雖議百萬。而大役難料。中道難輟。恐不能無倍於初議矣。宜大集心計。博采衆思。工費約用幾何。支給出自何所。開列奏聞。必儲蓄可備六年。然後可下詔興工。二疏俱得旨下部臣覆請會議。上曰。開河事理。傅希摯所奏。固已明確。但事體重大。不厭詳慎。廷臣會議。亦是虛文。甲可乙否。終難成事。命侯于趙親往會希摯及儹運按臣確議以聞。丁卯。工科給事中侯于趙舉原任都水司郎中張純。久歷河防。周知地理。乞添註原銜。同往勘議泇河。許之。四月甲午。總理河道都御史傅希摯謂高寶之間。桃花泛漲。陡齊堤岸。宜急捐徐邳二州河道船稅堤夫等項四萬。以備修築。於是工科右給事中蕭崇業等疏。東南咽喉重地。重罹災變。宿水未消。新潦增毒。蠲恤修築。以甦瘡痍。是或一道也。若開草灣浚石礶二策。則未可輕議。何也。泇河之役。國儲所關。必不容已。若兩役並興。馳騖不足。顧尾失首。非計。宜俟泇河告竣。淮揚稍稍安業。乃可徐圖耳。戶科都給事中光懋亦言之。事下戶工二部覆議。命河漕諸臣及勘泇河科臣。博訪羣策。議定明白以聞。六月辛卯。工科都給事中侯于趙等題會勘泇河事宜。自泉河口至大河口五百三十餘里。內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自來河道無恙。無賴於泇。斷在可已。惟是徐呂至直河上下二百餘里。宜開。以避二洪邳河之害。約費可一百五十餘萬金。特良城伏石長五百

五十丈。比原勘多四百七十丈。開鑿之力。難以逆料。性義、馬陵俱限隔河流之處。二處旣開。則豐沛河決。必致灌入。宜先鑿良城石土。預修豐沛堤防。而後前功可徐議也。戶部亦覆如科臣言。又謂正河有目前之患。而泇河非數年不成。故治河爲急。開泇爲緩。奉旨着侯于趙等所奏與傅希摯原議大不相同。傅希摯久歷河道。他當初若無的見。豈敢謾興此役。此必該道等官畏工久羈官。故難其說。陰肆阻撓。勘官據其所言。謾爾回奏。其言先開良城伏石。徐議興工。都是搪塞了事之語。深負委託。今人平日都會說利道害。沽名任事。及至着落他實幹。便百計推諉。只圖優游無事。捱日待時。誰肯視國如家忠謀遠慮者。似這等人。如何幹得他成功濟事。且泇口之議。止欲通漕。非欲棄河而不理。今他每旣說治河。卽可以兼漕。使着他一意治河。別工不必再議。今後漕糧開兌遲悞。責在漕運。舟行梗塞。責在河道。有曠職廢事的。都拏來重處。管河司道等官都着久任。不許陞轉。吏部該科記着。　七月己未。國初糧運自儀眞直抵淮安。謂之裏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後平江伯疏開清江浦河。由天妃口徑通黃河。仍設閘以司啓閉。每歲三月以後。糧運過完。卽將原閘封閉。隔絕黃水。官民船盤剝如故。其後漕規廢弛。閘不能閉。而黃水灌入。河臣乃議塞天妃口以杜黃水。創開三里新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其後閘廢不修。淮水不息。黃水盛大。淮亦因之。高寶湖堤年年衝決。鹽興等處歲歲被災矣。至是御史劉光國議以天妃閘地勢高於通濟。淮水灌溢多於黃水。謂宜將通濟閘及福興新莊二閘。增卑倍薄。務令高厚堅固。仍令清

江敞分司專司啓閉。每五月以後。九月以前。二水盛發之候。嚴加封閉。官民船聽其自行轉盤。惟回空船至。每二日啓放一次。隨放隨閉。不許官民船越規擅進。以貽水患。從之。八月甲戌。工科都給事侯于趙疏言。高寶湖堤大壞。蘇松水利久湮。宜專委任督理。以裨國計。巡鹽、巡撫俱難兼管。宜於南京巡江、巡倉、屯田三差歸併一員。專理河工。部覆如議。丁丑。先是總理河道都御史傅希摯言。茶城一帶運道咽喉。頻年淤決。迄無成功。宜自梁山以下挑濬。與茶城交相爲用。淤舊則通新而挑舊。淤新則通舊而挑新。惟築壩斷流通其一。以備不虞。部覆得旨如議。九月己亥。南京工部尙書劉應節等上疏言。海運之難。以放洋之險。覆溺之虞耳。今欲去此二患。惟自膠州以北。楊家圈以南。計地約一百六十里。其應挑濬者不過百里。非有高山長坂之隔也。宜因山東班軍一枝屯駐膠州者。合附近該營起軍數千。度地分工。量工命日。以實心任事大臣一員董之。可成百世之功。部覆原議開見既眞。籌畫又熟。若以他臣督之。恐議非己出。別生異見。宜專敕一道付本官專詣膠州。相度經營。并未盡事宜。悉聽便宜行事。得旨。這膠萊河議。卽經行勘。俱爲浮議所阻。劉應節等既的有所見。不必覆勘。就着徐栻改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會同山東撫按官。將開濬事宜。一一計處停當。具奏來行。朝廷屢議開河。止爲通漕。與治河事務不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撓的。拏來重處。十月壬午。總理河道傅希摯議上江四河道、及山東泉源主事、要將江南運河歸併水利御史就近統管。兗州泉務歸併該府管河同知。仍將淸軍同知除去管泉字樣。部

覆從之。明神宗實錄。

徐公栻擢南少司空時。黃河東決。漕道爲梗。上南顧太息。宰臣以下咸蒿目焦心。思所以別爲計。而南大司空濟南劉公者。熟登萊事。公亦諳習水道。心然其言。遂並疏上計。上報可。俾劉尚書往視。而公則以少司空兼僉都御史專敕理膠河。會山東當事者言開膠河非便。所役夫且乏餉。而羣譁言不便者交和之。遂從中報罷。張元忭撰南工部尚書徐公墓志。栻字世寅。嘉靖丁未進士。

是年五月高郵西堤決清水潭丁志等口。本部郎中屠元沐暨接管郎中陳詔督築塞之。南河全考。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運河水

明神宗萬歷四年正月辛丑。以原任登州府知府陞陝西行太僕寺少卿李承選。改添註遼東行太僕寺少卿。兼山東僉事。駐萊州。開浚新河。　己酉。高郵州清水潭堤口衝決。時督漕侍郎張翀以修復老堤工力浩大。數年始可成功。恐新運已臨。決口未就。且令糧船暫由田圍裏行。而御史陳功則稱圍田淺澀。不便牽挽。外湖水面闊四十餘里。風有不順。必至稽阻。工科給事中侯于趙亦以兩臣持議未決。恐致過淮後期。乞敕所司速議。并欲以淮南運道專責漕臣。而以淮北運道命河臣傅希摯一意經理。務時加挑濬。以圖萬全。從之。　己酉。督漕侍郎張翀以修築寶應堤工議於江南各府州縣并浙江、江西、湖廣每糧一石、加派一斗。折銀五分。兌于餘鹽銀內借用。候次年徵完補解。弗許。詔以漕糧脚米六升。每歲計銀三萬三千三百餘兩。及蠲免七升內量復一升。每歲計銀一萬兩。為修築之費。又命於河道衙門轉發修河銀五萬兩、如不敷。或留漕米。或借工本鹽銀。或山東河南香錢例銀及德州倉銀。并准湊用。　壬子。開浚新河。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徐栻等議。新河二百五十八里。中間鑿山引水。築堤建閘。丁必不可議省。漕河舊規。每方廣一丈、深一尺為一方。每方二工。計工給銀四分。共該銀九十萬八千七百六十一兩八

錢。費必不可不儲。得旨。膠河在嘉靖間。該道官自行開浚。工已十之六七。當時未聞請給錢糧。多用夫役。今特竟其未成之緒。縱工費銀鉅。何至動稱百萬。據所委勘各司道官多推艱避事。其中工程道里丈尺。大率虛估。未見詳確。顯是故設難詞。欲以阻壞成事。且就近有司官員豈無堪用者。乃委及王府長史。長史以輔導爲職。豈宜侵有司事。徐栻始議云何。今觀其所措畫。殊無勤誠任事之忠。戶工二部其會同原建議劉應節。並二科勘議以聞。　栻等又言前題匡家莊地委高峻。難於施工。改扦黃阜嶺。道里稍近。而高處亦復不減。泉水仍不可通。惟治都泊。由船路溝一帶。原係便路。相傳謂都泊爲水所匯。船路溝爲行舟處。似有待於今日者。在黃阜嶺迤北。既遠其高峻。在分水嶺迤南。又避其淤沙。地形平衍。水勢浸漫。且旁有可濟之河水。可引之源泉。其上流爲沽膠等河。濬之以爲血脈。其下流爲張奴等河。濬之以爲經絡。多建閘座。以通其咽喉。廣開水櫃。以資其榮衞。立堤塍以障其流沙。開月河以洩其橫溢。或遇大旱水淺。仍照會通河事例。預造剝船。以備剝淺。每年春初大挑小挑。務期通利。其海倉口等處。俱有舊設倉廒。仍查復製造。以備積貯。是可以備海運之長策。稱轉輸之便途矣。報可。　丁巳。命漕運及河道衙門嚴督郡縣將清水潭原決堤口。設法堵塞。勿得恃圈田外湖。致稽糧艘。　二月丙寅。戶科都給事中光懋言。國家建都極北。軍國之需。悉仰給東南。近因漕渠多梗。議者謂宜別通一路。與運河並行。然初議挑浚僅百里。起夫約數千。經費數萬。卽可通潮信。而海水自來。頃勘報又謂海潮必不可通矣。三徙匡家莊。而都泊是

主矣。深挑量浚。計地長百有七十里矣。旁引接濟之水。又遠百六十里。與正河等矣。夫役過四萬矣。時限三年矣。估計工費又幾百萬矣。前後矛盾。恐靡竭無餘。而漕事未必有裨。乞命尚書劉應節暫輟營事。赴開河地方與徐栻虛心講求實用。若出百萬之費。未足收永賴之功。不妨奏請中止。下所司。　己巳。工部尚書郭朝賓等言。新河之議。劉應節原以通海爲主。今查姚家莊以南。至集墓溝。計三十里。自孫家口以南。至高崖頭、玉皇廟。共一百一十八里餘。又自高崖頭至旋河嘴。量浚七十丈。俱係海水必由之路。宜卽興工。其開引水河一百四十六里。應命停止。惟是千聞不如一見。徐栻親見海不可通。故議引泉。乃欲使之捨泉就海。責以必通。萬一無成。則栻得自諉。而費過錢糧已不可追矣。必須公同應節商度至當。可通則通。可止則止。愼於經始。以圖萬全。上命應節暫解營務。會同栻幷該省撫按官親到地方。虛心計議。先將難處開浚。試驗果否可行。細估具奏。毋得拘泥原議。含糊兩可。致誤大計。戶工二部各先發銀三萬兩。付應節支用。以後工費。另行議處。　丙子。議浚新河。工部右侍郎徐栻題。山東屢罹災傷。青、登、萊三府尤甚。今大舉河工。必賴居民安業。乞將一應拖欠錢糧。自隆慶六年以前免徵。萬曆元年二年緩徵。疏入。命所司分別京邊緩急。以副恤民德意。　刑科給事中王道成言。新河一事。劉應節主通海。徐栻主引泉。臣愚以爲膠州在南海口之中。土最高厚。萬一堅石隱伏。挑浚安施。至於漕運紆長。河泉脈細。易盈易涸。閘櫝徒勞。況海船河船。決難通用。而山東錢糧。不滿二萬。卽南北區處。百萬易備。使復有不足。其將再請乎。

疏入。上曰。人臣任事最難。已令虛心議處。不當預爲難成之說以恐之。命仍前議。　戊子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徐栻。以條議新河事。奉旨切責。倉皇具疏陳謝。而所錄旨意差訛。爲工科論劾。上以栻在遠傳寫致誤。貸之。　三月辛亥。巡按山東御史商爲正言。臣奉命亟趨膠州。擇分水嶺難開處挑驗。用夫一千一百名。方廣十丈餘。挑下數尺。卽礓砌石。又數尺。卽沙。此下皆黑沙土。未丈餘。卽有水泉湧出。隨挑隨汲。愈深愈難。今十日餘矣。而所挑深止一丈二尺。所費銀已五百餘兩。尚未與水面相平。若欲通海及海船可行。更須增深一丈。雖二百餘萬金不足以了此。且麻灣海倉海口兩頭淖沙數十里。隨挑隨淤。雖使別開一渠。數月後潮至沙壅。亦復如是。況海運必出自淮安海口。高寶其所必經。高寶不治。此河雖通。亦不能越而飛渡。觀其緩急先後之勢。此河之不必通亦明矣。而況有未必能通之勢若此乎。乞命停止。毋事虛糜。下部議。　丙辰。河道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言。高郵河南隄。乃永樂間平江伯陳瑄所建。運舸俱行湖內。波濤爲患。至弘治間。侍郎白昂議開越河。中爲土堤。東爲石堤。兩頭建閘。名爲康濟河。其中堤之西。老堤之東。約成民田數萬畝。卽今所謂圈子田也。彼時未傍西堤爲河。而別作越河於數里內。舳艫安流。軍民稱便。但河去老堤大遠。瞻顧不及。缺壞不修。遂致水入圈田。又成一湖。而中土堤遂潰壞。則東堤猶受數百里湖濤。故有昨歲淸水潭之決。蓋勢所必至也。今若盡復白昂舊蹟。策非不善。但據估銀二十三萬有奇。比之白昂所費。尙不及半。誠恐修築不堅。數年復壞。反成虛費。則不如照弘治年間侍郎王恕

議。就老堤爲越河。只修築東西二堤。爲費既省。而循堤牽挽。亦可隨壞隨修。高郵既完。徐及寶應。誰將切要事宜。條爲四議。其一曰設處錢糧。二曰燒採磚石。三曰分募夫役。四曰委官分理。下所司。　壬戌。工科給事中戴光啓言。臣觀吳桂芳所奏。高郵築堤一事。舊河方病太遠。終不忘軍民稱便之功。開河令傍老堤。又自爲二面皆水之慮。臣竊探桂芳意。若曰三堤並修。一河復舊。良可垂遠。但前估工費。不足應用。今又不便更估。不若姑省中東二堤之費云爾。按其疏中有據估不及白昂之半。又曰必復康濟之舊。非增二十萬不濟。其意可見矣。夫圖大事者忘小費。何必過爲嫌憚。求倖於目前苟安哉。下部議。　四月戊辰。先是漕運侍郎吳桂芳以議修高郵湖堤。爲工科給事中戴光啓所摘。下工部議。言漕臣躬親相度。必有所見。但疏意似因工鉅財絀。改疏越河。故戴給事反覆辨之。事應覆勘。惟是合用磚石數多。採燒船運。非倉卒可辦。所議河南庫貯河工銀五萬兩。應節轉發。其磚石行各府州縣如式燒採。至興大役。應分派各府縣撥夫一體應役。計時省放。得旨。吳桂芳原任揚州河工事理。知之必眞。前已有旨委任責成。不必又行覆勘。餘如議。戶部亦以江北各府椿草、香錢、船稅等銀五千兩。漕撫罪贖銀五千兩。廬、鳳、淮、揚、徐、滁、和事例納板銀二萬五千兩。俱免解部。各總輕齎內河工銀共五萬八百六十四兩。兩淮鹽運司庫貯挑河銀三萬兩。俱留濟用。上俞其請。仍留廬鳳等府應解馬價銀二萬二千兩以濟之。　庚午。勘議新河。兵部尙書劉應節言。新河地形如掌。水勢成渠。較之黃埠嶺誠便。且兩海口水甚深闊。下皆實地。乘潮自可通

舟。惟南海口迤北十五里。積沙數段。從古路口另開十三里許。直接麻灣以避之。可以永恃。又橫建一閘於新舊河水之交。則潮水流通。浮沙不入矣。北海口以南三十里爲龍王廟。有客沙二里四十步。撈沙二尺。下即實地。若旁闢一渠。築堤五百餘丈。以約水障沙。自無他患。由廟前起新河閘口。中間一二淺阻。幷令挑深。亦可無虞矣。分水嶺一帶。地形本高。泉水四溢。拽泥運水。工力固難。然起工當自卑而高。洩水當自高而卑。難易未可執一論也。至王家邸。船路溝一段。地勢趨下。白河適當其衝。秋水暴漲。最爲河患。宜岸口建閘一座。沂水上流建壩二座。尋常水流壩下。引以濟河。秋漲則水經壩上。內以停沙。亦爲善策。大都北自海口抵亭口。南自麻灣、朱鋪。通潮最易。所慮者惟朱鋪抵亭口四十餘里耳。然臣意主於通漕。原不泥於通海也。若造船宜准漕臣王宗沐所造海船式而稍儉其制。載糧不過四百石。納水不過三四尺。則河海可並行無患矣。山東巡撫李世達言。南海麻灣以北。劉尚書謂沙積難除。徙古路溝以避之。每里約費五千八百餘兩。十三里總約七萬五千餘金。然南接鴨綠港。達東龍家屯。沙積甚高。渠口一閘。沙隨潮入。故復有建閘障沙之議。竊以謂閘閉則潮安從入。閘啓則沙又安從障也。北海倉口以南至新河閘。大率沙淤潮淺。劉尚書從東岸試挑二里。僅去沙二尺。給過工食已二千一百金。而大潮一來。沙壅如故。故復有築堤約水障沙之議。竊以爲障兩岸之沙則可。若沙自隨潮衝激。安能障也。分水嶺高峻。試一工長止二十丈。而費近千五百金。舊河身原深一丈一尺。新挑止深一丈四五尺。最深亦不過一丈九尺。爲

下多碉砌石。又掣水甚艱也。故復有改挑王家丘之議。竊以吳家口至亭口。共高峻者五十里。大概多碉砌石。以分水嶺一工計之。費當何若。試過三工。俱的無可行。況全河長亘一百七十里乎。潮信有常。遇大潮始稍遠。然亦止近陳村閘、楊家圈耳。曾未至朱鋪、亭口也。況日止二潮乎。此潮水之難恃也。自唐口至新河口。紆曲餘二百里。張魯、白、膠三水微細。都泊行潦。業已乾涸。設遇亢旱、何泉可引。引泉亦難恃也。海中小舟載三百石者。必納水六七尺始可行。王侍郎船式果可行乎。元人自至正十七年開浚此河。至三十一年竟以淺澀奏廢。元史謂其勞費不貲。終無成功。足爲前鑒。今當緝高寶之堤。無徒殫財力於不可必成之膠河也。巡按御史商爲正亦以爲言。上以撫按奏報。與劉應節所奏。利害懸殊。恐難底績。命工部集議以聞。於是工部覆言。撫按議既明確。則應節所謂可成可恃者。詢謀原未僉同。委應停罷。上然之。召應節及栻。遂并罷諸添設員役焉。　六月乙丑。罷新河兵部尚書劉應節。猶以用過夫役器具等項銀共三萬二千二百二十餘兩。請下所司。　丁丑。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傅希摯言山東兗東二府。運河額編有現役夫有徵銀夫。共一萬四十一名。今查工程繁簡。酌量裁留。現役夫六千七十五名存用。革去徵銀夫三千九百六十六名。所徵工銀。按季解貯府庫。備河工支用。從之。　甲申。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傅希摯言。南□□□□往來要區。素稱大淺。二年議一□□□。春秋興工。輒於糧船有礙。宜倣濟寧月河制。建通河一閘。遇大挑則船隻俱出月河。工畢。仍出大河。用夫約九千名。用銀約四千七百餘兩。下所司。明神宗實

是年。工部覆止膠河疏曰。看得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栻題稱。南海口地方有積沙橫絕中流。已從古路溝另開十一里許。以避此沙。又議於新舊河水之交。橫建一閘。俾浮沙不入。北海口一帶。築堤五百餘丈。以約水障沙、分水嶺一帶。試開一處。深至三丈以上。運水甚難。因而停工。自王家丘至船路溝。另開七里爲一便路。此處白河一道。適當分水嶺之衝。議建閘壩以過之。仍引水爲用。及造船之式。欲以侍郎王宗沐海船爲準。而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納水三四尺。河海並行。永永無患。要動用原奏留銀三十萬。其餘銀兩。另行細估補發。巡撫李世達題稱。試過三工。俱已的無可行。潮水引泉。俱不可恃。乞將二臣回部管事。巡按商爲正題稱。淖沙爲梗。海水難通。及又揭稱淖沙難去。丈尺難據。工程難計。沙石難去。潮水不足恃。引河不足濟。海運難行。乞命二臣回京。河工即爲停止。各一節。議照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栻建議新河。要捨故河。而尋便道。在於匡家莊一帶開濬。以通海爲主。蓋兩海相貫。則河渠充滿。海舟直達於河。由河復入於海。往來無滯。誠爲得策。隨該二臣改議黃阜嶺。又改船路溝。今卻於分水嶺開試。勘稱河形太高。而海最下。勢不可通。遂議及乘潮導河。障沙造舟等事。意在多方求濟。大約以兩頭所恃者潮。南自麻灣以抵朱舖。凡五十里。北自海口以抵亭口。一百八十里。皆可通潮。巡撫李世達卻謂南潮止及陳村閘。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止及楊家圈。距海口六十里間。或至朱舖亭口者。蓋

一年之內。有大風迅烈。潮流疾速則然。不可以爲常也。且潮水倐焉而長。倐焉而落。落則未免守候躭延。踰時。况潮之所及爲有限乎。潮不足恃明矣。又以中段所恃者張奴河。至膠乃最下之地。爲秋潦所歸。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月泉脈微細。適糧運湧到之時。雖置櫃建閘。以時啓閉。終不能使之源源而來。滔滔不竭也。至謂白河流沙爲害。議建壩二座。以遏水之入。而謂水流壩下。引以濟河。秋漲水經壩上。則沙必與水俱入。而謂內以停沙。又皆臣等所未喻也。河不足恃亦明矣。兩海口地方各有淖沙。至謂爲淺沙客沙。亦能爲害。全河長亘二百七十里。內沙洲頗多。自王家丘至船路溝七里。雖爲便路。其下有沙與否。亦未可知。沙在海中者。潮水湧進。沙必隨之而入。沙在地中者。疏濬所及。沙必隨之而出。雖土沙相半。土可蕩盡。而沙則下沈。日積日多。愈挑愈有。固非袪除所能絕。亦非堤閘所能障也。乘潮導河。皆無足恃。沙多水淺。置舟則膠。雖稍倣其制。載糧三四百石。亦非淺淺者所能勝也。剝淺易舟建倉等議。必將復起。尙書劉應節亦謂善後之策。難以逆覩。竊恐所謂利者未必利。而害將不止於什一矣。國家舉事。固不嫌於導河。若無裨漕計。亦奚以導河爲哉。今以百萬之銀。驅數十萬之衆。而希冀不可必成之功。殊非萬全之謀。亦非二臣建議之初意也。且尙書劉應節。原奉有明旨。會同徐栻等幷該省撫按官虛心計議。先將難處開濬試驗。果否的有可行。今撫按官李世達。商爲正俱各親到地方。公同開濬試驗。而執論互異如此。則劉應節所謂爲而可成。成而可恃者。詢謀原未僉同。事體委多窒

礙。相應停罷。以省勞費。河防權。

是年五月。漕撫吳桂芳題。請委郎中陳詔。般建中。兵備程學博。知州吳顯。修復高郵西湖老堤。傍老堤繇圈田改挑康濟越河。幷築中堤。糧運民生。至今賴之。　按高郵捍湖老堤。長亙四十里。永樂年建。至弘治間。白昂於境內越民田三里。鑿康濟越河。通餉避河者。爲東堤。其捍隔民田者。爲中堤。中堤之中。有田數十萬畝。則圈田也。嗣後圈田淹沒。老堤頹圮。萬歷三年。泗水南下衝決淸水潭等處。故塞決後。即議修老堤。甃砌磚石。改越河。廢東堤。改築中堤。以便牽挽。湖堤迄今堅固。越河利涉。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五年二月己卯。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言。高郵石堤工將底績。宜及時開挑越河。查先年侍郎白昂開康濟越河。去老堤太遠。河成之後。人心狃於目前越河之安。而忘老堤外捍之力。年復一年。不復省視。遂致老堤與中堤俱壞。而東堤不能獨存。今宜倣侍郎王恕之議。挨老堤十數丈取土成河。使堤上往來共由。人得照管。不致蹈前頹圮。旨下所司。　三月戊子朔。工部覆給事中劉鉉奏。丹陽一帶。河身淺涸。漕艘阻滯。參政王敍果不行挑濬。臨事倉皇。倡爲開孟瀆河壩之議。得旨。奪俸二月。孟瀆可開。俟秋水落後興工。爲來歲運計。　癸卯。直隸巡按御史郭思極。因京口漕河淺涸。條上三吳水利。一復練湖以永資蓄洩。蓋江南漕河。北高南下。京口一帶。地形高亢。河流易涸。雖奔牛、呂城建閘。起閉蓄水。以待運船。而實仰藉練湖爲之源也。練湖北去丹陽城百步而近。漕河縈遶其側。周圍四十餘里。仰受長山八十四

溪之水。匯爲巨浸。唐宋以來。築有中梗、斗門、石閘。國朝天順成化間。屢常疏濬增修。夏秋戽水溉田。冬春放水濟運。故有湖水放一寸。河水漲一尺之諺。自往時守令狃於近利。令豪右告佃成田。寖失舊額。而傍湖之民。私開涵洞。網取漁利。年涸一年。今且揚塵矣。爲漕河經久計。急宜請復。倘慮貧民失業。使佃湖之民轉佃於萬頃澤等處可也。一修孟瀆以旁通舟楫。奔牛、呂城二閘。例應冬閉春啓。蓄水以待運船。然秋冬之交。回空運船與往來官船。必取道於此。欲恪守成規。勢不可得。有不由二閘而可以間道達江者。爲武進之孟瀆河。河延袤六十餘里。外通長江。內資灌溉。自嘉靖間防倭入寇。築壩堵塞。於是河流漸微。日就阻塞。而船不復經行矣。全計開濬約費五萬餘金。取諸漕運衙門。無令獨累武進一縣。此河一開。既有私道以通舟楫。而運閘得啓閉之宜。又引江潮以進奔牛。而運河資接濟之力矣。部覆得旨。練湖幷孟瀆河。撫按督同水利官修復開浚。責令秋間完報。爲來歲轉漕計。占湖阻運。不行治罪。已是寬恩。如何又議勘償。如有抗拒阻撓。及司道因循苟且者。撫按參來重處。　壬子。巡按直隸御史陳世寶條陳河道江北四事。江南二事。一復老黃河故道。先是河自三義鎭歷清河縣。北出大河口。與淮水會流。出海運道。自淮安天妃廟亂淮而下十里。至大河口。從三義鎭出口。向桃源大河而去。謂之老黃河。至嘉靖初年。三義鎭口淤。而黃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會合入海。自是運道不由大河口。而徑詣清河縣北上矣。邇者崔鎭屢決。河勢漸趨故道。若仍開三義鎭口。引河入清河縣北。或令出大河口與淮流合。或從清河西另開一河。

引淮水出河上游會合。則運道無恐。而淮泗之水。亦不爲黃河所漲。民難其永舒矣。一修寶應湖堤。補古堤以固其外。于古堤東再起一堤。以通越河。而使運舟於此經行。一請復上下練河。一開復孟瀆河。一增建儀眞二閘。因江口去閘太遠。欲於上下江口迤邐十數丈許。各建一閘。潮始來。預啓板以納之。潮初退。卽下板以閉之。使出江之船。盡數入閘。以免遲滯。一開瓜洲河港塢。將屯船塢挑浚深闊。使船之先入者屯聚於內。又於鹽壩之東開一曲港。與新閘外港相合。使船之後至者。續泊於內。以免金山挂江之險。部覆允行。　五月甲午。孟瀆河以三月初興工。至是報竣。共用銀一萬六千五十餘兩。　閏八月壬辰。禮科左給事中湯聘尹言。京口水涸。漕輓愆期。近議開練湖矣。然可以資丹陽。不能資丹徒。議開孟瀆矣。然可以資江陰。不能資京口也。蓋京口與洲對壘。而孟瀆去洲頗遙。空船可以泝流。糧艘難以涉險。則運道必出京口矣。宜於京口之傍另建一閘。引江流內注。低舊閘可丈許。視冬間水勢而定之準焉。潮長則開。縮則閉。可免涸轍之患。章下所司。　庚戌。御史尹良任條陳漕運事宜。一通便道以速漕運。孟瀆河口渡江。入白塔河。抵灣頭。爲運道捷徑。宣德七年平江伯開通。至正統四年都督武興復閉。今孟瀆河旣開。則自河渡江入黃家港。水面雖闊。江流甚平。且由黃家灣至泰興。以達灣頭。高郵運河僅二百餘里。可免瓜儀不測之患。一開江道以泊運舟。糧船自京口乘風北渡。瞬息可達瓜閘。但金山而下。觸浪洶湧。中流遇風。則瓜鎭之收閘者未盡。而京口之出口者難回。難免漂沒之患。惟鎭江城西北有甘露港。約長十餘里。夾

岸洲田．宜挑使深闊．以便回泊．部覆．二港可否踏勘行之．報可．　十一月癸巳．漕臣吳桂芳奏．高郵湖土石二堤．新開越河南北二閘．及老堤加高石層．增設護堤．木城．各工竣事．報聞．明神宗實錄．

是年漕撫侍郎吳桂芳命主事張譽、知府邵元哲等．增築山陽運堤．自板閘至黃浦．長七十里．閉通濟閘．建興文閘、及修新莊等閘．築清江浦南堤．以禦湖水．加河岸以禦黃淮．加清江閘以便運舟之牽挽．栅板閘漕堤．北接舊堤．南接新堤．南河全考．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六年正月庚子．戶科給事中李淶條陳治河五事．一曰多浚海口．（入黃河）．二曰勤塞決口以濟糧運．夫自徐邳以至瓜儀．皆爲運河．而皆賴堤以蓄水．但自清口而濬至安東雲梯等地方．多踰一二百里．自徐呂至清河．又不下三四百里．山陽高寶諸湖．必由多閘始洩．而採辦閘石．轉運亦難．浚導之功．旦夕未竟．其不涸漕而妨運者幾希．必多貯椿草．相度水勢．而急爲之備．然後可以無患．三曰宜以江北全力治漕河．不當以瀕河窮困州縣治漕河．臣嘗濫役寶應．見其地道重傷．而又有衝路之供應．有養馬之煩費．及觀揚州所屬．或有地稍豐收．而又無驛地養馬之累．夫常賦之經．各有定額．未敢輕議．若淺夫則因時增設．且皆國事耳．可無裒益以恤疲民．四曰歲報錢糧．以核疏鑿之功．夫疏河浚海．建閘築堤．非百餘萬以上．則難與輕費．非五年七年之久．則無以成功．總理大臣每歲終將用過錢糧．修過工程．逐一奏報．其築塞決水．必視水勢注海之機以爲消息．但能勤於補塞．不妨飛輓者．卽爲成功．此於稽核錢糧之中．而寓考成河渠之意也．五曰優恤夫役以鼓勞人．夫河工之苦．胼胝狂瀾之中．跋涉淤淖之上．且地皆荒野濱海．凡饔飧等需．有費二錢不得一錢之濟者．今宜從實估勘．稍優其值．以蘇小民之苦．至應得工

銀。必須委廉能官依時早給。仍察督小官。不許假以別事。剝削夫役。章下所司。　二月庚寅。初河淮泛溢。漕糧甚艱。科道官及總河諸臣建議。或謂海運甚便。或謂河道無虞。紛紛不一。至是戶部覆議。謂先年海運事宜。一一規畫停妥。如每歲河道不梗。仍從河運。不然。卽照海運舊規成法。酌量舉行。不報。　三月壬子朔。刑部主事管志道上言七事。六曰定河漕之策。今京師專倚江南四百萬石。而驅之冒不測於海運之中。其軍若民之稍愛身家者。必復轉倩海濱亡命以應役。何異借寇兵以齎盜糧。且示人以從海窺燕之路矣。臣謂河縱決溢。梗運不過一二年。而今西北尙寧。京儲可支數歲。曷若乘此機會。暫停一年糧運。約以若干資河工。以若干賑饑莩。存留若干以興三吳水利。蠲豁若干以蘇息窮民。倘次年尙未通漕。則量徵什伍。暫行轉搬。有何不可。然臣惟國家都燕。不宜專倚南稅。卽使漕運愆期。而北方亦足自贍。乃無後虞。則屯田水利。未可以爲迂而不講也。　五月辛酉。以高郵湖堤告成。贈卹原任工部侍郎吳桂芳如例。淮揚海防副使程學博等十員陞賞有差。　七月乙亥。總督河漕都御史潘季馴等題。寶應湖於本年六月內陡起暴風驟雨。將本工復行衝決。蓋由河上諸臣期以苟且了事。而但爲目前之謀。憚任勞者。莫親版築之務。巧避怨者。不嚴程督之功。錢糧虛糜。而冒破之覈不行。功築弛壞。而僨事之罪不加。稍有一簣之功。便侈大以競賞。脫有潰決之誤。則遮護以托逃。若不因此重加究治。何以示懲。上是其議。着河漕衙門着實參奏。　八月癸未。開朱輝港鑰匙河。清江等處爲糧船灣泊。其工費卽於兩淮贓罰及河工銀

兩動支。乙巳。巡撫浙江兵部右侍郎徐栻題。澉浦所至秦駐山一帶河道。去海塘迤南。聯屬縣治。國初舊有土塘爲之屏捍。內河爲之洩流。以致石塘可保。而田畝歲登。稱爲沃土。商旅輻輳。賴有生業。向者淤塞坍塌。旱澇無備。舟楫不通。糧運甚難。乙亥。潮災。該所軍民被災特甚。而石塘衝塌殆盡者。職此之由。臣目擊時艱。建議開濬。荷蒙俞旨允行。臣嚴督各官興舉。今果能矢心協力。督率勸相。萬夫子來。月餘告竣。臣親詣閱視考成。見新河深廣。土塘高厚。內外相維。石塘益固。永保異潮無衝突之患。田疇得灌溉之資。而糧運直達。利益無窮。所據効勞諸臣。與臣終始塘河共事胼胝者。臣不敢蔽。如嘉興水利同知黃淸等。及海寧備倭把總王三錫等。所當紀錄以俟優敘。議下所司。明神宗實錄。

是年九月。總河侍郎潘季馴題淮。命官砌寶應八淺石堤。共長八十五丈六尺。修復淮安新舊閘壩。遷通濟閘於淮安甘羅城南。以納淮水。故道盡復。漕運通行。山寶高興鹽等處。沮洳之地。盡爲稼穡之場。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七年三月戊申。直隸巡按御史陳世寶條陳治河策約。一添設新堤堰。夫役河工。雖已垂成。但遙縷二堤。已逾千里。高家堰之堤。凡六十里。柳浦灣補舊增新。將百餘里。而黃浦八淺。地雖咫尺。反稱緊要。若非集夫密守。則盜決可虞。宜增夫額。畫地築居。乃爲勝算。一添設管堤官吏。高家堰柳浦灣於淮安最稱緊要。今修築告竣。但二堤俱屬荒僻。奸商漏稅。利其直達揚州。每行盜決。宜增設大使官一員專

督衆役。使之同居堤上密訪。　七月戊申。贈兩淮鹽運司同知黃淸爲陝西行太僕寺少卿。以河工効勞死事也。　庚戌。總理河道潘季馴、總督漕運江一麟題稱。淮安一帶黃淮灌入。運渠高墊。且閘水湍發。啓閉甚難。查照平江伯陳瑄所建淸江、福興、新莊等閘。遞互啓閉。以防黃水之淤。又於水發之時。閘外暫築土壩遏水頭。以便啓閉。水退卽去壩用閘如常。議欲修復舊規。幷請特旨垂示各閘。使勢豪人員不敢任情阻撓。部覆從之。　壬戌。工部奏叙開便河工次。先是巡漕御史陳世寶議鑿瓜洲屯塢。通浙直運船。今又議開儀眞便河。以通江西湖廣等糧運。欽命嚴督開挑。至是總理河漕潘季馴、管理糧儲道陳文燭、查原督揚州府知府虞德華、淮安府通判況于梧、儀眞知縣侯應徵。挑完便河工程。將所挑河渠勘足丈尺。所支錢糧開報數目。會同漕運巡撫侍郎江一麟。僉謂陳世寶功當優叙。如陳文燭等四員。官有崇卑。勞無軒輊。議行吏部叙錄。其餘行漕院分別獎賞。以示激勸。從之。　八月乙酉。戶部題覆密雲漕糧俱屬額餉。往時自通州水運。僅止牛欄山。又自牛欄山陸運抵鎭。歲廢脚價繁多。居民騷擾。因潮白二河。可以通漕。節經督臣修治。二水會合。河流已盛。又因同知衞重鑑建議。自通州徑運至密鎭。無倒卸起剝之煩。插和偸盜之弊。主事曹維新議添扁淺船二百一十隻。新舊共船四百隻。俱令經紀承管撑駕。所運糧一十五萬。自牛欄山至鎭城。每石四分。內扣八釐。抵作船價。計年扣價還官。以備十年一次更造之費。計所給經紀脚價。止一萬二千七百餘兩。而每年省什物行糧等費。共銀二千二百餘兩。而十五萬漕糧。僅以三

月通完．費省而上下便之．經久可行．既經督撫梁夢龍、張夢鯉具題．宜着爲成規．仍請紀錄各効勞官運務者．俱依議．明神宗實錄．

黄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服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於寶應之寧國寺．蓋上官忌而擠之水以沒也．清在寶應築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錙銖磨算．上下皆不得欺冒．嫉之甚．時已積勞得嘔血病．水次謁所司．令人密蹴其板．墜下．救起．死矣．尋復甦．掖入城．凡二日氣絕．蓋萬歷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五十八．奏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之語．湧幢小品．

明神宗萬歷八年三月乙巳．工科給事中尹瑾陳河工善後七款．一浚閘河以利運艘．淮河一帶．先年平江伯陳瑄開鑿時．原恐阻淺．摲立裏河．歲一挑浚．今狂流既息．積沙未除．外河日深．內河日淺．宜照南旺事例．三年兩挑．挑期俱在通濟閘築壩之後．動支歲修錢糧．多募夫役．限一月通完．至於揚儀河道．亦應時常撈淺．以專責成．以防衝決．河水暴決．勢在速治．今後遇有水漲暴發．非司道駐劄地方．該掌印官竟自派募人夫．動支物料．多方防守．如水勢異常．夫料不足．聽其借支貯庫別項銀兩．一面通詳司道．一面便宜築塞．不必拘泥關白而後行事．　五月丙子．命挑浚白溝河．以便運船．從科臣王道成請也．　丁亥．總理河漕潘季馴奏復漕河舊規．六月初旬．於通濟閘築壩．　九月初旬．開壩．下所司知之．　庚寅．工部奏請復舊規．以清街道列爲六款．一疏河渠以通水道．京城北有海子．南接玉河．橋東有泡子河．西有河

漕。各街俱有長溝。中城有臭水塘。此皆各通脈絡。今多壅塞。且有侵占者。乞逐一清查。給銀開浚。明神宗實錄。

是年總理河漕潘季馴題河工未盡事宜疏云。又會議得淮南水患。其源在淮黃。其重在運道。而民生利病實相關焉。往年高堰不塞。閘禁不嚴。而淮水始南。黃水又從天妃閘灌入。以致淮揚一帶。浸及城市。興鹽等處之田廬。盡成昏墊。清口遂淤。海口因塞。羣議紛紛。計將無出矣。幸賴廟謨主持。部院殫心經畫。築高家堰。改天妃閘。復三壩。嚴啓閉。而淮黃二水並免南奔之患。塞黃浦八淺。修復寶應土石堤。而興鹽一帶。俱有可耕之田。清口因淮水衝刷而日深。海口得淮黃合流而大闢。運計民生。殊爲永賴矣。所據未盡事宜。止有高寶江都山陽年例歲修之堤。向緣錢糧缺乏。工力不敷。每歲止是支吾目前。未能加幫高厚。及興鹽高泰以裏洩水舊渠。向因黃浦八淺潰決。濁流浸灌。淤墊頗多。誠今日所當議者。以湖堤言之。除寶應大工堤岸。俱各修砌完固。惟當率夫防守。無容別議外。其卑薄殘缺之堤。宜加土工樁木。以減水閘言之。除高寶江都新舊增置閘座。可以宣洩者。無容別議外。高郵南門舊橋口。應改建減水壩一座。寶應子嬰溝舊閘、及泰山廟後瓤閘、九淺石閘。應改建減水壩三座。并江都邵伯湖加高閘石九座。錢糧俱應於見請歲修積貯銀兩動支。如有不敷。即於大工餘剩銀內支補者也。然減水閘僅可以洩尋常盈溢之水。至於伏秋霪潦。與天長六合諸山之水陡發。共注於湖。止憑瓜儀二閘。宣洩不及。查得揚州灣頭原有運鹽官河一道。內由芒稻。白塔二河直達大江。勢甚通便。年久淤淺。先

年刑部侍郎王恕會議挑濬。計長三百四十里。道里遼遠。工費不貲。且議者又謂私販船隻。潛度難防。遂致中寢。殊不知洩水之期。每年止是五六七八四箇月喫緊。若從壩口密佈樁柵。就令白塔巡司防守。自可禁絕。其餘月分。任從照舊築壩。實爲兩利而無害也。但慮錢糧不敷。今止議先從灣頭濬起。至泰州南門止。計長九十七里。挑深四尺。面闊四丈。底闊三丈。併打壩合用夫工銀一萬零八百兩。相應於巡鹽衙門挑河銀內動支。又查得高寶江都堤內田地。及與泰山鹽州縣地方。外受各減水閘之餘瀝。而內蓄時伏連綿之積雨。皆由射陽湖經朦朧喻口出廟灣以入海。洒其故道也。渠道見存。止宜疏濬。先蒙總督兩部院據鹽城知縣楊瑞雲估勘挑濬淺處。計長一萬二千六百丈。合用夫役工費銀七千五百六十兩。已經覆勘明確。相應於原議大工扣存巡鹽衙門挑濬支河銀內動支者也。以上數事。俱係歲修及原議未舉事宜。亟應興舉。務在明歲伏前報完。方克有濟。但道里遼隔。時日不多。必須分任責成。庶可速就。今議得高寶江都一帶湖堤及修建減水壩等工。相應俱屬南河分司管理。疏濬灣頭鹽河分屬海防兵備道管理疏濬。射陽湖諸淺及清江浦外河堤岸。分屬徐州兵備道管理。庶事有專責。而工可速成矣。再照鹽城知縣楊瑞雲、寶應知縣李贄揭內開稱寶應堤內重挑月河一節。委與高郵康濟河事體相同。節經部院題請勘議舉行。但計工費不貲。當此勞費之餘。災傷之日。恐有不堪。相應暫停。姑候時和年豐。再圖興舉者也。職等會勘無異。理合呈報等因。該臣會同兵部尚書凌雲翼。

虛心講求。逐細查覈。除中河司道管轄地方自淸及徐五百餘里。黃河經行之處。委已順流入海。運道無梗。居民頗安。惟在查照部科題准事例。防守不懈。卽爲永賴之策。無容別議。外其實應逦南諸湖。聯絡淸江浦外。湍溜不多。而關係內河不小。各該堤岸雖係大工之所未及。實亦運道之所必資。循例歲修。殊屬虛應尋常。僅可支持。暴漲不免衝塌。蓋人力固自有限。錢糧亦所不敷。無怪其然也。所據司道勘議加幫堤岸。修改閘壩。濬瀹頭河之淤淺。以殺外湖之橫流。疏射陽湖之故道。以洩內地之積潦。工費不煩於請發。分任尤便於責成。似應依擬。以終前功。伏乞敕下工部查議。上請備行總督衙門。悉照前議。督行各司道查照。動支前項銀兩。嚴督各該掌印管河官。務趁今冬天氣晴和。分投修理。併乞轉行兩淮巡鹽衙門。將挑河銀兩查發濟用。定限來歲三月中通行完報。以備伏秋。如有惰誤及苟且塞責。不堪永賴者。指名參奏。庶未盡之巧。區畫周備。而運道民生。端有攸賴矣。奉旨工部知道。河防一覽。

是年決高郵城南敵樓之北。堤南上河田廬皆沒。郎中張譽督塞之。寶應決黃浦。譽率夫堵塞。堤下竄得龍骨。建脫龍亭。南河全考。蒼葭云。此印川公河上軼事也。王文肅撰公墓志云。黃浦下陰雨。輒聞鷄鳴聲。居民曰。此蛟龍宅。毋動。壞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蜦排空而去。比曉。土竇白骨巋然在焉。就視之。鉅顱獨角。其顱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稍參差。舐之輒粘舌。時以爲蛟龍避公而尸解云。喬萊寶應新志云。子昔修明史。爲潘公作傳。蛟龍浮蛻之語。本之王文肅所撰志銘中。予以說近荒唐。未入正史。今歸田里。知有碑在黃浦廟中。

明神宗萬歷九年五月戊子。吏科給事中顧問言。臣前待罪任丘。目擊滹沱河每遇夏秋水漲。漂流廬舍。

渰沒民田。不可勝紀。而額糧現存。百姓歲苦賠墊。大半逃亡。前撫按官計議疏浚。或欲開故道。或欲開新河。未免此利彼害。以隣國爲壑。終非長計。莫若將饒陽河間以下水占之地。悉讓爲河。動支該府節省幷贓罰銀兩。召募夫役。挑鑿河身。使水有所容。刱築堤岸。使水有所束。以圖永久之規。毋爭目前之利。其額征錢糧。若必不可缺。卽於府屬州縣。每石量加分釐。或有現淤沃壤。淸查照畝起科。通融攤派。部是其言。請行撫按查看。具奏。從之。　六月丙辰。巡倉御史顧爾行條議水次三事。一謂小灘水次。向因河南糧戶賫銀至彼買米。致奸棍營求乞攬。插和不堪。宜行禁戢。一謂遮洋海船。年久損壞。宜行修葺。一謂運官率多衰老不堪。宜加愼選。部覆如議。因言浙江杭嘉湖漕糧。本部舊差主事一員監兌。後因科臣建議停差。以巡鹽御史事簡。議令兼攝。而御史不能親臨。致糧米粗惡。係乎國儲。查有先差舊例。相應議復。得旨。允行。　七月壬戌。總督漕運凌雲翼奏稱。儀眞閘稅。宜酌水勢。不必拘泥取盈。其瓜儀各閘壩。應歸併南河郎中管理。不必添設主事。部覆如議。因言河道歲修錢糧。宜敕督臣。照各邊軍餉事例。歲費若干。存留若干。悉解工部貯庫。遇河工缺乏。通融請給。從之。雲翼又言。茶城至留城一帶。運道咽喉。節因黃水倒灌。停淤漸高。運船率多淺阻。臣已督行司道與工挑浚。乞照往年事例。暫停進貢船隻。支用錢糧。俟工完覈實具奏。章下所司。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年三月己未朔。增築保定府雄縣橫堤八里。工食取諸修城餘銀。造河間府任丘縣東堤。

自滿堂村至呂公堡二十里。工食取之裁省淺夫銀。以滹沱水患。撫按辛自修敖鯤請也。辛巳。先是河漕總督凌雲翼言。淸江浦河堤夾隣黃河。邇來水勢南趨。淤沙日被衝刷。恐黃河決嚙。運道可虞。欲於城南窰灣自馬家嘴歷龍江。至楊家澗、出武家墩。另開新河。以通運道。在司道張譽等初議。則從武家墩折而東。仍合通濟閘出口。於是兵科給事中尹瑾議。淸浦之河。其來已久。河堤之外。一望平田。幷無岡阜遮隔。雖楊家澗新開河渠。相距亦不過十餘里。必淸浦之堤無虞。而後淮安無虞。一河兩岸無虞。而後楊家澗之新河無虞。設淸浦一決。其害不止淸浦而已。且糧船經由淮城。則夾帶違禁。易以稽查。若經由窰灣入馬家嘴。則中有一河之隔。又有大湖之遙。脫有頑軍梗悍。作奸犯科。失誤糧運。咎將誰歸。至武家墩出口。尤爲可虞。蓋本墩地勢高亢。天將設之以屏籓淮河者。墩內地高。難爲挑挖。墩外湖闊。難以灣泊。冬春之交。糧運緊急。則苦洩涸。伏秋之候。淮水泛濫。又苦奔冲。且武家墩與高家堰共爲一堤。相去甚近。開武家墩。是卽開高家堰。則又害全河矣。無已。則通濟閘合流之議爲可從耳。已而雲翼請遣官往勘。給事中李廷儀、吳倌言。今日治河之事。宜開新河以避黃流。守舊堤以固淸浦。武家墩不可開。新壩不可築。事勢昭然。遣官覆勘。徒滋道旁議耳。部覆給事中言皆是。上令雲翼計永利以聞。　四月戊戌。戶部題漕糧遠者六七千里。近亦四五千里。往河道阻塞。運糧多虞。荷皇上軫念國儲。歸併河漕。督臣專責各省巡撫及添設御史通行巡察各兵備畫地分修。故邇年道路疏通。不踰春月。俱達天津。北至白河。咫尺京師。反不

能依期抵壩。何也。一則起剝甚難。一則濬河不力。蓋剝船僅八百。每船不過百餘石。每剝往返須兩日。三百餘萬之糧。必欲盡用。剝船已盡。河張無期。轉盼秋雨時行。陸運既阻於泥濘。入倉又難於晒揚。雖捐輕費而盡用之。亦安望米色乾潔無浥爛耶。宜令倉漕各衙門。嚴行沿河承委州縣官。令其晝夜駐劄臨河各分信地。督催堤夫淺夫挑浚白河一帶。平河漫流淺阻。務期深闊無滯。如原設夫役不敷。許量動官銀。雇募協助。俟糧運完日。報部議補。仍將各官勤怠酌議題請。以示勸懲。報可。　六月壬子。新開永濟河成。長四十五里。建閘三座。費銀六萬餘兩。總督尚書凌雲翼以聞。上以其費省而功速。賞銀幣有差。　七月辛未。直隸巡按楊楫題。入夏以來。雨澤愆期。濟寧臨清一帶。閘河淺澀。提督泉源工部主事馬玉麟。將南旺迤北閘座閉塞。借水南流。致北流之水。糧船淺閣。兗州府管河通判詹總。一籌莫措。阻誤糧運。且本官物議沸騰。官守有玷。應分別罰處。仍行各管河分司官。將南旺、馬場、安山諸湖。逐一清查原界。集募人夫。開濬深廣。其減水閘壩。查有損壞。卽行修葺。務要以時蓄洩。永保運道。如道府等官。因循故套。苟且了事。聽其指實參奏。疏入。下部覆。奪馬玉麟俸三月。降詹總閒散。其修湖儲水。係濟漕要務。共依議申飭行。

十一月戊午。維揚古稱沃壤。而地形高下。大海環其東。諸湖遶於西。所賴堤厚支河通。斯田地可耕。民竈俱利。自范堤坍壞。高寶堤亦衝決不守。其中大小支河。所在淤塞。於是以高、寶、興、泰四州縣爲壑。而洩水無路。民竈罷於昏墊矣。河道尚書凌雲翼言。臣等躬親勘視。度地形。探水勢。其治之之道有二。惟疏上流

使入江。洩下流使入海。沿漕堤一帶之水爲上流。沿范堤一帶之水爲下流。如西引邵伯湖之水轉南。至新安湖。復東入運河。至芒稻河入江。有餘則聽其直瀉不足則引以濟漕。則上流疏矣。如牛灣河、姜家堰、廟灣爲三大海口。引各支河東會於串場河。北會於射陽湖。俱入海。則下流洩矣。而興化之堂子鎮、戴家窰、海溝河、白駒、三十團竈。則牛灣河之支河也。黃土溝、皂角樹至岡門、登瀛橋河。則姜堰之支河也。安豐鎮至清備灌鋪。則廟灣之支河也。其何垛場至白駒場一帶。阻淺尤甚。又河東一帶。舊係糧鹽大河。洪水衝決。河身與岸相平。故水軌道。而淤溪、秦潼、艾陵、葑子諸湖之水。北淹民田億千萬頃。處處俱當挑浚。俱費經營。惟是工有後先。勢有緩急。今將范堤數十里。先行修築。使外潮不得入。串場支河六七道。盡行疏浚。使內外有所出。果蓄洩利便。積水可消。則海口不開亦可。如支河既通之後。水患如故。卽并開海口。置閘以備蓄洩。其修築范堤。該銀四萬二千四百餘兩。浚支河六道。該銀二萬一千四百四十餘兩。俱於鹽價門租浚河存剩銀等支用。部覆河臣策是。定限今年十二月初興工。明年十月報完。務須費省工堅。詔從所請。明神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三月己亥。工部覆漕運尚書凌雲翼題稱。徐州戚字港溜急。運艘難行。開新渠建閘。境山廢閘曰梁境閘。新河中閘曰內華閘。新河口閘曰古洪閘。乞移咨吏部。於梁境閘專設閘官一員。內華古洪二閘共設閘官一員。并鑄給條記。從之。　十月戊午。工部覆總督漕運戶部右侍郎傅希摯奏。淸江浦至西橋一帶堤岸。當黃淮掃灣之衝。近年黃流日刷。堤根單薄。萬一嚙決。則運道生民俱受其害。今將舊堤亟爲修砌。限萬曆十二年秋黃水未發之先報完。完日將工費核實奏繳。從之。　己未。以漕河工完。賜尚書潘季馴、原任兵部尚書凌雲翼等。賞賚有差。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二年七月壬午。漕撫李世達。恭報堤河工完。部覆。賞各銀兩有差。　八月丁巳。吏科給事中陳大科言。江南漕艘。歷高寶。抵淮。寶應氾光一湖。浩蕩無際。槐角樓一帶。據湖之中。其形如兜兩翼向。爲運道梗。所司議開越河。而一主圈田以防夾攻，一主靠堤以省修築。昔白侍郎昂。康濟一湖圈田之制也。比吳尚書桂芳。靠堤開越河。十餘年來。未聞衝圮。臣以爲靠堤便。總督漕運李世達亦然其議。部覆報可。　九月丙子。南京右僉都御史趙煥奏。高寶湖堤大壞。乞敕憲臣督理。章下都察院。　十月戊午。漕運

總督王廷瞻奏，寶應新開越河。分爲三工。每工司道二員相兼總管。報可。　十一月甲申。禮部儀制司主事陳應芳奏。頃見漕臣開越河一疏。其稱論方取土以丈計之。約用工銀九萬六千有奇。而木石之費十二萬。其派夫必得五萬人而後可。竊意夫以五萬。每名日工食二分。則當一日千金矣。是所謂九萬六千者。止可供五萬人三月之費。借曰更番迭用。亦止足供六月之食。大約計之。則九萬六千者。可足一年夫役之募乎。其不足者。撫按自有處乎。抑令民自爲賠也。臣往見河工之舉。撫按下之司道。司道下之州縣。州縣下之里甲。里甲不足。於是以家貲之上下爲出夫之等第。籍名在官而趣之役。牌票追呼之擾。遍於閭閻。叫號怨謗之聲。盈於道路。其狀有不可勝言者。此籍名之苦一也。及其不可脫而爲之辦夫。一夫遠者月有一兩二錢之値。近者月有九錢之値。有稱是而計月以安家之値。以一家爲率。辦夫五名。則月幾十金之費矣。往往傾貲以償其費。不則鬻產。又賣子女。數月之間。閭閻一空。此僱夫之苦二也，及其以應僱之夫而往卽工所也。多方影射。百計索求。一不遂則撻鞭之，夫往往多逃去。則以逃夫呈。而移檄州縣逮之，原籍名之人。則又僱夫以補其額。而就逮之費。亦復如前，是重困也。至如官銀。卽使盡所議者給之。猶不足以償十分之一。而況所給者受値之人。非出値家也。以故不才佐貳。通同胥役。恣意侵尅。以故官徒有募夫之名。而害歸於籍名者之家。利入於管工者之手。此赴役之苦三也。請以三策籌之。與其使當事諸臣陽爲節省之虛名。而閭閻小民陰受包賠之實害。則孰若照糧起科。明爲加派。而以九年十年拖

欠存留錢糧。酌為蠲免其舊。而加派其新。人情未有不樂從者。至於東南孔道。各省協濟之銀。撥之事理。必不可無。昨撫臣議五萬。臣以為少。奈何不允。而使獨累淮揚赤子也。夫錢糧足。則官操其値以募人。如各驛遞等夫。則非以利民。而且養民。此理之正。策之上也。瓜儀巨商大賈。往往有建寺修橋者。向倭夷之變。揚州外城。俱係鹽商倡築。不期月而集。或懸旌表之。令開事例之門。或授以冠帶。或給以旌匾。必有應之者。而往來商船。除鈔關外。量於湖口抽其稅課。以佐急。此事之權。策之次也。如其不責名實。而曰加派不可。協濟不可。事例抽稅又不可。而忍聽民自為賠焉。此則可為無策矣。工科右給事中馮露亦言總漕侍郎王廷瞻三議。欲將舊堤備用之石。加之新工。以石砌潭。原議者八。今減而六。反覆陳舊堤之石不可移。八潭之砌不可已。工部覆給事主事言皆是。報可。明神宗實錄。

是年三月。高郵東通興化各場運鹽。東河一道。堤岸久圮不治。民田一派汪洋。鹽艘縴簹稽阻。知州邵夢弼通詳河鹽各院。揪築東堤。屹然高峙。北下低田盡為沃壤。鹽船行人，俱稱便涉。商民誠兩利焉。

九月。都御史李世達會同按鹽二院題准。命郎中許應逵等挑寶應氾光等越河三十六里，南北閘二座。往來船隻。永避湖險。先是郎中揚最曾奏開不果。至是給事中陳大科上疏極言利害。始有是役。明年河成。賜名宏濟。後以閘水湍溜損船，改平水閘。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十三年四月戊申。以僉都御史張岳為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如故，時張岳進四議。其論治

河。謂夏鎮固當開。而泇頭不可棄。禮科給事中苗朝陽。兵科都給事中王致祥。交章駁之。遂寢。　六月壬子。寶應越河工成。先是寶應有氾光湖。素稱重險。國初平江伯陳瑄築石堤於湖之東。蓄水以爲運道。上有所受。而下有所宣。因決爲八淺。匯爲六潭。則興鹽諸場皆沒，而淮水又間從周家橋漫入。洶湧排空。萬歷十年一日。而斃者千人。十二年糧艘溺者數十。總漕李世達、按臣馬永登、鹽臣蔡時鼎議於石堤之東開越河以避其險。乃命工科給事中馮露往視之。河身長一千七百七十六丈。凡爲石閘三。減水閘二。爲堤九千二百四十丈。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民不知役。總河王廷瞻以聞。賜名宏濟。　七月戊子。論寶應河功。河道都御史王廷瞻陞戶部尚書兼官巡撫如故。總督漕運太子太保靈璧侯湯世隆加少保。中河郎中許應逵加正四品服俸京堂。內推補先任中河郎中陳英。主事羅用敬。兵備副使莫與齊。各陞一級。海防兵備按察使舒大猷陞一級。照舊致仕。故曹儲左參政馮敏功贈太僕寺卿。淮安府知府張允濟陞服俸一級。與向書、楊兆、王遴、李世達、何起鳴等。各賞銀幣有差。因詔以後河功邊功。疏中不得敍內閣輔臣。明神宗實錄。

是年六月初十日。漕撫王廷瞻等題奏。寶應地方。澤國委流。氾光一湖。尤居窪下。上接淮泗。長合七十二山之水。下通興鹽、新興、伍祐等場之疆。由射陽湖穿廟灣。東注於海。地勢沮洳。素稱險阻。國初宣德間。平江伯陳瑄築堤於湖之東。蓄水以爲運道。上有所受。下無所宣。一線之堤。當萬頃之波。是以決爲

八淺。匯爲六潭。與鹽田、盧竈蕩。俱被淹沒。而糧運往來至不可以舟。近來高堰既築。足禦伏秋之漲。而淮水間從周家橋漫入。則橫流白馬湖而直射寶應。亦勢所必至也。矧其東西相望。浩淼無涯。洪濤迅浪。不時常作。加以西風號起。洶湧排空。蕩擊石堤。摧殘舟楫。人人不能必命。而葬之魚腹中者。無月無之。無論其遠如萬歷十年間，一日而斃者千餘人。卽萬歷十二年間。糧船沉溺者數十隻。漂沒漕糧至七八千石。殊爲運道之梗。遠近之民談此湖，不寒而慄。且東南財賦轉輸。以充軍國之需。命脈所係。豈容哽噎若此。臣仰遵廟畫。殫力經營。夫役用銀募招。未嘗派擾里甲。木石差官採買。亦不干及有司。雖勿亟之令屢申。而胼胝之趨益勵。興工甫及八月。用費猶有餘銀。兩堤並築。五閘屹然。數十里之湖患。屏之藩維。千百萬之生靈。盡居衽席。且舊堤有重關之險。永無潰決之虞。不唯行旅藉之以爲安。而又居民恃之以無恐。萬口歡呼。咸稱不朽。再照先年高郵越河開成。得蒙欽定河名康濟。近年淮安新河開成。亦蒙欽定河名永濟。今寶應越河。視之二河。尤爲緊要。自此而南。由高儀以達於江。自此而北。由淮浦以出於河。實爲運道咽喉第一之關。利害懸殊。事體更重。伏乞皇上特賜佳名。以光萬世無疆之業。部覆。奉旨。是河名與做宏濟。宏濟河奏疏。

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萬歷二年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上。十二年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黃河南侵。淮安告警。世達請修石堤捍城。寶應氾光湖風濤險惡。歲漂溺。請開越河。殺

水勢。俱報可。明史稿・

王廷瞻字稚表。黃岡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以右都御史出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寶應氾光湖堤。蓄水濟運。平江伯陳瑄所築也。下流無所洩。決爲八淺。匯成巨潭。諸鹽場皆沒。淮流復奔入。勢益洶湧。前撫李世達等議開越河避其險。廷瞻承之。鑿渠千七百七十六丈。爲石閘三。減水閘二。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月竣事。詔旨褒賜河名宏濟。進廷瞻戶部尚書。巡撫如故。明史稿・

敏功起復故官爲漕儲道。淮之南故有邵伯、寶應、高郵三湖。相連爲巨浸。漕舟過者。往往多漂溺。因議濬內河通之。御史大夫王廷瞻疏上。得請。而敏功任其藉。敏功於河事故心通。而役者皆習其能。工以故大集。敏功益不愛其精力。水陸奔走。凡七晝夜不休。遂得疾。臨卒。且曰。內河成。於國計甚利。第太逼湖。湖善潰而堤薄。萬一如瓠子。數百里魚鱉矣。幸語當事者。別創堤以護之。兩浙名賢錄・萬歷十年・任漕儲道・卒贈太僕寺卿・

是年八月。都御史王廷瞻、行郎中許應逵、包砌高郵護城堤杭家嘴六百丈。又小湖口堤五百三十丈工成。郵民至今永賴。蓋以寶應越河大工。剩有餘料。從許應逵之請也。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十四年正月己酉。工部覆直隸巡按蘇酇題少卿徐貞明奉命經略水患。窮源遡委。徧歷周諮。惜處財用。一一列款於畿甸。水患大有裨益。一疏浚深州霸州等處河道。共該夫役銀一萬九千三百

一十三兩一錢。除霸州道屬現有堪動官銀三千七百八十餘兩。於眞定府存留贓罰銀內動支二千兩。保定府五千兩。河間府八千五百三十三兩一錢。湊足前數。委官及時興舉。務要挑浚如法。河流通利。一疏浚安州雄縣保定等處河身。及挑築束鹿深州河堤。所用人夫隨便役民。其工食之費。要於各府州縣積穀內酌量動支。仍勸諭富民有能慕義偶衆捐貲助役者。酌量旌異。以示勸率。一修建河間任丘橋梁及墊築道路。共該銀三千六百八十八兩有奇。宜暫借該府官銀抵用。一挑浚河間獻縣滹沱舊行子牙河之故道。因路遠工多。難以驟舉。宜行撫按轉行道府估工議費。另行題請。從之。

三月庚子。大學士申時行等陳安民之策。內云。昔成化中。議開通惠河。京師訛言至以爲黑眚之應。遂命停止。嘉靖初始復開浚成之。至今爲利。臣等以爲墾田之舉。但宜斟酌地勢。體察人情。其沙鹻不堪之處。不必盡開。其見種黍麥之田。不必改作。應用夫役。官爲僱募。如滹沱等河。既難疏治。暫行停罷。要在不拂民情。不失地利。乃爲謀國之長策。若以此爲害民之事。則臣等不敢以爲然也。上曰。覽奏深切治理。實議舉行。

癸卯。福建道監察御史王之棟題。尙寶司司丞徐貞明奉詔書興西北水利事。其他不敢臆說。以瀆天聽。惟滹沱一河。爲眞定大患。詢諸父老。謂此河不可以人力治者。併貞明所建議。別爲不可者十有二事。一謂水迅土沙。難以修築。徵派分出地方滋擾。二謂堙塞無定。故道難復。三謂深州故道。枉費無成。且水澇漂湃。流派難分。四謂挑浚狹淺。難殺水勢。且淤沙害田。難資灌溉。五謂費少不敷。必資剝削。恐生民怨。六謂羣聚不遏。

勤勞不息。恐致他變。七謂引流入衞。恐妨運道。八謂三輔庫藏倉貯不可罄竭。九謂減價易地，奪民業生怨。十謂工夫鱗集。蹂躪爲害。十一謂不可侵擾附邑。十二謂供費浩繁。羽士募化非體。辨駁甚悉。上命會議。工部覆。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徐貞明自奉璽書以來。勞瘁道路。已垂一年。續所報開墾成熟田數。則已三萬九千餘畝。其爲畿輔利不淺鮮也。但盧溝、滹沱二河之工。實有不便。如御史所言者。上曰。國家舉事。當順人心。這墾田水利。旣稱不便。先前踏勘時何不題請停止。以致輕動擾民。建議各官。本當追究。但本爲公姑恕之。水田事務。着遵旨停罷。徐貞明卽便回京。先爲上覽。部覆欲罪建議諸臣。輔臣力爲救解。得免。　五月癸卯。雲南道監察御史毛在題。臣巡按貴州。事竣報命。路由運河。見水道淺澀。糧艘壅滯。當事諸臣。隨事料理。悉心計議。糧船之進。不宜專急於過淮過洪。先須過其咽喉。使閘河無礙。上令該管稽查整理。　十一月辛丑。河南撫按官衷貞吉等題。中土災沴。百姓流離。欲將開封等府地方湮淤河渠。動支倉庫銀穀。小民願自出力者。通行修浚。并建設閘壩。以備旱澇。以爲興利聚民之政。工部議覆。上從之。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十五年四月乙亥。戶部覆兩淮巡鹽御史陳遇文條陳。海州舊有薔薇河一道，以通臨供興莊鹽運。乃年久淤塞。遂致繞道東海。方達淮安。中間苦難。較前十倍。乃自窰灣起至周家堰。共長二千六百三丈五尺。工價銀共一千二百五十四兩九錢七分五釐。此處挑濬。有便鹽運。上曰可。　丁亥。工部奏

黃淮二瀆。逼近祖陵。關係甚重。自寶應以下。鹽河興化一帶。海口應濬應通。合咨漕撫巡按衙門管河司道議之。淮揚水患。西南有淮泗。西北有黃河高寶。江都有西山諸湖之水。以衝動漕堤。湮沒民田。已非一日。聞寶應至廣洋射陽與高郵江都各路。皆有入海。惟支河淤塞而不通。湖水泛濫而無歸。爲今之計。又當備查。疏通支河。海口不患其不深矣。　七月庚子。廣西巡按御史蔡系周陳鹽法七事。六曰謹河道。廣東至梧州。水勢甚平。梧州至桂林。雖險亦易。惟桂林至全州。中經興安縣陡河。原有陡門三十六座。向係五年大修。三年小修。十餘年來。廢弛弗舉。舟楫難通。遂致鹽運坐守日月。所費不貲。今查興安分水塘中間直下入中江。原設大石減水陂一座。一百餘丈。截水不致直瀉。要南一路。自興安縣北門至三十六陡南岸衝壞去處。估計修築。計費不滿千金。即於鹽利內動支。七曰專職守。議將鹽務併之清軍同知。章下戶部。　丁未。蘇松常鎮所轄諸縣。俱颶風驟雨。數月不息。洪水暴漲。漂民廬舍無算。詔各府錢糧蠲免停折有差。　戊申。鳳陽撫按楊一魁等各題淮揚二府屬高郵等六州縣富安等十五場。俱被湖堤積水渰沒田地。議設建閘疏水。計估工費共用銀五萬四千七百七兩。議將兩淮運司歲修鹽河積年積貯在庫銀一萬四千七百兩。淮安府庫原修歸仁堤節省支存銀七百七十兩。及撫、按、鹽三衙門會批不應起解贓罰紙贖、及原淮工部題留徐州採辦花石料價等項銀內截流湊支。戶工二部如議覆奏。報可。　九月乙卯。文書房口傳聖旨。河道歲用多少錢糧如何。常有淤阻。沿河該管官曾否開報。着工部查職名來看

工部列名以奏。得旨。近年河道安流。該管官不無懈弛。閘有淤淺。亦不即行開報疏濬。致有阻滯。仍通行嚴飭。有怠玩誤事者。該部科指名參奏。　十二月丁卯。工部題泉河閘壩事宜。將衞水先儘漕運。勿以灌溉相妨。荼城口務保萬全。勿以苟且塞責。坎河口作何捍禦。使蓄洩可恃。管泉官作何責成。使職守不隳。至閘河禁例。奉有累旨。一應官民船隻。待積水而行。有違抗爭先者。毋問官豪勢要。徑呈本部。以憑參治。從之。（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十六年二月乙丑。工部題覆。沁水入黃河。衞水入運河。其來已久。頃者沁水決木欒蓮花口而東。督河楊一魁有因決濟運之議。謂沁水方決。其勢悍。塞之難固。而導沁入衞。其勢便。而助運易固。一說也。及科臣常居敬往勘會撫臣衷貞吉、按臣王世揚議。謂衞輝府治卑於河。藩封新建。恐決開而勢不可禦。有衝激之慮。且沁水多沙。善於入漕。恐反爲患。不知堅築決口。闢河身以吐南行之氣。而衞河急加疏濬。下民閒引水灌田之禁。尤完計也。詔從勘議。　四月己未。工部覆科臣常居敬條上漕河事宜。一嚴啓閉。以杜淤淺。請申飭山陽通濟等閘。三月初運畢。卽爲封鎖瓜洲二閘。俟蘇浙運畢。封鎖官私船隻。照舊車盤。勢豪干撓者。法無赦。一催糧運。以護河防。謂四月黃水生。則河波驟發。漕糧俱二月終盡數過淮。則壩可築而白糧一運。每至愆期。不得不緩壩以待之。宜督所司。塡註限單。務令漕白二糧次第過淮。以便修築。一議錢糧。以助河工。謂河工銀歲額三萬。而費至六七萬。每以不敷停修。貽害不小。宜核所在逋

負。立限追解。無為墨吏積胥所沒。以致匱竭無措。一稽工料。以覈實用。謂運河延袤千有餘里。歲用椿草繩縴灰石之屬。皆河工急須。而名實不相覆。上下因循。恣為奸弊。宜慎加稽飭。及修築未久。旋報奔潰者。追還料價。一重修守。以謹河防。蓋治河如治邊。防水如防虜。邊臣守邊。有敘勞之效。而河臣奔走風濤拮据之苦。視邊臣尤甚。宜於歲終分別紀錄。三年類題。果有成勞。予之優擢。則人心競勸。而河防益飭。上依議。 癸亥。勘理河道科臣常居敬會同督臣舒應龍再上河工一十四款。前二款入黃河。 一築寶應西堤。以束流漕。蓋寶應湖口運道所必經。近來挑濬徒勞。淺澀日甚。緣水勢散緩。泥沙易停。議於山陽一帶。培築西堤。以束水勢。令無壅淤。則糧艘不阻。一砌邵伯湖堤。以免歲修。蓋邵伯湖一淺二淺等處。正當波濤衝擊。而排樁廂板。其何能禦。應盡包石。以捍其銳。一濬理河身。以利長運。自淮安至儀真內河舊三年一濬。後歲一浚之。久之且置勿濬矣。合於重運過畢。清口大壩工完之後。乘時挑浚。并查復淺船之制。一酌議分地。以便責成。以梁境至首閘。屬之夏鎮主事。茶城至清口黃河。屬之中河郎中。而夏鎮及南旺兩主事。并給關防敕書。視河道郎中例。以重事權。中三款入黃河。 一設山陽長夫。以便河工。蓋山陽河夫。向皆市儈雇覓。故增減之弊滋。而逃亡莫可禁。議令諸儈入銀官雇。註名立冊。按冊撥夫。實為長便。一寢開支河。以防善淤。蓋閘河水泉不多。難分為二。宜寢其工。一查議故道。以損繁費。蓋閘河出口。無不與黃值。即改避而南。亦難遠害。況弱末之流。不足以濕淤沙。故道之議。固應並寢。後二款入黃河。 俱如議行。 五月丙戌。勘科常居

敬疏。新運已臨。天時亢旱。再條八事。一濬泉源。以資灌注。一復湖地。以預潴蓄。一築汶河。以防滲漏。一建閘座。以便節宣。一設閘官。以肅漕規，一給關防，以重事權。一嚴築壩。以便挑浚。一復夫役。以備修防。部覆如議。　七月戊寅。工部尚書石星題。山東淮揚一帶。河道應修應築。如總河潘季馴、勘科常居敬所議。添設鎮河閘、接築塔山縷堤、清江浦草壩、拗築寶應西堤、石砌邵伯湖堤、疏濬裏河淤淺、增設柳浦灣料廠。此當在淮揚興舉者也。查復南旺、馬踏、蜀山、馬場四湖。建築坎河滾水壩，加建通濟、永通二閘。查復安山湖地。此當在山東興舉者也。地里寥遠。工程浩大。宜將郎中羅用敬、副使周夢暘等分地。責成御史不時稽察。而總河大臣仍親自查閱。工堅可久者。從實奏報。推諉誤事者。即時參處。上是之。仍諭河工着各照分定地方用心管理。上緊完報。不許疎玩。　九月丙辰。直隸巡按御史高舉奏報。魏縣頻年旱荒。今秋又被漳水渰沒。請蠲秋糧五分。仍酌行賑濟。上從之。　甲子。駕幸石景山。欲觀渾河。趣召輔臣時行等三人。及定國公文璧。臨淮侯言恭。飛騎而至。上已御河岸幄次。叩頭畢。起乘橋。橋爲二道。諸臣從上異道而行。上命同道。後隨臨流。縱觀。目時行前。曰。朕每聞黃河衝決。爲患不常。故欲一觀渾河。今水勢洶湧如此。則黃河可知。時行對。渾河來自西北。古稱桑乾河是也。從此出蘆溝橋。至直沽入海。水漲時亦多洶湧。至如黃河發源崑崙。自積石龍門會淮入海。衝決之勢。不啻數倍。黃河每一潰決。遠至數千里。自徐州至淮安，屬當運道。所關最重。上曰。行河官應恪乃職。時行對。近奉詔委任責成。並知警惕。上曰。經理須要得人。時

行對。皇上留意河道。拔用舊人。一時在任。皆稱諳練。不敢輕率誤事。上首肯。言須得人者再。時行對，如諭立良久乃下。命從官先詣功德寺候駕。仍賜酒饌。　丁卯。大學士申時行題。臣等隨侍聖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伏蒙皇上召臣至橋次。示以水勢。且言黃河衝決。經理須人。臣等承面諭。不勝歡躍。仰見皇上一遊一豫。莫不以國家爲心民患爲慮。卽堯舜其咨之憂。俾乂之命。不是過也。倉卒應對。未及周詳。茲敢以河道利害爲皇上悉陳之。渾河來自西北。古桑乾河。至天津直入沽海。當其泛漲之時。亦有衝決之患。然不關運道。亦不近城郭。猶未足爲深慮也。至若黃河發源崑崙。流入中國。至積石龍門已數千里。經陝西河南。則涇、渭、伊、雒諸水。皆入其中。又經徐州至淮安與淮水合。當其壅淤。則數丈之渠一夕而成平地。及其潰決。則數千里之堤一瞬而成洪流。湍激洶湧。比渾河不啻十倍。先朝時決時塞。皆命重臣經理而後成功。未有數十年無事者也。今之治河者。爲鳳泗祖陵。則防其西侵。爲漕糧運道。則防其北徙。爲淮安數百萬生命。則防其南決。故功力鉅而責任難。未有不得人而成功者也。皇上得人之諭。於治河要務一言蔽之。第臣等雖奉德音。而在廷及河道諸臣。或未能仰體。欲乞特降明旨。轉諭河臣。俾曉然知皇上憂勤之意。而從事河渠者。且惕然有夙夜奉公之心矣。報曰、朕聞黃河衝決。爲害不常，欲觀渾河。以知水勢。昨見河流洶湧。應知黃河經理。倍宜加愼。河道官應行文知會。務一勞永逸。勿以勞民傷財爲故事。至選用務要得人。吏工二部知之。（明神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運河水

萬歷十六年.都給事中常居敬上查理沁衛二河疏云.牌行該道看得此番行查.係奉欽依.事體重大.駁行二府掌印官行令劉薛二同知、及會委臨河汲新河武等七縣各掌印官勘議.俱親詣沁衛二河踏勘間.當據汲新輝獲等縣社里老等告稱.衛河發源在於輝縣蘇門山下.其水陡峻.通流灌田.不過步須.並無淤阻.其沁水河身寬一里有餘.衛水河身寬不過三四丈.先年曾遭沁水衝開木欒店蓮花池堤口.附近地方.俱受渰沒.且流入獲新二縣.城門用土屯塞.漂流民舍.渰沒民田一百二十餘里.衛輝府關廂巷口行舟.衝倒民房八千餘間.壓死男婦陳可立等百十餘口等情.各具告到官.會看得引沁入衛.固殺黃河之流.且濟運道之便.但恐沁水本大.若一入衛河.二水合流.勢必滔害.不惟各縣民居民田.深有可虞.況潞府新建.方將高其堤.預其防.惟恐不固.而敢引沁以貽不測之患.等因到府.又准本府同知劉應聘會同衛輝府同知薛應麟關稱.各親詣衛河源頭.踏勘得衛水流清土堅.原無淤阻.雖有軍民水田.蓋爲水由地行.故乘勢以資其灌溉.非敢阻塞以專其利也.前此雨暘時若.源泉不枯.河水盈溢.漕舟無滯.年來亢旱.泉源不流.而漳河以下諸水.亦俱淺澀.因此衛流愈覺細微.此議者

不得不歸咎於居民灌田。至於引沁入衛。謂於漕河有濟也。但查沁水原無支流可以通衛。今欲因衛決之道而遂挽之以入衛。則目前似足以助衛濟漕。而將來水緩沙停。其終必致淤塞。則旣見其利。而又思其害。是不可不為深長慮也。等因。會關到府。尤恐不的。隨該本府知府趙以康。會同衛輝府知府周思宸。親詣前項河口逐一踏勘。會看得衛水枯澀。併沁於衛。則衛水大而漕舟可行。豈不曰運道有所裨益哉。但衛小沁大。則其勢難容。衛清沁濁。則末流必淤。如先年沁河一決。而臨清東昌等處。遂至淤塞。徵之往事。竊恐不減黃河之害。而又增運道之梗。斯時歸咎。誰其任之。且沁衛地勢高下殊縣。必須創開河身。沿河築堤。此其費地費工。固為不貲。而伏秋水漲。横流滔天。則生靈城池。不可不為之計也。此皆前人已有成說。利害較然。如曰姑舍是。而輕試以建非常之功。非職等之所敢擅議也。至若引水灌田。誠當禁止。但末流之微細。實起於源頭之枯竭。卽今三年亢旱。泉源幾至不流。有如昨歲。運道阻澀。漕院差官。守視衛源。盡導上流。而管河道亦駐劄輝縣。親至泉所。禁之非不嚴也。斯時田禾日稿。而衛水不增。則其故仍不係於淤阻也。惟是漕運重務。係關匪細。合無以後水源有餘。則從民之便。而不妨與民同利亦可也。如水源不足。則禁其引灌。而專以濟漕等情。該臣會同巡撫衷貞吉、巡按王世揚。議得古今論治水者。孰不曰順水之性。行所無事哉。然而地當中土。勢有重輕。利害所關。又非可以嘗試而漫為者。沁河發源西晉。經帶河內。沛然東下。勢若建瓴。惟至武陟城東。復折而南。與黃河會流。

以故昨秋瀑漲．束隘難行．遂致潰溢．直衝木欒店．決蓮花口．滔滔東注．則引沁通衞．其勢良便也．但細查衞輝府治地旣卑下．河復狹隘．狂流灌注．容受爲難．卽今獲嘉已成巨浸．新鄉亦若浮盂．該府城垣．去河不遠．衞決之患．殊爲可虞．況今藩封新建．關係尤重．昔人所謂不與水爭利者．誠有不得而槪論者矣．且沁水沙多善淤．一入漕渠．淤墊閘座．昔有左驗．恐利未得而害且隨之也．旣經道府勘議明悉．又該臣等親閱相同．仍應堅築堤墻．寬闊河身．務使南行無滯．庶爲長策．至於漳衞上源．據稱天旱泉微．誠有之矣．但民間灌溉．壅遏泉流．致妨運道．合行該道將一應私墻悉行拆毀．如遇雨少泉微．盡令導入漕渠．以濟糧艘．河北分巡道．仍不時周行巡察禁治．如有阻撓．許巡漕御史拿究．如是則沁不得以病衞．衞又得以濟漕．其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已略見實錄．再書其全疏於此．）

又查理河漕疏云．照得國家定鼎燕京．歲輸漕糧四百萬石．運艘涉江淮．經徐邳．入運河．抵京師．濟寧以北．必資汶洸泗沂諸水．而徐邳以南．必資淮黃二水．濟之俱會淮安外河．掠草灣．歷雲梯關入海．北高南下．勢若建瓴．淮弱黃強．時有衝阻．弘正以前．姑不必論．嘉靖末年．河道日益多故．歸德而下．丁家等口．忽然衝塞．黃水不從小浮橋故道達徐．初徙於溜溝．再徙於秦溝．三徙於濁河口．於茶城相近．全河逆行．至嘉靖四十四年．徐邳一帶瀰漫．不辨州里．該先任尚書朱衡．改建南陽新河．運道復通．自老黃河故道旣失．雲梯海口未疏．隆慶年間．河決於崔鎭．淮決於高堰、寶應、興鹽等州縣．遂成巨浸．水泛沙停．轉運甚艱．至萬歷六年．先

任右都御史潘季馴創築遙堤。盡塞諸決。束水歸海。使由故道。民獲安堵。漕得順利。已逾八年。其功昭昭在人耳目。惟是支河既塞。海沙尙高一帶。河身日漸淤墊。決塞之患。比歲稍多。在淮安上流不分全河直衝范家、天妃等口。通濟、福興諸閘。歲苦衝淤。王公堤屏蔽淸浦。歲遭二瀆嚙射。隨修隨圮。勞費不貲。在徐州下流不分。黃水倒灌。古洪、內華諸閘。淤塞日久。今幸極力挑通。萬一黃河暴漲。不免復淤。阻滯運道。關係不小。高寶一帶由淮引黃。河渠日高。雖有河堤越河。足避風濤。然邵伯寶應二堤。尙未包砌。土堤單薄。巨浪乘風。傾潰可慮。善後之計。不可不圖。謹將淮揚應議應舉工程。款列開呈等因到臣。臣先同劉懷恕等。自上而下。由豐沛經徐邳。以至桃淸。復同侍郎舒應龍等。自下而上。由淸浦以至古洪梁境一帶。或艤舟閱視。或登陸荒度。看得豐縣田劉口河勢。掃灣原有縷堤。坍入河中。新築月堤一道。堪以防禦。郭家灣、匙頭灣、栲栳灣等處。雖係迎溜。見今修築埽壩。亦無大害。徐邳自桃源五百餘里。河身就下。河岸甚高。遙縷二堤。俱無衝決。歸仁集、高家堰、范家口。續修石工。俱各堅厚。寶應越河。運艘甚便。惟古洪河口去秋濁河倒灌。今雖挑通。尙屬可虞。淸江浦一帶。運河與黃河僅隔丈餘。王公堤二百九十丈。二瀆南徙。衝刷日甚。堤懸一線。勢甚危急。至於高寶西堤、邵伯石堤、俱屬要害。委不容已。一一查閱明白。議照我國家輓漕東南。全賴河渠。古洪以北。必資汶泗諸水。徐邳以南。悉藉淮黃二瀆。河雖不同。利害相因。故理漕必先於理河。治黃卽所以治漕。誠不可一日不講也。然徐州以上之河。恐其

潰而入。有衝決之患。徐州以下之河。恐其潰而出。有漫散之虞。審水性之順逆。酌時勢之緩急。要非可以執一而論者。往無論矣。嘉靖初年。河漸北徙。濟寧魯橋以下。河道淤塡。至嘉靖十三年。該副都御史劉天和。挑濬河身。復修閘座。四十四年。河決沛縣。舊河淤塞。該工部尚書朱衡開通南陽至留城新河。徐邳以上河道賴之。隆慶以來。黃河決崔鎮等口。淮河決高堰等處。二瀆漫流。水緩沙淤。運道艱阻。該右都御史潘季馴創築遙堤。盡塞諸決。兩河復合。沙刷水深。運道民生。均有裨益。徐邳以下河道賴之。雖先後河臣經略良畫。尚不止此。此其功之最著者也。惟自萬歷十四年以來。清河以下。一決范家口。而全河幾奪。一決天妃壩。而福興漸淤。徐州以上。濁河灌注。古洪阻塞。要害之地。委屬可虞。然則有思患預防之心者。安得不為補偏救弊之謀哉。但據稱上源小浮橋之路久塞。故道當復也。支河當開也。下流之老黃河難復、三壩當拆也。草灣當濬也。此其計慮甚周。而用心良勤矣。臣等隨處查勘。虛心商度。故不敢曲狥以苟同。亦豈敢有心以求異。然而勢當酌其所急。功必期其可成。苟或心思雖竭。而經理實乖。議論雖多。而治效則鮮。於河道終無補也。今據司道會詳。臣等復加酌議。謹將應舉應停工程事宜。款列分別上請。其當行者。雖無新奇之見。而實切於事機。其當止者。雖嫌意見之殊。而實採之輿論。河漕重務。彼此何心。要皆求以便國計。謹題請旨。（條上一十四款。略見實錄。）　又疏云。照得國計莫重於漕。漕河必資乎水利。我成祖文皇帝定鼎燕薊。輓漕東南。自徐邳以北。臨清以南。千有餘里。全賴汶泗沂洸

諸泉之水。以濟運道。雖祖元人會通遺意。然壩戴村遏汶流。分濟南北。則尙書宋禮用老人白英之議也。其間設官立法。建閘築壩。至精至備。二百年來。運道其永賴矣。第泉源雜於沙礫。則湮塞甚易。湖地侵於豪右。則淸復爲難。至於事權聞多牽制。法制廢於因循。兼之天時久旱。地脈漸微。運艘經行。不無遲滯。乘時經理。委不容緩。玆者上廑聖懷。特申聖旨。臣等周行河上。逐一查勘。博采羣策。列爲八事。雖率循不外於舊章。而經畫似關乎要務。謹題請旨。

一濬泉源。以資灌注。查得會通河南北千里。盡賴十八州縣百八十餘泉之流。分爲五派。至於新泰、萊蕪、平陰、汶上、蒙陰、寧陽等九州縣。入南旺者。爲分水派。泗水曲阜等四縣。入濟寧者。爲天井派。其功最大。其所需尤甚切也。夫藉泉以資運。則涓滴當惜。必使源流充溢。庶於漕渠有濟。若養身者。氣血周流無滯。始無壅閼之患也。乃平昔之疏濬既疎。天時之亢旱又久。是以泉政多弛。通流無幾。近據管濟寧道按察使曹子朝。分守濟南道參政呂坤、新濬出泰安州謝過城等六泉。新泰縣劉官莊等五泉。萊蕪縣韓家莊等五泉、東平州源頭泉一處、曲阜縣新跑泉一處、發源頗盛。導入汶河。堪以接濟。則自此之外。安知無湮沒於沙礫。而散漫於草莽者乎。但濬泉雖易。治汶實難。蓋河廣沙深。屈曲之流不足以潤久渴之吻。臣等親見龍灣等泉。源源而來。至汶則一吸而盡。猶無泉也。又必督令撈淺等夫。擇其積沙淤漫者。濬爲河泓。俾深五尺。闊一丈。則水得所歸。而趨壑亦易矣。然各泉坐落各府州縣。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三四百里。管泉分司。豈能遍歷。近奉聖旨。

各分守道兼管。已爲得策矣。臣以爲仍當責成各州縣掌印官督率夫老。不時疏濬。每年終分守道會同管泉分司。將各官新泉。搜出若干。舊泉廢棄若干。類報總河衙門。分別獎戒。庶人心有所警惕。而泉流足濟運道矣。一復湖地以預瀦蓄。查得山東泉源。有時微細。故設諸湖積水。以濟飛輓。盜決有禁。占種有禁。誠重之也。乃今則不然。南旺、安山、蜀山、馬場等湖。始因歲旱水涸。地屬閒曠。當事者召人佃種。徵租取息。以補魚滕兩縣之賦。於是諸河之地。平爲禾黍之場。甚至奸民壅水自利。私塞斗門。復倡爲湖低河高之說。申禁非不嚴。而占怪若故矣。除安山湖批查未報外。今勘得南旺湖周圍九十三里。計地二千七百頃。原有斗門一十四座。止存關家大閘常明口二處。其餘邢通口、孫強口等十二處。俱已湮塞。合行修復。本湖東邊高阜地。量留護岸一里。共計一百六十二頃。南北留護岸地半里。共計一百一十六頃一十畝。令原主佃種納課。其餘專備蓄水。仍築子堤一道。以爲封界。湖內北高南低。應於中亘築長堤一道。自吳家巷天字號起。至黃家寺止。長一十四里。根闊一丈五尺。頂闊八尺。高八尺。界爲二區。寺前鋪、張住口建斗門一座。以便上下接濟。馬踏湖周圍三十四里零二百八十步。計地四百一十餘頃。俱應退出還官。其東北空缺處。長十里零二百四十步。應築土堤一道。約束湖水。不使洩漏。西岸原有王岩口滾水石壩。年久淤沒。合行修復。蜀山湖周圍六十五里零一百二十步。計地一千八百九十餘頃。除宋尚書香火地六頃。幷高亢地八頃五十三畝。照舊令民佃種納租外。其餘地一千八

百七十五頃四十六畝二分。俱築堤蓄水。東岸季泰口閘以下十五里。原有馮家滾水大壩。相應修復。馬場湖周圍四十里零三分。內高阜地九十三頃二畝。先年召種納課。抵補魚滕縣糧。今查前項補足。責令退業還官。幷低窪地六百四十頃四十二畝九分。俱築堤蓄水。內有安居斗門三座。合行修復。至各湖占種麥田。法應追奪。但念年荒民貧。且成業已久。收成將近。候麥熟之日。令其芟刈。照地退還。以上各湖應修復。斗門閘壩堤岸工料人夫等項細數册報外。通共該銀四千七百一十七兩七錢。於兗州府庫河道銀內動支。修完。於湖口豎立大石。明註界址斗門。以杜侵占。如是庶法紀明而漕河永有賴矣。

一築坎河以防滲漏。查得汶合諸泉之水西流。抵南旺。分注南北。以成漕而濟運。故汶畜則漕盈。汶洩則漕涸。夏秋之間。水固有餘。冬春之後。不可使有涓滴他適明矣。乃戴村以上。有坎河口西趨鹽河。爲入海故道。沛然就下。勢若建瓴。先年總河侍郎萬恭堆集石灘。蓋謂溢則縱之。平則留之。意甚善也。但時久灘廢。非不歲有修築。而沙堤一線。亂石數堆。其走洩甚易矣。萬一泉河盡趨。則運道之涸可立而待。豈得爲完計哉。臣等督同管河同知陳昌言、東平州判官張汝棨等。會估得本口應修滾水石壩一座。計長六十丈。面闊一丈。底闊一丈五尺。深入土四尺。出土三尺。幷鴈翅細石及椿木鐵灰工食等項。除細數册報外。通共計銀八千一百六十七兩四錢。一面辦料興工。水溢、則由頂以上任其宣洩。水落、則由壩以內盡資實用。且以免鹽徒盜決之弊也。汶其有全利乎。或者以地多沙磧。恐築之不

堅。不知石灘之外。原有老土。石墻不高。入土已深。其勢自固。且汶河隨漲隨消。終非黃河比也。又何衝決之患耶。如是則一勞永逸。而歲歲補石之費亦可免矣。　一建閘座。以便節宣。夫漕河之水。名曰無源。蓋謂其出有限。而其流無窮。所以撙節積蓄。俾盈科而進。全有賴於諸閘也。故地有高下。則閘有疎密。要之勢相聯絡。庶幾便於啓閉。惟濟寧寺前鋪閘至天井閘。則延長七十里。東昌通濟橋閘至梁家鄉閘。則延長五十里。閘啓水洩。積蓄爲難。司河者每當糧運盛行之時。排木堵水。名爲活閘。苟且一時。終非久計。甚至各幫運軍船。一經過捧土築壩。流入河中。愈成灘淺。運艘正行。不便挑濬。無惑乎舟行之艱也。合於二處適中之所。南則鉅野縣火頭灣地方建閘一座。名曰通濟。北則博平縣梭堤集地方建閘一座。名曰永通。俱照各閘事規啓閉濟運。除各匠役工食候工完扣算外。每閘估計粗細石料并木椿鐵麻船隻等項。各該銀三千九十五兩八錢九分五厘。於東兗二府河道銀內動支。每閘閘夫三十名。溜夫五十名。即於各縣停役夫內撥用。如是則關束有具。節宣得宜。水利有所停蓄。而運艘不致淺閣矣。　一設閘官。以肅漕規。國家之設官也。有似大而實冗者。裁之爲宜。有似小而實切者。增之爲便。查得運河一帶閘座。每閘設官一員。統領夫役。蓋啓閉有人。責成良便。頃緣新河告成。棗林上下水平。閘面不行啓閉。遂將棗林閘官裁而不設。間付之南陽閘官兼理之。邇來天時久旱。河流細微。木閘水淺。啓閉爲急。倘可以南陽之官攝之乎。夫一啓南陽。一閉棗林。互相關闢。勢如呼吸。一不得人。直瀉

而盡矣.近且無官.付之一二閘夫之手.在官船則莫敢誰何.在民船則大爲簸弄.既以病商.復以弊運.以故漕舟至此.殊費牽輓.而往來者亦稱不便也.不知閘官雖卑.職掌猶在.且廩俸無多.國家亦何惜此五斗.而令河道要害之地爲無人之境哉.合於棗林.并新添二閘.各設官一員.俾司閘務.庶職守得人.而漕規不廢矣.　一給關防.以重事權.國家之事.莫重於河漕.故於泉閘特設部臣經理之.所以重委任而專責成也.各管河郎中.俱奉有敕印.是以文移稱便.惟南旺管泉主事.其設已久.關防未給.因循至今.夫管泉管閘.先年曾以二人理之.今并責之一官.其任亦重矣.督理乎十六州縣之泉.而相隔數百里之遠.止以空白文移臨之.卽旁午載道.鮮不以弁髦視河臣.欲其昭法守而一衆志也難矣.且糧船過閘.例應十日一報.漕撫衙門相隔千里.無關防則驛遞不行.事多掣肘.殊非一端.夫以一閘官之微.尚有條記關防.何獨於部臣而反靳之也.至於漕河黃河二同知.職守既專.責任亦重.凡工程之勤惰.錢糧之出入.咸賴稽察.事緒孔棘.弊竇易生.使少失於防閑.未免稽遲河務.近見邸報楊村管河通判.已奉明旨給與關防.則兗州府管河同知事體相同.合無將管河主事并兩河同知均賜鑄給.庶文移便而事權重矣.　一嚴築壩.以便挑濬.照得汶水入湖.接濟運道.每歲寒冱之時.遂將河口築壩.合流分洩.蜀山、馬踏等湖.候來春冰泮之日.開壩受水.是冬則以河之水匯於湖.春則以湖之水濟於河.故南旺、臨清一帶.因得乘時挑濬.不致淤淺.法至善也.除隔歲大挑.已奉有欽定期限外.其餘每年

當天氣漸寒。正宜築壩絕流也。而往來船隻。力以緩築為請。多方阻撓。甚至十一月中尚不得築者。不知天寒冰合。乃驅荷鍤之夫裸體跣足。鑿冰施工。其將能乎。及寒冰初解。正宜固封蓄水也。則又以速啓為請。百計催促。至有正月初旬放水行舟者。不知隔歲之水。所蓄無幾。三春無雨。則運艘方至。又將何以濟之乎。法制未明。事體掣肘。管河官徒茹苦而不敢言也。合無請賜明旨。除大挑年分外。每年定以十月十五日築壩絕流。至次年二月初一日開壩行舟。勢豪船隻不得橫擾。該管官員不許阿狥。違者聽督撫衙門參究。大書刊石於南旺板閘二處。以便觀覽。如是則明旨森嚴。人心惕怵。不但便於挑河。亦且足以蓄水。一舉而兩得之矣。　一復夫役以備修防。山東河道。淺深不一。而汶河衝發。淤塞為多。各項夫役。俱不可缺。查得兗州府屬。如汶上、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南陽、利建等處。原額設撈淺、淺鋪、堤夫名數不等。共計二千四百五十二名。後因河流稍順。遂裁減一千一百三十三名。扣銀入官。以備支用。止存見役夫一千三百一十九名。不知扣存有節省之名。而雇募起無窮之弊。一時河道淤淺。調度徵發為難。工之弛廢久矣。今議於汶上縣量復撈淺夫七十四名。淺鋪夫三十名。鉅野嘉祥二縣量復撈淺夫三十八名。淺鋪夫五名。濟寧衛量復撈淺夫一十一名。濟寧州量復撈淺夫三十二名。淺鋪夫十二名。魚臺縣量復撈淺夫十名。淺鋪夫二十名。南陽利建量復堤夫八名。東平州量復泉夫二十名。東昌府通濟橋閘量添閘夫十名。庶挑河濬泉不致乏人矣。然猶民之包攬。肆意安閒。管工之代替。

任情隱射。甚至逃故不報。占恡私意。種種情弊。雖增猶弗增也。合行管河同知陳昌言、通判王忠、逐一汰選。嚴加稽覈。庶工役得有實濟。而河防不致稽遲矣。部覆奉旨依議行。（實錄止載款目。故於此備錄之。）又清復湖地疏云。查得安山一湖。周圍共一百里。其間東北自通湖閘起。至西北焦天祿莊止。計長十三里。自焦天祿庄起。至西南王禹庄止。計長七里零。自王禹庄起。至東南青孤堆止。計長九里零。自青孤堆起。至通湖閘止。計長七里零。周圍共計三十八里。此係水櫃。堪以積水者也。但湖形如盆碟。高下不甚相懸。水積於中原。無堤岸、東南風急。則流入西北燥地。西北風急。則流入東南燥地。未及濟運。消耗過半。且自許民佃種以來。百里湖地。盡成麥田。先年總理河道傅都御史履畝分析。除徵租銀二千六百五十三兩。歲派魚滕二縣秋糧外。其低窪處所封為水櫃。法非不善。但統籠無界。禁例不嚴。民情無厭。漸至今日。殆無曠土矣。為今之計。應將水櫃三十八里築一高堤。堤以外照舊佃種徵銀。堤以內挑深蓄水。管河通判等官。不時巡歷。庶堤界既明。人無盜種之弊矣。至於安山閘邊。原無通濟積水二閘。不便出水。訪得萬曆九年。有金把總曾於八里灣掘溝放水。人甚稱便。至今形迹猶存。應於此處建閘一座。又西北地名似蛇溝。其地更低。水勢散漫。應於此處亦建閘一座。庶於舊閘入者。於新閘出。蓄洩得宜。漕河有賴矣。等因。臣等會議得設湖蓄水。本漕政之良規。清湖濟漕。實治河之要務。自南旺而下四百餘里。始達衛河。其間全賴安山一湖。積水濟運。所係之重何如也。惟自召佃之弊政一行。而豪民之侵占無

已變沮洳爲膏腴．視官湖爲己業．日侵月削．久假不歸．寸土無遺．殊可痛恨．卽今久旱河淺．百計疏濬．如抱漏卮沃焦釜．傍徨無策．皆緣水櫃未復之故也．及今則淸湖蓄水．眞若蓄艾．豈非第一議哉．侵盜奸民．本應盡法重究．概奪還官．亦不爲過．但私相授受．其來已久．展轉耕佃．已非一人．且四外高亢之地．不便瀦蓄．終成曠廢．據勘將少窪之地三十八里．周圍築堤．封爲水櫃．既可以免滲漏易竭之患．又可以杜強梁無厭之謀．似亦計之得也．外八里灣．似蛇溝二處．便於放水．委應建立閘座．其築堤建閘之費．初據各官議將盜種湖麥．刈半入官．以爲工料之需．但恐饑民乘機起釁．且非大公之體．仍聽本主收割．前項經費．相應動支河道銀兩．應用淸理之後．大豎石碑．明立文册．又必嚴盜決之禁．定巡視之法．如是則一勞永逸．而國朝水櫃之良規．庶幾可復矣．濟運通漕．豈曰小補之哉．謹題請旨發部議覆．奉旨．這湖地依議築堤．仍畫定界限．永遠遵守．如有侵占盜決等弊．照前旨着實參治．其各處泉湖蓄水濟運的．都着一體查淸整理．河防一覽．

是年．都給事中常居敬題准增修鎭口閘一座．先是山東汶泗淸流．勢必假道茶城．出口會黃．自隆慶四年至萬歷十一年．每爲黃流倒灌．稽阻重運．漕撫尙書凌雲翼議改濬河於古洪出口．建內華、古洪二閘．遞爲啓閉．以避黃淤．前年黃水大發．河與閘平．淤塞甚遠．挑濬稱難．至是居敬請建前閘．去河僅八十丈．以行糧運．自開洳後．預行挑濬．專備回空．南河全考．

是年開諸閘月河板閘、清江、福興、通濟、新莊各閘．上隔黃河倒灌之患．下便節宣之勢．近來黃強淮弱．五壩不通．閘座不閉．以致泥沙內侵．伏秋水溜漕舟．上閘難若登天．每舟用縴夫三四百人．猶不能過．用力急則斷纜沈舟．故是年於各閘旁．俱開月河一道．避險就平．以便漕輓．淮安府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十七年三月甲子．工部言運河水源淺澀．全賴南旺、蜀山、馬場等湖蓄水接濟．嘉靖間．兵部侍郎王以旂築大堤封為水櫃．年久圮廢．往年科臣常居敬踏勘．議於南旺湖築長堤．蜀山、馬場湖各築子堤．今總理河臣潘季馴言水勢瀰漫．長堤子堤俱在湖心．難以施工．宜將嘉靖年間舊堤培築高厚．其納水處所不便築堤．仍密栽柳樹以為封界．報可． 五月己未．詔修守清江浦運道． 七月丙辰．南京禮科給事中朱維藩言南京內城三山門直瀕江流．舟船如織．而今已湮塞．各府倉糧悉由水道用進．今盡失其舊．舍舟而徒．費不可言．臣以為在倉糧則宜會計其數．凡支幾年少則分投督催．又不敷則於豐足處收糴．在河渠則由城外以達城隅．責成所司作速挑浚．章下戶工二部議覆．各府未完米糧．除現災緩徵外．餘嚴督徵解．工覆．河渠淤塞．責成都水司及應天府水利官查勘設處。俱允． 八月己卯．漕運總督舒應龍等條議漕務五事．一渡江限期．下江．浙江原有挑河銀一萬兩．今則什不及一．以致松蘇一帶裹河淺涸．宜每歲秋盡築壩之時．盡行疏導．使漕艘得以及期渡江．一遠船起剝．糧船赴北．向以張家灣為住泊起剝之地．至隆慶四年．議由通惠河至石壩．請自今到灣．悉聽雇船起剝．部議覆從之． 十一

月辛酉。巡撫應天右副都御史周繼言。上海縣李家浜、老鸛嘴築塘包石。以捍海水不可已。武進縣橫林等處。淤淺已甚。運河泥底盡露。築濬之功不可緩。據所用工費在築海塘。計該銀八萬兩。在開運河。該銀六萬兩。乞於南京帑銀內給發。責令趁時興工。工部覆。內外匱乏。大工並舉。恐非所宜。南京帑題發已四十萬兩。亦難再請。合候水利工完。漸次舉行。漕河果係淤塞。應行挑濬。即於河道漕運衙門修河正項銀兩動支。報可。明神宗實錄。

是年總河都御史潘季馴修建邵伯湖石堤一道。長一千二百八十丈。補舊石堤六百十三丈。南河全考。

是年築西土堤寶應縣之西十餘里。有白馬湖。於湖之東築八淺石堤。長八十五丈六尺。又兼漕水旁潰。入寶應湖以致流緩沙停。自黃浦至三官廟之西。築西土堤長三千六百三十五丈。東水由漕。以省挑浚之費。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歷十八年七月庚申。以南京河渠工完。敍有功員役。侍郞張櫃等陞賞有差。仍詔以其餘銀歲修河渠。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十九年三月乙巳。總理河道潘季馴議以鎭口閘去河甚近。雖淤易爲疏通。宜照舊道挑濬。科臣復稱引衆議。欲開月河以分水勢。通蘇洵湖以導積水。部覆。上命河漕等衙門勘議妥當。具奏。　閏三月己丑。兵部題右都御史潘季馴議稱。漕河自溜溝至姜家橋一帶堤岸。係運舟牽挽必經之地。因在

湖中屢遭風浪衝塌。宜用石包砌。每三里留水門一道。計用銀九千四百四十兩。於歲修幷輕賫米銀內動支。著如議行。　七月丁卯。鎮口一閘遇挑濬時。糧艘民船停留數日。巡漕御史賈名儒請將本閘之東有新開支河處。再開一口。建閘三座。名為東鎮閘。與西閘遞相啓閉。使挑濬行舟。各不相礙。其工費取辦歲修銀內。乞作速勘議。　十一月癸亥。工部題河道都御史潘季馴條議。前四條分入黃淮二河。一浚河湖。以利漕渠。言自夏鎮閘迤南。起經李家口等處。挑開裏河一道。計七十餘里。從滿家閘西築攔河一壩。使汶泗上源之水盡歸新挑河。不得洩入諸河。以致勢分力弱。又於李家口設減水閘。以洩沛縣積水。將仍舊議新砌湖邊石堤移建東岸。以當風浪。則新河既可隔絕湖水。砌石又可捍禦河堤。於運道民生所利非淺。但功費浩大。合依所議。備行淮揚撫按官查勘。另行題請。著依擬行。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九月乙酉。工部覆總河舒應龍、漕撫陳于陛、勘河張貞觀、按臣曹楷、王明會題。先年議闢鹽河海口。洩湖水固運堤。分為東西北三工。今東工告竣。北工有緒。惟南工錢糧缺乏未舉。而東工尚當濬港開支。北工改挑取直。南工開新河。浚舊河。通計工費一萬五千八百。議動運司挑河等銀。及先復江都三塘。以驗灌溉。乞行總河督撫科院諸臣照限興工。報完。詔可。　十月丁亥。兵部覆議。給事中張貞觀言淮揚運堤咽喉。徐邳則繇海入江之徑道。宜再募士兵一千。合瓜儀等兵。增一參將。專駐揚州。再於徐邳募士兵一千五百。量與各衛軍丁訓練。以備調發。報可。明神宗實錄。

或有問於馴曰．清江浦一線之堤．廣者不過三四十丈．窄者僅二十餘丈．兩河掃汕．能無慮乎．馴應之曰．陳平江開鑿清江浦一帶．通河濟運．所留堤址．原只如此．問者曰．何以徵之．馴曰．不觀車盤五壩乎．五壩去河僅二十餘丈．進船水溝．每爲濁流所淤．常事撈濬．如更廣也．何以能車盤也．今河由草灣、清江浦、淤沙、稍遠．船遂不能進矣．此正陳平江之妙用也．又不觀之惠濟祠前之石堤乎．乃宣德年間之所築也．其廣亦不滿二十丈．此古跡也．豈亦剝削而然哉．且各處遙縷堤面廣不過二丈餘．尚欲特以爲固．矧於二十丈者．乃云不能守乎．若每歲埽護之工．及磯觜壩之築．則不可少耳．　或有問於馴曰．泇河膠河．與海運之議何如．馴應之曰．二河之不可成．備載勘議諸臣之疏．一覽自悉．然馴之意則謂不當辨其可成與否也．假令膠泇告成．海運無阻．將置黃淮於不治乎．亦將併治之也．夫治河之策．莫難於我朝．而亦莫善於我朝．蓋自宋元以前．惟欲避河之害而已．故賈讓不與河爭之說爲上策．自永樂以後．由淮及徐．藉河資運．欲不與之爭得乎．此之謂難．然以治河之工而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以一歲不通．則河不可以一歲不治．一舉兩得．乃所以爲善也．故宋元以前．黃河或北或南．曾無寧歲．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餘年．此兼漕之利也．今欲別尋一道．遂置兩河於不治．則堯舜之時．泛濫於中國者此河也．縱使漕艘無阻．民可得而食乎．況膠河去河尚遠．若泇河必從直河沂河等處出口．復與黃合．而中段相隔之地．近者僅三四里．每歲水漲．勢必漫入．可不治乎．如欲併治．則張官置吏．設夫備料．歲

費不貲。一之不支。其可再乎。至於海運之說。尤爲支漫。往歲已有明鑑。不必瀆陳。卷查萬曆五年十二月內節奉聖旨。近來河淮爲患。民不安居。朕何嘗一日不以爲念。先年以運道梗塞。不惜重費。欲別求一道以利轉漕。乃議者謂治河卽所以通漕。遂降旨專責當事諸臣。著一意治河。欽此。大哉王言。可爲萬世蓍蔡。馴又何容復贅。問者曰。夏鎮新河。非別尋一道乎。馴曰。此河僅於閘河中直截一段。至留城仍歸原河。出茶城。（卽今鎮口。）仍與黃會。此與三汊舊河無異。特欲避卑就高。非棄黃河於不治也。治河者審之。

或有問於馴曰。濬睢河以爲通運。旁行一道。且可殺河流也。其說何如。馴應之曰。考之括地志云。睢水首受浚儀縣浪蕩渠水。東經取慮縣。入泗。過沛。浚儀、取慮二縣。皆隸河南。漕河圖志云。宿遷縣小河。在本縣東南十里。源自開封府。黃河來流。經歸德州、虹縣、宿州。至睢寧縣東南流六十餘里。至小河口以入漕河。蓋括地志所載。乃黃河入北海之時。故止云睢水。而不及黃河。漕河圖志所載。乃黃河南徙之後。故直指黃河來流也。淮安志云。小河在宿遷東南十里。以其淺狹。故名。查得弘治六年。侍郎白昂曾導水自歸德小壩地方。經睢寧。至宿遷小河口入漕河。比因河決河南之金龍口。衝張秋。勢甚危急。故濬此河以殺水勢耳。然不久遂淤。蓋河不兩行。徐邳之河與小河。必無並行者。今自徐溪口迤北。直至永城縣一帶。俱成平陸。復之亦頗不難。但恐此河一開。則徐邳必塞。若徐邳不塞。則此河必復爲平陸。且均一濁流也。在徐邳大河則淤。在新復之小河則不淤。恐無是理也。況小河口而南至清河

縣。尚有二百三十餘里。假如近歲河決。崔鎮桃清爲塞。不知南來運艘。將從何路達睢河也。問者曰。止濬雙溝永涸湖一帶。使艘從九里溝出小浮橋。倘徐邳正河淤塞。此不通而彼通。可無阻也。馴曰。此河原甚淺狹。且湖水常盈。濬工難施。若正河淤塞。黃水盡從此河。則泛濫無歸。非特牽挽無路。而經行於樹樁基礎之間。必致觸敗。與由決何異也。若正河不塞。而此河僅分支流。則徑由正河可也。何必去平就險爲哉。　或有問於馴曰。改沁入衛。以殺黃河之勢。何如。馴應之曰。黃可殺也。衛不可益也。移此與彼不可也。衛漳暴漲。元魏二縣田地。每被渰浸。民已不堪。況可益以沁乎。且衛水固濁。而沁水尤甚。以濁益濁。臨德一帶必至湮塞不可也。又問水集有引沁至長垣界、經張秋、出永通閘、入運、濟旱語。亦未知沁之濁也。一溝之渠。寧能當此濁流乎。沁可引。黃亦可引矣。　或有問於馴曰。五塘蓄水。濟運先年設有隄閘。今皆圮矣。可不復舉乎。馴應之曰。馴初至之時。亦嘗銳意求復。反覆行勘。查得小新塘與雷公上下二塘相接。西去揚州郡城十餘里。水由淮子河入漕河。句城塘西去揚郡幾三十里。水徑奔儀眞由響水閘出江。四塘皆隸江都縣。唐長史李襲譽所築也。陳公塘隸儀眞縣。其水亦奔響水閘出江漢、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也。句城、陳公二塘。地形高阜。水俱無源。惟藉雨積。小新上下雷三塘。受觀音閣後、及上方寺後、并本地高田所下之水。而局面窄小。蓄水無多。故漢唐二臣築塘積水。以爲溉田之計。非以資運也。今若慮漕渠淺涸。借此水以濟之。則應任其直下。不宜築塘以障其流。且冬春運河水淺。

彼先涸矣。若廬湖水漲漫。借此塘以障之。則諸水皆從揚儀徑奔出江。與諸湖了不干涉也。如欲復前人之故業。蓄水以溉高亢之田。於民未必無益。但民間承佃爲田。輸價不貲。歲納之課亦不貲。必須盡行償貸。築堤建閘。費尤不貲。必須大爲處分。刻田高之民欲積。田窪之民欲洩。築堤建閘之後。盜決者多。必須添設官夫防守。當此勞費之後。災傷之餘。種種難於措辦。故馴謂其是尚可緩也。（以上河議辯惑。）

諸湖堤岸見議加幫高厚。且多減水閘。尋常之水似可無虞矣。但或霪潦彌月。山水併發。則又不可不預爲之計也。查得沙壩并芒稻白塔二河。俱可洩水。當事者應慮私販鹽徒。潛通閒道。每每築壩斷流。殊不知欲禁舟航。何須築塞。得必密布樁柵。仍委白塔巡檢嚴防越渡船隻。瓜儀諸閘。一體開放。閘口攔以木柵。則湖水可洩。而鹽政稅課亦無妨矣。

寶應縣之西十餘里。有白馬湖。其當湖心而東。即所謂八淺堤也。往歲堤決。湖水奔逸。建瓴而下。舟楫過者少。遇西風輒沉溺不可救。其決處闊八十餘丈。深且二丈五六尺。而水勢湍急。莫可名狀。雖不惜費。寧能與水角力哉。屢築無功。覆轍可鑒也。乃議從湖心淺處。先築西堤一道。以捍其外。仍於河之南北截壩二道。暫令運艘越湖而行。堤壩成則八淺正決潴水不流。捧土而塞之矣。是築西堤者。乃所以塞東決也。但東決雖塞。西堤終不可棄。必須歲加修築。仍密種椿柳茭葦之類。使其能當濤浪。則東堤不守而自固矣。此當於冬初預行寶應縣掌印管河官料理可也。

寶應縣月河自黃浦至三官廟前。長二十里。水多旁潰入湖。是以流緩沙停。漸閼一帶淺

阻爲梗。今加築西土堤一道。長三千六百三十五丈。以東漕水。可省挑濬之費。須責夫看守。栽植茭柳。加意培護。歲修之工。可勿緩也。　河口諸閘之設。先臣平江伯陳瑄殊有深意。蓋節宣有度。則外河之水不得突入。運河之水不得盈漕。非惟清江板閘一帶堤岸易守。而寶應諸湖亦緩此一派急流矣。但啓閉之法。非嚴不可。如啓通濟閘。則福清二閘必不可啓。啓清江閘。則福通二閘必不可啓。啓福興閘。則清通二閘必不可啓。河水常平。船行自易。單日放進。雙日放出。滿漕方放。放後卽閉。時將入伏。卽於通濟閘外塡築軟壩。秋杪方啓。悉照先年舊規與近日題准事例行之。其於河道關係不小也。　舊通濟閘逼近外河。河形淺直。水勢洶湧。不便啓閉。而朱家口一帶堤岸尤爲難守。今移閘於甘羅城旁。改河於西南隅。而於舊閘內半里許築攔水大壩一道。置朱家口於度外。似爲得策矣。但大壩最爲喫緊。萬一傾圮。則新河與舊河之水併瀉入閘。勢必不支。每歲四月初。須專委一的當義民官撥夫十餘名量備樁草守之。毋忽毋忽。議者又謂從大壩迤東。兩頭直接泰山。築堤一道。僅三里許。則壩東與高堰七里墩迤北兩岸一帶堤岸俱不須守。而堤內之田皆可耕矣。冬涸之時。夫力稍暇。卽宜圖之。　江南丹徒丹陽一帶。河道原無水源。藉江爲源。潮長則開京口閘以放舟。潮落則下板以蓄水。倘若水涸舟膠。則丹徒閘亦係通江支河。放水可濟。潮水既落。車戽亦可。須臨時斟酌。申嚴啓閉。守閘者勿弛禁也。

徐北鎭口黃運交會之處。伏秋黃水大發時。多灌入本口。動至淤阻。原任中河郎中陳瑛挪建古洪

內華二閘。近該工科都給事中常題建鎭口一閘。如遇水發。下板謹閉。俟黃水消落。卽啓閘縱水外衝。而漕河無淤墊之患。啓一閉二。悉如淸江裏河事規與近日題奉明例行之。其鎭口閘外東西兩堤。原係挑河所積客土未堅。內水湧出。未免刷損。伏秋之前。密護椿笆。堤固則閘無虞矣。司閘者宜加愼焉。

鎭口古洪二閘以東多傍山麓。以西一望平曠。濁河經流。更無隄防。黃水出岸橫截。閘河腹心受病。故於塔山支河接築縷堤九百四十二丈。而牛角灣係茶城運河舊渠。又築壩一道。東接塔山。西接長堤。幾二里許。以遏黃流傍入。但壩地原係河身。下多積沙。創築卑薄。連歲失守。肘腋爲患。已於本壩之南自舊縷堤支將軍廟起。東接塔山。增築長隄七百餘丈。頗得重門禦暴之意。冬春之際。多加幫護。伏秋之時。晝夜防守。預辦椿草。以備不虞。夏鎭第一要害。宜殫心力。勿忽。　邳州東南六十里。原有直河以宣泄蒙沂諸山之水。近年因濁流倒灌。直河遂塞。諸山水俱迤邐由落馬湖經董陳二溝以出大河。水勢紆迴。則近邳田地常被淹浸。湖波淼瀰。則候風舟楫遲滯艱危。不特直河居民失市廛之利已也。昔已開復通行。而迤裏閻家集等口。乃原通落馬湖故道。復築長隄遏水。此堤之堅瑕。乃直河所視以通塞者。每歲仍須加高加厚。水發之時。嚴行防守。不令復出落馬湖。庶直河可保不淤也。奈何繼者失守。長隄復決。直河因之復塞矣。務須查做先年規制爲之。此與耿車時灘之隄。同一關捩。在司河者加之意耳。　曹縣武家壩、王家壩、迎溜掃灣。逼近老堤。最爲險要。而武壩險又甚焉。萬一此壩潰決。則城

武金鄉數邑悉成沮洳。且逼近閘河。甚爲可虞。須於正月間多捲釘頭磯背埽壩。以遏直射。及將老長堤幫厚增高。伏秋防守官夫時刻勿懈。萬歷十七年。武家壩外忽成淤灘。此亦一時之幸。未可恃以忽修防也。　汶水從陶泰而來。就鹽河。由博興車瀆入海。自宋司空築壩戴村。蜒蜿九里。屹如天成。迴狂瀾而逆之。西會通河。始得濟運。此壩係全河屏障。先年設夫增土植柳。培護周密。歲久防弛。以漸單薄。萬一乘瑕復歸故道。不無可慮。宜令東平汶上管河官督夫培土栽柳。悉如舊制。此運河第一喫緊關鍵。故首及之。　坎河口與戴村壩無異。蓋因戴村既築之後。水無傍洩。歲久復衝。此口泉水決入鹽河。運河每至淺涸。萬歷十六年。都給事中常會同撫按題請築壩。馴於十七年剏築石壩一道。長六十丈。水漲則任其外洩。而湖河無泛濫之患。水平則仍復內蓄。而漕渠無淺涸之虞。利賴甚重。防守當嚴。必每歲六月初旬。卽令東平州管河官駐劄壩上。備料集夫。相機捍禦。九月初旬。始得撤守。著爲定例。永保萬全。　馮家壩係蜀山湖之門戶。地卑而水易洩。故築壩以障之。蓄可益運。泛不病民。何家口係南旺湖之尾閭。此口稍卑。汶水就西而下。每決房家口。而傷運河之堤。南旺之水則涸矣。今築石壩。平時任其南逝。水漲洩而之西。良得策也。每歲伏秋。專責管河官不時巡視。少有圮壞。卽便修砌。二壩皆係都給事中常會題剏築。馴督築頗固。眞永賴也。　坎河口石壩。固爲完策。但可以洩水。而不可以通沙。日久淤停。沙塡河內。則能致水漲漫。或沙背橫射河灣。則能逼水衝決。宜督管河官乘暇集夫挑濬使

水不東逼。徑直南趨。誠爲保全石壩要務。　運艘全賴于漕渠。而漕渠每資于水櫃。五湖者、水之櫃也。止因舊堤浸廢。界址不明。民乘乾旱。越界私種。盡爲禾黍之塲。先臣兵部侍郎王原建土堤。南旺湖周圍隄長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八丈三尺。蜀山湖隄自馮家壩起。至蘇魯橋止。長三千五百八十丈。自蘇魯橋西至田家樓止。原係收水門戶。栽植封界高柳。馬場湖隄東面長一千六百二十丈。北面原留入水渠道。栽植封界高柳。馬踏湖隄自弘仁橋起。至禹王廟止。長三千三百一十三丈。安山湖堤長四千三百二十丈。而斗門閘壩。悉已完備。可收濟漕永利。萬歷十六年。又該都給事中常會題增修。馴因舊爲新。督築完固。但近湖射利之徒。覬覦水退。希圖耕種盜決之弊。禁令當嚴。每年冬春管河官周迴巡閱。責令守湖人役投遞甘結。庶河防飭。而水利無滲洩之患。疆界明、而奸民杜侵越之萌矣。　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謂水脊也。決諸南則南流。決諸北則北流。惟吾所用何如耳。當春夏糧運盛行之時。正汶水微弱之際。分流則不足。合流則有餘。宜效輪番法。如運艘淺于濟寧之間。則閉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以灌茶城。如運艘淺于東昌之間。則閉南旺南閘。令汶盡北流以灌臨淸。當其南也。更發濟南諸湖水佐之。當其北也。更發濟北諸湖水佐之。泉湖兼注。南北合流。卽遇旱暵。克有濟矣。此以智役水。以人勝天。力不勞而功倍。計無逾此。臨時酌之。　南旺舊例。兩年一大挑。築壩斷流。不通舟楫。始開月河。官民稱便。欲挑正河。必先挑月河。一時兩役並興。夫多苦累。時迫則工必略。工略則沙必淤。自今萬歷

十八年挑正河。爲大挑。十九年挑月河。爲小挑。以後著爲定規。庶舟楫往返。既不阻於稽緩。夫役用工。亦不病於煩難矣。　閘河地亢。衛河地窪。臨清板閘口正閘衛兩水交會處所。每歲三四月間雨少泉澀。閘河既淺。衛水又消。高下陡峻。勢若建瓴。每一啓板。放船無幾。水即盡耗。漕舟多阻。宜于閘口丈之外用樁草設築土壩一座。中留金門。安置活板。如閘制然。將啓板閘。先閉活閘。則外有所障。水勢稍緩。而于運艘出口。易于打放。衛水大發。即從拆卸。歲一行之。費無幾何。此亦權宜之要術也。　衛水發源於河南輝縣蘇門山。名曰朔刀泉。經新鄉等處。合淇漳二水。逾館陶。至臨清合汶河之水。經德州。出天津直沽入海。板閘以下。全賴此水濟運。夏秋之交。糧運盛行。每患淺澀。蓋因輝縣源頭。建有仁義禮智信五閘。壅泉灌溉民田。以致水不下流。殊妨國計。宜行分巡東昌道。每歲糧運北行。衛水消涸。呈告總河衙門。移文河南管河道。速將五閘封閉。俾水盡歸運河。其餘月分。或水勢充盈。仍聽民便。庶公私兩不相妨。而運艘不滯矣。　按山東泉源屬濟兗二府。一十六州縣共一百八十泉。分爲五派。以濟運道。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其功最多。關係最重。是爲分水派也。泗水、曲阜、滋陽、寧陽迤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關係亦大。是爲天井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爲魯橋派也。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是爲新河派也。又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於此。

是爲邳州派也。酌其緩急。則分水、天井、魯橋之派均屬漕河命脈。每歲春夏。聽司道嚴督管泉官夫疏濬通達。俾源源而來。庶幾有濟。但數月不雨。其流必竭。萬歷十六年。漕渠乾涸。百計疏濬。卒無涓滴之流。至閏六月初旬。大雨連朝。諸泉俱湧。河渠遂盈。則地利未嘗不係于天時也。至于山泉沙磧頗多。汶河每爲淤墊。須于大挑之期一併挑濬。使泉流無阻。亦一策也。　通惠河發源于昌平州神山泉。會馬眼諸泉。經都城。入內府。南出玉河橋。由大通橋至通州。而與白河合。白河發源于霧靈山。由密雲縣會榆渾諸河。至張家灣。總名曰潞河。至通州而與通惠河合。勢並南流。楊村以北。通惠之勢。峻若建瓴。白河之流。淤沙易阻。夏秋水漲。則懼其潦。冬春水微。則病其澀。浮沙之地。既難建閘以備節宣。惟有濬築之工。殊爲吃緊。萬歷十五年。刱設管河通判。專駐楊村。其爲修防計得矣。但查沿河兩堤。如搬罾口、火燒屯、通濟廠、東耍兒渡口、王家務、華家口、閻家口、綿花市、猪市口、觀音堂、蔡家口、桃花口以上。堤岸坍塌卑薄。最爲險要。水發即決。濱河州縣。淤漫爲患。漕艘漂淌。人甚危之。應行司道督行管河官每歲冬間辦積樁草。春初率夫將前隄加高幫厚。眞土實杵。不得雜沙塞責。糧運將至。設法疏濬。或築束水小壩。衝刷深廣。俾漕舟無膠滯之虞。民業免沮洳之害。以上河防險要。　一築順水壩。俗名雞觜。又名馬頭。專爲喫緊迎溜處所。如本堤水刷洶湧。雖有邊埽。難以久恃。必須將本隄首築順水壩一道。長十數丈。或五六丈。一丈之壩可逼水遠去數丈。隄根自成淤灘。而下首之隄俱涸矣。安埽之法。上水箱邊埽宜出。將

褁頭埽藏入在內．下水埽宜退藏入裹頭埽內．庶水不得揭動埽也．如築長六丈、闊四丈、高一丈用埽兩面廂邊．每邊用埽二行．褁頭二行．中間塡土．每行用埽三層．共計用中埽十八箇．每箇長五丈．高三尺．用草四百束．柳梢八十束．草繩四十條．排樁簽樁．共用樁木四根．人夫二十五工．共用捲埽隄夫四百五十工．運土隄夫二百工．俱不議工食．共用草七千二百束．該銀一十四兩四錢．柳梢或葦一千四百四十束．該銀一十四兩四錢．草繩七百二十套．該銀二十一兩六錢．樁木七十二根．該銀七兩二錢．行繩十二條．每條重四十斤．共用絲四百八十斤．該銀二兩四錢．約共該銀六十兩．如無柳梢．以葦代之．　一造滾水石壩．卽減水壩也．爲伏秋水發盈漕．恐勢大漫隄．設此分殺．水勢稍消．卽歸正漕．故建壩必擇要害卑窪去處堅實地基．先下地釘樁木．平下龍骨木．仍用石楂楂、鐵楂、縫方鋪底．石壘砌鴈翅宜長宜坡．跌水宜長．迎水宜短．俱用立石攔門、樁數層其地釘樁須劄鷹架．用縣硪釘下．石縫需用糯汁和灰縫．使水不入．如石壩一座．壩身連鴈翅共長三十丈．壩身根闊一丈五尺．收頂一丈二尺．高一尺五寸．迎水闊五尺．跌水石闊二丈四尺四．鴈翅各斜長二丈五尺．高九尺．用粗細石．計長一千三百九十餘丈．并地釘樁龍骨木鐵錠鐵銷煤炭木炭石灰糯米絲麻及各匠工食．約共該銀一千九百餘兩．其運石抬石搬料夫船并官夫廩糧工食．臨期酌給．　一建石閘．建閘節水．必擇堅地開基．先挖固工．塘有水卽車乾．方下地釘樁．將樁頭鋸平．楂縫上用龍骨木地平板鋪底．用灰麻艌過．方砌底石．

仍于迎水用立石一行。攔門樁二行。跌水用立石二行。攔門樁八行。如地平板鋪完。工過半矣。自金門起。兩面雁翅砌完。方鋪海漫雁翅。 金門長二丈七尺。兩邊轉角至雁翅。各長五丈。共用石三千一百丈。閘底河漫攔水跌水共用石九百丈。二項共用石四千丈。并鐵錠、鐵銷、鐵鍋、天橋環、地釘樁、龍骨木、地平枚、萬年坊、閘板、絞關、閘耳、絞軸、托橋木、石灰、香油、檾麻、柴炭等項。及各匠工食約共該銀三千兩有奇。其官夫廩糧工食。臨期酌給。 一建涵洞。涵洞以洩積水。基址亦擇堅實。方可下釘樁砌石。水多則建二孔。少止一孔。假如涵洞一座。口闊一丈五尺。身長二丈。中立石墻一堵。亦長二丈。寬五尺。分爲二孔。每孔寬五尺。兩邊四雁翅。各一丈五尺。共用石二百丈。并地釘樁、鐵錠、石灰、板木并各匠工食約該銀一百八十餘兩。其夫役工食。臨期酌給。 一建車船壩。先築基堅實。埋大木于下。以草土覆之。時灌水其上。令軟滑。不傷船。壩東西用將軍柱各四。柱上橫施天盤木各二。下施石窩各二。中置轉軸木各二根。每根爲竅二。貫以絞關木。繫篾纜于船。縛于軸。執絞關木環軸而推之。 一挑河。凡挑河。面宜闊。底宜深。如鍋底樣。庶中流常深。且岸不坍塌。如不用堤。須將土運于百餘丈外。以免淋入河內。 凡創開河者。每方廣一丈。每夫日開深一尺爲一工。挑濬泥水相半者。減十分之五。全係水中撈取者。減十之七八。取土登岸就而築隄者。亦以半折算焉。 一開河偶淺。急疏之法。凡開河淺處。如水溜在中。須兩岸築丁頭壩以束之。水溜在傍。將淺邊順築束水長壩以逼之。水由壩中。其勢自急。中溜自深。如淺

處不多．或排板插下泥內．逼水湧刷．或排小船用杏葉杓挖濬．必不得已．則用椿草製活閘節水．亦一策也． 凡涵洞所以洩水．本是無妨．但須明設石閘．以嚴啓閉．若暗開隄址．草木蒙叢．便難覺察．萬歷八年．奸民私囑管河主簿將南岸遙隄暗開涵洞數座．十七年伏水暴漲．單家口水從涵洞洩出．勢甚洶湧．一鼓而開．遂成大決．此可謂明鑑矣．司河者知之．以上修守事宜．河防一覽．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運河水

明神宗萬歷二十一年五月丁卯。工部題覆漕河防守。向在伏秋。今不意春雨異常。自濟寧暨淮湖一帶。堤岸衝決。關係非細。近該河臣舒應龍奏。在濟寧上下湖水漲溢。則議築堤城閘壩以遏汶水之南。開馬踏湖、月河口以導汶河之北。在淮揚之間。則議開通濟閘旁月河土壩以及文華寺前一壩以殺水勢。且欲幫築湖堤。開洩涵洞。廣募夫役。早派委官、及責成府州縣掌印官。俱目前事勢所不容已者。而科臣劉宏寶一疏。尤有深慮。疏內原擬各款。逐一舉行。以圖萬全。從之。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二十二年正月丙午。給事中桂有根言。河工雇額。月給銀一兩。足以供事者少。倘增額廣募。自可計日告成。至如性義嶺當蕭徐之交。河臣舒應龍議開渠洩昭陽等湖。以免金魚各縣之淪漲。杜運河隄岸之衝決。令撫按速行勘報。以數萬金量增雇直。則興工隨以寓賑。部覆。從之。　二月癸亥。直隸巡按綦才奏稱。淮安通濟閘乃漕運咽喉。請濬閘左舊河。更開閘右新河。三閘並出。獲利而免害。又請加培左畔大堤。部議行總河相度。從之。　九月戊戌。韓莊新河成。總督河道工部尚書舒應龍加太子少保。賞銀幣。管閘主事尹從教、管河參政海淳。參議邵以仁。同知羅大奎等各陞賞紀錄有差。明神宗實錄。

舒應龍。字時見。全州人。嘉靖戊辰進士。萬歷二十年。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河決汶上。灌徐邳。潰漕堤幾二百里。應龍求通洩之途於微山湖東。得韓家莊。其地在性義嶺南。不經葛墟嶺。可引湖水由彭湖注之泇。乃疏請開支渠四十餘里。凡五閱月工成。此開泇之首功也。二十二年以河工成。加太子少保。山東全河備考。

明神宗萬歷二十三年二月庚戌。工部覆奏河防工竣。經管各官會覈勤惰既明。今將揚州等府同知等官劉不息等、高郵等州正官許一誠等、山陽等縣正官何際可等、各優敘紀錄。其各州縣佐領武職另行獎賞。并失事應戒者。俱請旨舉行。從之。明神宗實錄。

是年決高郵中堤七顆柳。郎中詹在泮等嚴督官夫築塞。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二十四年八月丁酉。命管理河北郎中黃承避廟諱。挑浚南旺等處運河。　壬寅部覆總督河道工部尚書楊一魁條議分黃導淮事宜十事。前後九條俱入河淮。一議放湖水以疏漕渠。蓋高寶諸湖原係沃壤。自淮黃逆擁。衝決汪洋。卽歲加堤障。猶多昏墊。今入江入海之路既浚。分黃導淮之功已成。應於涇河子嬰溝金灣河諸閘、并瓜儀二閘並爲開治。大啓湖水。就湖疏渠。與高寶越河相接。既避運道風波之險。而水涸成田。給民蒔種。漸議起科。以充河費。　九月癸卯。巡視蘆溝橋御史蔣汝瑚奏。東西河商兕、查閱地圖。分別疆界。謂陝商從小直沽河入者。應報東河。而山西商自五臺山運木由新落河至趙堡口。謂之

西河。與小直沽相去遼遠。而前旨併入東河。則西河之稅虛。而御史可以不設。與管河郎中格不報。明神宗實錄。

陸化淳、字居復。號湛源。□□人。萬歷壬辰進士。除工部郎中。治濟上諸泉。諸泉當漕渠淺。則由鎮口奔注入漕。漕仰泉給。當漕渠溢。則泛濫。反涌入鎮口。旁決不下時。累歲適當其溢。諸水櫃水壑所以備涸者。多爲豪右所侵。甚至鞠爲榛莽。諸治泉夫皆供他調發。公計河之盈縮不可期。一值其縮。則運艘何藉而北達。具議於總河楊公一魁。亟是之。令行如議。公昕夕乘橇撵周視。決壅導流。不惜胼胝。引繩批根。不憚豪右。諸泉畢理。丙申工竣。而徐呂以下多患漕梗。濟上轉輸如故。楊公大器公。且議久任。會已有代者。遂寢。諸閘夫苦於中官虐使。公悉詳爲條教。啓閉送迎。皆有恆度。約曰。闌而出吾度者。吾治之如吾教。若不以聞吾而私笞掠人者。吾治之當如所奉敕。於是上下凜凜。三年如一日也。丁酉冬報命。歷虔州知州。瞿汝稷撰陸公化淳傳。

萬歷二十五年四月。江都運河南門二里橋一帶。水勢直洩無蓄。爲鹽漕梗。該巡鹽御史楊光訓題請、檄揚州府知府郭光復開自二里橋河口起。入西折而東、從姚家溝以入舊河。自四月興工。八月告竣。名寶帶新河。民漕便焉。南河全考。

萬歷丁酉歲。二十五年。當糧運盛行之期。漕河乾涸。自桃宿而上至鎮口黃幾斷流。三尺童子可攝衣而

渡。糧船膠澀不前。探水稍深處。則移舟就之。河官乃築攔河壩。橫亙河中。蓄水濟舟。以緩須臾之急。少頃又涸。命去其船上竹木貨物。又涸。命運其米於兩堤。又涸。舟且漸裂。乃以繩繫其頭尾。至是人情洶洶。晝夜不得休息。有議僱車陸運者。有議易米納銀者。計無所從。運官羣聚告急。旗甲接踵濟逃。比時巡漕直指馬公駐節宿遷。親爲督促。無如之何也。乃上疏論劾自總河司道以下皆被重參。時倭信且急。慮者謂從旅順口直抵廟灣。薄淮城。據糧爲餉。扼吭而拊背。則京師危矣。總河楊公及司道諸公皆倉皇莫措手足。先以萬人委州判程潮濬境山。引豬水濟漕。不二日而水告竭矣。又移夫至梁家口開挑支河。引微山湖水以灌漕。施工幾半。業費千金。忽飛騎召余。約三日抵鎮口。余如期赴召。覩公憂形於色。仰天歎曰。今年運事大壞。疏導諸水。十無一濟。子素習河渠。且出余特簡。當以何策寬我耶。因言見委程州判濬微山湖事。余啓公須往視可否。乃能定計耳。公許之。辭出至微山口。細觀形勢。幅員約二十餘里。令人探水淺深。僅二三尺許。及詢之土人。皆曰。此湖係四面積水。並無源泉。余曰。此正所謂雨集皆盈。涸可立待者。豈足充六百里河身耶。從此止工。可省銀萬計。轉之別圖不可乎。隨同鎮口一一復公。公曰。子言良是。據子所見。孰可加工者。余曰。職昨趨召時。由小浮橋涉河中。有渾水一綫。涓涓不息。此黃流也。聞上源一決于黃堌。再決於義安山。上流既分。則下流自淺。浮橋水勢微細宜然也。黃堌工力浩繁。未易輕舉。若調微山之夫。堵義安之口。再於小浮橋出口處闢開數十丈。則黃水盡歸小

浮橋。沛達正河。濟漕之策。無逾此也。公曰。善。悉以微山之夫應之。而廩糧椿埽令取辦於徐州。是日辭總河。返徐州。謁見道尊中菴徐公。備道所以。公曰。此口趙運同曾知州塞之久矣。屢塞屢決。徒費貲耳。余曰。凡築決口。塞而復潰者。以下流隘窄。水不能洩。必滿而逆行。上下搏激。勢必中潰。若上塞下闢。則隨來隨洩。奚潰之有。如人飲食下咽。而水穀道閉塞。小則腹脹。大則嘔逆。自然之勢也。公始頷之。而尚在猶豫間。余復進曰。事急矣。再遲數日。則船裂米爛。縱治之無益也。請以千人闢小浮橋。以萬人築義安口。半月不效。願以身當。公方委心任之。時五月二日也。余正率夫興工。徐公忽奉總漕褚公命。往閱海州鹽城廟灣一帶城池兵馬。次日啓行。嗟嗟、漕事艱阻。勢如然眉。徐道業有專責。重比丘山。總漕公顧以不可必之倭。而易此不容緩之役。其意可概見矣。越三日。河工所需物料甚亟。而曾守靳而不發。衆夫嗷嗷。幾致脫巾奮呼。余親馳曾所面折之曰。君有治河責。今河壞漕阻。已被漕臺疏參。余此役爲君救焚耳。不假一杯水。是自速禍也。請三思之。曾始悟。乃給發。衆夫始定。曾因道尊行。且迎合總漕公意。乃泄泄漫事如此。施工甫五日。水勢日漸東趨。再五日。水增三尺。再四日。義安口合。河水頓高丈許。盡從小浮橋衝入、運河前所築攔河壩數十處。頃刻衝刷如洗。數千金之費。付之烏有。余前力言築非策。弗聽。今果驗矣。漕水既盈。旗甲將前所貯堤上糧米、及前所撇竹木貨物。仍裝置船上。且連日南風大作。揚帆銜尾而進。七日夜四百萬漕糧盡入鎮口。歡聲雷動。咸相慶曰。實更生我也。其他南北往來

搢紳士大夫得水而濟者．不可勝紀．傳聞兩都諸大老移書相勞．漕臺馬公特疏薦之，當漕事岌岌時．徐道徐公日侍總河公．經營邳宿間．分司樊公亦相從．後先區畫．大拂總漕公意．故徐有海州閱視之命．總漕甚且上疏自避．舉徐以代．徐益不自安．遂稱疾．挂冠南歸．公淸操亮節．世方倚重．無故而去．衆共惜之．兆元素愚戇觸忌．旋亦罷職．人謂以功爲過．奈公論何．樊公聞邸報．喟然歎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乃上數千言爲余力辨於當道．隨自乞休不允．至京察公亦挂名黜列矣．一時任事者解去殆盡．蓋亦理勢之必然也．兆元曰．士君子出處有命存焉．行止非人可尼也．忠直之迕於時．獨立之負於俗．自古記之矣．晉李生有言曰．身可抑而道不可屈．位可排而名不可奪．此則吾人所宜自信者耳．併書之．以告後之安義命者．張兆元濟運始末．

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三月庚子．工部題覆工科給事中楊應文議開泇河之疏．大略謂頃自堌口一決．黃河南徙．徐呂而下．幾於斷流．於是開李吉小浮橋等處、及鎭口以下建閘．引水以通漕．日前似可無虞矣．然非永久之計也．泇河北接汶泗諸水．東受沂蒙諸泉．其源本不易竭．而岸高土堅．又能束其流而使之不漫．即有湖也而涯涘可循．即有石也而罅漏可鑿．隆慶間河臣翁大立萬歷間河臣傅希摯嘗議開而不果．若以河道歲修之費而用之於此．事半功倍．一勞永逸．臣固以爲泇河宜議也．科臣之言．良有深見．但事在彼中．難以遙度．宜咨河臣及巡漕等各御史勘議可否．以爲行止．報可．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九月辛丑朔。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條上漳流北徙二變二患三策。言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館陶入衛。爲一變。其害小。河決高家口斷二流。於臨漳之南地。俱至城安縣東呂彪河合流。經廣平肥鄉永年至曲州入滏水同流。至靑縣口方入運河。爲再變。其害大。滏水不勝漳。而今納漳則狹小不足收束巨浪。漲溢而患在民。衛水昔仰漳。而今舍漳。則細緩不能掃捲沙泥。病漕而患在運。塞高家河口。導入小屯河。費少利多。爲上策。仍迴龍鎭至小灘入衛。費鉅害少。爲中策。築呂彪河口岸。隄漳水。運道固不資利。地方亦不罹害。爲下策。中雜引漢事爲證。而末復力薦原任知縣劉宇郎中樊兆程章下所司覆議。三策總治漳之建畫。與利害之更端。容資漕河部院。逐一從長計議。務使國計民生一舉有賴。報可。　十二月辛卯。工部覆直隸巡按佴祺所奏三議。其白塔河之復。漕船同商。旣免風波之險。又與鹽政關稅無妨。復之誠便。泇河之開。蓋用黃河爲漕。有利有害。用泇河爲漕。有利無害。但泇河之外。若綵微山、呂孟、周柳諸湖。伏秋水發。不無風波之險。冬春水涸。未免淺阻之虞。必須上下另鑿漕渠。建閘節水。庶幾通漕悠利。漳河之引。已經具題。奉旨咨河漕督臣會同保定河南撫臣督率司道查議具覆。相應幷催。務期引漳會衛。以圖永濟。允之。（明神宗實錄。）

是年正月。總督河漕尙書劉東星檄郎中顧雲鳳署道事揚州府知府楊洵督夫開挑邵伯越河。長一十八里。闊一十餘丈。十一月又挑界首鎭越河。長一千八百八十九丈七尺。各建南北金門石閘二座。

其邵伯越河。又建減水石閘一座。迄今官民船隻。永避湖險。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二十九年正月乙酉。武英殿中書舍人管理山東礦務程守訓疏請改易漕渠。繇高郵州達淮安府廟灣入海。經數百里。達山東膠州麻灣入新河。至海倉復入海。又經千餘里達天津。省會通之勞。而避海運之險。工科給事中張問達劾其蠹國殃民。且假稱明旨嚇騙贓數十萬。乞亟爲罷斥。幷發諸臣論劾諸疏。一一追究。不報。　四月甲申。工部尚書楊一魁等言。今歲經月不雨。徐邳一帶糧運淺阻。乞敕河道官員講求長策。務期克濟。從之。　九月乙未朔。工科左給事中張問達言。漕運之期。兌支過淮過洪。各有定期。抵壩抵灣。不逾五月。而回空之船。亦無凍阻。自黃堌口之決而南徙也。徐邳三百里之間。幾至斷流。河臣乃議開趙家圈。以黃河故道不及四十里接引黃流。下通三仙臺支渠。出小浮橋以入運河。趙家圈告竣。復採舊議開泇河。舍黃流。引汶泗山川泉源之水。以爲運道便宜經久之謀。心亦良苦。然地多沙石。工尙未就。而趙家圈日就淤塞。因而斷流。徐邳間三百里河水。尺餘糧船停閣不行者幾一月矣。及入閘河。又多淺阻。臨清以北。河流甚細。此一萬二百七十有餘之艘。相與爭一線之水而不能速進之故也。夫糧船抵壩遲。故交納遲。交納遲。故回空又遲。入秋徂冬。不可不及時治。以爲明年接運之計也。伏乞敕下該部設法起剝。早令南還。而河臣劉東星宜問其病之果否。酌議去留。則河道可通。而漕務有賴矣。章下所司。　己未。直隸巡按張養志言。治河之策。不越理黃河開泇河之兩端。而黃河之說有四。泇河之

說亦有四。一曰塞黃堌口。以杜洩水之隙。蓋運道河身原淺。故蓄水不深。全賴黃水接濟。方可通運。自堌口一決。全河勢已南徙。見今口闊八十餘丈。水深二丈四五尺三丈不等。以致東河微細。濁河乾涸。徐邳一帶年年淺澀。前年開趙家圈、三仙臺。今歲開李吉口。旋亦淤塞。職此之故。須將此口預爲堵塞。使水不南洩。盡向東注。庶運河之水常盈。而糧艘可免阻滯。一曰濬李吉口。以通引水之源。自趙家圈旣淤。所賴以引導黃水接濟運道。惟此口耳。黃堌口衝決日久。勢已深闊。須將此口大加挑空。深闊相等。始得分奪其勢。但此口至運河長三百里。工力浩繁。合於每歲運畢之日。自李吉口至堅城集隸山東、自堅城集至鎮口隸徐屬、併力興工。大加疏濬。近口處闊二十丈。以下闊十餘丈。俱深一丈四五尺。庶可引水一半東注。而宿邳之間可免淺涸之患。一曰濬邳徐漕河。以爲受水之地。自邳宿以至徐呂。地高河淺。難以蓄水。每至春夏之交。率多淺澀。合于初冬以後。將北自珠梅閘南自宿邳一帶。探勘淺處。即以額設撈淺二夫大加疏濬三五尺。務俾深通。更於大浮橋迤北劉家灣建閘一座。鎮口閘迤北至玉皇廟建閘一座。以時啓閉。庶停蓄自深。節宣有具。一曰築永夏堤。以防決水之虞。此堤束水歸漕。關係甚重。先年原係土民接築禦水。後因黃河南徙。水漲沙淤。前堤低矮單薄。去歲馬家溜、何家集衝決數口。水盡南奔。不惟徐邳運道淺涸。即永夏田廬亦被淹沒。今雖堵塞。尚未完工。近又衝決申家營三四十丈。若不上緊加幫。恐難捍禦。合于此堤幫修高厚。夯杵堅實。更接築大堤一道直至大石山頭。俾南岸一帶俱有堤禦。以上四款。皆

運道之不可缺者也。一曰開黃泥灣。以通入泇之徑。邳州沂河口。入泇河之門戶也。進口六七里。有湖名連二汪。其水淺而且闊。下多淤泥。糧船至此。沾滯難行。欲爲挑濬。則無岸可修。欲爲埽壩。則無根可據。查得湖外有黃泥灣。離湖不遠。地亦頗低。自沂口至湖之北崖。約二十餘里。合於此處空河一道。以接泇口。不必拘定丈尺。惟以可通運艘爲度。湖水引以灌河。湖身棄而不用。所費不多。成功亦易。運舟從此可以直達泇口。一曰鑿萬家莊以接泇口之源。泇口迤北。有地名萬家莊、以及臺家莊、侯家灣、梁城等處。原係山岡高阜之地。且多砂礓石塊。極難爲工。河臣劉東星併力疏鑿。業已成河。今歲輕小糧船已通行三五十隻。但河身尙淺。水止二三尺不等。江浙湖廣糧船重大。難以通行。合於此處更加鑿削三五尺。俾韓莊之水下接泇口。並蓄水五六尺深。庶糧船不論大小輕重。沛然可達矣。一曰濬支河以避微口之險。韓莊之西。有湖曰微口。上下三十餘里。水深丈餘。必測水勢深淺。插立標竿以爲向導。過風揭帆。頃刻可過。偶遇暴風。不免漂流。今已於湖邊開支河一道。下接韓莊。上通西柳莊四十五里。不由湖中。挽拽有路。合將此河再加疏濬。庶可免漂沒之患。一曰建閘座以爲蓄洩之具。地勢原有高下。則水自有淺深。萬莊一帶。地勢原高。雖所開河身一二丈四五尺不等。較之泇河以南。猶爲高峻。北來之水。至此南下必速。合於此處比照濟寧在城等處。或三五里。或十數里。相其地勢。建閘三五座。以時蓄洩。庶節宣有具。水可常盈。無淺澀之患矣。以上四款。皆泇河之不可缺者也。夫黃堌口。先是河臣以爲不可塞。而臣以爲可塞者。蓋彼

時徐呂二洪。不患淺涸。而患衝決。故留之洩水。以防衝運之患。此時二洪不患衝決。而患乾涸。故塞之借水以成濟運之功。泇河、先此河臣以爲不可開。而臣以爲可開者。蓋前此疏鑿。未至砂石。已鑿深通頗易。故謂其可開者。惜成功之不可棄也。此二役也。理黃河乃萬世不易之經。開泇河乃一時濟變之權。譬之用兵。黃河爲正。泇河爲奇。理黃河而並修泇河。此奇正並用。萬全之謀也。若修泇河而遂棄黃河。此舍正而用奇。非長勝之道也。非臣之所知也。工部覆奏。請命河道諸臣勘議。得旨。這河議着作速會勘來行。毋得遷延推諉。以誤漕計。　十一月辛亥。河南道御史高舉疏言。我朝奠鼎燕京。數百萬衆待命漕渠。乃今倉廩空虛。漕河淺澀。治河之人。杳乎未有。明年歲運。可爲寒心。臣試以治河之策與用治河之人言之。夫漕艘北來。出淸口。入古洪。中間三百餘里。實藉力黃流。比因河臣溺職。黃堌口開。濁流南徙。浮沙北壅。歷徐邳抵宿遷。昔之洪濤。幾爲陸地。以故糧艘至宿。停閣彌月。所幸大雨時行。汙潦暴集。僅完運事。尙有糧二十餘萬。迄未入倉。卽入倉。較之往年已遲幾月。轉瞬冬殘。水淺冰合。回空何時。赴兌何時。過淮洪而輸倉亦又何時。臣用抱杞憂。廣詢衆口。大約其策有三。如新口大決。黃堌口業淤其半。宜乘此半淤。大濬黃堌以下舊河。務使深廣。始引黃水而注之東。遂塞黃堌而遏其南。俟舊河之衝刷既深。則南旋之水勢必殺。方并新口而塞之。來歲之運。庶其有濟。又如泇河之役。費累巨萬而未奏成功。聞近日糧運空船輕小貨船間有往來。而竟難濟運者。緣所挑河身狹而且淺。又中有山一段。攻鑿爲難。故爾中棄。似宜大加疏

鑿而底於成。臣又查國初曾用海運。南北無虞。獨其中經黑水大洋。內有礁石。觸舟多覆。迨淮揚漕河旣成。此河遂廢。嘉靖間。漕河氾濫。復議及之。此時王獻委崔引禮董治其事。幾有成績。故道見存。東由麻灣海口入河。北折、蜿蜒僅四百里。道經膠州高密。出海倉口。一日可抵天津。旣脫風濤。亦復徑捷。據士人僉云。每遇秋水溢。糴販貿易之舟。見在通行。今但疏其壅。去其塞。事半功倍。至便計也。引禮之子同知崔淳曾與其事。能道其詳。且謂約其經費。不至虛糜。止須數萬夫。不煩征調。但借班軍。假之二年。可告成事。事成當與河運遞相爲用。彼塞則此通。此塞則彼通。兩利並存。此亦一勞永逸之策也。至先臣劉應節之旋開而旋罷者。非河之罪。以舍故道而鑿黃埠嶺。膠人圖便之口誤之耳。以上三策。願當事熟計其便而審用之。然欲奏河功。宜先分職掌。往年總河總漕。設兩大臣。分曹而理。二百年來。鮮有敗事。往效可覩也。頃因倭警。防海責之巡撫。乃以漕河兩事。幷之一人。詎不省費。第未思昔之漕運。河道緊要。事務總在淮揚。幷奚不可。今則漕運於江北。而河決於中州。二事並亟。勢必不能騎墻而兩顧。今卽不並設。亦宜以漕務付鳳陽巡撫。以河務付總河大臣。姑待事完另議。庶人有專責。事有專功。可不致顧左失右。推諉誤事也。夫職掌旣分。會推宜愼。職聞會推之日。此推之彼。甲諉於乙。有德者疑于受德。有怨者嫌于受怨。舉有微疵者。懼人之議其後。舉有盛名者。慚己之狃於狥。此必無德無怨無咎無譽之人而後可。於國家事未必濟也。且今之會推三次。推者七人。雖俱一時之選。第人各有能。事難槩任。如云人人有當于治河。不敢信

也。且推而見用。或出都在道。任意遷延。履任養尊。置身淸邃。欲行一事。先會稿各臺。及會成一稿。復分委各道。各道委各府。各府委各州縣而始行勘議。卽勘有肯綮。議有次第。又須會文申各府。各府申各道。各道申各臺。間有未妥者。必一再批駁。而議始畫一。卽議已妥矣。必各臺詳允而事始舉行。動經數月少亦不下數旬。如此推諉玩愒。何日而可有治河之人。何時而可底治河之績哉。臣謂會推臣工。各宜計國務秉公心。無分朝野。略彼生平。但期於國事有濟、才品俱優者爲上。果才優而品非衆服者。亦在不遺。唯顧其人之精神力量足勝河任。以赤心行實事。念爲公家身甘勞瘁者。舉而用之。奉旨後。責之卽日登途。勿躭時日。到任之後。更責之遍歷河濱。所至詢之父老。參之輿論。以配己見。一面踏勘。一面議估。作速處置錢糧。鳩集夫役。刻期興事。計日省勞。仍復與以便宜。寬其文法。斯則人當其事。事宜於人。可屈指而奏效也。功成而兌運如期。則超擢示勸。幷及舉者。祈敕該部查議。速行治河之臣早賜簡用。得旨往年河漕設兩大臣。今以兩事幷於一官。應否並設。該部院看議來說。這本言多可採。該部便看議來行。　甲寅大學士沈一貫言。臣接御史高舉揭帖。內言河漕利害。竊謂其言可採。蓋京師受天下轉輸。歲以巨萬計。第恃一線漕河耳。今年春夏間。徐州一阻。而二十萬糧遂不入倉。若不急圖。妨害明年運事不小。三輔內地。所在告荒。太倉之米。不支一年。至于銀庫罄竭如掃。倘有脫巾而呼者。何以弭之。總河大臣已經屢推。伏承皇上垂問黃河事情。臣聞黃河謂之神河。衝徙不常。最難測度。先年所決之處。似難一一責問。今第宜及

早命官．不惜財力以收後效．今日廷臣卽推河南鳳陽二巡撫．正因二臣見在地方．易於到任故耳．唯望聖明加意簡擇．原票臣難輕改．時上以黃河南決．責問往日河臣．故一貫回奏云．明神宗實錄．

東星奉詔開泇河．泇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督翁大立首議開浚．後尙書朱衡、都御史傅希摯復言之．朝廷數遣官行視．迄無成畫．河臣舒應龍嘗鑿韓莊．工亦中輟．東星力任其役．初議費百二十萬．及工起費止七萬．而渠已成十之三．會有疾求去．屢旨慰留．卒官．後李化龍循其遺跡．與李三才共成之．漕永利焉．明史稿．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運河水

明神宗萬歷三十年正月己未。增設漕河道一員。以霸州兵備參政汪可受陞山東按察司專管其事。從總河都御史李頤議也。　壬午戶部尙書陳蕖以河南修築汴堤。徑留漕折贓罰事例等銀。疏爭之曰。河防修築事隸工部。應自設處。若別部錢糧。必移咨商確。方可開許。未有徑留之理。漕折贓罰事例等銀。乃本部濟邊正額。當此內帑極匱之秋。日夕催儹。猶恐後時。目今年例二百餘萬。無銀可發。萬一軍餉不繼。倏有意外之虞。誰當其咎。歷稽往牒。無以河務而徑留邊餉之例。固萬萬難從者也。詔爾部錢糧旣稱缺乏之難。借河工正値緊急待用之時。工部便計處來說。　閏二月甲午朔。鳳陽巡撫李三才議。治河緊急之策。鎭口閘起至磨兒庄。倣閘河之制。每三十里建閘一座。依時啓閉。以濟新運。及堅城集至鎭口閘止。挑浚河渠。約費銀一十九萬有奇。須留漕糧。乃克濟事。工科駁因何留糧。今太通二倉不足兩年支放。萬一他變。尤可寒心。工部調停兩說。覆請浚河建閘及留漕糧等事。令總理巡撫悉心講求。擔任行之。許便宜處置。動用興工。毋得推延誤事。　癸丑工部尙書姚繼可疏言。河南巡撫曾如春留戶部漕折等銀兩。修築汴堤。雖爲河道計。實爲漕運計也。查先年分黃導淮之工。該部會協濟銀十二萬兩。則今日之議留。正

與舊例相合。本部之未經咨會者。蓋緣春汛狂瀾。横溢陵運。關係匪輕。築隄之役。時刻難緩。若候會議可否。未免各拘己見。耽延時日。有失時機。且隄不築。則河不治。河不治。則運不通。運既不通。漕糧自不能飛渡。倉廩又何能充實。于時卽歸咎河渠之爲害。恐亦無及耳。以此推之。卽緩急相濟。固無不可者。但該部既不欲通融。而河工又值緊急。豈有坐視待困之理。備查該省額解錢糧。如漕折之外。尙有別項堪動者。當另設處。無損邊儲。設或並無應用錢糧。則在總河便宜動用。以充堤費。俱非臣等所敢遙度者。詔是之。曰河工緊急。錢糧令總河及巡撫設處。便宜動用。　六月辛卯朔。工部尙書姚繼可以僉事汪光岸備陳開泇河之利。知州俞汝爲疏內又極言泇河不必開。請命總河總漕及巡按巡漕巡鹽各御史同勘議。果事半功倍。永賴可期。卽速鳩工以濟糧運。如或山多石梗。工鑿難施。不妨明白議止。幷力故道。所節財力。詳妥具題。報可。明神宗實錄。

是年五月高郵北關小閘口潰決。長六丈。本司郎中顧雲鳳築塞之。仍加磚石。包砌堅固。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三十一年三月丁丑。初清口陡涸。運艘不前。御史蔣以化、淮撫李三才各疏聞。幷請寬過淮過洪之期。許之。仍命行總河酌議。於是河臣曾如春言水涸之故。大都因淮黃交滙。河底衝刷。深且五丈。外低內昂。勢不能伏漚而上。陡涸病根。皆原於此。今所恃淮南高寶諸湖之水。臣檄行封閉甚早。不令旁洩。北引接運。頗有餘資。以故司道諸臣欲因便於高寶湖水。而建閘浚渠。節宣用之。正永樂中陳平江已

然之明效也。目前濟運。似無踰此。工部如議覆。上從之。　四月戊戌。巡按直隸御史楊廷筠。以天降陰雨。水勢增長。清口可無淺阻之患。上聞。下部知之。　五月二十五日。風雨冰雹。如祁州、成安、永年、肥鄉、安州、深澤等處。漳、滏、沙、燕等河。汎溢橫流。衝決隄岸。清海百川萃至。田廬盡沒。城垣傾壞。乞查勘賑恤。　七月丁丑。戶部覆倉場總督議。河流大溜。勢必至於凍阻。請先嚴諭沿途諸司。限五日一報。催督過糧船數目。其邊糧出關。即使提幫前進。他船不得阻撓。上可之。　八月丁亥。工部覆管通惠河主事議。將通灣天津一帶白河。委官調集各屬額派淺夫。設法挑浚。務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於兩岸築隄。以防水發。俟挑完果有成效。後著爲令。每年糧運將到。預先料理疏浚。其各淺淺夫。依議裁減。餘者徵銀貯庫。至各屬額派椿草柳栽曠工等。俱按季交收。從之。　十二月乙巳。工科都給事中侯慶遠。因河臣李化龍議開泇河屬之直河以避河險。而商費頗嗇。期功太速。遂上疏曰。泇之不可不開也明甚。舒應龍、劉東星業已再試之而利矣。然闢泇之工。雖不得比績安平。其視南陽之役。則不啻等而過。爲安平費至鉅萬。南陽改浚百四十里。爲費四十萬有奇。泇河上下二百六十里。殆又倍之。費止二十三萬。何其嗇也。夫底闊三丈。舟不得轉。又不得方。不太狹乎。期以四月告成。不太迫乎。往以百萬開王家口。而盡委之泥沙。今尺寸見功。而靳於二十萬。不太失權衡乎。則爭其深闊。緩其事期。倍其估數。督河悉慮深計。計部水部協力助輸。陛下主其斷。專任而責成之。令其展布四體。力圖永逸。如所謂開峒頭、經落馬北岸、直指宿遷、永謝河伯之梗。

勿徒托之空言也。又其地多岡麓。水行易迅。必岸深底平流緩而後水可停蓄。蓄極始爲溜以宣之。而仍攔以閘水。庶其不匱也。每閘必闊。爲月河。令可容百艘。庶其可避水漲敗舟也。岡水易淺。必相其可以瀦水之處。令容納細流。以備接濟。庶其不一瀉而盡也。往議取道於湖。今避淺遵陸。宜多其入漕之口。仍遮以隄壩。令透迤乃下。庶免暴漲之虞也。泇河成而治河之工可以徐圖。但不病漕與陵。則任其所之。稍防疏焉。而不必力與之鬬。然河不可縱之入淮。淮利則洪澤水減。而陵自安矣。至所在隄防支口。與其張皇於臨期。何若預謹於平日。府臣宜歲六巡。其信地俟其當築導者而早報之道臣督臣。道臣歲四巡。酌而早報之督臣。督臣歲二巡。期以春秋之杪以定一歲大計。而歲一一聞於陛下。以聽處分。而釋南顧。如漕規歲一會議。例著爲令可乎。下部知之。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二年正月乙丑。工部題覆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李化龍疏請亟開泇河。酌浚故道。大要言。河自開歸而下。合運河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陸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於陵。亦濟于運。前督臣排羣議以興茲役。竟以費用乏絕。不得竣事。然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尚爾宛然。故爲今之計。惟守行隄。開泇河。其善有六。其不必疑有二。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

水無水聽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善二．運不借河．則我爲政．得以熟察機宜而治之善三．估費二十萬金．開二百六十里．比朱尙書新河事半功倍．善四．開河必行召募．春荒役與．麥熟人散．富民不苦賠．窮民得以養．善五．糧船過洪．必約春盡．實畏河漲．運入泇河．朝暮無妨．善六．爲陵捍患．爲民禦災．無疑者一．徐州城向苦洪水暴至．泇河既開．徐民之爲魚者亦少．無疑者二．題請遵照施行．及工科都給事中侯慶遠亦題稱共贊河漕大計事．部議泇河應挑．直河應建閘座及築堤．應用錢糧．係議取用．如或原議所開河底不無欠闕．期日果爾大迫．經費果爾不敷．不妨照依科臣條議．再爲增益．以圖久遠．至科議歲巡歲報事規．尤爲河工急切要務．各該府道督臣．悉宜一體申飭．上曰．泇河既屢經料理．端緒可成．該總河身親籌度詳悉．着及時上緊分工開浚．所議經費如有不敷．許其再爲增益．務圖久遠之計．其餘分河保隄等事．都着用心兼舉．毋得疎玩．　二月己酉．河道總督李化龍題開泇分黃兩工並急．上曰．河工既急．所請錢糧．原經題允數內者．准就近借資．以濟急用．其餘令部議以聞．　五月辛丑．河道總督曹時聘奏．泇河一役．肇於壬辰之洩河水．闢於辛丑之達沂河．而避河鑿石．遂成通津．則河臣李化龍之議也．上自李家港．下至直河口．計長二百六十里．已於去年四月盡行開通．糧艘之由泇而上者．業五千餘隻矣．祇緣張村集以下三十里．直河因其舊以爲渠．意在省費．而不料水漲沙壅．舟行稍滯．兼之泇卑於直．其水逆流．土壩被衝．其水旁洩．遂不免爲全河之累耳．續該前河臣督行司道等官相

度地形。避高就下。自張村西南創開支渠一道。長三十一里。下接田家口。去年所開舊河。其毛窩一段。橫穿浮沙二十丈。見用樁板廂護。內實老土。王市口之減水閘、臺頓二莊之節水閘、與夫彭家口之滾水壩。一切易之以石。又自直河口以至劉家莊。但係淺狹。悉加闢浚。今三月二十九日。工役告竣。放舟而入。臣由曹單豐沛閱視黃流。周咨挽回之策。南趨鳳泗。恭謁祖陵。東出露邳。至於直口。見運船鱗集口外兩旁者不下數百艘。督夫挽拽。不兩日而盡。臣尾之而行。沿途測量。渠水皆深六七尺以上。不惟無去年沙淺之虞。卽大泛口之溜。亦已下建閘座。有所節蓄。而其勢轉平也。近據各官揭報。重船過王市口者。至五月初三日。已踰二千三十餘艘。使此復魚貫而進。無或脫幫。則運事之早於往年。當不止一兩月矣。凡此皆前河臣李化龍經理就緒。臣受事之始。獲覩成功。私竊慶幸。除增設閘驛官員、與一切善後事宜陸續奏請外。謹先馳報。以慰聖懷。疏下所司。　八月丙午。河道總督李化龍奏報。分水河成。糧艘由泇河者已過三分之二。由黃河大溜者。止三分之一。舊者已壞。新者未成。而過洪曾不逾限。國之福也。章下所司。　庚戌河道總督曹時聘以淮徐道副使卜汝梁挂冠長往。大挑在邇。亟須得人。議將漕河道按察司汪可受加銜改補。其漕河一道。卽行裁革。以省糜費。及可受以憂去。復請以開封府知府馮盛明陞補。下吏部覆議。從之。　癸亥工科右給事中宋一韓以漕渠淤澱。及論舊河臣李化龍開泇之誤。因言曹時聘意主大挑。庶幾近之。乃責役於四百日之後。爲計亦左。且夫以募集恐難久恃。乞下工部遣諭覆議施行。從之。

壬申。工部覆李化龍分水河成故道漸復疏。得旨。分黃工役垂成。一切築壩塞決等項。正係喫緊。各該撫按官務嚴行在河司道府縣等官。速併力修築。刻期完報。以收一簣之功。有稽誤工程致貽後患者。不時參處。工完之日。自行優敘。　九月庚子。工部尚書姚繼可言。頃督臣所報分水河成。故道漸復。而又忽報單隄大潰。豐沛蕩離。魚濟運道。危如累卵。夫以此時報河工之就緒。即以此時報河流之橫決。科臣所請在河之臣無不殫心籌畫。以固守隄防。又未及隨時呈報。以早圖拯護。宜行總河覆核。上曰。河患衝決不寧。先着作速保護漕隄。毋令妨運。在河官員。必因總河丁憂。玩弛失事。俱難逃責。着河道嚴查。分別以聞。仍速行督率。及今水落時。從長疏塞。以待新官之至。　十二月丁巳。工部尚書姚繼可言。泇黃之役。不一勞則不永逸。不捐四十萬之金錢。二十萬之夫役。必不能收萬全。總河李化龍所議五河之支渠。王市之石閘。上緊挑砌。大泛口之溜。彭家口之淺。作速浚治。惟在新河臣速議。上曰。泇河着實浚治。以資新運。黃河應否大挑。新總理酌議具奏。宜速催赴任。　戊午。原任陝西參政、今調湖廣茶陵州知州范守己言。國家漕輓。仰給東南。歲運四百萬石。止賴惠通河一線之水耳。而壅塞無常。百十年來。非止一次。往者議開膠萊河。議通海運。藹日廣心。迄無成功。長慮卻顧。卒無善策。邇因河流南徙。二洪淺澀。至廑皇上宵旰之憂。賴有智謀大臣議開泇河。自邳州至於夏鎮。軼出彭城之左。舳艫無阻。厥功良多。乃不意河決單縣。復有南陽之淤也。欲護漕渠。不得不急治黃河。欲治黃河。不得不大費工力。聞河工之需用銀八十萬兩。動

夫數十萬名。過計者不無意外之慮。況挑築於此處。能保不橫決於他所。河之遷徙無常。漕之艱阻莫測。何不別求便利。以為永久之圖也。查嘉靖六年。河決豐沛。東溢逾漕。漫入昭陽湖。左都御史胡世寧自南京赴召。上疏言。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由陽武起六百餘里。至衛水入舟。轉達至京。又開沁水至武陟縣紅荊口分流。一派通衛。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沁可以通衛也。宜遣官踏視。或紅荊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疏下工部詳議。因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主開昭陽湖左新渠。世寧之議不行。久之新渠難成。復濟故道。因仍至今。臣嘗往來沁口諸處。見沁水自山西穿太行。而南至武陟縣東南入河。十數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乃自木蘭店東決岸奔流入衛。則世寧紅荊口之說信矣。彼時守土諸臣。塞其決口。築以堅隄。仍導沁水入河。而隄外遺有河形。直抵衛濟。固至今存也。若於原決築隄處。建一石閘。分沁水。一派東流入衛。為力甚易。再將原衛河形補加修浚。兩岸培為縴道。為力亦易。計其工費。用銀不過二三萬。用夫不過一萬餘名。而大工告成矣。乃引漕舟自邳州溯河而上。直抵沁口。因沁入衛。東達臨清。則會通河可以不用也。若謂溯河數百里。或有灘溜之險。無縴道之便。則又有一河可由者。查滎陽之東。廣武山南。一水東流。經鄭州中牟之北。祥符之西。由朱仙鎮而南。經尉氏扶溝。西華之東。沈丘之南。在元史名為鄭水。土人名為賈魯河者也。南至周家口。與潁水合流。名為沙河。至潁州正陽鎮入淮。直抵淮安。今自正陽至朱仙鎮。舟楫通行。略無阻滯。自朱仙鎮而北而西。至鄭州西北惠濟橋。地方

不及二百里。河身略窄。稍當修浚。若於惠濟橋西開一支渠分水。一派北入黃河。不及二十里。渡河而北。直入沁口。爲道甚便。如謂鄭水微弱。不任漕舟。則滎鄭之間。又有京水索水須水諸泉。皆可引入鄭水。以濟漕挽。再每二十里建一分水閘。如會通河之北。則蓄洩有時。水自裕如。計其工費丁力。亦不過四五萬兩耳。若此道既通。則漕舟出天妃閘。即由洪澤湖入淮。迴淮入潁水。迴潁入鄭水。牽挽尤穩。黃河又可不用矣。雖衝溢萬變何慮焉。如河流安妥。不致侵漕。則夏鎮南陽之間。仍加修浚。兩利而俱存之。分舟並進。可免守閘之困。如河流變遷。東道有梗。則專由鄭水而徐呂之道無問。便利之策。無逾此者。臣懷此已二十餘年。因會通河無阻。不敢輕言。今屢浚屢塞。而黃河又衝決無時。侵逼益甚。與其竭海內脂膏。以塡不測之壑。孰若改絃易轍。就此易竟之功緒也。伏乞敕下工部及督河大臣差官踏視。如果臣言可用。先將武陟迤東至於衞水之滸。東西百餘里原有河身故道。發夫萬餘名、及時挑浚。約深一丈。闊十丈。卻於木蘭店東築隄處所修建石閘一座。分導沁水。一派東行入衞。舟至則啓閘以通漕。舟盡則閉閘以掩水。明歲春末。其功可成。姑將漕舟迴河而上。由沁入衞。以濟目前之急。卻議修浚朱仙鎭迤北至惠濟橋迤西。分導鄭水。以通漕舟。則帑藏民力可省百倍。而國家之利賴無窮矣。或慮沁水入衞。恐獲嘉、新鄉之間。不無泛濫之虞。不知建閘啓閉。節宣其流。止分十分之一二東行耳。而沁之洪流。固自南入黃水也。如必思患預防。當多建閘三五處。相距或二十里或三十里。無事重重固閉以防東流。舟到遞相啓閉以爲蓄洩。

又何泛濫之足虞耶。或又謂大挑黃河。欲除民害。工不容已。臣非欲止其役。但今日急在漕運。而民害次之。漕運一通。國家之命脈已固。雖黃河遷徙無常。不過坍塌一二縣一二鄉之地耳。爲築長隄以捍其衝可也。如勢不可遏。遷其城郭以避之。有何不可。何必與河爭尺寸之地耶。下工部覆議。行總河及河南撫按勘議具奏。明神宗實錄。

是年春正月。總理河道侍郎李化龍請開泇河。曰。河自開封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出茶城。向徐邳。名濁河。爲中路。由曹單豐沛出飛雲橋。向徐溝。名銀河。爲北路。由潘家口入宿遷。出小河口。名符離河。爲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於陵。亦濟於運。前河臣翁大立、舒應龍並創泇河之議。至劉東星大加開治。漕艘由泇行者已十之三四。至李化龍乃得竣事。漕運便之。苕上紀聞。

是年。總河尚書李化龍以爲黃侵縴道。漕事可虞。於是大挑泇河。自直河口起至李家港止。開拓二百六十里。漕船始由泇通行。以避黃險。本年秋。河由昭陽湖穿李家口。出鎮口。全河上灌南陽。北薄新店。南河全考。

先是萬歷三年。部議開泇河。隨該科道勘議題寢。至是河決蒙墻。決黃莊。淹城郭。病運道。於是李化龍開挑泇河。以便行運。自王市口抵直河五百餘里。以避黃河三百里之險。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歷三十三年二月丁卯。總理河道少保兵部尚書丁憂李化龍奏。臣以過大行虧。延禍臣母。蒙

皇上憫其憂苦。亟點新臣。又以河漕事重。命臣料理候代。臣思泇河業已通漕。但直河一段沙淺。韓莊、臺莊、郗山一帶。尙多淺狹。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於直河之南另挑支河三十里。於王市等處建閘三座。於彭家口臺莊等處。各加展浚。至一萬二千三百丈。足行全運。臣之料理泇河者如此。又念徐邳之間。黃河大溜。至不通舟。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將塘池、馬家淺、高家灘各挑月河一道。栲栳灣大加疏浚。牛角灣、張孤山、范家山等處。俱大加開闢。令黃水順流南下。不復舊年景象矣。臣之料理黃河者如此。又念南陽西隄。頻年爲黃水衝激。湖水嚙蝕已多。恐湖身漸高。則黃河漸北。因而穿漕。是又一李家口矣。因令各官集料鳩夫。將南陽運河西岸釘樁下埽。實土築隄。以遏湖波。又將單縣陳燦樓決口堵塞。以絕來源。臣之料理南陽一帶漕隄者如此。蓋臣身雖不能出。而心則不敢不盡。體雖已抱病。而力猶不敢不竭。今已得代。故敢備述上聞。少釋南顧之懷。報聞。　三月丙申。工部都水司員外考察浮躁。潘大復奏。臣奉命管理通惠河道。自通州閱河至天津。計程三百二十餘里。沿途淺阻。計五十餘處。土人云。河係浮沙。隨浚隨淤。故運艘至日。近則自香河之黃家渡起剝。遠則自武清之楊村以下起剝。統計剝價之費。大約十五萬餘兩。而各旗甲之私貼不與焉。至於投水插和種種弊端。又未可縷指數也。臣奉旨挑浚。於三十二年四月開工。本年六月止。力役甫竣。而大雨滂沱。臣謂沙隨水來。前功將盡棄矣。至八九月間。水消且盡。運艘南來。絲毫無阻。彼時卽宜具奏。恐人謂偶緣霑雨。遂爾貪天。竊計今年四月間。再一淪疏。倘仍復通行。

便可報命。不意臣之不肖。挂名察典。故不得不明白一言。以畢前件也。報聞。　丁酉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曹時聘奏。臣先任應天巡撫。蒙恩陞任。於二月初二日渡江而北。沿途閱視儀揚高寶。以至淮安河道。俱各安瀾無恙。清江浦見修隄工完及八分已上。出清河口。係淮黃交會之處。測量水勢甚深。桃源黃壩新成。可備減水之用。初十日至宿遷。與新撫臣周孔教面代。一意北行。十二日至邳州直河口。即泇河之下流也。舊督臣李化龍。咨送關防文卷。即日接管行事。舍舟登陸。沿泇閱視。所有開渠建閘各工。亦俱完及八分以上。其未竟者。以水湧礓出。頗難施力。臣酌其多寡難易。限以日期。總之三月初旬。工役俱竣。新河可以通行也。復輓舟而上。逐程按視。如梼栊灣、牛角灣二處。跌溜甚險。督令設法疏治。務得其平。自牛角灣而上。即夏鎮也。黃水自昭陽湖散漫而南。出李家口。至范家山。仍歸徐邳故道。第李家口外聯諸湖。一望無際。勢如滄海。又自珠梅閘而上。即南陽也。一帶西隄。因被黃流蕩嚙。殘毀甚多。前督臣已大加修築。護以椿埽。但四顧皆水。雇船運土。遠在二三十里之外。計日程工。須四月初旬乃能完事。彼時大幫始至。縴道已成。銜尾而行。可保必無梗阻耳。報聞。明神宗實錄。

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萬曆二年進士。三十一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與淮揚巡撫李三才奏開泇河。由直河入泇口。抵夏鎮。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呂梁之險。再以憂去。明史稿。

黃河在西北。土稍堅。患衝突難禦。在東南。土益鬆。患散漫難收。李霖寰決計走泇河。其言曰。黃河者、運

河之賊也。舍黃一里。卽避一里之賊。其苦之如此。湧幢小品．薈蕞．．明運道興廢不一．盛應期開新河．被論中旨．越四十年．而朱少保卒成其功．潘宮保闢南陽河．經夏鎮．道留城．出鎮口．以避黃水之衝．功亦偉矣．乃泇河議興．則以三難二病之說進．因此去官．尋泇河之役亦報罷．越三十年．而李少保公然奏績．甚矣哉天下之事．成功遲速．蓋有時數存焉．迨至本朝．靳文襄公與今相國遂寧公．凜承聖訓．開成中河．遂致東南歲漕數百萬貢楫．繇淮渡黃。僅一十五里．挂帆如駛．安瀾無恙．三百年來．運道盡善盡美．之數公者．功不在宋尚書陳平江下矣．

梅守相。字春寰。宣城人。萬曆己丑進士。任夏鎮分司。自劉東星開浚韓家莊。以及李化龍鑿泇河功成。皆守相爲之佐理。其有功漕河。不亞於二公也。山東全河備考．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二月壬寅。廣西道御史史㮚言。國家水患。惟河爲急。上關陵寢。下關運道。況今之河。又非昔比。漸徙漸北。愈壅愈決。陵患難寧。運道日梗。所在生靈。廬舍沈淵。浮苴棲木。治河者迄無成功。臣按先朝宋禮經營會通。寢處河上。始終數載。揣高度低。集思廣益。兼以國初物力豐盛。法令必行。是以工成一舉。利垂數世。今則不然。大役已興而議未決。丁夫方集而料已窮。驅饑疲之民於嚴寒之後。枵腹墮指。累累而是。此不能慎始之故。濱河守令。半集河上。沿河赤子。悉赴工所。徵發太煩。期會太促。洶洶生心。憂在瓦解。此不能防微之故。昔挑王家口。費金錢百餘萬。今挑朱旺口。又需金錢八十萬。竭澤可虞。勞薪難繼。此不能長慮之過。泇河之役。亦一時權宜。但河塞而後議泇。則泇成宜必可以代河。今導河而河流愈漫。浚泇而泇河日枯。二役並興。一役莫竟。此不能圖終之過。爲今之計。固當廣集方略。而其要務則莫急於措處錢糧、綏懷衆庶二者。蓋集三省之衆於一方。春深則溼氣蒸、疫厲作。宜析處分屯。每屯相去里許。於其中分任老壯。多置居所。分銀斗粟。務沾實惠。則應募者必衆。應募者衆。則可免調鄉丁。彼鄉丁裹糧而赴千里之役。去家而失農桑之期。豈若應募就食者。得斗粟分文之惠。免流離饑凍之苦哉。至於

錢糧。內帑可捐。外帑可借。而漕糧必不可留。蓋漕河固國家咽喉。而漕糧尤國家命脈。臣竊計每省協助、不過三四萬。則數十萬金錢。一朝可集。然金錢不可食。必變爲粟米。臣聞山東、河南、江北地方頗稔。誠厚値以募米商而捐其稅。米商必集。米價自平。轉三省粟以供數萬之衆。何憂不及。又臣觀今日諸臣。人持一心。山東諸臣利河南流。河南諸臣利河東下。兩議相持。阻撓四出。敗乃公事。莫甚此曹。乞亟選賢能同心戮力。以幾平成之功。不報。　八月辛酉。河道總督曹時聘言國家二百餘年。自徐而下。大都以河爲運。邇來遷徙不常。數失其利。非二洪告涸。則諸溜難前。內外臣工。蒿目腐心。莫不以無漕爲慮。幸泇河一線。先河臣舒應龍掤開韓家莊以洩湖水。而路始通。繼則劉東星大開梁城、侯行莊以試行運。而路漸廣。比至三十二年。李化龍上開李家港。鑿都水石。下開直河口。挑田家莊。殫力經營。行運過半。而路始闢。至三十三年二月內。該臣接管。見得改挑經始。運艘將臨。立限嚴催。多方鼓舞。莫春首夏。接踵告完。是年行運者八千二十二隻。今年糧艘七千七百六十五隻。盡數渡泇。則泇之可賴。豈不昭昭在人耳目哉。然漕渠成矣。河官未設。閘座建矣。官夫未定。轉輸通矣。置郵未改。萑苻警矣。司捕未立。兼之閘禁未嚴。節宣失度。水利一洩。立覩膠舟。臣不敢虧一簣之功。廣集衆思。謬畫善後六事以聞。一議以兗東道加管河二字。於原領敕書內管滕嶧二縣河務。兗州府馬捕通判及嶧縣縣丞。俱令兼管泇務。以便責成。一議以黃家閘官夫移之韓莊。留城閘官夫移之臺莊。馬家橋官夫移之頓莊。專司啓閉。一議趙村爲邳宿適中之地。萬

家莊爲邳嶧適中之地。各添設一驛。以便應付。一議於嶧縣臺家莊地方。添設巡簡司。置巡簡一員。弓兵四十名。以備干掫。一議禁勢要人員。不得恃強阻撓閘務。以節水利。一議補築殘隄。截削灣嘴。展闊陿岸。疏浚淺沙。以收全功。皆從之。　九月辛未。河道總督曹時聘以朱旺決口既塞。疏聞因條議十事。一移置專道。一增設河官。一剏築隄防。一建立鋪廠。一分別賞罰。一久任責成。一申明職掌。一嚴禁那借。一議處河夫。一除豁占田。工部覆如議。上諭部臣。連歲公帑民力俱竭於河上。役不可再。宜懷永圖。旣稱大壩已成。全河東注。必使盡出中路。方保無虞。趁此秋涸。將一應南北隄岸。儘力修築。屹如山峙。自然水得所歸。方堪永賴。所議十事。俱依擬。朝廷不惜懋賞。亦不事姑息。可卽行。與河上諸臣知之。　十月辛亥。蔭原任總漕工部尚書劉東星一子入監讀書。以議開泇河功成故也。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二月癸卯。工部覆議泇河善後六事。俱依議行。從總河曹時聘之請也。去歲漕河再決蕭碭之間。以巨浸爲憂。自楊村集而下。黃堌口而上。再築再塞。凡用夫二十萬人。金錢八十萬緡。至是乃言全河既已就軌。泇河委應厚終。開泇於梗漕之日。固不可因泇而廢黃。漕利於泇成之後。亦不可因黃而廢泇。兩利俱存。庶緩急可賴。如謂南陽之患已去。而徐邳之險可乘。異時有失。誰司其咎乎。因議築郗山之隄。削頓莊之嘴。平大泛口之溜。浚貓兒窩等處之淺。建鉅梁首衝之閘。增王市徐塘之壩。以終泇河未就之功。又議設河官、置官夫、建驛遞、立巡司、嚴閘禁、加裁展以成新渠。其後之務。大率皆切近無

甚屬耗然亦自去歲冬月三請乃下。四月戊申。河道總督曹時聘疏言。夏鎮分司原管閘河。上自珠梅。下抵黃家運渠。地方不過百里。自梁境以下。俱屬中河。故責任差輕。自萬曆十六年。黃河盛漲。倒灌鎮口。遂議將梁境、鎮口並丁家集縷隄盡屬夏鎮。責任已倍矣。然此不過百五十里之河耳。今泇河既開。自李家巷至劉昌莊。則係沛縣。自劉昌下抵黃林。則入滕嶧之境。延長一百六十餘里。悉係漕艘使官仍主事。則品秩未崇。敕諭未頒。則事權不重。宜將夏鎮主事改爲郎中。頒給敕書。照中河事例。庶事權重。而臂指相聯。漕渠永賴矣。章下所司。　七月壬寅。查核通灣所失糧艘。自閏月甲申以前。戊寅以後。屢有漂溺。凡損船三十三隻。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溺死運軍二十六名。其沿河民戶漂沒者。不復能稽。畿輔通志祥異志考中。是年並不紀及水災。乃通灣漂沒人船糧米如此之多。甚至沿河民戶被害者不復能稽。而考不之及。甚矣志乘之失載者多也。　十二月甲子。總河曹時聘以泇渠告成。核實工費。再請錄効勞官員。事下工部。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二月乙丑。工部再請覆覈泇河工費及効勞官員。旨命巡漕御史查勘。分別以憑激勸。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十月乙丑。巡漕御史顏思忠條議申飭漕規。一建閘壩。以竟前工。徐塘貓窩等處。流沙爲患。先河臣議於閻家集、田家口、吳家沖建閘三座。以備蓄積。於徐塘河、王文溝、王市溝建石壩。以備分洩。於張村、長旺等口各築截河二壩。以遏流沙。至泇河之水。全藉南旺、蜀山、安山諸泉。須大加疏通。

令泉脈湧注。又滄浪水改從針溝口入泇。自源槩委。亦濟運之上策也。一設官建驛。以保萬全。泇河南北二百六十里。人舍稀少。盜賊公行。議將徐州水驛移之泇溝。邳州水驛移之田家口。以兗州泇河通判移駐臺莊。徐州管河同知移駐王市口。邳州管河同知移駐直河。每春夏行運之時。以徐州叅將移駐猫窩。沙溝守備移駐韓莊鄒山地方。聲勢相倚。河溝爲之肅淸矣。餘聚造船以資輓運。修潞河以濟起納。嚴法令以肅漕政。章下部。　戊辰巡漕御史顏思忠直陳新河可開之狀。先是議者以國家漕運專恃會通一河。欲更開膠河以防不虞。會以人情不調。報罷。思忠言膠萊新河。南自麻灣通南海。北自海倉通北海。地之相距計三百四十里。除麻灣南抵淮揚七百里。海倉北抵直沽六百里。商賈通行。無容別議。中間河寬水深。工力省便者。麻灣至抱浪廟等處。約共百九十里。河窄水淺及全未挖修者。抱浪至陳村閘等處。約共百五十里。分水嶺地形頗高。尤宜深浚。約略其費可不及十五萬。大都小沽河可以灌中段。大沽河以灌陳村之南。白河以灌分水嶺。南旺山河以灌新店之北。以及中間諸河泊之水以濟助之。凡有水來。必挾沙至。黃泇二河。豈無衝沙。焉得一一躲避。唯當倣臨淸、濟寧事例。建閘設夫。時常修浚。於大小沽河上源修蓋土壩。以障沙來。或建造斗門。以防水漲。因勢利導。隨機曲防。在臨時酌量行之耳。此一役也。沿岸而行。萬無一失。既非有黑海開洋之險。又非有黃河遷徙之虞。居恆則兩路兼行。遇變則此或有滯緩。彼尙可來。國計民生。無便於此。下工部議。（明神宗實錄）

長流一帶。舟楫由玉河而北亦入於天津。又迎水而西三百里。至紫澱三岔口。其一派通定興、易州等處。一派通新安、雄縣、安州等處。中流至府清苑、完、唐、滿、慶五處。此皆舟楫所到之地。小民獲利之所。查二閘創建於成祖定鼎初。補修於世廟三十九年。日久頹弛。今上之三十二年。曾一議及。以物力殫耗。報罷。臣詢之彼中士民。咸謂此閘之興有五利焉。夫陸地轉輸。一牛車運米粟不過十石。而人牛又自齎食。復費十之一二。今以淺船裝載。二人撐之。可運七八十石。是淺船一可當牛車之十。力半功倍。其利一。滿城、完唐等縣。所出類多木石柴炭。天津、河間等處。又饒蘆葦、鹽米、南貨種種。若河道流通。商販往來。農末相資。有無相濟。地方即不幸而遭水旱之災。猶可仰給鄰封。不致束手待斃。其利二。此中居民。類窳偷相習。不復知有江南水利灌溉之事。自去歲大旱。今歲自春徂夏不雨。閘壩決裂。蓄洩無資。若此閘誠修。則滾水斥鹵。可為沃壤。其利三。嘗考京東密雲、京北昌平。自萬曆元年。總督劉斯潔、楊兆議建疏通潮白二河、陵泉諸水。歲漕山東河南粟米二十萬石。以贍密鎮。歲漕江北粳米二十萬石。以贍昌平。兩鎮軍士。從茲免於脫巾之虞。今若比例通州穵運之例。自清河閘抵河間一帶。多設閘座。廣造剝船。總其事於天津部屬。歲於臨德兩倉粟米內漕二十萬石。以給保定、易州、紫荊各關軍士。即有水旱之災。可以不苦。軍國用饒。士馬騰飽。其利四。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矧年來物力空匱。庫藏殫耗。倘規模大闊。庸衆駭聽。莫若先建此閘二座。石柱木橋二座。以觀河道流通。居民利涉。商賈往來之效。倘公私上下曉然知此役之興。有

益無損。有利無害。然後次第議及空運之事。他日足食足兵之政。實始基之矣。其利五。章下部。部覆除空運事隸戶部聽該部議覆外。所稱修閘事。鑿鑿可行。宜着該管地方從長措處。次第興工。完日將用過夫匠物料工價進册奏繳。淸册送部查考施行。報可。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三十九年二月乙酉。工部題覆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劉士忠泇黃便宜疏。言泇梁歷春而夏。沂武京河山水衝發。有沙淤潰決。歲終當如南旺例修治。其水將置何所乎。勢不得不塞泇河壩。令水復歸黃。臣議每年三月初。則開泇河壩。令糧運官民船繇直河口而進。以便利往。至九月初則塞之。每年九月初則開呂公壩入黃。所以便回空與官民船往來。至次年二月中則塞之。半年由泇。半年由黃。此兩利之道也。乃黃河四驛。而泇止一驛。甚屬不均。今地方勢難加設。惟四驛止應付半年。頗爲空閒。於內裁革一驛。移至趙村。以便供億。又泇河通判相應移置萬家驛左右。以便查閱修築。通泇二百五十里。設兩驛。一巡檢司。又置一府廳。行見成聚成都。官民船當赴之如歸。誠一勞永逸之計。報可。 四月壬申。工部侍郎劉元霖、御史蘇惟霖言。泇河之在直隸者。有猫窩一淺。爲沂下流。河廣沙深。不可以閘。最爲泇患。今觀河沙口門兩讓箭許。掘一月河。迴流卽淸。宜於此下二里許。仍西掘一月河。以通沂口之月河。凡水挾沙來。河性直走。有月河以分之。則洄伏之處。沙所必儲。就此二里。特加撈刷。比歲修十五丈之河。難易較然。而泇患可減矣。又邳宿同知所管左黃右泇。歲費三萬兩貯邳。久之弊滋。移貯淮庫。而關支往返耗廢

誤工。議將此項經解總河收發附近藏積。每季河官先期赴領。便宜給發。季有報。歲有稽。則費不虛。而工早集矣。依議行。　十一月辛酉。工科給事中馬從龍言。今歲阻凍。皆以水淺爲辭。當令管河衙門預爲挑淺。其山東地方泉源。預加疏浚。留中。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四十年六月庚辰。以通惠河衝決。奪指揮馬鴻功等俸三月。仍行河臣嚴飭挑浚修築。　八月己丑。河道總督劉士忠言。泇黃並用。每歲三月開直河口壩。又彭家壩。閉呂公堂壩。俾汶泗諸泉之水。繇泇專行重運。及袍服鮮貢等船。至八月終則塞之。每年九月開呂公堂壩。閉彭直二壩。俾諸泉河入黃。以利回空。及官民船。至次年二月終則塞之。半年繇泇。半年繇黃。相資兩利。乞下所司。部覆如河臣言。上是之。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戊午。巡按直隸御史潘之祥言。臣巡歷燕趙梁宋之區。日視滹沱漳河之水。洪流洶湧。隄岸潰拆。民居頹圮。行旅蕭條。臣心憂之。已自大雄駕小艇入齊魯之境。夾岸悲號。愁聲滿耳。則皆濱海之竈民。爲海水所漂溺逃竄者也。今朔風戒嚴。祁寒怨咨。災傷之民。無衣無食。野棲露處。可爲寒心。伏乞皇上垂憐賑恤。不報。明神宗實錄。

是年十一月內。該帶管河道漕撫陳薦。檄郎中何慶元、揚州道熊尚文、開寶應縣宏濟河北月河一道。長一百三十丈。南月河一道。長一百五十丈。又建近湖西隄九淺七淺滾水石壩二座。于明年工完。

按宏濟河南北二閘。每遇夏秋。淮水漲發。二閘不及吞吐。行舟覆溺。至是開挑月河。捌建滾水二壩。分殺河怒。水溜遂平。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四十四年三月丙申。戶科給事中商周祚言。今歲漕糧除改折截留外。亦宜如期輸運。而水淺舟膠。大爲運梗。所需河臣料理。其勢倍切。乞速用總河大臣。仍促其星夜赴任。以理漕事。不報。　五月己卯。巡漕御史朱堦言。漕政一修浚泉湖。國家歲漕。由江河抵邳。水常虞溢。由泇入閘。歷閘抵衛。水常虞涸。此其大較也。自夏鎮而北。別無運道。不過賴閘河以利涉耳。此河半屬枯澀。先臣宋禮築壩戴村。奪二汶入海之路。灌此成河。復導洙泗汴沂諸水以佐之。汶雖牽衆流出全力以奉漕。然行遠而竭。已自難支。至南旺復分其四以南迎淮。六以北赴衛。無崑崙之源。多尾閭之洩。能無疲於奔命哉。況此泉遇夏秋而漲。遇春冬而涸。遇雨而漲。遇無雨卽夏秋亦涸。先臣逆慮其不可恃也。乃於沿岸陂澤如所謂昭陽、南旺、馬踏、蜀山、安山諸湖。設立斗門。名曰水櫃。漕河水漲。聽其溢而瀦之湖。漕河水消。決其蓄而注之漕。積泄有法。盜決有罪。夫然後旱澇俱有恃而無恐。無奈法久禁弛。湖多曠土。人遂垂涎。其間昭陽一湖。以作藩田。其餘諸湖高亢處半爲勢豪占種。其最窪下者。或有行潦。閘壩坍塌。地勢淤淺。蓄得幾許。所謂溝澮之盈涸耳。曾何濟於運哉。而職司償餉者。不過受事之初、督令修浚。下亦以空文應之。頃山東半年不雨。泉流幾斷。職按圖而索水櫃。管河府佐茫然也。乞敕總河撫臣。躬親踏驗。凡係先年濟運各湖。淸查歸官。隄

壩斗門．亟時修築．處處蓄瀦有餘．漕臣不至遇旱而束手矣．從之． 十月丁巳．巡漕御史梁州彥上漕河事宜．一修治黃泇．自泇渠告成．歲避徐沛之險．而不虞黃河之近齧．不復修．廷臣以為漕利．而不知漕終以此受病也．年來一決狼矢．再決三山．復決塔山．璧馬空沈．此塞彼潰．今歲狼矢又見告矣．以洑流漲發．高與隄齊．俯瞰徐城如累卵．決於南．則靈睢為壑．而泇虞徑瀉．決於北．則以泇為尾閭．運隄宛在水中．漕舟不能飛渡也．為今之計．宜議經久．使徐城不憂建瓴．泇岸不為黃據．或于徐靈一帶．護城舊隄．增卑培薄．繕治堅完．庶幾不逢其害．或于直口遞北運道．剏築隄岸．迤西縷河而止．此隄既成．有裨牽輓．兼足為田廬屏障．不然．旋塞旋決．民勞已甚．且濁流歲齧．泇底告淤．將無泇矣．一修治東省以北漕河．漕艘過洪．必按例具報．而過此則否．豈非以一入東省．便可順流北趨耶．乃如汶如濟如衛．昨歲既苦膠淺．而今歲白河更甚矣．謂宜覈泉河之舊址．而勿為豪右所侵．疏衛河之淤塞．而勿為私閘所閉．浚白河之壅沙．而勿為淺夫所冒破．夏鎮以北．其通行無礙乎．明神宗實錄．

萬曆四十五年七月．帶管總河陳薦、檄郎中李之藻督揚州府通判馮乘雲築黃浦閘下南岸一帶．至射陽湖止．長五十里．其明年．郎中徐待聘復督淮安府同知劉天惠築北岸一帶．長五千九百七丈．至次年告成．南河全考．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

運河水

明神宗萬歷四十六年五月庚寅。山東巡按畢懋康陳東省急務。在通海運。國初漕運由海。後以漂沒爲虞。始開會通河。然河徙不定。莫若修膠萊新河。與會通表裏而行。繇淮之六套口入海。至麻灣口入河。繇海倉口出海。至天津。約可一千四百餘里。沿崖揚帆。不涉大洋。善風不數日可達。非若河道之迂艱。居恆則南路並進。過梗則此滯彼來。庶轉輸不匱。亦國家無窮之利也。　五月庚子。調山東驛傳道副使陶朗先爲登萊道副使。總理海運。　九月辛丑。工部題汶上等縣地方淤淺。先期挑浚。以便新運。從之。　十月丁卯。直隸巡按董元儒奏陳漕運六議。一曰議建閘座。濟寧以北。自戴家灣閘至臨淸磚閘。相距三十餘里。河勢陡瀉。宜於適中狄家樓處。建石閘一座。而又於王家淺、回龍橋諸處各建一座。於鰲頭磯前另鑿月河。立小閘以資蓄洩。庶回瀾一倒。水勢自平。一曰疏浚白河。天津至通州計五十九淺。每年額派各州縣衛淺夫一千七百餘名。費工食萬餘金。宜將額派銀兩解通惠河衙門。轉發管河通判及四總委處。募夫浚築。自潞河以至津門。畫地分工。勿令衙役經手。即衛軍亦以此法行之。查無浚築之功。即扣留月米。僱募充役。庶夫無虛冒。年終各官聽部臣舉功。而又編選旗軍。分別三等。以正丁領運。以餘丁幫貼。庶漕

運有裨。該部是其策。上命俱依擬行。有司怠玩從事的。各御史據實參處。 十一月乙卯。浙江道御史江日彩陳救時四務。國家轉漕東南賴盈盈一水。萬一水涸運乾。或有如前盜據淮揚臨德而扼其吭。且奈何。聞浙江海船、松江太倉沙船、淮安雕船、時至山東寧海買米。離山海關不遠。宜令南京近海州縣有糧米者。衞所厚僱前船。歲運四五萬石。熟其路逕。以爲有事之備。則海運之議宜講也。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五月己亥。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張問達言。邊氛猖獗日甚。運船轉輸可虞。謹擬沿途防護京通起剝事宜。以固根本。稱漕糧四百萬石。由江淮達泇黃。由泇黃抵津壩。風濤阻險。與陽侯河伯爭權。萬一防護疎虞。起剝濡滯。致生他變。軍國可憂。乞嚴檄所司照先年水涸漕遲例。多僱民船幫運。其應得腳價。卽于通濟庫見行給支。不許短直。小民唯利是趨。自當樂從應募。而又嚴督淺夫隨時挑浚。務使河渠深廣。船不留行。庶於漕政有裨。奉旨。漕運關係匪輕。況今邊警戒嚴。護衞尤宜加謹。其防守加剝及支運等事。俱依擬着實舉行。應另議者。着再議具奏。明神宗實錄。

是年八月。總河侍郎王佐檄行郎中徐待聘修高郵西門審港口起迤南。石工五百九十八丈。於天啓元年六月築完其半。徐候另詳興舉。 十月。江都三汊河淤三百二十三丈。界首鎮南淤三百五丈。鎮北淤三百二十二丈。梗阻重運。郎中徐待聘嚴督官夫挑濬。糧運稱利。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四十八年三月癸未。工部覆巡漕御史毛一鷺所陳漕河三事。一泇河之完工當議。謂漕運

河道。前此惟治黃爲急。自泇河開。而糧艘避險即安。眞永賴之利也。唯是初浚。尚多潦略。河身不無淺狹。至于崖岸衝缺。牽輓難前。則疏浚補葺之功。皆不可已。泇河三百里內。屬夏鎮者。有閘九座。屬中河者。止藉草壩。逐年費且不貲。而分司官亦有以直口等處建閘之議。又經漕臣參酌。以爲當及時修舉。須移咨總河臣及劄行管河司官。幷前淺狹去處。委官覆勘。估費若干。動支何項錢糧。酌議詳妥。至如落馬湖之修砌隄岸。在漕臣亦以爲功頗浩繁。似當從緩酌議。一水櫃之淸查當議。謂漕渠若濟寧等處。去歲遇旱阻淺。運舟稽遲。蓋以一衣帶水涸可立待耳。先朝尚書宋禮。曾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有湖處所。設立水櫃。可蓄可洩。河漲而洩。則水勢可殺。河涸而放。則涓流可濟。誠便計也。乃歲月既久。滄桑已變。豪右旣擅爲耕藝之常。官司復利其租稅之入。遂至不可問亦不肯問矣。漕臣建議。欲得任怨任勞之人。擔當淸查。循故道而復舊規。於以濟漕河之窮。誠爲有見。應敕總河臣嚴督各司道幷力查復。勿阻於雌黃之浮言。務求臻黑白之實效。效則破格優處。不則無功議罰。一衞河之疏浚當議。謂衞河乃小灘運道。益以漳流始大。自漳河北徙。遂多壅遏之患。曾經道臣翟師雍查勘。欲於臨漳淤口起。至小灘鎮止。約長二百餘里。大加挑浚。於近口處所築一橫隄。以障北流。使歸故道。然費至萬金。工亦非易。且大名臨淸亦有受漳流之患者。似難輕議。唯小丹河自淸化鎮起。至合河鎮止。泉流同以濟運。議欲挑濬深闊。費僅千金。較之障漳北流。爲力甚易。爲費甚省。宜敕總河臣行委山東河南兩道臣會議舉行。而處辦錢糧。則聽總河主持。

上命俱依議行。（明神宗實錄。）

明光宗泰昌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戊辰。颶風壞海運船。御史陳王庭疏議酌處。先是七月初。海運船開洋。至馬頭觜。以風不便停泊。數日時聞海鳴。如金戈鐵馬之聲。百里間黑氣糾連天海。彷彿中見有物隱顯搏擊。波濤潑天。所泊糧船。盡行拍碎。及查傷登屬運船八十五隻。僅完二十二隻。漂沒糧米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四石有奇。萊屬傷船一十六隻。漂沒糧米一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水手溺死者無算。於是巡撫御史陳王庭具題請敕該部將山東明歲應運糧數。從長酌處勘覆。其漂失糧米船隻。用過價費。行該道查明。造册報部。作正開銷。溺死人數。酌量議卹。（明光宗實錄。）

泰昌元年十一月己亥。（熹宗已登極矣。）工部覆總理河道侍郎王佐疏。言水匱濟用。爲其汪洋瀦水。河身深下。而堤岸完固也。今計蜀山、馬場、馬踏、南旺各湖。界址既明。侵盜已復矣。昭陽一湖。舊河盡廢。新河反低。無容縻金錢以加修濬。獨安山湖延袤頗廣。向以三十八里爲水櫃。而歲月久遠。法弛弊生。故河臣復豪強之侵佔。濬河身之淤澱。并原額而廣之。共五十五里有奇。以至於隄外湖池。俱清丈明白。額徵租銀。是目前之水。誠可以利達漕舟矣。若夫歲修當固界限當定。示禁當嚴。必須通計各湖。歲加修浚。俟年終類奏。而治河等官。仍以水櫃之興廢分別殿最。著爲永利可也。上是之。　十二月癸亥。工部覆總理河道侍郎王佐疏言。北河通漕。專藉衛水。然上源未暢。則下流必壅。今漳河已徙。衛流已塞。獨有挽漳而引沁闕丹

三策而已。顧漳水東下之處。勢竟及泉。挑浚難施。未易挽也。若沁水之闢。新汲一帶地方。郵署相連。廬舍鱗次。必闢渠以受沁。此地不爲丘墟乎。丹水湧溢。雖勢與沁同。然丹口旣闊。則修武而下。皆成安流。此闢丹之議。無容再計者。其條列展河。砌閘築堰。平租示禁。僱役動支。經費各款。河臣籌計。不遺餘力。循而行之。可垂永利。惟是河徙不常。闢丹不無再阻。則挽漳引沁。不妨並存其議。以待異日講求。上然之。明熹宗實錄。

明熹宗天啓元年正月戊子。戶科左給事中韋蕃條奏足餉六事。幷議通海運開膠河。章下所司。　二月乙丑。海運遭風。遣山東撫臣及薊遼等處道臣致祭海神。　閏二月甲申。巡按直隸御史張新詔言。考通惠河。卽元郭守敬所修故道。國朝平江伯陳銳疏通之。運船直達大通橋下。彼時勢豪欲尅取腳價。壞其事。後因御史吳仲言。乃命郎中何棟、吳嗣忠仍濬裏河。計費纔七千兩。所省腳價十二萬。此繇通州至大通橋省費之大較也。若由大通橋至朝陽門。尙有三里許。其地平衍閑曠。有掘就河身。現在倘導玉河之水。稍迴而北。至朝陽門。量建閘座及剝船若干隻。糧運到時。徑于門下上車。似爲便計。蓋會典開載車戶腳價。自大通橋至東倉。每石銀一分六釐。近又議加三釐。至西倉銀二分三釐。若復省路三里許。則東倉腳價可減十之六七。西倉腳價可減十之三四。互而計之。總減一半。每歲京糧以二百六十萬爲率。卽可省腳價二萬六千餘兩。彼從通州至大通橋。凡四十里。止費銀七千。此三里許之地。能費幾何。卽除挑濬外。建閘造船等費。只消一年腳價之半。便已寬然有餘。一成之後。每歲省銀二萬六千以三十年之通計。

遂得七八十萬入太倉矣。詔部議覆。　十月辛巳。濬京城壕成。自東便、朝陽、東直、安定、德勝、西直、阜城、西便、正陽九門及重城。共用夫一百五十萬八百九十名。匠一千二百八十九名。班軍積日三萬三千十二名。費水衡銀六萬一千六百二十九兩。司農銀一千七百三十二兩。米三千三百一石。諸椿木灰磚繩斗百物及運價咸具。而鍬钁以歸盔甲廠。收爲甲械之需。　監工科道魏大中等。因言壕之源出玉泉山。徑高梁橋。抵都城西北而派爲二。一循城之左而東而南。一循城之右而南而東。宜按舊閘爲地形高下。次第布之。未可以丈尺槩也。德勝門之水南入關。周行大內。出玉河。近且北淤南壅。而嘉靖庚戌所築重城。地勢既高。有掘未及泉而止者。俟異日清其源。審其勢。疏其脈。達其支。以總滙於大通橋。又須理葺諸閘。節宣蓄洩。以莊金湯而固風氣。下工部。　丁亥。授加銜都司黃允思都司僉書。先是天津由北岸抵遼運道未有行者。自允思始開之。嗣後歲可四五運。遼餉因之不乏。又督發水兵出海。積有勞勣。督餉戶部侍郎李長庚薦於朝。請加實授。從之。明熹宗實錄。

是年黃淮漲溢。決裏河、王公祠外河十餘口。淮安知府宋統殷。山陽知縣練國事。力塞王公祠。明史稿。

是年六月。霖雨不止。裏河隄岸衝倒。水由二鋪灌入三城。平地深一丈。淮安府志。

是年大水。隄決九里北。高郵州志。

明熹宗天啓二年三月庚申。工部尚書王佐題覆漕臣余合中疏。飭漕政三款。一漕之難。難在淺澀。舟行

遲速。可以定地方殿最。今後務盡力挑濬。管河都司總其成。沿河州縣分其任。隨淤隨濬。必期深。士必遠運。無使復歸於河。以滋淺阻。違者以曠職參論。詔如議。 六月辛未。刑科給事中傅擬言六策。一防隄堰。徐淮水高地下。民居如在釜底。萬一隄決。遂成魚鼈之宮。有司急行修築。以戒不虞。下部俱如議。 乙亥。妖賊陷夏鎮。河道總督陳道亨告急。請亟調鄰近省直官兵。兼留援遼粵兵以護漕運。仍速下山東撫按二臣增兵加餉。上許留粵兵三千以護運道。其添兵著該部即議覆。道亨字孟起。新建人。萬曆十四年進士。光宗立。進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拜南京兵部尚書。 七月庚子。差工部屯田司主事陸之祺管會通河。 十二月戊子。督理遼餉戶部右侍郎畢自嚴言。朝鮮運道險遠。登萊假途便捷。乞速行該撫按轉行道府。及時措置海運事宜。章下該部。明熹宗實錄。

是年四月。寶應西隄風浪衝卸。一淺等處石工六百餘丈。臣國盛督令河官甃石補砌。加培土隄。盡塞低陷漏穴。本年十月工竣。 是年興化知縣邊之靖。請修丁溪草堰、小海、白駒、劉莊、攔潮五閘。并呈巡鹽御史房可壯。允發鹽鏹修建。至明年湖河大漲。百川沸騰。匯流入海。海潮突高數尺。賴諸閘堵禦而潮無內灌。河流亦迅駛入海。民田禾麥得以有秋。 按高寶等處之河一帶。河隄閘洞及旁溢之水。俱由興化五場入海。若海口無閘以攔之。則潮入而河水壅阻。今建閘堵禦。潮退水洩。無泛濫淹田之患。更於每閘令場官僉百長保長二人著守。又于海邊修築舊壩十道。俾可遏河禦水。復禁奸民盜壩行

舟。而塲官依時啓閉。嚴加防範。俾水有所束。而五閘亦得永久云。南河全考。

明熹宗天啓三年正月戊申。督理遼餉戶部左侍郎畢自嚴。以守備陳良策議改朝鮮運道於登萊。因上疏極言其便。言朝鮮海運。必論道里之遠近。覈地勢之險夷。較脚價之省費。計糧料之貴賤。察事理之難易。而後可從事。今以天津與登州相提而論。朝鮮運務。必由津海抵登而後入鮮。在登較近一千五百里。是遠近不敵也。由津抵登。中多礓石及鐵板。以觸舟立碎。即如今秋運甫至霑化。即損船十餘隻。糧料千石。若由登運。此禍可免。是險夷不敵也。由津入鮮。以登州爲半途。天津登運。每石脚價四錢。若改登州。便可減半給發。是省廢不敵也。津門逼近京師。仰給截漕。其餘糧料。價頗騰翔。登萊米豆。皆無措處。小民習用市斗。每斗視津斛斗兩倍而贏之。是貴賤不敵也。登州陸續發運。一年可二三次。津門路遙。以極西抵極東。歲僅一次。是難易又不敵也。良策登運之說。無煩再計。但恐登以無船爲解。及查運船有官民二種。官船原用官錢自造。計難猝至。民船實貪脚價前來。一呼可集。再有不足。即於津門南船量行撥給。上命戶部議。登萊巡撫袁可立上疏爭之。章下戶部併議。戶部署部事左侍郎陳邦瞻覆言非便。遂不果行。二月丙子。南京江西道御史陳必謙陳安攘六事。一河上各閘河夫。名存實亡。宜清扣工食。貯庫。類解充餉。　十月癸亥。差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吳昌期管理中河。明熹宗實錄。

是年秋。外河復決數口。尋塞。建淸口磯觜。築高郵中隄及露筋祠湖口石隄。濬界首北淤沙。其冬濬永

濟新河。自淩雲翼開是河未幾而閉。總河都御史劉士忠嘗開壩以濟運。已復塞。而淮安正河。三十年未浚。故議先挑新河。俾運船回空由之。乃濬正河。自許家閘至惠濟祠長千四百餘丈。復建通濟月河小閘。運船皆由正河。新河復閉。時王家集、磨兒莊湍溜日甚。漕儲參政朱國盛謀改濬一河。以爲漕計。令同知宋士中自泇口迤東。抵宿遷陳溝口。復泝駱馬湖。上至馬頰河。往迴相度。乃議開馬家洲。且疏馬頰河口淤塞。上接泇流。下避劉口之險。又疏三汊河流沙十三里。開滔莊河百餘丈。浚深小河二十里。開王能莊二十里。以通駱馬湖口。築塞張家等溝數十道。以束水歸漕。計河五十七里。名通濟新河。五年四月工成。糧運從新河。無劉口、磨兒莊諸險之患。明年。總河侍郎李從心開陳溝地十里。以竟前工。明史稿。

通濟新河。卽駱馬湖也。時王家集、磨莊等七十里。有十三大溜阻運。漕儲道朱國盛、行邳宿同知宋士中詳勘議于董陳二口。入駱馬湖。抵泇六十里。遂從馬頰口至陳家溝。達宿遷縣北。西出大河。以上接泇流。下避劉口等險。運道比舊爲近捷而坦便云。江南通志。

高郵中隄長亙四十餘里。歲久不修。每遇夏秋水漲。隄力不支。農田被潦。先惟塞南北金門二閘以爲障。而船由外湖以行。時遭覆溺。且以築壩擾民。天啓三年。臣國盛佐任淸出揚關曠夫銀八百兩。因會揚州海道郭士望。呈詳總河房公壯麗、漕撫呂公兆熊修築之計。長六百四十四丈。前銀不足。佐以公

帑。酌其緩急。分年砌之。其險工已完。隄下田廬亦可恃以無恐矣。　八月。界首運河迤北一帶。當高寶接界處。河身仍淤。水且涸。先是市猾雍愛輩擅淺剝之利。故雖屢經挑濬而無功。至是悉寘於理。而令高寶河官于淺澀處。先築草壩。使得束水衝刷。復加撈濬。而重運無梗。　九月。修築露筋廟湖口石隄。長一百六十丈。俱從水中疊土砌隄。工程堅鉅。至四年十一月工完。先是邵伯湖游浪。一遇西風大作。鼓浪拍隄。行舟往往觸石覆溺。臣國盛惻然憫之。先於二月呈詳、行委高江二處河官運土實基。外砌磚石。內用樁板。隄外復栽茭柳。以禦驚濤。一切工料。俱係設處夫曠并請部院贖罰以成之。不動官帑。

十一月。會呈河漕部院。詳允挑濬新河淤淺。自楊家廟至文華寺止。長七百一十七丈。四閱月工完。放水以行回空。　按萬曆初年。重運由淸江出口稱艱。漕撫淩雲翼開新河七十里。自楊家廟至文華寺止。行運一年。而以部稅旋閉。三十九年。總河劉士忠開壩濟運。一年復塞。而淮安正河三十年來未挑。故議先挑新河。內有久湮荒涸者。照段分挑。深闊、回空等船。經行無阻。(漕河全考。)

天啓四年二月。會挑淮安正河。自許家閘至惠濟祠止。長一千四百一十六丈八尺。復堵許家閘埽工十餘丈。建通濟月河小閘一座。俱于四月工完。漕船仍由正河。新河復堵閉塞。　按淮安正河年久不挑。河夫雖冒領工食。竟無實加撈濬者。至是大淤。臣國盛會同淮海道宋統殷拘集夫頭而庭詰之。欲按工勘視。諸夫伏辜。遂革前季內工食一千一百五十兩貯庫。會詳。先開新河。通回空。次挑正河。以行

重運。九月會築淮安包家圍洋信港淮城護隄。磚石工長一千六百丈。於十一月報竣。時物料夫匠。先行齊備。故奏不日之工。　按淮郡當漕輓輻輳之地。商賈畢集。而城堞如在釜底。惟恃一線土隄。禦淮黃諸湖滔天之勢。每年加埽護隄。包土塞城。人民惴惴焉、魚鼈是懼。臣國盛先於上年會詳漕河兩院。預備物料。分調夫匠。是以工成最速。其詳具載記中。六月。徐州黃水大漲。內灌州城。是時水由夜發。平地丈餘。徐民若干淹溺。遂有遷城之議。南河全考。

明熹宗天啓五年二月丙午。南工科給事中徐憲卿等。以東南歲荒米貴。條陳五款。一開瓜儀二閘。以通咽喉之地。命著實行。　七月己巳。舊時小灘兌運。設有監兌都司。自裁革之後。督以糧道。顧河南糧道與東省衛弁。原無統轄。往往跋扈咆哮。不受約束。巡撫河南都御史楊方盛以爲言。請將灘運移屬臨清道。俾督率本屬武弁。便於彈壓。其小灘舊有大名道公署一所。乞稍加修葺。以爲臨清道駐節之地。從之。明熹宗實錄。

明熹宗天啓六年六月乙亥。河道總督李從心奏。我國家定鼎燕冀。歲運漕糈四百萬石。藉此運河一線轉輸。在邳以南。則資淮黃二水。在臨清以北。則資漳、衛、洹、淇、滏陽諸水。在直口至臨清。延袤八百餘里。則資汶、泗、洸、沂挾各州縣諸泉水灌濟。以達京通。關係最重。職二月謁陵行河。經宿遷、崔溇、劉口、磨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濂及府州縣官稱。連年運船到此。一船挽拽夫以百計。一夫工食動以數錢。窮旗典鬻以

價。官夫人力與水勢爭衡。簹纜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激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後壓千艘。俱皆等待。各官會議。要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瑤溝止。計程六十七里。另挑一河。於靈、睢、宿、桃、邳五州縣。募夫七千二百名。協力併作。或以濬兼築。則計河工。不計堤工。或以築兼濬。則計隄工。不計河工。或因勢順導。或改曲從直。河底沙礓。用鋤鑿開使深。水中隄下。以船載土壘築使高。隄之殘缺者。加修河之沙淤者。加濬。陳溝十里平地。濬與築兼舉。計挑生河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築木墩水占隄。長二百八十丈。又兩頭坍塌隄。長四十五丈。西岸平地。築隄長一百八十丈。王能莊前後雙河尾。築隄長一百丈。幫築殘隄長七百四十二丈。濬深淺河長二千二百四十丈。其根頂口底。俱照覆估丈尺。于五月初十全完。從此運船改由陳口諸溜。遠近公私幫拽之費可省。漂蕩磕撞之虞以杜。風波不能爲之阻。而各船銜尾直進。可以計日計程。無復躭延阻壓之苦。擇吉開龍門。放水行舟。直抵黃淮之河。旱澇可無虞矣。得旨。是。

乙酉。巡按直隸御史徐卿伯疏言。運道所經。每各有湖貯水。以備旱涸。故民間呼爲水櫃。如汶上之南旺、蜀山、馬踏。東平之安山。濟寧之馬場。沛縣之昭陽諸湖是也。而丹陽有所謂練湖者。周廣四十里。納長山諸水八十四流。爲石閘者七。木函者十有六。國家東南財賦浮運而北。遇涸則啓閉以濟。近湖民田數百頃。遇旱則啓函以資灌溉。夫何近年以來。鄉宦人家侵者侵。占者占。遂舉此湖之制。蕩然不可問。所規者近。所失者遠。伏乞嚴敕諸臣。留心治河。至如練河有爲豪強占據者。速請還官。仍追

租正法。得旨。運道淤淺。管河各官自當及時挑濬。練河蓄水備旱。豈容豪強侵占。著作速清查還官。追贓正法。 戊子。山東道御史袁鯨題。頃見巡漕御史徐卿伯疏言。丹陽練湖水利。被豪勢侵占。業奉旨清查還官。還租正法矣。第臣原丹陽令也。佃田抵餉。臣任內事也。丹陽舟車湊集之地。疲苦特甚。每年額編遼餉一萬一千二十六兩九錢二分。既歲征不缺。而已難堪命矣。臣查上下練湖二處。上練湖延袤數十里。先年建閘瀦水。以防冬涸。後改春運。水盈無所須閘。以十之六七瀦水。以十之二三爲田。亦天地自然之利也。沿岸一帶。陸續詳佃。共得八千三百一十三畝。每畝上田納價一兩。中者八錢。前後共得七千五百二兩六錢一分。後復搜括湖稅等銀三千五百二十四兩。共湊抵三年。分額餉一萬一千有奇。毫未加派于民。每年所得租銀。於本驛加馬四匹加支。應銀三百兩。請立循環簿。不許妄入公費。此練湖成田之始末也。自臣離任之後。開水利蕩然非舊。乞將豪強倚勢無帖侵占者。盡數追租正法。而居民帖內正佃者。令繳帖還官。抑或免繳加價。以助大工。俱非臣愚所敢擅議也。得旨。這豪強侵占者。著遵前旨還官正法。小民繳銀給帖承佃的。仍著計畝加價助工。 七月乙酉。以清口發水。糧船速濟。加封河神護國濟運龍王通濟元帥。從總漕蘇茂相請也。（喬蕘云。清口發水者。清水能刷黃也。不知治水之道。而徒諂媚於鬼神。且不遵祖制。妄加神號。德陵君臣。何不學無術至此。） 甲午。戶部尙書郭允厚奏。漕糧以至壩爲實數。以進倉爲安堵。故往歲秋月必盡數償輸。自二年阻於妖賊。始不得依期前進。然其守凍者纔三十餘萬耳。三年則有八十餘萬。四年則一百餘萬。而五年又且一百三十餘

萬矣。今歲運河阻塞不常。濡滯已極。據今報實數進倉者。僅得四十餘萬。比往歲又少其半矣。萬一寒風乍起。河冰頓合。則此二百萬漕糧。勢必凍阻。彼浩渺寥廓之地。一切疎虞。豈待問哉。伏乞敕下經管地方衙門設法疏通。及期儹運。其抵壩者。行河西務鈔關速輸進倉。不得抵壩者。暫貯露囤。仍令該道臣嚴法守護。俟來春凍解輸運。從之。 九月甲申。巡漕御史徐卿伯奏。運道歷淮安而上。黃河水多。而泥半之。惟是淮流猛汛。衝去泥沙。不致壅塞。故謂之以淮刷黃。運道賴以無阻。夫何入夏以來。北地苦雨。淮泗苦旱。於是黃水暴漲。淮流淺涸。河身日高。淮勢日弱。而黃河竟以淮爲壑矣。稽之父老。皆以黃河倒灌。爲患叵測。今漕運難前。勢在危迫。但有撈淺起剝二義。乞敕諸臣應動何項錢糧。即著就便支給。刻期舉事。工科給事中郭興治亦以爲言。得旨。撈淺起剝。着漕河二臣相機料理。以無誤運務。明熹宗實錄。

明熹宗天啓七年正月丙申。河道總督李從心言。三王舟行挑濬工程已畢。但濟寧以北諸閘。所以蓄養水力。恐三王隨從人役。不知規例。擅自開閘。或帶板而行。或後水不繼。船必淺閣。速而反遲矣。得旨。據廠臣約束嚴明。解銀內臣安靜不擾。築壩挑河。工程已畢。三王行舟可以無滯。朕心嘉悅。設閘啓閉。關係漕規。隨從員役。自應遵守。恃強違擾的。准指名參處。 二月壬子。工部覆隄工查勘已明。得旨覽奏。河歸正脈。大小諸臣拮据之勞。祖陵運道。實嘉賴之。然聞淤塞尚多。未盡疏濬。即今重糧尚阻。回空猶滯。藩舟國計。朕與廠臣尚深軫慮。還行河臣用心料理。候王舟過日。委無停淺。去年漕事一切報竣。方行敍賚。以酬

勞績。五月甲申。總督漕運戶部右侍郎郭尚友題報。回空糧船。盡數過洪過淮。得旨。今歲凍阻既多。又兼王舟鱗集。覽回空糧船過淮日期。較往年倍早。這本說廠臣盧殫儲精計周。軍國補偏救敝。見今京通紅腐之積。朕所鑒知。兩內臣協力同心。分督淮濟。勤勞可嘉。自總河以下有功大小諸臣。都與紀錄。以後各省直督糧道臣。照本內派定地方。各押糧船盡數送訖。方許回任。其遲早完欠。分別敍錄參處。務要挽遲爲速。以濟國儲。七月丙子。總督漕河崔文昇報修築隄工。得旨。漕糧轉輸。全在河流順軌。這駱馬湖新隄初成。兼暑雨淹浸。淺阻可虞。該監體廠臣綢繆徹桑至意。多方設法。船行無礙。忠勞可嘉。其俟守凍空船裝糧到淮。親詣湖隄相度形勢。爲修築之計。待秋深水落。即勘估急修。以圖久遠。八月癸卯。總督漕河崔文昇題修築隄工事。得旨。覽奏。河決由于隄薄。秋深相度地勢起工。務爲一勞永逸。說是駱馬湖沙土難築。邳土堅凝。預督淺夫開掘。俟回空糧船帶取。委屬可行。地方正官管河官。有推諉躭閣回空船的。參來處治。還著總河衙門通行速舉。有衝決處。督河官勒限堵塞。其未完工的。刻期作竣。庶無誤運艘。以稱廠臣通漕速運綢繆徹桑至意。明熹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運河水

天啓七年十一月壬辰。愍帝已即位矣。中書舍人李不伐。疏訟故兵部尚書李化龍開泇之功。言其議開泇也。廟廊之議紛如。臣叔化龍一力擔當于上。郎中梅守相以勤劬拮据于下。決百年未定之議于一旦。以二十萬之估。省三四百萬之金錢。以二百六十里之安流。代二百六十里之險道。不半年而錫圭告成。所謂計便一時。永賴百世者也。至今未蒙錄敍。懇乞皇上敕下所司。核實覆奏。庶勞臣之功。不至湮沒。從之。　十二月乙巳。海運糧艘抵南海口。以不卽起駁。致驟風壞船二十四隻。失米一萬一千餘石。戶部請議處各員役。從之。　戊申。直隸巡按何可及。以漕運事竣。疏陳四事。一催空船。一速兌運。一查河道。一查限單。下所司。崇禎長編。

崇禎元年。正月癸未。戶部題覆巡按直隸監察御史何可及。轉運告成。疏言河道通塞。漕運遲滯所關。祖宗設有總河專理于上。部道府佐諸臣分理于下。誠重之也。但以地遠界分。遂爾心力不協。致河道淤塞。縴路殘缺。如馬湖之決。黃河之溜。可爲永鑒。河臣原以治河。當漕糧盛行之時。正河臣盡職之日。所宜止宿河干。使洪夫、閘夫、溜夫、淺夫。一一各効其力。無敢偷安。而後金錢得以實用。卽於漕運可無

阻滯。報可。二月丙午。敍開泇河功。廕故兵部尚書李化龍子中書舍人。三月甲申。巡倉御史李遵。以倉差新復。疏陳二弊四宜。一曰河道宜濬。遇有淺阻。河官親詣河干。督同閘官。先期挑濬。一曰漂沒宜稽。在內地不許輕給印烙。在海運不許輕雜流。方可稽查實數。從之。八月乙巳。戶科給事中張承詔言。漕運稽遲、請改巡漕御史爲大差。待兩運告竣。方許報命。旨以催運官改差兩年。未協祖制。今後巡漕御史自九月內具題。卽赴通灣到任。一面督催回空。隨卸隨發。一面移文各省直州縣。趁禾稼初收、民力充裕之日。將本年應解漕糧。盡征在倉。來春正月以內。悉行起兌。務漸復祖宗朝三月過淮舊制。應行未盡事宜。漕臣奉命之日。悉心條奏。各司道州縣官。有奉行怠玩。及該管河道官。不先行修濬。致稽重運者。許不時參奏處治。俟明歲運完。果無凍阻。紀錄示優。永爲定例。丙辰。原任吏部文選司主事沈景初。爲父南京吏部尚書沈應文請卹典。應文、餘姚人。隆慶元年進士。由推官歷藩臬、府尹、刑部尚書。署工部時。通惠河決。嚙陵梗運。委曲協濟。河臣得以奏功。後起南吏部。以疾辭。卒年八十有三。

十月甲寅。總理河道侍郎李若星。報過洪漕船六千七百七十一隻。運糧。除南京截留外。凡三百四萬六千五百二石二斗零。十一月壬戌。封護漕河神張六五爲靈應英濟侯。崇禎長編。薔菴云。按此封典。爲濫觴。

崇禎二年五月丙午。禮部左侍郎羅喻義等。疏言前大學士張居正作相之日。其隄防陵運。則請開泇河、開衞河、膠河。復練河。築石土隄。修減水各閘壩。計八百餘里。核省工價十四萬。崇禎長編。

崇禎三年。五月丙午。廣西道御史劉士禎上言。查運河自密雲直達天津。實爲京東天塹。但由津至通。二百餘里。由通至密。一百三十餘里。中間水勢高下參差。淺深不一。遂未能槩限戎馬。而我無可恃耳。今誠興工浚築。于上水挑濬使深。築壩以壅其下流。使三百餘里河水。俱深丈餘。人馬卽難飛渡。或五里。或十里。或數十里。隨勢高卑建閘蓄水。每閘內又量地遠近。爲分兵之多寡。設船以作遊兵。船之兩傍各開礮眼。增以遮牌。船內實以火器。撑船軍士。俱擇習練火器者充之。俾借船爲城。因河爲塹。用火器以及遠。旣可以阻戎馬長驅。而糧運無虞。戰守有地。非特神京永無薄城之憂。而密雲通津。咸可聯爲臂指。使爲犄角。是誠今日急著也。或謂此時。徵調已空。挑濬之役。派軍難而騷民亦未易也。不知通州以下。戶部原有空運夫。各州縣原有淺夫。通州以上。尙有欽依把總領軍八百。駐牛欄山。以供挑濬。今誠用空運之夫役牛欄之卒。加以省直班軍。而又移中東二協修工。班軍之行糧鹽菜以給之。量加犒賞以爲鼓舞。軍固不煩調募。糧亦不必多增。而事可舉矣。然責任不專。則推卸易。課督無法。則收效難。今密雲有裨將。通州有大將。天津有額兵額將。沿途又有援兵援將。若畫地分工。責之各裨將。使擇諸軍之強者。磨勵以待敵。弱者荷鍤以治河。而統提衡于通州一大將。又令原設河廳。往來巡督淺夫。州縣同心協濟。總責成于地方之撫按。廉其勤惰。而黜陟賞罰行焉。數月卽可報竣。秋防庶幾有賴矣。章下部議。覆上。帝命分任責成。仍嚴限報竣。直隸巡按董羽宸上疏爭之曰。通州上下。一河若帶。誠神

京左臂。第一重扼塞也。臺臣建議。欲挑河堆土。因高就深。使東顧有天塹之形。擊騎無衝突之患。臣躊躇終日。有不能必其決成者。謹按京左漕河。發源塞外。匯萬山泉源。以入密鎮。又從頑石溜沙。以抵潞河。自密至通州。計二百四十餘里。為淺五十九。則純沙無土。沙之挑積岸際者。皆浮鬆靡漫。日炙風吹。乾如細麪。若游塵揚于空中。復飄水底。旋淤旋空。且時際亢暘。涓滴一溜。驟遇霖雨。浩淼無涯。甚而河道改徙。平陸成淵。通流倏涸。向名自在流沙。此地勢然也。祖制自密而下。戶部空運差轄之。由通而下。工部通惠差疏之。止能因勢利導。未聞有開掘丈許之深。堆土數尺之高者。非謀不出此。勢不能也。今以五六百里之長渠。當千萬糧艘之湧至。河流既不可堰。雨涸又不可期。畚鍤諸夫。何處著脚。加以額設空運夫淺夫。但可併力空淺。不能處處興工。部覆謂用力既倍于平時。工食豈沿于常格。淺夫議增漕鏹。省直班軍。胥令其竭蹶以從。不知漕鏹見在不敷。何術增設。省直班軍。修邊正急。何得撤外障以事內濠。況今郡邑初復。自各城濠以及關牆堡屯。延綿數千里。秋防轉眼。撫道拮据不遑。顧安得置此急務。而皇皇于旦暮莫效之功哉。漕河一帶。軍國命脈攸關。目前宜嚴責河職。極力濬空淺阻。必罪勿宥。不言高深。而高深自在其中。其密通挑濬。雖奉有分任責成之旨。然熟察時勢。恐未易按程而責也。倘徒勞人力。徒費金錢。濬之終不成深。堆之終不成高。異日皇上責諸臣之不用命。地方撫按。自無所辭。而糜去金錢。已不可返。臣今日安得默默而處此。乞敕所司。再加酌議。直截條奏。若以成命難回。乞

敕臺臣親行踏勘。與撫院道部、確商可否。以取進止。崇禎長編。

是年。淮安、蘇家嘴、新溝大壩並決。沒山鹽高泰民田。明史稿。

崇禎四年八月戊午。河道總督朱光祚。以江南連月大雨。淮黃驟漲。高郵、寶應、江都、儀眞、山陽、清河、六州縣。大水泛溢。害及陵寢。漕運具疏奏聞。并陳疏濬障隄大略。帝以修築疏濬事宜。俱命朱光祚率屬籌度力行。　十月辛丑。直隸巡按饒京。疏奏江南水利。以河漕爲先。而灌田次之。漕河之水利。以鎮江之丹徒、丹陽爲先。而他邑次之。何也。長江之水。自京口分入鎮江爲運河。河水歷丹徒九十里達丹陽。又九十里達常州之武進。由無錫以及蘇州之吳江。而通于浙。凡浙之運船。與松蘇常之運船。總由此河溯流而上。達京口以出江。此河乃運船之孔道也。然地形有高下。而水勢亂流。有若建瓴。易洩易涸。南去數百里。皆無水源。而冬春幾成陸地。臣嘗聞丹陽有上下二練湖。蓄其水可以濟運河之窮。而利漕艘之涉。臣於七月杪。出巡丹陽。卽爲詢訪。親歷其地。見其汪洋浩瀚。無異于汶上之南旺、東平之安山、濟寧之馬場、沛縣之昭陽等湖。是天于無水處。生此湖以貯水濟運。非等閒也。臣考練湖又名練塘。仰受長山、驪山八十四溪之水。匯而爲湖。卽古之曲汲湖也。他不具論。卽以本朝言之。洪武三十四年。太祖命鎮江知府劉辰重修練湖。以丹陽令周復昌董其事。始塞上湖三斗門。一石礎。引水入下湖。塞二石礎。理廢礎之石。先修中斗門。次修下斗門。最後上斗門。隨湖勢崇卑。板爲五級以洩水。歷一年餘

功乃成。正統中。令耆民築梗植樁。修東埂二斗門。成化宏治中。復修斗門。至嘉靖中。丹陽知縣李道學復修治之。另開運河。引水入漕。蓋上練湖在丹徒。高下湖數尺。而下練湖卽仰流焉。下練湖在丹陽。高運河數尺。而運河卽承流焉。勢亦若建瓴。上練湖中埂。有石閘三座。蓄水以濟下湖之涸。下湖亦有石閘三座。蓄水以待運河之涸。水出丹陽。防其下洩。又于水之下流。離丹陽四十里。地名呂城。有石閘一座。過呂城二十里。名奔牛。亦有石閘一座。以護其外。水滿又恐上洩。又于水之上流。京口有石閘二座。前人之制。可謂甚備。亦總爲此運船計耳。迨至萬歷年間。漕船移爲夏秋之運。不苦無水。所以每年兩湖棄置空曠之地。變爲桑田。上下之石閘。與奔牛、呂城、京口之石閘。俱成虛設矣。然而閱其故址。固宛然星列也。今漕規已復。起運在冬。每苦無水。奈何不復修祖宗舊政。而乃勞民費財。臨時挑濬。將無已時也。則臣得倡言曰。二湖之水當蓄。而旣壞之諸閘當理也。閘能止水。而涵洞爲尾閭之洩。傍湖之馬林、上新等處十三涵洞。當議也。湖水蓄而臨期不過一啓閉之勞。浙直漕船可無遲悞之慮。而數萬生民。每年無浚掘之苦。眞天地生成水利。古今獨擅勝場。修容可緩乎。或謂棄置已久。一旦復修。未免廣費金錢。臣聞浙直有協濟鎮江修河銀。鎮江府庫貯在外省。國家頻年之冒破。勞民一載。而可省百姓每歲之咨嗟。正所謂一勞永逸。暫費永寧者也。惟聖明採納焉。上謂所奏。深於漕務有裨。所司確議以聞。崇禎長編。

是年夏雨五六尺。隄決。南北共三百餘丈。南門吊橋間崩。城市行舟。人多溺死。高郵州志。

崇禎五年十一月丙辰。直隸巡按趙振業疏奏。河道與漕運相表裏。漕之遲速。以河之安危。河有安流。斯漕無滯艘。則治河正所以理漕也。臣於查歷河南河道後。即馳至張秋。遍閱汶濟一帶。南旺河口。居南北之脊。一水貫注。潺湲如綫。每遇春旱。涸竭可慮。目前正當大挑之候。速敕挑濬。所關甚鉅。倘淺處不濬。濬後不深。挖挑僅循故事。重運其何以濟。至于北河口。尤汶水北瀉之衝。今歲大水沒隄。此口必塞。始能挽汶全力而注之漕。此中又有馬踏、蜀山、諸湖。名爲水櫃。時其盈詘而節宣之。斯可借潤。特患經過內外官員。倚勢決壩。湖水洩漏。則蓄積不厚。何以待運。臣與管河諸臣約。嚴禁放決。力飭修築。倘有犯者。即據實奏請定奪。若夫上源諸泉。派分流遠。而導之湯湯。皆濟運洪波。國家特設泉部之臣。其職誠重。邇來歲久事湮。水利盡歸估籍。泉夫幾爲虛設。源之湮矣。流遏能遂。臣移文泉部等官。親行踏勘修復。倘諸臣以急公爲務。濬河身。蓄水利。疏泉源。一一實做。北河自不患於淺阻。而近日最可患者。莫如駱馬一湖。此湖至陳窯口。清流安瀾。縴挽最便。賜名順濟。歷歲賴之。不意今年黃水突決。自清墩隄漫黃草湖。出駱馬而歸宿遷。直河故道。一望平原。陳窯新口。細流就淤。轉盼明春重運踵至。迴流而上。縴挽安施。則所謂力塞決口。復河故道。尤當及時鳩工。即投璧沈馬。似亦未可深惜也。乞亟敕總河督臣。嚴飭中河分司。及管河道府。早辦物料。多發丁夫。刻期竣工。無誤新運。此萬不可緩之役。毫不可

省之費也。崇禎長編。

是年決建義北壩。總河尚書朱光祚濬駱馬湖。避河險十三處。名順濟河。明史稿。

崇禎六年五月壬辰。鐫總督河道朱光祚級。以漕艘愆期也。崇禎長編。山東全河備考云。光祚、字世貞。江陵人。萬曆乙未進士。天啓四年任。崇禎四年再任。

崇禎七年冬十一月。漕運總督楊一鵬。議濬泇河。從之。明紀事本末。

崇禎八年秋九月。逮總理河道尚書劉榮嗣。明紀事本末。

初。榮嗣以駱馬湖運道潰淤。創挽河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而其所鑿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浚尺許。其下皆沙。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坎悉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沙隨水下。率淤淺不可以舟。及漕舟將至。而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舟人皆不願由新河。榮嗣自往督之。欲繩以軍法。有入者輒告淤淺。弁卒多怨。巡漕御史倪于義。劾其欺罔誤工。南京給事中曹景參復重劾之。逮問坐贓。父子皆瘐死獄中。郎中胡璉。分工獨多。亦坐死。其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無不思榮嗣功者。當是時。河患日棘。而帝又重法懲下。李若星以修濬不力罷官。朱光祚以建議蘇觜決口逮繫。六年之中。河臣三易。給事中王家彥嘗切言之。光祚亦竟瘐死。而繼榮嗣者。周鼎。修泇利運。頗有功。在事五年。竟坐漕舟阻淺。用故決河防例。遣戍煙瘴。給事

中沈允培。刑部侍郎惠世揚。總河侍郎張國維。各疏請寬之。乃獲宥免云。 是年榮嗣被劾得重罪。侍郎周鼎繼之。乃專力於泇河。浚麥河支河。築王母山前後壩。勝陽山東隄。馬蹄崖十字河攔水壩。挑良城閘抵徐塘口六千餘丈。明史稿。 山東全河備考云。劉榮嗣、字敬仲。號半舫。曲周人。萬曆丙辰進士。崇禎六年任。周鼎、字塞甫。宜興人。萬曆癸丑進士。崇禎八年任。

是年。東河水淺運。復由徐參議徐標。於徐洪上流。剏開月河。北與舊運河接連。運得無滯。明年。漕運復由東河。徐運道又廢。徐舊漕河。即泗水也。泗水經流州界。凡二百餘里。自沙河至謝溝一百六里。爲沛縣境。自謝溝至雙溝一百二十五里。爲本州境。其他支流入漕。在沛境者三。曰泡河。曰薛河。曰雞鳴臺。東小河。在州境者四。曰留城小河。曰境山溝。曰溜溝河。曰烏鵲溝。至州城北。則受汴水合流。歷二洪下接於淮。其後汴挾黃河之勢。決嚙隄岸。爲漕之患。至萬曆三十二年。都御史李化龍。浚泇河口。漕漸移而東北。以避黃河衝突。及三十八年。化龍開東運河告成。而徐之運道遂廢。 本朝康熙初。閉鎮口閘。自是黃專合汴。而交流之所。墊爲平壤。泗自入會通河。不復達徐矣。徐州志。

崇禎九年夏四月。泇河重濬成。明紀事本末。

是年夏。泇河復通。由宿遷陳溝口合大河。周鼎又修高家堰。及新溝様田營隄。增築天妃閘石工。去南旺湖彭口沙礓。浚劉呂莊至黃林莊百六十里。而是時黃淮漲溢日甚。倒灌泗漕。鼎在事五年。卒以運阻削職。繼之者侍郎張國維。甫蒞任。即以泗漕被責。明史稿。

崇禎九年八月庚寅。天津河道淤阻。帝諭姚應翀戴罪晝夜督濬。再違。定行拿究。并諭督臣回奏。 十二月辛卯。總理河道周鼎。疏報挑河。據司道府州再四確勘。于陵無礙。于運有裨。州治民生。所全甚大。册開上自茶庵迤西舊攔壩入口起。下至顧家莊後出口止。共計應挑河長二千一百丈。俱口闊十二

丈。底闊六丈。深一丈五尺。計土二十八萬三千五百方。共銀三萬四千二十兩。又截河大壩一百丈。合用銀三千六十三兩零。工部酌議。上從之。崇禎長編。

崇禎十年正月戊午。敍泇河工。周鼎、朱大典、張任學、張宸極等敍賚有差。劉遵憲賞銀幣。蔡國用、鍾炌賞銀。崇禎長編。

崇禎十一年四月丁未。倉場總督李遇知。疏稱淮限已逾。河流淤淺。帝令嚴飭各糧道。嚴押飛挽。照限赴幫。德州桑園一帶。責成管河各官。晝夜疏濬。毋得狃悞。　壬戌。河道總督請旨立榜。帝以閘禁甚嚴。權要擅啓洩水。周鼎何不立糾。殊屬瞻狥。榜牌即行修復。　五月戊子。巡漕楊一儁疏報東溝口一帶。漕船淺阻。帝令經管官。先行革職。戴罪晝夜挑濬自贖。楊一儁嚴督各河道。躬往河干。上緊催儹。作速運行。　十一月癸亥。工部主事于穎疏言。臣管理淮安天妃閘。以江南至儀眞一帶河道挑濬。自崇禎十年正月起。至本年十二月終止。將年例清册。呈送部科備照。崇禎長編。

崇禎十二年正月壬戌。總理河道周鼎疏言。臣身在行間。河工勢難兼理。請專敕管河司道各官。畫地分治。無悞急工。以濟新運。帝以河當大挑。不及時興工。殊屬延玩。即著分地勒限。速濬以濟新運。　三月己未。戶科給事中傅鍾秀疏言。漕艘往以津途延滯。釀弊叢奸。但今日河濟用兵。其水次觀望中途趦趄。此情理之必然者。然則三月過淮。四月過洪之限。果能一一如期乎。若夫萑苻乘間。保無沿途疎

虞之患．則提調防護．亦當十倍疇昔．伏乞申飭漕河諸臣．悉心料理．早抵通灣．帝是之． 七月庚申．工科右給事中宋之普疏言．臣家沂州．西泇河．東沭河．入漕運泇河之處．俱在泇口．原自通行．年久湮淤．每致有河身高於平地者．是在疏通河身．使諸水盡歸于河．引之既以濟漕．而屯田民田皆可爲沃壤．實兩利之道也．至沂河之爲臣州患者．總之在落馬湖下流湮淤．但得湖流疏通．則沂水之患自淺．全漕之利．思過半矣．帝命河臣酌議以聞． 九月戊寅．戶部李待問疏言．海運一議．所以濟河漕之不及．漕臣朱大典．籌度加詳焉．然國初備邊．每在西北．故海上徑行無礙．今日之患．輒在東方．帆檣粟米．皆可以啓戎心．運道一通．海禁彌弛．保無有変通爲難者．臣仰窺聖明建久長之慮．當不以全漕之大．倚辦海若．而早計豫圖．以此爲不必然之畫．亦一策也．今漕臣先募大海船數隻．自維揚至津門．各攤工役．詳錄島嶼．往來審視．以圖經始．蓋途有所必經．而後不失于迂．事有所必習．而后能審其便．此乘風破浪之要務．實長慮卻顧之極思也．帝命所司．確奏以聞．崇禎長編．

崇禎十二年二月．太監曹化淳．議京城外開河以通漕糧．自是年三月十九日起．至辛巳六月所開河．自廣渠門起．至大通橋運糧河北岸．挑河長三千八百六十二丈．又東直門外關帝廟．挑月河長二百七十丈．關虎營至關帝廟大石橋．挑河長三千一百五十一丈．命內監于躍爲河工總理．而以兵部司官輪督班軍．共用班軍二百三萬二千餘工．五城兩縣．募夫二萬九百餘名．兵部侍郎吳甡視工．以爲

勞費無益．且傷地脈．抗疏止之．春明夢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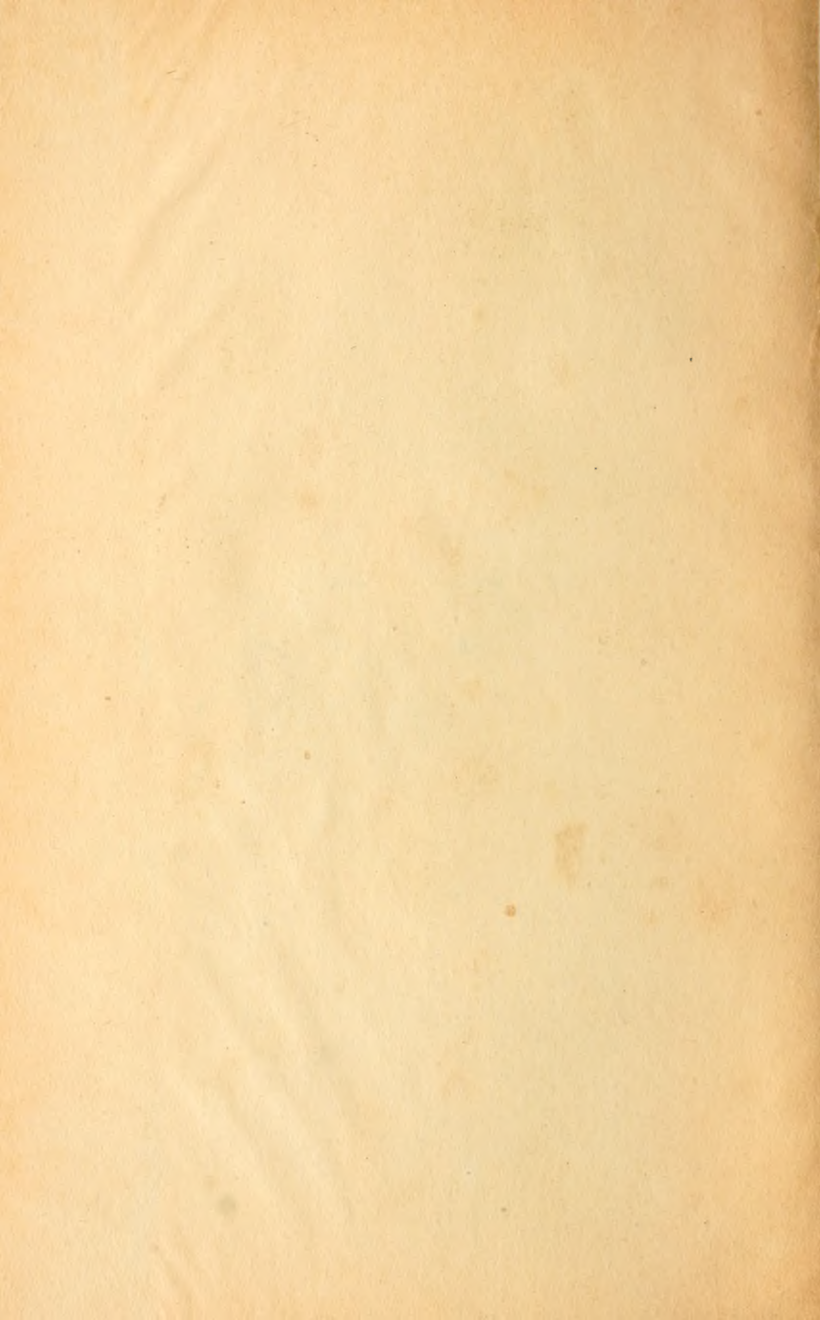
崇禎十三年．閏正月辛亥．登萊巡撫徐人龍疏言．國家歲漕百萬．所道會通河一線以達京師．而洪閘停留．則苦搬運．黃河衝塞．則苦推移．甚至臨清、德州．屢聞烽警．亦岌岌可憂矣．臣見有議復海運者．夫海運危險．安可以國脈．輕付之不可知之地．若膠口以北．海倉以南．元運舊河．儼然在焉．臣出巡膠萊．自南海口麻灣．至海倉北海口．共二百七十里．或塞或淺．計工可開．若修而復之．既近且安．利害較著．而說者謂分水嶺、馬家濠．難于開鑿．大姑河、小姑河、易于壅沙．欲自黃埠嶺．云河口諸所．創開一道以接之．而臣以爲不必然．夫馬家濠兩岸阻石．舟不可觸．近經削治．海船大行．不煩人力．一易也．二姑衝沙爲害．然廢越二百年．沙僅尺許．冬春水涸．歲加撈刷．二易也．分水嶺地勢固高．然河底泉水可儲．河旁支流可引．更修閘壩．蓄洩有備．三易也．而且沿岸而行．萬無一失．既非黑海之險．疏浚一通．經久可賴．又無黃河之虞．居恆則兩路兼行．遇變則此或有滯．彼尙可來．無意外隔絕之患．有裨國計．亦可通商．係河運非專海運．係疏導非專開鑿．可用海船．亦可用河船．有益西河．非欲廢西河也．計淮口開洋．由安東入麻灣海口．行三百三十里．由海倉至直沽．沿海岸行三百五十里．較漕河之運．捷速十倍．而中間所道新河．又且安利．疏挑之費．度不過數十萬．此會通河剝淺．一歲之所費耳．倘可議行．另疏以請．帝謂河漕儘可轉輸．安用海運．若遇變復由膠萊．仍與漕無異．且疏挑與海船河船．爲用不下數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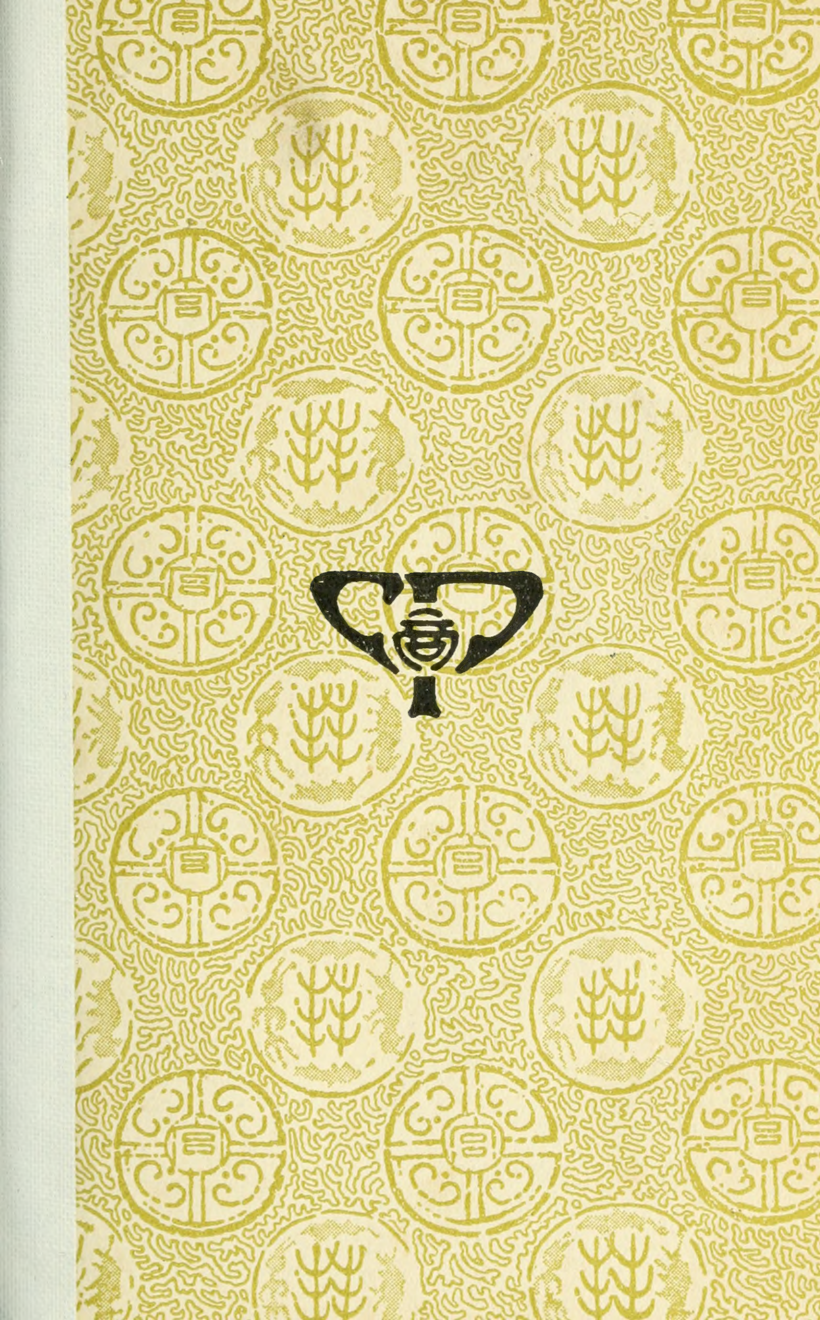
萬。可否。著所司詳確酌議以聞。　四月己未。工部主事姜天樞。以運河膠淺。疏濬不時。糾劾博平縣知縣錢銓、署清河縣印同知辛志謨、管河通判張鶴齡。帝命削籍。戴罪督挑。候工完定奪。　五月己酉。巡視漕儲盧世漼言。以漕艘鱗集。膠滯難前。管河水利道副使葉重華、管河同知譚系、幷濟寧州魚臺縣等官。泄緩誤漕。帝命將葉重華。譚系。幷濟寧魚臺印官。俱先削籍。令戴罪作速通浚。盧世漼職在巡漕。著沿河星夜嚴催。不得徒請申飭取罪。　七月壬辰。帝諭漕糧關軍國命脈。乃今時已入秋。津南尚無片帆。如此違玩。國儲何賴。總河漕儲及管河分司州縣正印把總等官。俱先降一級。仍各戴罪。盡赴河干催儹。依限早抵京通。不得延玩。致干重譴。　己酉。帝以自五月至今。雨澤未降。運河涸淺。漕糧阻滯。命順天府總河等官。幷各撫按。一體潔虔祈禱。　八月庚戌。巡漕御史盧世漼疏報。開放馬踏湖櫃口。使湖水北流。以濟漕運。未及一夜。濟北臨南。刻期利涉。即德津間。亦沾灌注。糧艘銜尾而進。報聞。　十月乙丑。河道總督張國維疏言。衞河發源輝縣之蘇門山搠刀泉。合漳沁淇洹諸水。北流至臨清。會閘河以濟運。爲功甚大。續因漳河返跳。而衞流遂弱。先年雖有挽漳引沁之議。終亦未行。致歲歲苦淺。與其浚之于委。又孰若導之于源也。今歲大旱。臨德河流枯澀。臣遣東昌府通判張鶴齡。前往彼處清理。而水卽稍漲。此非明效大驗歟。今臣請于輝縣地方南旺事理。特設泉司一員。專董浚導衞河泉源。幷令細察漳水沁水之可復可引。丹水闢支與淦洹三水之入衞與否。將一切疏通搜浚事務。悉令專致

料理。以濟糧運。凡有泉河府廳州縣印河等官。皆暫轄其所駐分署。察彼處空閒衙舍。俱可棲止。供應輿皂夫役所費。約亦不多。此固不難於增置者。命河南撫按。踏勘酌妥以聞。崇禎長編。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26 4352